

新世纪文艺

第八期



二〇一二年二月

斯雅舍 出版

璧



悦子



克丽



李善德



董大曾



许润亮



廖冠霖篆刻



周昌嘉



士德芬杨根



多尼



锡宏



新世纪文艺

第八期

斯雅舍 出版

二〇一二年二月



新世纪文艺

亚细安(东盟)地区大型世华文学半年刊

法律顾问: 黄锦西(新加坡)

刘华源(文莱)

顾问: 郑九章

美术顾问: 廖宝强

总策划: 忠扬

社长: 史英

总编辑: 风沙雁

副总编辑: 一凡(文莱)

编务、总务: 何逸敏

财务: 翁金翠

特约编务顾问: 覃盛发

海外编辑顾问: 曾心、杨玲(泰国)

马峰(印尼)

越南编务顾问: 冬梦、学明

泰国编务顾问: 洪林、梦凌

印尼编务顾问: 沈伟真

菲律宾编务顾问: 云鹤

马来西亚编务顾问: 甄供

东马来西亚编务顾问: 吴岸

北马来西亚编务顾问: 小黑、朵拉

寮国编务顾问: 陈列

文莱编务顾问: 一凡

柬埔寨编务顾问: 王谭

缅甸编辑顾问: 许均铨

新世纪文艺第八期(2012年2月出版)半年刊

编辑: 新世纪文艺编委会

Editor: New Century Literature Editorial Committee

出版者: 斯雅舍 Si Ya She

通讯处: Block 22, Ghim Moh Link, #11-206,

Singapore 271022

Tel: (65) 6343-0461

电子邮箱: owchingtee@yahoo.com.sg

封面设计: 王耀祖、何逸敏

排版装帧: 精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http://www.cntopcs.com

承印: 东艺印务公司

Eastern Art Printing Company

Tel: (65) 6292-8967

发行: 今古书画店

BLK. 231, Bain Street #02-11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180231

Tel & Fax: +65-6338 5380

准证号码: MICA(P)004/03/2011

ISSN: 1793-7590

售价: S\$6.00

海外: US\$5.00 (不含邮费)

域外腊梅

1 梦中的橄榄树

■谭瑞荣 付扬

17 流亡在苏门答腊岛上

——记高云览在苏岛坚持抗日斗争片断

■高迅莹

24 应邀祝贺海南万宁市兴隆华侨农场建场60周年场庆

新中校友联谊会赴琼、厦文艺访问团

■吴秀吟

亚细安文坛透视

28 金秋时节庆丰收

■一凡

30 闪小说在湄南河上空熠熠闪亮

——记2012年泰华作协闪小说、小诗研讨会

■梦凌

晨曦点染

31 心灵的温暖之旅

■陈金花

32 试论一凡微型小说的张力结构

■吴嗣勇

34 成语的新说, 时代的动力

——忠扬小说《鹬蚌相争——成语新编》简评

■徐铁松

35 他让华人大众自省自觉

——读庄迪君《阿斗的故事》

■马峰

37 怀旧之情浓得可以手掬

——读一粟的两首悼念诗

■吴安怀

新加坡之页

39 梦幻岛纪事: 第七章流亡

■风沙雁

43 夕阳斜晖: 第四章社会缩影

■郁金香

48 发高烧

■日落冬

49 爱的失落

■桂梅

50 新的方向

■钟晓

51 问号

■莞尔

52 锦江诗二首

■锦江

53 小诗五首

■曦林

53 气象与咖啡之间

■梁钺

54 听风观云集

■康静城

55 芭蕉还撑起一两串黄花

■风沙雁

56 换姓

■辛羽

57 优雅社会十二生肖图解

■骆宾路

64 蜗牛与雨

■雨心

64 华尔街的怒吼

■钟晓

M U L U 目 录

- 65 从中峇鲁到云南园 ■ 泉 声
69 追逐生命中的光彩 ■ 成 君
70 梦回故里：第六章传说 ■ 赤道赤子

马来西亚之页

- 73 文坛巨人（第四、五、六章） ■ 皮阳秋
82 一楼人 ■ 许心伦
85 我的姑妈 ■ 小 薇
86 你破碎如一曲未完成交响乐走向我
■ 何启良/张依苹译
86 喜 悦 ■ 廖冰凌
87 失 语 ■ 谢增英

汶莱之页

- 88 辛亥革命100年回顾 ■ 疾 风
88 天书 ■ 梁友情
88 最冷的一日
——悼小悦悦之死 ■ 一 栗
89 一月的思念
——怀凌梅香文友 ■ 一 栗
90 克拉克托火山岛 ■ 林岸松
90 瓜拉巴南渡头 ■ 林岸松
91 静思录
——写给John Henry寻亲记 ■ 朱运利
92 不如归去 ■ 嫣 然
92 被遗忘的时光 ■ 子 虚
94 移民 ■ 刘华源
95 我的诗观 ■ 林岸松

越南之页

- 96 越南中部行 ■ 龙志权
103 短文三则 ■ 王婉娜
104 西贡最酷的超市 ■ 江国治
105 石家庄 ■ 故 人
107 毕竟忆时多 ■ 巧 缘
108 美丽有罪 ■ 冬 梦
109 从佛山小悦悦事件，看人性的冷漠 ■ 吴怀楚
110 小悦悦，一路好走 ■ 过 客
113 思亲 ■ 林燕华
114 藏在心底里的，是那一辈子的乡情！

——越南人在台湾的点点滴滴

- 115 青岛随笔 ■ 李伟贤
117 故地重游之旅、瞻仰吴哥之游 ■ 钟 灵
119 零用钱 ■ 沈洪至
121 北京游学记：炸蝎子，吃过吗？ ■ 谭玉琼
122 我在风中看你起飞 ■ 陈美翎
122 皱纹里的母亲 ■ 冬 梦
123 越诗中译：情人Người Tình ■ 柳青青

■ 原著：李 兰 译者：余问耕

- 123 情困渔火二十年 ■ 浮 萍
123 干旱与洪涝 ■ 冯裕景
124 月亮三部曲 ■ 故 人
124 久别的故乡 ■ 小 寒
124 新世纪文艺 ■ 小 寒
125 别离 ■ 邓佩诗
125 炎夏撷拾两帖 ■ 文锦宁
125 一起去寻声 ■ 石 玲
126 谒夫子庙 ■ 江国治
126 小诗二首 ■ 梁心瑜
126 轿里轿外 ■ 蓝 兮
127 万里河山铺锦绣 满城笙管乐太平
——堤岸华人庆元宵 ■ 麒 麟
128 小诗三帖 ■ 严志章
128 《新世纪文艺》四周年感言 ■ 余问耕
129 成长的路上并不孤独 ■ 杨迪生

缅甸之页

- 131 十八岁那年，她离了婚 ■ 行云飞鹤
132 手镯盒 ■ 许均铨
133 背后的女人 ■ 谢金兰
134 依旧美好 ■ 段春青
134 如此一辈子
——采矿人 ■ 段春青
134 缅甸的《永新文艺》 ■ 海南闲人
135 芒秀的寨神庙 ■ 许 慧

M U L U 目 录

- 137 榕树
139 人间净土缅甸
139 2002年缅甸日记
143 中秋小诗两首
143 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飞行
144 纪念父亲
145 小诗三首
145 陪伴我最后的，只会是你
146 吴四爷轶事
147 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晚年
148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149 一片丹心翠万重
——怀念杨章霖师
151 刺青的故事
153 雨的告白
153 山水
154 散文诗两篇

印尼之页

- 155 狗
155 欺骗
155 雨夜
156 回忆的诗笺
156 葬心以泪
156 读《纳兰词》有感
157 爱妻
158 人情午餐
161 小城故事
162 绑太紧的鞋带
162 雅泽遍园桃李章
163 香港零距离
165 咏“菊花台”
167 火车系列二篇（之四、之五）
176 吻上你的唇
176 莲谢了
176 天涯
176 笛子
177 栏登浮屋
177 花城挽歌

- 许琳
■朱徐佳
■林德基
■林郁文
■林雨萱
■叶国治
■叶星
■蔡子琛
■叶星
■蔡子琛
■陈先施
■陈樽
■许均铨
■楫浦
■楫浦
■段春青

- 符慧平
■符慧平
■妍瑾
■郑平
■郑平
■郑平
■小白鸽
■海浪
■雯飞
■茜茜丽亚
■燕飞翔
■松华
■何淑慧
■晓星
■莲心
■小林
■小林
■小林
■陈冬龙
■于而凡

菲律宾之页

- 178 微笑
178 蓦然回首
179 人生之幸与不幸
180 中了娘胎乐透
181 愤怒鸟
182 竹笋
183 他到底穷不穷
184 曾经熟悉的街道
185 从琐碎中寻求完整的美
——晨露《花树如此多情》读后
187 快餐爱情

- 萧竹
■小刚
■靖竹
■洪宇樊
■黄思华
■白浪
■晨梦子
■秋笛
■云鹤
■巧璇

泰国之页

- 188 人性的光辉
——泰国人民抗灾掠影
189 向爱心广被的泰国人民致敬
189 那眼泪脆弱的气息
190 洪患
191 水灾的感受
192 风雨中的飘摇
193 洪流
194 泱泱之水漫四披耶
195 亦编亦写，无怨无悔
——序《钱佳文集》
196 话说钱佳兄长
197 我为什么要写作
——代自序
198 读钱佳先生文章有感
198 外洋钱，唐山福
199 往事如梦说“挽蒲”
200 在冷气中的希望
201 哭泣的骆驼

- 梦凌
■林牧
■林牧译
■郑若瑟
■吴文君
■阡陌
■蒙子鸿
■梦凌
■司马攻
■黎毅
■钱佳
■吴静敏
■徐位常
■陈博文
■苏醒
■黎毅

寮国之页

- 202 长足的进步
——老挝首都万象

- 花金苓

204 编后话

电影文学剧本

梦中的橄榄树

◆ 编剧：谭瑞荣 付扬

序

景：密林中

时：深秋日

△阵阵枪声打破了山林的寂静。

△一棵粗大的树干后面，一共军士兵举枪射击。

△密林深处，一国军士兵一面举枪还击，一面不时地躲避着迎面呼啸而来的子弹。

△共军士兵一阵扫射之后，迅速侧过身来，背靠着树干，拆下弹夹，摸摸身上的子弹袋。

△子弹袋已空。

△共军士兵扔掉手中的枪，在林中狂奔。

△国军士兵拨开树丛，追了过来。

△共军士兵吃力地奔跑着，子弹从她身旁呼啸而过。

△国军士兵步步紧追。

△共军士兵踉跄着跑出密林。她挣扎着，迎着落日跑向林边一片长满茅草的高地。

△国军士兵追出林子，举枪射击。

△共军士兵面对巨大的落日，摇晃着身体仰面倒，军帽从她头上掉了下来，抖落出一头长长的黑发，秀发随风飘逸着。

△国军士兵气喘吁吁地爬到高坡上，来

到共军士兵躺倒的地方，正欲举枪补射，他手中的枪慢慢垂下来，呆呆地立在原地一动不动。

△躺在深深的茅草丛里的共军士兵紧闭双目，长长的秀发散落在她脸旁，遮住了她的脸庞。透过高高的茅草，夕阳的余晖斑斑驳驳地洒在她那匀称丰满、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上。

△国军士兵呆立着，落日在他身后泛着血红的光斑，把他衬托得象一个巨大的人字。

△国军士兵放下手中的枪，俯下身来，撩开遮住她脸的长发。

△一张俊秀而苍白的脸上，干裂的嘴唇在微微的蠕动。

△火红的领章在紫色的暮霭中更显得分外耀眼。

△她在昏迷中，意识模糊地发出低微的声音。

她：“水……水……我要……喝……水……”。

△他下意识地摸摸腰间的水壶，犹豫片刻，抓起地上的枪，转身离去。

△她慢慢苏醒，挣扎着爬起来，一种求生的本能使她的声音渐渐清晰。她：“水……水……”。

△他停住脚步，转身看见倚着岩石慢慢坐起来的她，本能地端起了手中的枪。

△她艰难地坐起来，微微地睁开双

眼。

△一只冰冷的枪口直指着她。

△她的视线沿着枪口上移，停在他帽子上的国民党党徽上。

△她尽力地支撑着身体，乌黑的大眼里透出愤怒的神色，无畏地迎着冰冷的枪口。

△枪口犹豫地上下移动，微微颤抖。

△她的嘴角露出一丝挑衅和蔑视的笑容。

△他惶惑不安地盯着她那张毫不畏惧的脸，不觉一愣。

△他的耳旁响起阵阵清晰熟悉的呼唤声。
妹妹：“哥哥……”

△他的眼前出现了妹妹的身影。她从远处跑来，边跑边呼唤着他。

△橄榄树林中（幻象）日

△【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伸开双臂，凄凉地呼唤着。她眉清目秀，模样很象共军女士兵。她跑着，喊着，不慎摔倒在地，又顽强地站起来，继续向前跑。】

△茅草坡 日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手里紧握着枪，他的眼前反复出现女士兵轻蔑地微笑着的脸；妹妹痛苦地呼喊着的背影。

△猛然间，他象只发狂的野兽，大喝一声。
他：“啊……”

△他扣动扳机，一梭子弹射向天空。

△她紧闭着双目，显得坦然和安详。

△一切都静了下来，只有风吹着茅草发出的沙沙声一阵紧似一阵。

△良久，他解下水壶扔到她身旁，迈着重重的脚步远去。

△仿佛过了很久，她意识到自己并没有中弹，慢慢睁开双眼。远处的地平线上，一轮红日叠映着他慢慢走去的背影。一阵难忍的疼痛和昏厥，她一头栽倒在水壶边上。

△远处，他停住了脚步。粗壮的身体被落日映得通红。

△天边，连接成片的茅草缓缓地起伏着，一望无垠。衬出片名《梦中的橄榄树》。
同时响起深沉的主题歌：

“在我甜甜的梦里，有块黄色的土地。

一片绿油油的橄榄树，生长在那里。
啊，橄榄树，橄榄树。

你带给我多少春天的希望，

你带给我多少缠绵的情意，

在我甜甜的梦里，有块黄色的土地。

一片绿油油的橄榄树，生长在那里。

啊，橄榄树，橄榄树。

你带给我多少秋天的遐想，

你带给我多少温馨的回忆，

啊，橄榄树，梦中的橄榄树。

你永远根植在我的心田，

我要用一腔热血浇灌你。”

以下画面衬托出职员名单：

△他挎上水壶，把她背起来……

△他背着她迎着落日，穿过高高的茅草……

△他背着她钻进深深的密林……

△他背着她向一间破旧的小茅屋走去……

△他推门进屋。

片头字幕与主题曲结束。

第一场

景：小茅屋内

时：夜

△一滴滴水从军用水壶里往下滴着。

△一张干裂的嘴唇本能地翕动着，吮吸着来自上方的甘露

△他一手扶着她，一手拿着水壶，坐在一间用圆木搭成的“床”上，小心翼翼地给昏睡着的她喂水。

△这是一间狩猎用的简易小茅屋。点着的松明子发出微弱的光，屋子四壁破烂不堪。

△她胸前的衣服上早已渗透了乌黑的血迹。

△他的手僵持在空中，少顷，他放下水壶，动手解开她被血凝住的上衣。

△她胸脯一侧的伤口，还在往外浸血。

△他小心地为她擦洗干净，从床头石板搭成的“桌”上取了一些捣碎的草药，仔细地敷在她的伤口上，然后从包里掏出绷带，包扎起来。

△他好不容易为她包扎完毕，把她放回床上躺下。

△她仍然昏睡着。
△他凝视着她那娇美的脸庞，裸露的前胸。
△她的头轻轻动了一下，嘴里发出轻微的呻吟。
△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脸上涌上一阵红潮。
△他慌忙给她合上衣服，遮住了她裸露的胸脯。
△他起身从床下抱起茅草向门边走去，他久久伫立在门边，呆呆地看着昏睡中的她。
△她静静的躺在床上，昏睡中显得十分美丽动人。
△他放下茅草，铺在地上。
△他疲倦地躺在地铺上。少顷，他又起身来到床前，脱下上衣，轻轻地盖在她的身上。转身吹熄松明子，回到地铺上。

第二场

景：小茅屋前
时：日

△婉转动听的鸟鸣打破了黎明的寂静，缕缕阳光透过薄雾洒进山林。
△小木门被拉开了，他睡眼惺忪地走出来，向小溪边走去。

第三场

景：小溪边
时：日

△一条小溪蜿蜒曲折地穿过树林，向远处流去。小溪旁点缀着许多不知名的野花。
△他来到溪边，蹲在一块石头上，捧起清凉的溪水喝着，掬着水洗脸。
△他沿着小溪向密林深处走去。

第四场

景：小茅屋里
时：日

△一缕霞光从窗洞里投射进来，照在她身上，她渐渐醒来。

△明媚的阳光使她睁不开眼。她用手挡住阳光，环顾四周，目光落在空空的草铺上。她竭力地支撑起身子，发现胸部的衣服敞开着，伤口已被包扎过了。她努力地回忆着，一下看到身上盖着的国军军服，悻悻地把军服掀到地上。由于用力过猛，伤口的疼痛又使她倒在床上。

第五场

景：山林中
时：日

△他蹲在杂草丛里，用短刀挖着草药。
△他挖出草药抖净泥土，起身塞进裤包里。两只裤包已塞得鼓鼓囊囊的。

第六场

景：小茅屋内
时：日

△她虚弱地靠在床上，警惕地盯着小木门。

第七场

景：小溪边
时：日

△他洗净草药，甩干水，匆匆往回赶。

第八场

景：小茅屋内
时：日

△她听到脚步声，急忙抓过一旁的枪，对准小木门。
△小木门被推开，他埋头走了进来，刚一抬头，一下看见了正对着他的枪口。
△她斜靠在床上，略显吃力地端着枪，冷冷地逼视着他。
△他面对着阴森森的枪口，慢慢地镇定下来，拿出草药，坦诚地望着她。
他：“这是给你治伤的，我懂草药”。
△他从容地将草药放到一块干净的石板上，拿起一坨石头捣起药来。
△他一边注视着她的动作，一边淡淡地说。
他：“枪里没子弹，早被我卸掉了”。

△她端枪的手吃力起来，手指慢慢脱离了扳机，枪“啪嗒”一声滑到地上。

△他急忙扔下草药，迅速冲到床边，拾起地上的枪，熟练地退下子弹。

△他愤愤地把枪扔到一边。

他：“你不能打死我，你需要好好养伤，没我，你出不了这山林”。

△她用愤恨的目光注视着他，一只手按住掉了钮扣的上衣。

△他拿起捣好的草药走到床边。

他：（关切地）“带好药，我给你弄点吃的”。

△她一下打掉他手中的药。

她：“走开，我……不要你的怜悯”。

△床前，药撒了一地。

△他愣了一会，慢慢蹲下，不声不响地收起地上的草药。

△他腰间的短刀露出刀柄。

△她趁他不备，猛然从他腰间抽出短刀。

△他一跃而起，手疾眼快地握住了她持刀的手。

他：（激动地）“你……你不能……”

△她用尽全力与他争夺着。

她：“你为什么不打死我？为什么？”

△他用力夺过短刀，扔向小木门。

△短刀牢牢地扎在门上。

她：（气喘吁吁地）“你……出去！我不愿和你呆在一起”。

△他似乎有一肚子委屈难以言表，快快走到小木门旁，拨下门上插着的短刀，大步冲出屋去。

△她一下靠在床上。少顷，微微转过头，斜睨着小木门。

△她挣扎着下了床，攀扶着来到小木门旁，推开小木门。

第九场

景：密林中

时：日

△她拄着一截树枝，艰难地行走在密林中。

第十场

景：茅屋前

时：日

△他快步往茅屋走来。

△来到近前，他放慢了脚步。

△小木门开着。

△他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冲进小木门。

△少顷，他提着枪，神情焦虑地冲出小屋。

第十一场

景：密林中

时：日

△她攀扶着树干，毫无目的地在林中乱窜，天色越来越暗，林中不时传来几声野兽的嚎叫。

第十二场

景：密林另一边

时：日

△他拨开树丛寻找着，阵阵野兽的嚎叫更使他心急如焚，焦虑万分。

第十三场

景：密林中

时：日

△她喘着粗气，无力地依在一棵树上。

△不远处，一个黑影慢慢向她逼近。它那笨重的躯体穿越在树林中，树枝被踩得嚓嚓作响。

△她警惕起来，两眼死盯着那片晃动着树丛。

第十四场

景：密林另一面

时：日

△他一边寻找，一边高声呼唤。

他：“喂！你在哪儿……”

第十五场

景：密林中

时：日

△从晃动着树丛中窜出一头黑熊来。

△她紧张地瞪大眼睛，惊吓和虚弱使她

双脚动弹不得。

△黑熊似乎也发现了她，发出一阵粗野的嗥叫。

第十六场

景：密林另一面

时：日

△他到处寻找着。黑熊的叫声从远处传来，他急忙掉头朝叫声的方向追去。

第十七场

景：密林中

时：日

△黑熊步步逼近。

△她紧贴着树干，使自己不至跌倒。远处隐约传来他的呼喊声。

△她那绝望的眼中闪出了一线希望，用尽全力回应。

她：“哎……”

第十八场

景：密林另一面

时：日

△他听见了微弱的呼叫，朝着声音的方向奔来。

△黑熊越来越逼近，不时发出兴奋的嗥叫。

△她手握着那截树枝，瘫软在大树下。

△见此情景，他迅速举起枪，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枪响了，黑熊没有倒下，反朝枪响的方向猛扑过来。

△他连发数枪。

△黑熊终于倒在他的面前。

△她看着倒下的黑熊，一下昏了过去。

△他来到她跟前，把枪背在背上，俯身将她抱起。

第十九场

景：茅屋外

时：日

△太阳已落山了，四周的景物显得格外朦胧。

△他抱着她，迈着沉重的脚步走来。

第二十场

景：茅屋内

时：夜

△他抱着她，吃力地挤进小屋，屋内很昏暗。他摸索着把她放在床上，放下枪，掏出火柴，点亮了松明子。

△不一会，她那长长的睫毛微微地眨动了。

△他看着她那满面的尘土，起身拿过毛巾，走到床边，为她擦洗。

△汗尘被一点点擦掉，美丽的容颜又重现在他的眼前，他禁不住伸手轻轻地抚摸……

△她渐渐苏醒。

△他慌忙缩回手，显得局促不安。

△她慢慢睁开眼，看到守在一旁的他，一股复杂的感情涌上心头。

她：（冷冷地）“你让我走”。

△他被激怒了，猛地站起身，有点语无伦次。

他：“你！我……没有我，你，你出不了这林子！”

△他恼怒地在小屋里来回走着。松明子发出的光，把他那剽悍的身影投在墙上，不停地来回晃动。他慢慢冷静下来，背对着她，一句一字地诉说着。

他：“我……也是人”！

她：（毫不退让地）“不”！

△他像只泄气的皮球，一下坐到草铺上埋着头。

他：（无可奈何地）“你不了解我，再说，这是战争呀”！

她：（理直气壮地）“对，战争！我们势不两立”。

△听着她铿锵有力的话语，他两眼呆呆地望着空中。良久，他自言自语。

他：“我，我也是身不由己的呀”。

说完，重重地倒在草铺上。

△窗外，繁星满天，密林笼罩在神秘的

夜色之中。

第二十一场

景： 梦境

时： 日

△她飞快地奔跑着。战友们从远处迎上来。

△一张张熟悉的笑脸。

△一双双热情的手。

△她焦急地分开人群，寻找着。终于，她看见了她的恋人。

△恋人在不远处向她招手。

△她快步迎了上去。

△她正要握住恋人的手，恋人忽然不见了。

△她呼唤着，四下寻找，可周围的战友们也逐个地消失了。

△她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第二十二场

景： 茅屋内

时： 日

△天亮了，她从梦中醒来，眼里还噙着泪水。她稍稍欠起身子，看看门边的草铺。

△草铺空着。他蹲在茅草屋的一角，正往石头垒成的“灶”里塞茅草。

△他起身从墙上取下干粮袋，把仅有的一点干粮全部倒进一个旧洋瓷碗里，他扔下空瘪的干粮袋，提起水壶，端着碗，走了出去。

△她撑起身子，看到桌上已弄好的草药，思量片刻，伸手想拿过来，却够不着，她使劲往前伸出手去，终于抓到了草药，可胸部伤口的疼痛使她一下扑在桌面上。

△他提着装满水的水壶，端着拌好的干粮走了进来。见此情景，忙放下东西，把她扶到床上。

他：（诚恳地）“你不方便，还是我来帮你换吧”。

△她连忙掩住上衣。

她：“不，我自己能行，你出去”。

△刚一说完，伤口的疼痛又使她不由得呻吟起来，无力地靠在床上。

△他不容分说地把她扶正坐好，伸手小心翼翼地解开绷带。

△她无可奈何地把头扭向一边。

△他轻轻地为她敷好药，重新包扎好伤口。

△他起身来到灶前，把洋瓷碗放到火上，从地上拾起一把茅草塞进灶里，从灶里冒出的浓烟呛得他不停地咳嗽。

△她悄悄地转过脸，默默地注视着

他。

△他蹲在灶前，用剥光了皮的小树枝当筷子，搅动着碗里的粥。红彤彤的火苗照亮了他英俊的脸膛。

△她出神地看着，进入了沉思默想之中。

△灶上，洋瓷碗里的粥冒出了热气。

△他用茅草包着碗边，把它端到桌上。一边用树枝搅动着，用嘴吹着，一边说着。

他：“喝吧，你几天都没好好吃东西了”。

△她看着他憨厚的样子，心里掠过一丝感激之情。

她：“你呢”？

他：“你吃吧，多……多着呢。我吃过了”。

△她那双秀美的眼睛疑问地直视着他。

△他显得手足无措，竭力掩饰自己的慌乱。

他：“说……说真的，三四天不吃也饿不死我，你……养伤，身体要紧，我……不饿”。

△他端着粥来到她跟前。

他：“吃吧，在这山林里，野味多的是，你别愁没吃的”。

△她被他的真情所触动，正要起身接碗。

△他（忙按住她）：“不要动，还是我来喂你”。

△她顺从地靠在床头。

△他一口口地把粥喂进她的嘴里。

第二十三场

景： 密林中
时： 日
△他提着枪，在林里搜寻着。
△一只野兔窜出矮树丛，枪声响了，野兔应声倒下。
△一只小松鼠在树枝上“吱吱”地叫着。
△一声枪响，松鼠从树枝上滚落下来，在满地的落叶上翻滚挣扎着。

第二十四场

景： 茅屋内
时： 日
△她躺在床上，手里抓着他的军衣，若有所思地盯着窗外。
△他手提着山鸡、松鼠、野兔等猎物，兴致勃勃地推门进屋。
△他把猎物往地上一扔。
他： “你看，我们有吃的了”。
△地上，猎物堆里，一只松鼠惊恐地四处张望。
△她欣喜万分。
她： “小松鼠”。
△她坐起来。
她： “快把它解开”。
△他疑惑地蹲下，解开松鼠。
△她：“快给我”。
△他把松鼠递给了她。
△可爱的小松鼠脚还滴着血。
她： （心疼地）“噢，小家伙真可怜”。说着，伸手要拿桌上的草药。
△他见她够不着，忙上前拿起，递给她。
△她轻轻地给松鼠敷上药。
△他一声不响地在一旁注视着。

第二十五场

景： 茅屋前
时： 日
△拴着一条小绳的小松鼠蹲在一块石头上。
△她坐在一旁，怜爱地抚摸着它。
她： “小家伙，还疼吗？”

△小松鼠“吱吱”地叫了起来。
△他拿着一个用树藤编成的笼子走来
△他把笼子递到她眼前。
他： “给”。
△她看着他，微微地笑了。
△她把松鼠放进了笼子，用树枝插上小门。
△笼子里的松鼠蹦跳起来，欢快地叫着。

第二十六场

景： 茅屋前
时： 夜
△繁星点缀着深邃的夜，屋前的空地上，燃起了一堆熊熊的篝火。
△他坐在篝火旁边，用树枝叉着一只山鸡，专心地烤着。篝火映照着他的脸庞，很久没修剪过的脸上长出了浓密的胡茬。
△她推开小门，钻出小屋。
△他听见开门声，扭过头来，打量着她。
△她手扶着门站在那里，浓密的头发披在肩上，把她秀美的脸庞衬托得更加白净。篝火映在乌黑的大眼里，不断地闪动着，更显得妩媚动人。
△他看着这双眼睛，惶惑地低下了头，继续翻动着篝火上的山鸡。
△她来到篝火旁，无声地坐在一块石头上，两眼盯着通红的火苗。
△少顷，他的目光移向她那被篝火映得绯红的脸，从这张熟悉的脸上，仿佛又看到了妹妹的身影。
△幻象〔坐在一旁的她变成了他的妹妹〕
△她闻到一股焦味。
她： “喂，糊啦”。
△他一下回过神来，急忙缩回山鸡，拍打着烤糊的地方。
△他撕下一只鸡腿，递给她。
△她接过鸡腿。
△他自己撕下一块，大口地吃起来。
△她慢慢地吃着，偷看一旁狼吞虎咽的他，两人的目光正好碰在一起。

△他不好意思地抹抹嘴，憨厚地笑了。

她：“你刚才发什么愣”？

△他收住笑容，放下烤鸡。

他：“我……又想起了我妹妹”。

她：“你妹妹？”

他：“以前，我也常常打山鸡给她吃，也是这么烤着吃”。

她：“她现在在那里？”

他：“爹妈死得早，留下一片橄榄林，我和妹妹相依为命，靠卖橄榄为生。妹妹长大以后，村里的老地主仗着有钱有势，要逼妹妹去当小老婆，妹妹死也不肯，我就带着她逃进了深山。”

第二十七场

景：山洞里（回忆）

时：夜

△洞内燃着一堆篝火。

△他和妹妹坐在篝火旁，妹妹的头靠在他腿上睡着了，脸上还挂着泪花。

△他从树杈上取下刚烤好的山鸡，叫醒妹妹，把一只鸡腿放在她手里。

△妹妹睡眼朦胧地吃着。

妹妹：“哥哥，真好吃”。

第二十八场

景：茅屋前

时：夜

△他看着她出神地听着，催促道。

他：“怎么了？快吃吧。”

她：“（急切地）“后来呢？”

他：“那时候，国军到处征兵，有一天……”

第二十九场

景：山道上（回忆）

时：日

△一袋粮食打翻在地上。

△妹妹从地上爬起，凄惨地呼喊。

妹妹：“哥哥……”

△几个国军士兵抓住他往山下拖去。他奋力挣扎着掉过头来。

哥哥：“（嘶声裂肺地）“妹妹……”

第三十场

景：茅屋外

时：夜

他：“没多久，我逃了回来。可妹妹她……被地主霸占后……上吊自杀了”。

△四周一片寂静，只有篝火在燃烧中的轻微“噼啪”声。

△她眼里噙满了泪水。

△他慢慢抬起头。

他：“（平静地）“你很像我妹妹，所以，我……”

她（敏感地）：“所以，你没打死我？”

他（率直地）：“不全是，说实话，你那么弱小，又……又那么……漂亮，我怎么也下不了手”。

△她默默地低下头。

他：“我……想问问你……”

△她惶惑不安地抬头看着他慌乱的样子。

他：“（支支吾吾地）“你……还恨我吗？”

△她轻轻地摇摇头。

他：“（更加慌乱地）“你……你有……相好的吗？”

△她一下红了脸，双眼直瞅着火苗。

她：“（深情地）“曾经有一个……”

第三十一场

景：军营小溪旁（回忆）

时：日

△深秋，阳光灿烂，小溪流里，火红的落叶在水面上打着旋儿漂向远方。

△溪边的石头上，坐着一对青年男女。

恋人：“我要走了，你……能等我吗？”

△她羞涩地点点头。

第三十二场

景：村头

时：日

△共军的队伍向远处走去。

△身着军服的她紧握着全副武装的恋人的手，彼此深情地凝视着。

△恋人松开手，毅然归队而去。

△她目送着恋人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大路的尽头。

第三十三场

景：茅屋内
时：夜

△他俩各自躺着，辗转难眠。
△屋外，不时传来几声野兽的低鸣。

他：（轻声地）“他，还在吗？”

她：“他再也没有回来”。

他：“你……还有其它亲人吗？”

她：（痛苦地）“没有了，都死在了你们的枪口下。”

△两人都沉默了。

第三十四场

景：茅屋内（晨）
时：日

△她醒来，霞光透过小窗，洒在她的脸上，使她一下睁不开眼。她掉过头来，看见床头的石桌上放着一束鲜艳的小野花。

△她的视线移向草铺。

△草铺空着。

△她下了床，用手梳理蓬乱的头发，走出小屋。

第三十五场

景：茅屋外
时：日

△树枝上，笼子里的小松鼠欢蹦乱跳地“吱吱”叫着。

△她高兴地走过去，从地上拾起一颗松果喂小松鼠。

△她一边喂，一边不停地逗着。

第三十六场

景：密林中、小溪边
时：日

△她提着军用水壶，沿着小溪走来。

△阳光透过弥漫在林中的薄雾倾泻在小溪中，溪水闪烁着耀眼的光斑。

△她轻轻舒展四肢，蹲在溪边梳洗起来。

△她警惕地看看四周，索性脱下衣裤，迎着温暖的阳光，一步步浸入碧绿的水潭中。

第三十七场

景：密林深处
时：日

△他悄悄地举起枪。

△一只野兔迅速地窜出，钻进另一簇树丛。

△他提枪奔过去。

△野兔又从树丛中窜出，朝小溪边跑去。

△他急切地追赶着。

第三十八场

景：水潭中
时：日

△她一边洗着，一边哼着那支悠扬的歌：“在我甜甜的梦里，有块黄色的土地，一片绿油油的橄榄树，生长在那里……”

第三十九场

景：密林中
时：日

△他举枪瞄准，猎物从视野里消失了。他放下枪，四处张望着。

△野兔逃出树林，沿小溪奔去。

△他追到溪边，听到远处飘来委婉的歌声。

△他寻着歌声走去。

第四十场

景：水潭中
时：日

△她洗浴完毕慢慢向岸边走来，青春的肌体沐浴在阳光、溪水和茂密的森林之中，大自然更显示出了它的勃勃生

机。

△他看到这一意想不到的景象，身不由己地呆立着，一动不动。

△她快到岸边，似乎听到了什么，扭头看见了远处的他，惊叫一声，忙用双臂抱住胸部，蹲在水中。

她：（羞涩地）“快走开！不要过来”。

△他如梦方醒，转身跑进密林。

△她注视着他狂奔的背影远去了，一下用双手捂住绯红的脸颊。

第四十一场

景：茅屋内

时：日

△她把桌上的野花一支支细心地插进灌满水的军用水壶。

△她坐在床上，出神地望着那些美丽的野花。

第四十二场

景：镇上，小药铺

时：日

△他走进药铺，与店主交谈着。

△店主从货架上取下药，称好，包上。

△他一把夺过药，转身夺门而出。

店主：“哎……你……”

第四十三场

景：小镇街上

时：日

△店铺都关着门，街上冷冷清清，他急匆匆地走着。

第四十四场

景：粮店前

时：日

△粮店的门紧闭着。他犹豫片刻，伸手敲门。

△门开了一条缝，他一下挤了进去。

△街上，一队荷枪实弹的国军士兵走

过。

△一会儿，他提着一小包粮食冲出门来。

紧接着，门里又冲出两人，一边追，一边高声呼喊：“抓住他！”

△他飞快地奔跑着，迎面碰上几个持枪的国军士兵，他一愣，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跑去。

△一个当官模样的似乎认出了他。

军官：“站住！”

第四十五场

景：密林中

时：日

△她背着军用挎包，蹲在地上采蘑菇。

△挎包都装满了。

第四十六场

景：小路上

时：日

△他飞跑着。

△国军士兵被远远地甩在后面。

△当官的气极败坏地举起了枪。

△小路上，响起一阵枪声。

第四十七场

景：小溪边

时：日

△夕阳给密林染上了一层桔红的色彩。

△她在溪边洗衣服。

△她提着衣领抖动着，衣领上的国军领章清晰可见。

△她看看领章，想伸手扯掉它。可思忖片刻，又放开了手。

第四十八场

景：茅屋前

时：日

△快燃尽的篝火，发出忽明忽暗的光。

篝火一边，几根树枝上晾着他那件残破的军服。

△她孤独地坐在一旁，出神地望着那件军衣，若有所思。

△阴森可怖的密林中，偶尔传来几声野兽凄厉的吼叫。

△天色渐暗，凉风刮着树枝发出呼呼的声响，她抬头望着这茫茫的林海，一股强烈的失落感涌上心头。

△她裹紧衣服，往篝火里添上些树枝。然后伸手摸摸一旁烘烤着的衣服，取下来叠好，放在腿上。

△她抱着衣服来到小溪边。溪水在暗淡的月光下泛着青冷的白光，静静地流淌着。

△她伫立在那里，久久地凝视着对岸那条依稀可辨的小路。

△她失望地掉过头，踏着月色向小茅屋走去。

第四十九场

景：茅屋内
时：夜

△灶火熄灭了，小屋内外一片漆黑，林中野兽的嚎叫，使她感到阵阵地震栗。

△她摸索着擦着了火柴，点燃松明子。

△桌上，笼里的小松鼠见了亮光“吱吱”地叫起来。

△她对着小松鼠自言自语。

她：“小家伙，知道他哪儿去了吗？一整天了，怎么还不回来？”

△她呆呆地望着松鼠，又茫然若失地来到门边，凝视着幽暗的密林。少顷，她关上小门，背靠在门上，对着桌上的松鼠。

她：“他是好人吗？他为什么丢下我？”

△她的眼睛湿润了。

△她慢慢走到床边坐下，默默地望着小门。

△屋外刮起了山风，小门被“呼”的一下吹开了。

△她吓得尖叫一声。

△小门被风吹得左右摇晃着，发出“嘎嘎”的声响。

△她慢慢镇定下来，起身关上小门，又从床下费力地抽出一棵树干，用它顶住小门，这才坐回床上。

△屋外传来了“噼里啪啦”的声音。她立刻紧张起来，手慢慢地伸向床头的枪。

△门外的声音越来越响。

△她用微微颤抖的手推上子弹，对准小门，小门摇晃起来。

△她端着枪，紧张地瞪大眼睛。

他：“开门啦！”（屋外传来他的声音。）

△她一下丢掉枪，急步上前拿掉树干，拉开小门。

△他一头扑进小屋。

△她忙用力把他扶起，来到床旁坐下。

△他满头是汗，赤裸的手臂划得浸出了一条条血痕。

她：（吃惊地）“你……到哪儿去了？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他气喘吁吁地掏出药包。

他：“我……到镇上给你搞了点药，还有吃的，没想……”

△看着他这副模样，她感动地接过药。

她：“看你弄得……”她欲言又止。

他：（欣慰地）“没什么，被树枝划破点皮。在镇上，他们认出了我，差点没被逮去了。”

△她有所触动地望着他。少顷，她来到桌边，端起桌上用叶子盖着的瓷碗递给他。

△他接过碗，揭开树叶，一股清香扑面而来。

他：（高兴地）“蘑菇，你吃了吗？”

△她点点头。

△他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他：（边吃边说）“你把药换上吧”。

她：（顺从地）“嗯”。

△她拿过药，转身坐在床上，背对着他解开了上衣。

他：（瞥了她一眼）“你……行吗？”

她：（羞涩地）“你别看！”

△她迅速敷好药，笨脚笨手地扎着绷带。

△他正吃着蘑菇，抬头看到她笨拙的样

子，放下碗，走到她身背后帮她扎绷带。

△她顺从地任凭他给她包扎，眼里流露出既惶惑又感激的神情。

他：“行了。我说过，你少了我行嘛。”说着，走到火前坐下，脱下潮湿的衣服烤着。

△她穿好衣服，试探地问他。

她：“今后你打算怎么办，还回去穿这身衣服？”

他：（木讷地）“不，我厌倦了打仗，我想回去种地，好好过日子。不过，我会送你出林子的”。

△她上下打量着他。

△火边的他赤裸着上身，肩上擦破皮的伤痕上沁出血珠，在火光的映照下，他结实的身体泛着温暖的光。

△她用布轻轻地为他擦去泌出的血珠，擦去背上的泥土，渐渐不由自主地抚摸他结实的身体……

△他感觉到了什么，心神不定地放下手中的衣服。

△他：（有些慌乱地）“你……你？”

△她仍在不由自主地抚摸着他被划破的地方和身上的伤疤……

△听到他的问话，她猛然觉得失态，忙缩回手。

她：（羞涩地）“哎！你刚才说什么？”

△“我想回老家种地。你呢？”

△她慌乱地把干衣服给他披上，回到床上躺下。

她：（坚定地）“我们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我要找部队去！”

他：“不行，镇子里集结了不少的国军，听当地的老百姓说，共军也开过来了。我想这几天可能又要打仗了”。

她：（激动地）“真的吗？”

他：“等我设法打听清楚共军的下落后，再送你去找，好吗？”

她：（轻轻地应着）“嗯”。

△他烤干衣裤，躺在草铺上。

△他扭头看看床上的她。

△正巧，她也掉过头来。

△他们对视着，目光中既充满理解与信任，又蕴藏着温暖和热情。

△她转过红得发烫的脸颊。

△小屋里静得仿佛能听到对方的心跳

△他们躺在各自的小“床”上，辗转难眠。

△她默默地看着窗外那层层的乌云。

△他索性坐了起来，心绪不宁地望着头顶的破洞。少顷，他站起来，在小屋中来回踱着。

△她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

△他慢慢走到床前站住了，竭力抑制着胸中翻腾的热浪。

△她屏住呼吸，一动不动。

△少顷，他回到草铺前，拿起他的外衣，轻轻地盖在她的身上。

△她松了口气，眼角闪动着泪花。

第五十场

景：茅屋外
时：夜

△天上的乌云越积越多，一道闪电，划破了黑暗的夜空，带来隆隆的雷声。

△密集的雨点打在枝叶上，发出巨大的沙沙声。

△矮小的茅屋被闪电照得雪亮，成串的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淌着。

第五十一场

景：茅屋里
时：夜

△他蜷缩着身子睡在草铺上，屋顶破洞漏进的雨水，在草铺前积了一滩。

△熟睡的他，脸上露出甜密的微笑。

第五十二场

景：一间简单的新房（梦境）
时：夜

△他和她并肩坐在一张床上，胸前都挂着大红花，他们幸福地对视着。

△床上方的墙上，一个大红的喜字耀眼夺目。

△他亲昵地捧起她的脸凝视着。

△她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含羞地闭上双眼。

△他正想亲吻她的双唇。突然，门被撞开了。进来几个持枪的共军士兵，不由分说地把他捆了起来。

△他绝望地挣扎着，分辩着。

△他被拖向门口，他奋力地扭过头来，呼唤着她。

△她木然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第五十三场

景：新房外

时：夜

△大雨倾盆，电闪雷鸣。

△他被摔在门外的地上，两扇巨大的门重重地关上了。

第五十四场

景：茅屋内

时：夜

△他猛地惊醒过来。

△雨越下越大，整个草铺已被雨水浸透了。

△他只得爬了起来。

△他环顾着屋顶。

△床的上方，往下滴着雨水。

△他轻轻地走过去。

△她甜甜地睡着，一滴雨水落在她的脸上。

△他抬头看看屋顶，急忙脱下衬衣给她挡住。

△雨水一滴滴落在衣服上。

△他呆呆地看着她那俊俏的脸庞，按捺不住地伸出了微微颤抖的手。

△他轻轻地抹掉了她脸上的水珠。

△她似乎有所感觉，微微动弹了一下。

△他慌忙收回手来，继续为她遮挡雨水。

△一道强烈的闪电过后，响起震耳的雷声。

△她吓得睁开迷朦的双眼，当她看明白他的举动后，感动得热泪夺眶而出。

△他还是那样憨厚地笑着。

△又一道闪电夹杂着震耳的雷鸣，像要

撕裂这残破的屋顶。

△她吓得一下坐起，扑进他的怀里。

△他的心狂跳着，感到浑身阵阵颤栗。

△他紧搂着她哆嗦着的身体，带着颤音安慰她。

他：“别……别怕，有我呢！”

△她宽慰地闭上眼睛，靠在他宽大结实的胸膛上。

△他深情地望着她。

△她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慌忙避开他的目光。

△他极不自然地放下衣服，用颤抖的手拧着衣服上的雨水，然后又披在她身上。

△他拘谨地抬头看着房顶的破洞。

他：“雨……要停了，你……好好睡吧”。说着欲起身。

△她仍紧贴着他，只是把身子往里挪了挪。

她：“你……就在这儿休息吧，那么多水还能睡吗？”

△他犹豫片刻，把她搂得更紧……

△灶台里的火苗跳动了最后一下熄灭了，夜是那样的寒冷……

△窗外，雨渐渐停了，黑暗的夜空，东方露出了一抹红霞。

第五十五场

景：密林中

时：日

△雨后的山林，显得格外清新秀丽。

△草丛中，各色野花带着晨露迎着温暖的阳光怒放。

△残留在树叶上的水珠，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的光。

第五十六场

景：茅屋内

时：日

△刺眼的阳光射进小屋，桌上的小松鼠叫着跳着。

△床上，他俩仍坐在床上相拥着熟睡……

△刺眼的光线使她醒来，扭头看见仍然光着膀子的他，轻轻地起身下床，把衣服盖在他身上，蹑手蹑脚地出了小屋。

第五十七场

景：小溪边

时：日

△她凝视着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心里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脸上浮起甜甜的笑容。

△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炮声。

△她凝神细听。

△她猛地站起来，兴奋地往回奔去。

他：“你藏在这里，别动”。

△他从腰间抽出短刀递给她，随后一跃而起，端着枪一阵扫射。

△他朝着另一边跑去，边跑边射击着。

△国军士兵的目标转向了他。

△当官的似乎看穿了他的用意，冷笑一声，示意两个当兵的向他围去。

△两个当兵的跳出树林，追了过去。

△她藏在原地，看着渐渐远去的他，焦急万分。

△当官的悄悄地从她后面摸了上来。

第五十八场

景：茅屋前

时：日

△远远地，她看见他站在小屋门口，便高声呼喊起来。

她：“听见了吗？”

他：“听见了。”

她：“快，找部队去”。

他：“接着”。

△他随手把枪扔给她。

△她熟练地接过枪，背在背上。

△她似乎觉得少了点什么，冲进小屋。

△他疑惑地看着小门。

△她提着松鼠跨出小屋。

她：“还有它呢”。

△他笑了。

△她转身，深情地看着小茅屋。

她：“再见了，我的小茅屋”。

景：密林另一边

时：日

△他从一棵树跑向另一棵树，不时地回头举枪射击。

△两名士兵寻着枪声追来。

第六十场

第六十一场

景：另一边

时：日

△她紧握着短刀伏在地上，心急如焚。

△当官的举枪瞄准了她。

△突然，当官的发现了她是个女兵，手中又没武器，两眼顿时透出淫邪的目光。

△当官的蹑手蹑脚地摸到她后面，饿狼般地向她扑去。

△她听见声音，转身看见了向她扑来的

第五十九场

景：密林中

时：日

△他们朝着炮声的方向疾步行进着。

△他们趟过小溪……

△他们穿过树林……

国军军官，吓得尖叫一声。

她：“啊”。

第六十二场

景：密林另一边

时：日

△他躲在一棵树干后面，听到了她的叫声，不觉急中生智，对着那两个当兵的叫喊。

他：“喂，别误会了，原来都是自己人”。

△说着，他从树后走了出来。

△两个当兵的看见身穿国军军服的他，长长地松了口气，骂骂咧咧地走出来。

△他突然举枪一阵猛扫。

△两名士兵猝不及防，倒在地上。

△他飞快地朝她的方向奔去。

第六十三场

景：另一边

时：日

△当官的打掉她手中的刀，一把将她抱住，嘻皮笑脸地将厚厚的嘴唇伸向她。

△她奋力地抗拒着，拚命避开那张大嘴。

第六十四场

景：密林另一边

时：日

△他狂奔着……

第六十五场

景：这一边

时：日

△当官的将她按倒在地，恶狠狠地撕开了她的上衣。

△她绝望地挣扎着。

她：“畜生！野兽！”

△她的吼声回荡在山林中。

△他冲到近前，踏得落叶沙沙响。

△当官的吓得一下丢开了她，起身欲拔枪。

△他瞪着血红的眼睛。

他：“狗日的！”。

△他举枪朝当官的射出一排子弹。

△当官的惨叫一声，倒在她的身上。

△她奋力从那沉重的尸体下抽出身子。

△她坐到一旁，上衣零乱地敞开着，露出了洁白的前胸，呆呆地望着他，毫不掩饰。

△他垂下枪，提枪的手慢慢地松开了，枪无声地掉在那满地的落叶上。

△他走到她身边跪下，无声地向她伸出双臂。

△她一下投入他的怀抱，抽泣起来。

△他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

△她慢慢抬起头来，用含泪的大眼深情地注视着他。

△他们相互对视着，他的头渐渐向她靠近。

△她微微闭上双眼。

△他们热烈地亲吻起来。

△（主题歌起）

在我甜甜的梦里，有块黄色的土地。

一片绿油油的橄榄树……

主题歌呼应着以下画面：

△歪在一边的笼子里，小松鼠欢快地叫着。

△夕阳染红了浩瀚的山林。

△在夕阳下，他们热烈地拥吻着……

△他们手拉手，欢快地穿过一片片树林……

△他背着她，涉过水塘……

△他扶着她，走下陡峭的草坡……

△他抱着她，越过高高的岩石……

△他们亲密地相依着走出密林。

第六十六场（序幕景）

景：茅草坡

时：日

△震耳欲聋的炮声此起彼伏，远处地平线上腾起阵阵硝烟。

△他们看着这片茅草坡，相对会心地笑了。

△偶尔，有一两颗炮弹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爆炸。

△她激动地爬上坡顶。

△他被远远地甩在后面。

△猛然间，一发炮弹落在她的附近，一声巨响，坡顶上腾起巨大的火球，弥漫的硝烟顿时淹没了她。

△烟雾渐渐散开，她摇摇欲坠地站在坡顶上，手上提着小松鼠。

△她背后，夕阳放射出血红的光芒。

△笼子从她手中滑落下来。她转过身，朝着他的方向倒了下去。

△他高声呼叫着，发狂似地向她奔去。

△又一发炮弹在他附近爆炸，他捂着大腿倒下了，殷红的鲜血顺着腿流了下来。

△他咬紧牙，用手抓着茅草往前爬着……

△他的背后，那些倒伏的茅草上留下了斑斑血迹。

△豆大的汗珠从他脸上掉下来，发紫的下唇被咬出了血。

△两只粗大的手剧烈的颤抖着，一把一把抓住茅草……

△他终于爬到她的身旁。

△他挣扎着坐起，吃力地把她抱在怀里。

他：（悲愤地）“我送你回去，我送你回去……”

△她脸色苍白，慢慢地睁开眼睛。

△他的双唇剧烈地抖动着，眼里闪动着泪花。

△她无神地凝视着他，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轻轻地摇摇头。

她：（一字一句地）“这就是战争！”

△一边的草地上，笼里的小松鼠“吱吱”地叫着，惊恐地四下张望。

△一只白净的手颤巍巍地伸过来，抓住笼子，摸索着找到小门，但已无力打开。

△一只粗大的手颤抖地伸过来，帮着抽

开小门。

△小松鼠从笼里跳了出来，惊恐地向四周张望着。

△不远处，仍然炮声隆隆，硝烟弥漫。

△那只白净的手从笼子上滑了下来。

△她头靠在他胸前，含笑地闭上眼睛。

△他低下头，用他那挂满泪痕的脸，紧贴着她的脸，直愣愣地看着那滚滚硝烟笼罩下的血红的天空。

他：“这是为什么！”

△他悲愤地呼喊。

△又一个火球在他们前面腾起，浓烟把他们吞没了，同时，也吞没了血红的太阳。

△浓烟渐渐散去，金灿灿的阳光透过淡淡的烟雾，重新洒向大地。

△高高的茅草林中，躺着紧紧依偎在一起的他和她。

△他们都显得那样的安详，身下那厚厚的茅草，犹如一张温暖的“床”。

△他的身旁，小松鼠站在笼子上悲凉地叫着。

△金灿灿的茅草穗，在晚风的吹拂下，不停地摇曳。

△一望无垠的茅草地，在巨大的落日下泛着红光，像血海一般。

（衬出演员名单）

剧 终

谭瑞荣：新加坡艺术出版社总编辑，新加坡新跃大学兼职讲师。

付 扬：中国国家高级职称舞台设计师。

流亡在苏门答腊岛上

——记高云览在苏岛坚持抗日斗争片断

◆ 高迅莹

前夜

1938年，高云览流亡至马来亚，蛰居麻坡中华中学，教书兼任教导主任，并加入“抗敌后援会”的组织，引导学生投入抗日救国运动。他以笔作武器，一连发表了18篇散文、杂感、评论，戳破法西斯、汉奸的嘴脸，在华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1939年，高云览以《南洋商报》特派记者身份偕同张楚琨回国参战。他们足迹遍及祖国大西南的几个战区和后方。在战火硝烟中云览日夜采访、撰稿，连连向《南洋商报》等报刊发去激情满怀的34篇报告文学，有些篇章，几家海外报刊竞相转载，激增了海外侨胞抗日救国热情。一年零八个月后，他们返回新加坡。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长驱直下，新加坡，这颗马来亚半岛上的明珠，顿时黯然失色，成为“四面楚歌”的孤岛。在保卫马来亚，保卫新加坡的浪潮中，执教于南洋师范学校的云览立即投入战斗，他和文化界同仁参加了陈嘉庚和郁达夫、胡愈之领导下的“战时工作团”和“抗敌总会”的宣传工作，他和文化战友们日夜奋战，热火朝天。然而，一系列迹象表明，英殖民当局决心放弃新加坡，分明要让赤手空拳的当地人民和华侨遭受日本法西斯的屠杀和奴役。陈嘉庚非常气愤，激昂道：“新加坡总督准备当俘虏，我们可不能！”“残暴的日寇一定会报复！我已打定了主意，你们也走吧。”于是，1942年2月3日凌晨4点钟，陈嘉庚和刘玉水（抗敌动员总会总务部副主任）、陈贵贱（木材商）和陈水义，乘运载木材的大火轮，悄然离开新加坡，开往苏门答腊的淡美那岸。几经艰险，身陷敌人包围之中，最后旋蛰匿于玛琅。当天，胡愈之立即召集文化界抗敌工作人员商讨，大家一起作出决定：撤离！撤离地：苏门答腊岛山芭。撤离时间：2月4日凌晨。集合地点：怡和轩或中街后面大船码头。翌日，天色蒙蒙亮，一批抗日文化人士及眷属，他们当中有胡愈之、

李铁民、郁达夫、张楚琨、唐伯淦、汪金丁、邵宗汉、王纪元、郑楚云、蔡高岗，以及王任叔夫妇、刘道南夫妇、陈仲达夫妇、高云览夫妇等，共28人，一并挤进一条仅有4米长的摩托舢板里，神速地离开了新加坡。他们侥幸躲过头上轰炸机，绕过海底水雷，当无遮拦的难民船终于冲出红灯码头和防波堤，马六甲海峡的内海一望无边，白浪连天出现在眼前时，全船人才松了口气，胡愈之感慨道：“别矣，新加坡，什么时候才和你再见呢？”

流落在小荒岛上

傍晚时分，这艘侥幸没有成为敌机目标的难民船驶抵一个荷属小岛——巴美吉里。这里离新加坡最近，大家才松口气，突然空中响起咣咣咣枪声，经征询，原来是荷兰官员把这艘难民船当成日军的登陆艇，一番解释交涉，才允许上岸，可是，大多数难民没有合法入境手续，不能登陆。无奈！这批28个男女老少难民被扣留在岛上两天两夜，后又蹲进舢板船里在海上四处漂流了一天，2月6日晚间才驶抵另一个小岛石叻班让。刘武丹先生一家和胡愈之夫人沈兹九，张楚琨夫人吴梅丽以及一大批战时工作团宣传人员，足有40多人早一天坐运输木船撤离至此。大家总算平安到齐了。

石叻班让是个数千人的小岛，有数十家华侨商店，数十家加工小厂。真巧，有几个南洋女中学生的家也在这里，家长们对汪金丁、高云览、王道南几位老师的到来，给予极真诚极热情的接待。素不相识的华侨商人、工厂老板看到来的客人都是从祖国来的文化教育人士，如同见到亲人，更是心怀敬意，抢着招待，腾出房间，搬来桌椅，端上印尼菜肴，让这些抗日文化人士吃好睡好。印尼华侨如此热情好客，慷慨无私，深深感动了这些举目无亲文化难友，内心涌起无比的温暖。这个平静的小岛，一时间变得熙熙攘攘了。

然而，从马六甲海峡对岸传来的炮声一天比

一天紧，消息一天比一天不利。2月15日深夜，他们从爪哇方面联军电台听到新加坡失守了！新加坡离他们的所在地只有一水之隔，敌人随时可能登陆这个小岛，而且人这么多，目标太大，不利于隐蔽，于是，大家分散到几个小岛隐蔽下来。胡愈之、郁达夫、沈滋九、邵宗汉、王纪元、绿漪六人避到望加丽小岛对岸一个叫保东的小村里。这里是未开辟的荒村，十分幽静，大部分是印尼人，他们开始学印尼语，郁达夫每天写一首诗。一个半月后爪哇沦陷了，风声紧急，六个人分两批找两处冷僻地方改名换姓，隐匿下来。郁达夫和王纪元到了彭鹤岭，胡愈之等四人迁到巴唐岛，后来流亡到末旦，隐居在一个“木廊”（即森林采伐工场）里。

暂住在石叻班让的云览等几个难友，面临着越来越恐怖的气氛。日本把沦陷后的新加坡改名叫“昭南岛”，实行大检举、大搜捕、大屠杀政策，对抗日人士进行残酷报复，成千上万无辜的人民遭到活埋、枪杀、投海。紧接着日本宪兵闯到石叻班让来了，抓走了一批批侨领，把他们关进中央警察署，遭尽刑审毒打。日本特务和汉奸走狗更是猖獗无比。显然文化难民太集中，目标太大，大家再次分组疏散，云览夫妇于是又流落了五六个小荒岛。这些小岛四周有犬牙交错的港汊，隐蔽在各小岛上的文化难友利用这些港汊乘小艇来往联络，互通信息。当得知胡愈之一行安全隐居在末旦的“木廊”，学习印尼语，与当地华侨和印尼人打成一片，难友们极为欣慰，纷纷以胡先生为榜样，也积极学起了印尼语，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共同抵御日本侵略者。

高云览夫妇和难友林枫后来流落到一个叫普罗巴迪的小村子，得到当地侨胞的庇护，住在一所小学校闲置的房子里。学校周围一片椰林，清新幽静，学校后门是汪洋大海，不远处有一道延伸到大海中的长长的栈桥，云览和林枫常常相伴散步到这里，有时两人坐在桥头上，观赏从椰林映出影影绰绰的夕阳，了望碧波荡漾的海浪，吮吸着海腥味的海风，每当他们饱揽这热带风光的时候，云览总是眯着眼，无限感慨地对林枫说：

“要不是当难民，我愿在这里长住，这里真是个好写作的好地方呀！”有时他会把脑子里酝酿好的小说情节兴致勃勃地讲给林枫听，一直讲到天色昏暗下来，远处传来夫人阵阵呼唤声，才急忙回家转。这样的“连载小说”一连讲了好些日子。风声又紧了，他们又转移到一个叫双溪傍林的小村子。在这里，他们得到一位慷慨热心侨胞陈乃羲的关照，陈先生把他们三人当做亲戚庇护起来。

陈先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有三个弟弟：乃坚、乃祥、乃霸，七个待字闺中的妹妹，是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男的干家庭手工业，女的做家务。云览发现陈家有一本《古文观止》，他喜出望外，把几个失学在家的女孩叫到一起，绘声绘色地给她们讲其中的《归去来辞》、《桃花源记》。每逢星期六晚上，陈先生必定集合全家人到厅里做礼拜，唱赞美诗，有时也邀请云览他们三人参加，每当这时候高云览即把和国内亲人断了音信而忧愁不堪的心情隐藏起来，总是在做完礼拜给大家讲故事，说笑话，备受陈家大小欢迎，友爱、欢乐、和谐的气氛弥漫了这个大家庭，外人实在看不出这个家庭有逃难来的难民。

然而，小村虽然幽静，附近一带却风声紧急，新加坡“蝗军”横行、残酷得可怕，

随时会到这些小岛逮捕侨领和抗日人士。他们必须再分散，迅速离开陈家，另找隐蔽处。

穿行在原始森林里

高云览一组离开小村子，到了一个荒岛，这里有高可参天的原始森林，参天大树遮蔽了苍穹，终年望不到灿烂的阳光，地面铺满了厚厚的落叶，无人行迹，只有猿猴和山猪麋鹿出没其间。他们在一个废弃的开发原始森林的工厂——“木廊”隐蔽下来，为避免敌人追踪，云览乔装成山芭商人，穿着对襟的粗布汉装，打着赤脚。为打听难友们的消息，为寻觅生存的食物，他整天艰难地穿行在这片未开发的原始森林里。周围有几个小荒岛，难友们三三两两也是隐蔽在原始森林里。他们利用小岛周围犬牙交错的港汊乘小艇来往传递信息，保持联络。然而，让云览最感困惑不解的是，每天下午四点来钟，原始森林上端会升起一股黑烟，漫漫散开，转眼间，他袒露在外的胳膊和双脚又痒又疼，一看，好吓人，胳膊和双脚全黑了，用手一抹，竟是一手的血和死蚊虫。原来，森林冒起的那股黑烟是蚊虫，蚊虫之多足以袭倒人，真可怕。从此，快到四点大家便钻进蚊帐里，吃晚餐也得躲在蚊帐里。

3月9日从附近难友那边传来爪哇荷印总督向日军投降的消息，爪哇既已沦陷，日军早晚要来接管这些小岛。要赶快找一个更偏僻的地方改换姓名隐匿下来才行，可是流亡到哪里呢？前途茫茫，凶多吉少，个个忧心忡忡。一天下午，五个腰挂手枪的印尼警察突然冲进“木廊”来，为头的一个人一只手还按住腰间的手枪，来势汹汹地问云览：“有没有？”然后把箱子翻倒，搜查个

遍，满地的衣服、书籍，经过一番比划问答，才知道这几个警察的目的不是来逮捕抗日份子，而是来搜查军火的。好不容易才将那几个印尼警察打发走了。云览立即联系附近小岛的难友，他们也遭到同样的搜查，大家分析，日本人已经知道有一批抗日份子住在这一带原始森林里，而且有的小岛已经被他们抓走了一两个人，极有可能再来抓人。原来石叻班让和周围的这些小岛被大家称为“世外桃源”，此时也充满了恐怖气氛。

他们流亡来，辗转去，又过了几个月漂泊不定的生活。这时从新加坡陆续流亡到廖内群岛一带的难民，已有一二百人，一部分是侨领和富商，一部分是教育界和新闻界人士。本来小岛上华侨人口寥寥可数，骤增一二百个难民，不免闹得沸沸扬扬。4月初，昭南岛日本宪兵部派人来“邀请”一些侨领回昭南岛去，实际上是把他们拘禁在中央警察署，遭刑审毒打。隐匿在这一带的新加坡文化难友在劫难逃了，形势危急！

这时候，传来巴唐岛胡愈之一组的消息：他们决定流亡到苏门答腊岛的西部，说那边没什么熟人，不至被敌人追踪。他们将改换姓名，以商人身份出现。

云览打听到，从这些小岛去苏门答腊西部的路径，必须溯西克河而上，在卜干峇鲁登陆，才可到苏岛西部。只有这条路可走。

小岛上的难友纷纷行动起来，他们认为这么多人去苏岛目标太大了，要化整为零，分批分期而行，既要快又不乱。于是又重新组合，人人乔装，有做生意的，卖苦力的，更有满脸胡茬光头的流浪汉。许多人也改换了姓名，高云览改名高友庆（直至回到新中国他仍用这个名）。6月间，云览和各隐蔽点的战友都悄悄在卜干峇鲁登陆，向苏门答腊西部一带进发了。

胡愈之和郁达夫他们最先到苏岛西部。他们6个浙江人分两批而行，因为不会说闽南话，印尼话又才学不久，一路上谨慎又谨慎，走走停停，直到1942年6月2日才到了巴爷公务。

云览一组在途中听说胡愈之在巴爷公务，便在北干峇汝冒险搭上商用客车也去巴爷公务，车子走完平地，又上高原，一路上，遭到日本“蝗军”凶狠盘查，经过冷得打寒噤的“正赤道线”孟金浪，一天一夜后终于到达巴爷公务。

隐蔽在巴爷公务

7、8月间隐蔽在廖内群岛上的难友们陆续读都到了苏西一带。

巴爷公务是苏门答腊岛西部赤道高原的一个小市镇，处在巴东东北一百八十八公里，离武吉丁宜三十三公里。以巴爷公务为起点，有一条铁路，经武吉丁宜，通至巴东。小市镇有万余人口，其中华侨一千余，侨生居多数，大部分讲马来语或闽南话。镇上只有一个中华小学校。这是个美丽富庶的大农村，椰林里有许多特别的建筑物，房屋用四柱如足架离地面，屋顶两端弯起翘向天空，很像一对威武的公牛角，这房子叫“米南加波式”，是胜牛之意。这时的巴爷公务还没有驻扎日本兵，日人机关和宪兵队部在武吉丁宜。

在纯朴敦厚的当地华侨的亲切关照下，胡愈之买了一所“阿答屋”（茅屋）住下。环境幽静，椰风蕉雨。郁达夫则住进了一幢高架木屋，花园、凉台、前厅、后厅、厨房俱全，装扮成很有钱的富商。来之前他已改名叫赵廉。

在这之前，郁达夫曾经去访武吉丁宜侨长，真不巧，一进门，一个日本宪兵正在和侨长办交涉，双方语言不通，很是为难，郁达夫就做了临时翻译。可是不久麻烦事就来了，日本宪兵队长亲自到巴爷公务要把这个当地唯一通日语的赵廉带去宪兵部充任通译，郁达夫推说他是做生意的，生意事务不能丢弃。宪兵队长强硬说，这是军令，一定要服从。不去是不行了，除非不要命。好在宪兵并不知道他是郁达夫。进了宪兵部他表示什么都不懂，只答应暂时帮忙翻译，不收薪金。但在担任通译时，他翻译印尼人的供词时故意减轻罪证，因此开脱了不少印尼人。有关于华侨的案子，他探悉之后，就暗中通知当事人，设法消弭。

接着，邵宗汉，王任叔，张楚琨都来到巴爷公务了。大家住下后，首先议论的问题是如何隐蔽下来，如何生存下去，如何干点事业。正在苦思冥想中，实武牙筹賑会几个爱国华侨给他们送来了400盾，大家又感动又兴奋，这真是雪中送炭啊，都认为应该利用这笔钱来做生意，有了自己的生意就不至于饿肚子，而且可以此掩护身份。干什么好呢？经过调查了解，当时市面上最缺的是酒，而日本兵没有酒是过不了日子的，这是个机会，于是便办起了“赵豫记酒厂”，在日本宪兵部被迫做通译的赵廉出面当了酒厂老板。一介书生，谁也不会做酒，只好一边翻看酿酒书籍，一边操作实践，经过几个回合实验，成功了，可以上市了！沈兹九为酒取了日本人喜欢的酒名，一种叫“双清”，一种叫“初恋”。

不久，吴柳斯、汪金丁、林醒黄一组来了，杨骚、高云览夫妇一组也来了。他们看到酒厂里的难友个个变了样：郁达夫叫赵廉，一副老板模

样；胡愈之叫金子仙，剃光头，留胡子，会计师装束；张楚琨叫张止观，是个忙忙碌碌的酿酒师；王任叔则成了赵老板的厨子，大师傅打扮。云览看到他们这样奇怪的乔装，听到这些俗不可耐的姓名，差点笑了出来。云览夫妇在巴爷公务很快融入到这沸沸扬扬的制酒售酒战斗中，每次出酒，云览和战友们都围观在大酒锅旁边，大家七嘴八舌出主意，高兴欢叫。云览看到张楚琨为降不下成本而发愁，

就“唆使”他：“加水！加水！”张楚琨听罢便拿起大瓢，一瓢一瓢往锅里加水，还加上几包糖。就这样成本降下来了。赵老板的主意是卖给日本宪兵的酒，酒精度越高越好，叫日本鬼子慢性中毒而死！

日本宪兵有了赵豫记的酒喝，更加相信郁达夫是个很有钱的华侨老板了。

单靠一个酒厂是不够维持这么多人生活的，而且目标也太大。于是，又凑集了一些小资本，在酒厂对面搭起一大间阿答屋厂房，利用当地丰盛的椰灰，办起了肥皂厂，还是郁达夫出面当老板。方君壮当技师。胡愈之夫妇、张企望、杨嘉、高云览等都是伙计，有的煮皂，有的切割，有的装箱。方技师是上海交大毕业的，有丰富的化工知识，热情又肯干，

他发明用椰灰水、石灰、椰油制成优质钾皂。钾皂一上市，整个巴爷公务沸腾了，有的来买肥皂，有的来观看雪白又光亮的肥皂是怎么做出来的，围得水泄不通。苏西印尼人和华侨都爱清洁，他们用这优质钾皂把地板刷洗得明明净净，入室席地而坐。肥皂畅销得很。

隐蔽在巴爷公务的文化难友，维持生活暂时不成问题了，日本宪兵偶尔来要肥皂，赵老板巧妙周旋两下就过去了，大家认为隐蔽得安全，心里较安稳。但与祖国完全失去联系，如何得到信息，武装头脑？如何为当地人民做点抗日宣传工作？胡愈之思考良久，这位30年代就参加战斗的忠诚战士，新闻界权威，国际问题专家，统一战线的组织者，民主运动的先锋，因工作需要他始终没公开身份，这时他凭着坚毅的信念，把大家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叫“同仁社”的秘密组织，参加者有沈兹九、邵宗汉、王任叔、汪金丁、吴柳斯、张企程、张楚琨、高云览等。大家在他的领导下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印尼语和日语，研究印尼问题。

每星期在他的“椰庐”里聚谈一次，报告个人生活情况，交换听到的消息、分析敌人的动态，而胡愈之每每发表精辟的言论，大家都深受

启发和教益。难友们在巴爷公务生产、学习、生活，同甘苦，共患难，亲如一家，大家有事找胡愈之商量，他成了这个大家庭的“家长”。生活算比较安静地度过了一段时间。

特务要告秘

终年无四季之分的热带印尼，1942年秋，巴爷公务却刮来了一股骇人的寒风。

一天，郁达夫急匆匆从武吉丁宜日本宪兵部赶到巴爷公务，见到难友们说：“宪兵部来了一个翻译，叫洪根培，他是昭南岛受过培训的特务，对新加坡文化界情形一向十分熟悉，他认识我，我弄个小计把他稳住了。一时也许不会出事，但是应该逐步化整为零。”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个个面面相觑，心里都很感动郁达夫的友谊和善良。过了几个月，郁达夫又来报告：洪根培向日本宪兵部告密了，说赵廉是郁达夫的化名。胡愈之立即劝郁达夫到别处躲避，郁达夫说：“我是躲避不了。最近宪兵每天到我家里来喝酒闲谈，虽然没有说穿，显然我已被监视了。我是逃不了的，索性不动声色，等事情爆发了再做打算。但是你们必须快走。不然，事情怕牵连的太大。”这种临危不惧，舍己为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大家非常感动。

于是，难友们又迅速疏散起来了。首批疏散的是王任叔、邵宗汉，他们远走苏北棉兰。接着，高云览夫妇转移到西海岸一个叫比阿曼的小港。

比阿曼这个小港，遍地椰林，景色宜人。云览在这里无疑只能自力更生了。他利用当地丰盛的椰油和大量的椰灰，施展出从方君壮技师那里学来的技术，一次次的实验和改进，凭着他的聪明才干，终于研制出优质的钾皂。钾皂要上市了，取个什么品牌呢？云览想，印尼人每天一起床就要冲凉，就要用肥皂，就叫“祝君早安”好了。果然不错，比阿曼人很青睐这种钾皂，很快，钾皂畅销起来了，“祝君早安”闻名整个苏西。经商并非云览所愿，但这时也只能假戏真演了。名牌皂销路畅通使他赚了一笔钱，生活不成问题了，而商人身份还得处处演得像，书生气的他，时常提醒自己千万不能露出马脚。有时日本兵来了，云览就装出是个很有钱的商人，要肥皂，给！想喝咖啡，给！待日本鬼子满意的走了，云览夫妇这才偷偷地喘了一口气，他们自以为隐蔽得不错。实际上，当时日本宪兵正在进行侦查中，对郁达夫不过是暗中监视而已，和郁达夫在一起的这些难友们还没有去注意。

突兵来派人

秋末，又刮来一场风波。

一天，日本宪兵闯进云览的钾皂厂，气势凶横，大喊大叫，硬说云览用了假钞，不分由说把他抓走了。云览被扣留在武吉丁宜日本宪兵部。云览夫人又吓又急，挺着身孕赶到巴爷公务，找胡愈之他们想办法。大家一听，吓愣了，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冒险去找郁达夫出主意了。于是由巴东赶来的张楚琨出面，他手提一打好酒“初恋”，硬着头皮去宪兵部找赵老板。

“这是你的小兄弟？”日本宪兵疑惑地问赵老板。

“不，他是我厂里的伙计，送礼来的。”赵老板一边回答，一边把“初恋”分送给宪兵，宪兵们拿到酒，立即扬起一片笑声，露出贪婪的神色，早把这个“小兄弟”摆到一边。郁达夫趁机带张楚琨到住所，用手比划着，暗示张不要随便说话，周围安有窃听器，也不要写字条，以免留下痕迹。几句家常话后，两人相伴来的风景优美的火山口遗迹“那崖”，张楚琨这时才说明原委，郁达夫立即表示一定想办法营救云览。末了，他一再叮咛以后万万不可冒失来找他。

在宪兵部，宪兵头子拿着一张钞票，恶狠狠地对云览喊道：

“你的罪应死，为救你命，你的应当替我做事，调查情报。”

云览死硬推说：

“我只会做肥皂生意，别的全不懂。”

宪兵头子两手插腰，瞪着凶恶的眼珠子等候郁达夫翻译。郁达夫自从被迫当了通译后，和敌人周旋起来总是从容不迫，他以勇敢机智和爱国诗人特有的热情、善良、正义，保护了当地许多居民和华侨。这时他利用翻译的机会，插进话对云览说：

“你先答应他，应付过去，出去后再设法。”

云览忖度 郁达夫一定摸透了宪兵部的情况。便装着答应去调查情报。宪兵头子果真释放了云览。

云览连夜赶到巴爷公务找胡愈之，几个难友在他的亚答屋研究如何对付宪兵这一毒计。逃走，肯定会遭追捕；拖延，会引起更多麻烦。最后，大家想了个妙计，即由云览写了这样一张“调查情报”：一会儿说日本人喝多多的酒，大把大把钞票的有的，一会儿又说肥皂多多的有，大家来抢买，一会儿又说卫生了，肺病传染起来了（日本人最怕肺病）。第二天，郁达夫拿着这张不伦

不类、前言不搭后语、写得歪歪扭扭的“情报”走了，把它神秘地交给了宪兵头子。宪兵头子掉过来转过去，就是看不懂，便叫郁达夫用日语读给他听，一听，气炸了肺，怒吼道：“饭桶！”抢过“情报”，撕得粉碎，摔了一地！在宪兵头子眼里，云览是个大蠢货，根本不配为他做事，气呼呼的叫他滚蛋！云览闪了一眼郁达夫，两人轻轻地会心微笑了一下。

云览住在比阿曼显然是不安全了，必须再迅速转移，可是逃到哪里去呢？而且妻子即将分娩，有诸多的不便。紧张、压力、麻烦一起向云览压过来，但他提醒自己：在凶悍敌人面前，手中没有枪，无法拼命杀敌，但可以跟敌人斗智，斗勇，以保存实力，胜利那一天，即将敌人之暴行实录以传于世。

云览夫妇决定先到巴东找张楚琨住下，待妻子分娩后，再商议逃亡何处。临行前，云览悄悄来到巴爷公务，将名牌“祝君早安”的木制模子交给杨嘉，他希望这里的朋友借此名牌把肥皂手工业发展起来，生活得更好些，隐蔽得更安全些。难友们被云览的真诚情谊深深感动。

汉奸耍阴毒

巴东是苏岛西部的一个大港口。铁路以巴爷公务为起点，经过武吉丁宜，可通往巴东。

云览夫妇在巴东隐居下来，不久便迎来1943年元旦，真巧，第二天他的贵子呱呱落地了。张楚琨夫人吴梅为此忙碌不停，她热心照顾产妇，耐心护理婴儿，关怀备至。满月了，婴儿抱出户外，大家都来看一看，亲一亲。然而，谁也想不到，一件惊恐的事从天而降！

一张公开的明信片从邮局突然飞到张楚琨手中，上面写道：“赵廉是郁达夫，金仙子是胡愈之，张止观是张楚琨，吴xx是吴柳斯……这些人都是新加坡抗日份子”。署名孙某某。一看就明白，姓孙的是汉奸，他寄这张明信片是存心要让日寇检查信件时查看到，没料到日寇查漏了。形势太危急了，云览立即身藏明信片连夜乘火车赶到巴爷公务找胡愈之商量。大家的心弦被绷得紧紧的，经过仔细分析，大家认为这个姓孙的可能是因为和吴柳斯过去闹过意见，为发泄私愤，演了这出伤天害理恶剧。大家决定，从大局出发，暂不与姓孙的算账，做出策略上的让步。一方面找一位合适的人去劝那位姓孙的，缓和局势，另一方面，隐居在巴东和巴爷公务的难友们要迅速转移。

巴爷公务这个“大家庭”分散得越来越小了，胡愈之夫妇转移到了苏东的马达山做肥皂，杨嘉夫妇速转到巴都山与吴柳斯、张企程搭伙。“赵豫记酒厂”交汪金丁负责。云览急忙回到巴东向张楚琨汇报胡愈之的意见。两人商定，既然形势如此严峻，干脆远征苏南，听说在巨港的温平、杨骚、洪丝丝等难友，过的还较安稳。于是，张、高两家及林枫决定向南部的巨港逃亡而去。他们明明知道，从西部至南部，数千里之远，一路日兵把守，岗哨林立，语言不通，生命危在旦夕。但为保存实力，大家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流亡到巨港

云览他们收拾好行装，个个装扮得像商人模样，雇了一辆破旧汽车，连夜逃出巴东城。一路关卡重重，每到一站，荷枪日本兵就过来挡住去路，枪上锋利的刺刀对准他们，叫他们下车，一个个被搜身检查，索看良民证，盘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干什么的？日本鬼子要是听不懂就大吼大叫起来，刺刀在他们面前闪来晃去，一副凶残狰狞面孔。

一路上日本兵对他们总是感到疑惑，看他们的面貌，既不像印尼人，可又会说些听起来似懂非懂的印尼话，说他们是做生意的，怎么会带一大堆的书籍，总之，这是几个怪怪的商人，所以扣留很长时间来盘查。不争气的汽车偏偏在关键时候熄火，一修就是几个小时。他们走走停停，在危关重重，险象环生的恐怖中辗转了一周才到达巨港。

长途的颠簸和紧张，大家都感到精神和身体疲倦不堪。而最不能适应的是云览夫人怀里的婴儿，他大哭不停，原来，一路下来，他已把母亲的乳汁吮吸得一干二净了，现在正在闹饥荒呢。

巨港（又名巴林班），盛产石油、树胶，棕油、椰油等，这里有华侨数万，以爱国爱乡而闻名全苏岛。云览、张楚琨、林枫就在这里扎下营来。他们在郊区租下一片宽敞的旧厂房，不但有作坊，还有数间大房间。连同婴儿6个人各住进了这几间闲置的房间。有了以前的经验，他们立即投入肥皂制造工序。

话剧演员林枫，现在是试验员角色，他用草木灰水（碳酸钾）混入石灰，成为苛性钾水，与棕榈油试验制造肥皂，一次次的试验，制出的肥皂总是软软的，缺硬度，实在无奈。云览突然想到说，为什么不用盐析法试一试？照他的办法果然制出了很有硬度的肥皂。于是立即投入大量生

产。成功了，巨港第一家棕油钾皂厂开业了。温平来和他们合伙，担当了经理，张楚琨、林枫和云览都身兼技师和工人。不久，棕油钾皂在苏南也畅销了起来，生活过的风风火火，在当地人眼里，这几个生意人是很有本事的，见了面常竖起大拇指夸奖他们。生死与共的难友在这里又组成了一个友爱和睦的“小家庭”。为稳妥隐蔽好身份，他们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商议：如何把以往所作的统战工作发挥得更好些，如何为印尼人和华侨多做些有意义的事，如何把讲得很整脚的印尼话学得更好些，等等。于是，他们常把侨领请来聚餐，交谈沟通，听取意见，把新出厂的肥皂送给左邻右舍，印尼人也常来和他们聊天，教他们印尼话。由于关系密切融洽，日本兵稍有动静，印尼人和华侨都会跑来报告。这样安静的日子过了几个月。

到了1943年的夏天，巨港的日本兵多起来了，而且日本宪兵时不时地闯进钾皂厂来，表面上是来喝喝咖啡，聊聊天，没找麻烦，但这是不是在暗中监视、侦查呢？总之，云览他们心里总感到有一张无形的网罩住他们。几个人分析了形势，认为这个“小家庭”目标还是太大，正在考虑如何缩小，改名为杨笃清的杨骚捎来口信，说楠榜是个“好地方”“可以安身”。张楚琨夫妇和林枫立即决定和云览分开，疏散到200多公里外的楠榜州首府直落勿洞，和杨骚另组成一个“小家庭”隐蔽起来楠榜，这个在苏岛最南端面临巽他海峡的港口城市，果然是个好地方，这里物产丰富，生活廉宜，华侨朴实。他们利用当地丰盛的椰油、盐和著名香料依兰，制造出盐水钾皂和“美丽牌”香皂，风行一时。皂厂开在“甘榜”古帮克拉迈小丘上，三三两两勤劳、朴实的印尼人常来皂厂观看生产，聊天，互相学习语言，交流情况，增进了感情，相处的很友好。张楚琨这一组有畅销的“美丽牌”香皂的掩护，虽然日本兵常来讨香皂，喝咖啡，但始终没发生什么意外，大家还算安心，特别是诗人杨骚生活得很愉快，每当明月升起，他就唱起一首英文圣歌，大意是：

我怎么能离开你
我怎么能与你分离，
只有你占有我的心，
亲爱的，相信我，
你拥有我的灵魂
没有人值得我爱，
只有你。

他说他只是借此圣歌来抒发对祖国的怀念。

可是不久他却唱出了一位“亲爱的仁娘”，这位“仁娘”就是后来与他结婚的侨生女（娘惹）陈仁娘。

平静的日子到了年底，空气又有些紧张了，楠榜的日本兵增多了，宪兵来皂厂的次数也比过去多，莫非敌人察觉到什么情况？还是小心警惕为妥，不可麻痹大意。于是“小家庭”成员悄悄分散开来，杨骚蛰居到偏僻的移民区米德洛，林枫回到巨港。

回到巨港的林枫，跟着云览、温平大干了起来，他们不但经营肥皂业，还开办了酒厂，生意越来越兴旺，温平四处推销产品，张楚琨穿梭于楠榜——巨港，输进运出肥皂、酒及土特产。一介书生，个个扮演商人角色，在商业战场上，假戏真做，大显身手，凭着一点聪明才气和信誉，生意越来越旺盛，财源从四面八方运转而来。在这异国他乡，在敌人的监视下，生命毫无保障，钱，能发挥什么有意义的作用呢？他们只好用它购买了总数达千亩之多的橡胶园。抗战胜利后，这千余亩橡胶园无偿地送给了千岛之国。

在流亡的日子里，云览心里最牵挂的是他要写的小说无法开笔。到巨港后，他再也抑制不住创作的冲动了，白天做生意，与日本宪兵周旋，晚上便躲在昏暗的灯光下写起来。在手中无只言片语资料的情况下，在敌人枪口鼻尖下，他勇敢、顽强、自信地写着。1944年初夏，小说《春秋劫》第一部完成了。小说以1939年抗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一些富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在抗日烽火中的动荡生活和爱情故事。

“一片丹心，何贱头颅！”

1944年初秋，一天，张楚琨夫人吴梅急冲赶到巨港，向云览通报紧急情况，要大家统一口径对付日本宪兵。

原来，张楚琨前几天去了米德洛参加杨骚的婚礼，回到直落勿洞，日本宪兵马上把他叫到侨长（甲必丹）蔡尖家里问话。宪兵一连串的问他：你从哪里来？为什么来楠榜？到米德洛干什么？楠榜有什么朋友？张楚琨明确回答道：原在巴东附近做肥皂，销路不好，听说楠榜物产丰富，生活过得好，就到这里来了。杨笃清是表内兄，他的婚礼必须参加。楠榜没什么朋友，有的是买肥皂的客户。宪兵没再说什么，但对张楚琨宣布：不许离开直落勿洞！然后问蔡尖侨长，愿意不愿意做张楚琨的担保人，侨长毫不犹豫回答：“我愿意担保，张止观做肥皂，是老实的生意人！”

云览一边听张夫人讲，一边想：敌人为什么没把张楚琨抓走？为什么命令他不许离开直落勿洞？莫非我们这些文化难友已被敌人掌控，敌人要收网了？想到日本法西斯的残忍，想到可能被抓去砍杀，云览大声感叹道：“一片丹心，何贱头颅！”然后他不慌不忙地与难友商议：在危急关头，思想上不能紧张，惊慌，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每件具体事情上要特别小心谨慎，每个人要掩护好身份，不可麻痹大意，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和往常一样，皂厂、酒厂照常经营运转，日本兵来了，要什么就给什么，大大方方的拿出酒和咖啡来招待，个个表现出富商的气度。实际上，战局已越来越不利于德日法西斯，这些日本兵来这里借酒消愁，喝着酒，诅咒着战争，哼着厌战思乡小调。这种局面又熬过了一个多月，云览他们感到似乎无异常现象，自以为掩护得好，敌人被迷惑了。

其实，虎狼并没有睡大觉，日寇经过3年多的密查和侦察，早已弄清楚他们是一群来自新加坡来的“抗日文化分子”，宪兵部一年前打了一份电报请示东京帝国大本营，回电是“严密监视，一网打尽”。预定在1945年9月1日在全苏岛肃清不稳定分子的时候，就把他们全部活埋掉，在楠榜已掘好埋人坑。只是日本宪兵来不及下手，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投降了，仅差15天，抗日文化战士们险些丧生于虎口！

高云览和文化战友们在苏门答腊岛上流亡了三年又八个月。在惊涛骇浪中的日日夜夜里，他们与日本鬼子捉迷藏，逃过一劫又一劫：撤退中没有被炸死，廖内群岛搜索没有被抓走，在日本宪兵查出郁达夫身份以后，他们完全暴露在日本宪兵的监视下，就在虎口中酿酒、制皂、造纸，求生存，掩护身份，同时秘密碰头、结社、聚会，等候天明。

1946年春，高云览和战友们兴高采烈地返回了新加坡。他们又迎接了一场新的战斗。

2011-6-14 于厦门

【按】作者为高云览女儿



新中校友联谊会是印尼泗水新中校友的群体组织，它与创办“新中三语学校”的“新中校友基金会”相辅相成。十多年来，新中校友群策群力为促进校友情谊、发展印华文教事业，为促进社会进步、构建和谐社会，努力做出贡献。2011年12月底，联谊会文艺队应邀赴海南省与兴隆人同庆兴隆华侨农场建场60周年场庆。新中校友文艺队带去了印尼民间传统乐器昂格隆和古琳铛，带去了印尼华人浓浓的乡情、中华情，印尼人民的友情；和兴隆华侨农场的印尼归侨一起唱起印中友谊赞歌。唱响印中友谊长青。

这次新中校友联谊会文艺队一行，包括了老中青校友，年纪最大的有84岁的吴秀吟，最小的是叶永隆团员，仅15岁；除了33名是文艺队员以外，其余的有施柏松、廖彩珍、李成然、吕秀蔭、蔡楷盛、林碧英、陈世哲、陈良安、林瑞和、梁瑞兰、吴垂榜、温发俊、和笔者共46名。团长是廖彩珍、余莉莲、顾问是施柏松、李成然、吴秀吟，乐器道具装运负责人是吴垂榜及莉莲、TARMUJI，协助查点大件行李的有成然、良安、楷盛、振声等，协助领导年轻团员的有洪惠玲等，沿途，无论是在机场、在宾馆、或是在路上，大家结伴而行，各尽所能，相互照应，使整个团队平安和谐、顺利愉快。

同舟共济六十载，开创兴隆幸福年

2011年12月27日晚，文艺队到达海南三亚机场，早有兴隆农场特派人员带着大巴专车在机场等候接机，随即带团队驶往兴隆农场，经过约三小时的车程，到达兴隆，已是深夜时分，但是热情的兴隆人还是盛情地招待大家用餐后才入宿“兴隆温泉宾馆”。

12月28日，廖彩珍、施柏松，及个别团员在中国国务院侨办国内司原司长程铁生、广东省侨办原巡视员许丽华、兴隆华侨农场原党委书记梁森奎的陪同下参加了“万宁市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揭牌仪式，然后参观农场图片展览。

兴隆华侨农场的发展史，是一部华侨建设祖

国的壮丽史；是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中国解放初期，侨居海外的华侨，抱着伟大的理想，以海外赤子之心，满怀爱国之情，奔向苦难的、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祖国，投入建设祖国之列；也有一些是五十年代末，被逼回国的海外难侨，投入祖国母亲的怀抱，报效祖国。图片展示了：海南岛许许多多的爱国华侨和难侨，是怎样用双手，开山劈岭、战胜困难，开拓、垦荒，耕耘这一片荒山野岭之地的。几十年来，兴隆农场受到国家领导的深切关怀，如周恩来总理、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叶剑英、江泽民、廖承志、郭沫若、胡锦涛、贾庆林、李鹏、朱镕基、温家宝、李长春、刘延东、刘云山、习近平、罗豪才、李海峰等国家许多领导都先后到来参观、考察访问、指导工作。如今这些人物，有的已成故人。但兴隆华侨和他们的儿孙，用心血、用汗水灌溉着大地。60年来，承前启后、风雨同舟，将荒芜、穷乡僻壤的土地开拓成富饶美丽的农场花园、休闲、避暑胜地。这是华侨“青春奉献之地，永远思念的家”前泗水侨众校友许丽华是这样形容的。是的，这里有来自21个国家的华侨，60年来建场，耕耘种植各种热带作物，橡胶、咖啡、水稻、水果、花卉都长得很丰盛。他们将青春献给农场，丰功伟绩，将荒山野岭之地变为肥田。改革开放后，农场人民生活更美好，事业更发展，如今还要继续有规划地发展旅游业。看了这些图片，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兴隆农场越来越兴旺，它位于海南省万宁市东南海岸线上的太阳河畔，他被誉为东方夏威夷的一颗明珠，它已成为世人所向往之地。我心情激动，有人要我在纪念册上留言，我感动地含泪以颤抖的手写下了祝贺感言：“兴旺兴隆，这是海外华侨华人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

应邀祝贺海南万宁市兴隆 华侨农场建场60周年场庆 新中校友联谊会赴琼、厦文艺访问团

◆ 吴秀吟

世人所向往之地。我心情激动，有人要我在纪念册上留言，我感动地含泪以颤抖的手写下了祝贺感言：“兴旺兴隆，这是海外华侨华人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



“侨爱热带花园”太阳河畔的一颗明珠

我们去参观“侨爱热带花园”，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热带植物园，一大片绿色，环抱着大地，令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博大精深。见到一位朴实的壮年人——郑文泰先生正在锄地，他是一位印尼棉兰归侨，他已爱上了这片土地，他热爱田园生活，他从劳动中获得快乐，也将耕耘的果实奉献了人们，人们幸福，他也感到幸福。他热情地以兴隆咖啡、杨桃、千层糯米粉糕接待我们；咖啡香、杨桃甜，糕点美，真是色味香都好。他表示参观了兴隆农场展览馆，就会知道兴隆儿女艰苦创业的辉煌历史。我们谢过主人，乘坐园内的游览车环游花园一圈。热带花园里有橡胶园，有咖啡园、有槟榔树、椰子林、胡椒园，还有热带奇异花卉遍地盛开，琳琅满目，如今的兴隆已发展成为海南著名休闲、观光、度假的旅游胜地，他拥有温泉，它已被誉为温泉之乡、华侨之乡、



咖啡之乡等美誉。60年艰苦创业，兴隆人见证了兴隆的硕果累累，前途似锦。这一刻，他们是以激动狂欢的心情在准备庆祝着建场60周年，也在感恩先辈们为他们开拓了创业之路。

在兴隆农场，团长廖彩珍和柏松两人被兴隆农场领导邀请参加“万宁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发展座谈会”所以很少时间和大家在一起，然而新中人有高度的纪律性。文艺队员服从莉莲的指挥，大家不忘身负印中两国文化交流的任务，一定要用印尼传统的“昂格隆”和“古琳铛”乐器演奏出悦耳动听的乐曲，以优美整齐的舞姿展现在观众之前，当团长看到大家的表现不错时，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些小朋友、小女孩都很可爱。”她放心了。

侨情、乡情、亲情、友情、感恩、欢乐 激情交织的庆会

2011年12月29日晚上，是万宁市兴隆华侨农场建场60周年的庆祝联欢会。

参会的有的有座位、有的是站着，据说共有一万余人。参加者踊跃，傍晚时，会场已挤满了

参与者，我们很幸运地被安排在第一排。好大、好大的一个广场，位子坐满了，站位也挤满了，但秩序井然，这是很罕见的。

节目很多，第一个节目是新中校友联谊会的昂格隆、古琳铛乐器演奏。浑身是印尼民族的打扮，女的身穿KEBAYA和纱笼、头上打发髻，插着几朵花，真是妩媚艳丽、婀娜动人；男的是一身的印尼民族盛装，很帅很俊，落落大方，看上去都还很年轻潇洒。昂格隆、古琳铛奏了两首印尼乐曲—Rayuan Pulau Kelapa, SURABAYA, 及第三首是闽南歌—爱拼才会赢，节拍演奏得很整齐、响亮、节奏鲜明、态度自然、博得全场久长的掌声。之后有媒体问起这种乐器时，我们告诉他：这是印尼的民间传统乐器，是用竹筒作的，每个竹筒代表一个音符，要有好多人合作才能奏出一首动听的乐曲，所以它也象征和谐、团结、合作，他听了很赞赏。今夜不刮风也不下雨，人多气暖，仿佛天也在作美、庆贺。

晚会的节目多采多姿，孩子们的欢歌载舞，歌颂农场春华秋实、生活美好，每个节目都非常精彩，兴隆华侨农场，还保留着华侨文化。我们的舞蹈员，年轻温柔、舞姿翩翩，风度优雅，也都演得好。欢乐的时刻总是溜得特别快，当美丽的烟花在舞台上空开花绽放时，那是意味着联欢晚会已到了尾声，当最后的节目，穿着各色不同服装的演员在台上表演“东南亚歌舞”结束时，我们的团长和团员们也兴奋地上台祝贺并合影，留住了这难忘的时刻，也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夜深了，大家握手道别，虽然彼此不相识，但此时都交流着祝福的善言。

我祝贺兴隆华侨农场的60周年建场庆祝活动热烈圆满成功，再创辉煌。也祝贺我们团队的演出成功，队员表现优良愉快。祝大家新年健康快乐、继续奉献爱心。

三亚一日行

2011年12月30日，这一天，兴隆华侨农场为新中校友联谊会文艺队安排了“三亚一日游”，早晨8:30时，大家就上了大巴专车，导游李永欢随队出发，一路上他做了旅游介绍。

“三亚市”位于海南省最南部。它原属广东省，1988年后属海南省，为新兴旅游城市。市内有许多星级酒店。从兴隆农场到三亚市，来回车程有6小时左右，我们的目标是到南山南海和天涯海角，但因时间关系不能逗留太久。

到三亚市沿途看到的海岸线很美很长，海棠湾、清水湾、亚龙湾湾如虹。我们在喜来登酒店停留片刻，然后到海滩玩。南海很漂亮，海水清澈，水平如镜；海滨的沙白如雪、软如棉、细如面，我和柏松、发俊几人在木桥上观海，突然听

见彩珍的呼声，一眼望去，见她正在沙滩上跳跃，跳得很高，很少见她这么天真喜悦，很可爱，但可惜，我想把那镜头拍下已来不及。这儿没污染，空气新鲜度为世界排名第二（第一是古巴）。

时间有限，大家上车，继续前行到南山，南海。南山并不高，但却享有美誉为长寿山，“寿比南山”即指此山。南山海上有座观音圣像高108米，2005年开光，为华夏造像之最，也为世界造像之最。我和几位朋友进到三十三观音堂拜拜祈福。看看时已不早，大家在不二殿门外拍照留念。然后很快地驱车往天涯海角前进。

“天涯海角”是海南岛最南部岩石成群的风景区，前海后山，在马岭山脚下。沙滩上有一对拔地而起的青灰色巨石，高10多米，长60多米，两石分别刻有“天涯”“海角”，是一奇景。古时候这儿孤悬海外，交通闭塞，人烟稀少，荒芜凄凉，是封建王朝流放逆臣之地，来到这里的人，来去无路，只能望海兴叹，故谓天涯海角。宋朝名臣胡铨哀叹“区区万里天涯路，野草若烟正断魂。”在天涯海角游览区，也看到一个诗碑，上面刻着：“何人海角天涯泪，洒到南天碧海边”。

有人说：到了三亚，就不能不去天涯海角一游，因为到此，似乎到了天地的尽头。

来去匆匆，看看暮色将临，虽然我们意犹未尽，也只好急急地回兴隆温泉酒店了。在三亚海滨停留时，我和许多团员都买了一点价廉物美的彩色蚌壳饰品准备带回印尼作恩物。（Oleh-Oleh）。

感谢兴隆农场的热情接待

深深感谢兴隆农场的领导和工作的朋友们，四年来对我们这些应邀来祝贺兴隆农场建场60周年的来宾，无论是餐饮或住宿或旅游，都接待得很周到，我们文艺队里的两位印尼族队员，也感动地说，“真是了不起，没想到我们会受到这么盛情的接待，住宿好、每天吃的丰盛，还安排我们观光”。是的，如程铁生司长，4天来，每

天起早摸黑，来陪领队与团长施柏松、廖彩珍，陪我们的文艺队参观游览；到热带花园、到三亚市，直到我们离开兴隆农场乘大巴赴海口美兰机场时，他还是陪着我们到机场后才与我们挥手道别。梁森奎、许丽华这两位农场老干部，百忙中也特来送别，负责接送我们的大巴司机师傅辛苦了，你们的珍贵友情，我们会永远铭记。兴隆华侨农场紧接着将要规划地发展旅游业，我祝愿他前途灿烂辉煌。

参加厦门印尼归侨的元旦联欢

2011年12月31日上午，新中校友联谊会文艺队告别了兴隆华侨农场，乘坐大巴专车到海南省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乘搭华南班机赴厦门。楷盛、成然、良安、垂榜、振声、良会等几位男生，都忙着协助大件行李的托运，一件件过秤后，加上几大盒的竹筒乐器，结果超重，柏松和彩珍，付了超重款额，解决了行李托运手续。从印尼出发时，大家的行李都各自约束在最低的重量，东西尽量少带，所以没有超重。但是到了海南兴隆农场，大家增加了一份纪念品，也买了点东西，那么，每个人克制下来的重量就减少了，因此部分乐器的运费就成为负担了。

厦门市侨联陈联合主席和副主席洪春风等，带大巴到机场接我们直接入宿在华侨大厦酒店。晚上侨联主席陈联合先生、洪春风副主席宴请文艺团，丰盛隆重，他们和彩珍、柏松都很熟悉。第二天是2012年元月一日元旦，厦门印尼归侨举行新年元旦联欢，会场上座无虚席，几百人济济一堂，这里有的是同乡、有的是校友、有的是亲戚、家属，朋友，虽然同住在厦门也难得一聚，见了面互问近况，全场洋溢着欢笑声，谈话声，好不热闹。这里也有新中的校友：厦门新中校友会主席蒋以平、还有吴金点、吴万俊、傅子侠、李美娣、朱文珍、容美英、曾丽莉等。舞台上“厦门侨联陈联合主席”和“泗水新中校友联谊会文艺队领队施柏松”互相交换纪念品，洪春风副主席和廖彩珍团长先后致辞后，联欢会节目开始了。归侨方面的演出有许多是印尼舞蹈和印尼歌独唱及合唱，归侨们对于第二故乡——印尼还是情意绵绵。新中校友联谊会文艺队“昂格隆”、“古琳铛”的演奏和舞蹈获得归侨们的热烈掌声，甚至要求再给他们表演一次又一次。印尼的风情、歌舞，勾起了他们对那第二故乡、和故乡的亲情、友情的思念。虽然归侨们在自己的祖国，都有了很好的归属，但对于以往的人和事，还是有深厚的怀旧之情。光阴如梭，岁月不饶人，归侨有很多都已进入耄耋之年，大多是退休了，想起当时在一起时还是精神焕发的青年和少女，如今见面成两鬓苍苍白发人，都会感慨万千。联欢会结束，我和几位校友依依不舍地相拥道别，心里真难受。



只希望彼此珍重，期待再相聚。会后侨联领导宴请午餐，隆重丰盛。

晚上归侨联谊会陈会长也请文艺队员们到BABA NYONYA 餐厅聚餐，业主吴先生说，这餐厅是为纪念他的爸爸而开的。他经营的全是印尼菜色，大家吃了觉得不错，很地道，不失印尼味。晚餐后，我和成然、秀荫、碧亮、良安一起到步行街逛店，想买点东西送给泉州的妹妹及侄甥们。

泉州妹妹本约好要到厦门来接我回乡，但因为文艺队也要到泉州，所以我让妹妹在泉州等我们校友联欢后才相聚。

游览鼓浪屿

中午很多队员留在厦门自由活动，我和莉莲、成然、秀荫伉俪、垂榜、佑鸣伉俪等几位队员去游览鼓浪屿。彩珍告诉我，王小明也来厦门华侨大厦，要我帮忙照顾他，让他随我们到鼓浪屿游览。我很乐意地答应了。见到了王小明，他是从印尼获助学金到中国留学的印尼族王小明，曾在西都文罗习经院学习，如今是华侨大学的三年级学员，他操着一口流利的华语，我将他介绍给SUYOTO和TARUJI两位印尼族认识，他俩听了王小明的故事，都感到很惊奇。王小明很高兴在异乡认识了同胞兄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鼓浪屿是一个小岛，从厦门搭渡轮行程6分钟，据说这岛上以前住着许多外国使节的家眷和资本家，有许多豪宅拥有钢琴，岛上有钢琴博物馆，故有钢琴岛之称。岛上清洁有序，我们以岛内游览车代步，只游了一圈就回酒店。

泉州充满乡情、友情、亲情的聚会

元月二日，泉州的新中校友也请文艺队到泉州和他们相聚联谊交流。清早天气较冷，队员们登上厦门侨联安排的大巴向泉州开去。感谢厦门侨联盛情地接待，酒店餐饮旅游非常周到，这份情意让我们感到很温馨，带着这浓浓的乡情侨情，我们离开了厦门。

到了泉州华侨大厦前，看到许多泉州朋友站在大厦前等候着我们。握手时，感到他们的手都是冰冷的，原来他们已在外排队等候多时。

泉州有好几位新中校友，吴金炎现在是泉州新中校友会名誉主席，理事主席是陈义明，校友有容美英、吴月娥、朱文珍、傅子义、香涵等，见面非常兴奋，一次次的拥抱，一次次的亲亲，又一次次的握手，我应接不暇，可是我内心的激情在沸腾，这里有我的学生、亲人、校友几十年不见，有的说没想到我会随着来，有的说对我端详了许久还是不敢肯定是我，没想到我还这么健挺，我们一时兴奋地谈，但谈到一些老师、学友先我们而走了，大家便黯然神伤地沉默了，难得



欢乐相聚，我们几位就相聚拍了张合照作纪念。

简单而欢乐的联欢会上，新中文艺队廖彩珍、余莉莲、洪惠玲、方团月、颜雪琼、林碧英、蔡良会7人小合唱献上了一首“甜蜜蜜”的歌，用中印文歌词演唱，熟悉的曲子配上优美的歌声，在全场引起共鸣，这是刚才在车上，在赴泉州的路上，用半小时时间准备的，真是天才歌手，博得热烈的掌声。昂格隆、古琳铛的乐器演奏精彩，很受欢迎，泉州的校友很喜欢，最后就将竹筒乐器借给他们，各抓一个站在台上，由SUYOTO教练在示范教导，不多久会弹出一首“Burung Kakak Tua”和“Naik naik ke Punzak Gunung”的乐曲了。集体舞在几位校友的带动下跳起来，看到莉莲、碧英、瑞和、彩珍都跳得很好。时间催着人们，告诉人们又到了分别的时候了，大家互道珍重，挥手上车回厦门华侨大厦酒店。

我由秀满妹和她的儿子接去和泉州亲人们相会，也拜访了金炎堂弟家，但时间关系，没法去探访秀琼大妹和子敏、秀拾、秀鸾堂妹等，这是美中不足之处。晚上由鸿胜外甥开车、鸿意伴行送我回厦门华侨大厦酒店，整理行李准备明早启程回印尼。

2012年元月3日，我们队员大部分回印尼。只有几位因有事务要办，暂时不能一起回印尼；有的要探亲，在香港分手。回想从印尼出发，到旅游，到返回印尼，一路上我得到同学们的关怀爱护，尤其是成然、楷盛、良安、柏松4对夫妻的关爱，我深深地感谢同学们。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旅行。全队的表现团结友爱、和谐相处、遵守集体纪律，演出成功圆满，很好地完成任务，祝大家健康愉快，万事如意。

2012年元月7日 于印尼

金秋时节庆丰收

◆ 一 凡

羊城今秋仍然姹紫嫣红。阳光酒店迎来了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历史性盛会——“共享文学的时空”——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这是两岸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华文文学组织——大陆的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及台湾的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携手共筑的两岸沟通的文化桥梁；共建的世界华文文学百花园。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华儿女，秉承共同的爱好及梦想，聚集在一起谈文论道，以文会友，把羊城的金秋点染得生气盎然。

异乡逢旧雨结新交，共话文学桑麻，同染文学时空。我与外子有幸成为其中的一份子，给我们的晚景增添一抹美丽的云彩。我们因此得以满怀的文学激情与热忱，携手进入人生的冬季。文学温暖了我们的人生，文学让人生的冬季不严寒，不孤寂，更不落寞。

算是有缘吧！我俩居然在电梯中遇见了从未谋面，却在网站读过其作品的何与怀博士。一见如故，甫步出电梯，我们就往餐厅共进早餐。

蒙何博士慨赠两册“振翰南溟金石声”的大作：一为《何与怀博士研究选集》，一为《海这边，海那边——世界华文女作家掠影》。

迫不及待，在会议空档期间，陆陆续续读了部分的篇章，不仅大为惊叹：不在“中心”的“海外”，居然是藏龙卧虎之地！

为选集作序的中国著名杂文家、时评家这样评介何博士：

“从空间上讲，他留学海外，旅居澳洲，视野开阔，体验真切，所见所识非我等坐井观天者可以比拟。就知识的广度和学力的深度而言，何博士本科就是外语，研究和教授英美文学，学贯中西，理究普世，功底自是只认得几箩筐方块字的我辈不可望其项背的。”

“他身在域外，却心系故国，那么深挚地关注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命运，关注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进程，自由与人权的推进步伐。”

出生在广州，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

的何博士，能有开阔的视野，与他的人生阅历关系密切。题为《我们都怀抱同一个梦想》的文章中，他写道：“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世界主义，普世价值是我们华文文学的立足点”。在这个立足点上，去表现人性，弘扬普世价值。这是有志于华文文学创作者（不管身在何方）的指路明灯。

主办当局为了促进与会者之间的了解，编了一部厚重（也的确很重，大约一公斤多）的文集——《共享文学时空——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文集》。文集刊载与会者的小传及文章。这三百二十一篇的创作，展示了各地学者作家的文学内涵及艺术风格。正是：高下立呈、虚实并现，应了作品说话这至理名言。这是一个交流的平台，让与会者对世界各地的同道，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来自两岸、港澳及海外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 多位华文作家齐聚暨南大学就“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为主题，展开研讨。两天的研讨会，以小组讨论的方式进行。各有精采，没有不着边际的发言，都是紧扣主题的有见地的论述。闭幕那天的各组总结报告，更是精简凝练，内容充实。

世界华文作家协会（台湾）会长莊延波开幕典礼上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共鸣，掌声热烈。他说：“这个时代充满很多的苦难。战争不断，天灾连连，而我们文人的笔，可以为苦难的世界，做真实的记录，为伤痛的人心，提供慰藉。我们敏锐的眼光，丰富的情感和一颗赤子之心，将为时代作见证。”他认为全球的华文作家应“心连心，手携手，共同发挥华文文学的力量，让世界充满爱与和平，在生命中有歌、有诗，在生活中有爱有美。”



现旅居美国的著名作家，也是欧华作协创会会长赵淑侠说：“一个没有文学的社会，无论经济怎样繁荣，生活如何现代化，品质仍显粗糙。”她认为华文作家的“真正故乡不一定是某县、某镇、某城，而是美丽的中华方块字。”

知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则提出“一个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能够概括哲学、历史和艺术这三个大方面”。

著名学者、暨南大学饶芃子教授认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管道多种多样，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以开放的态度主动与各种文化“对话”。海外华文文学正是海外作家和世界各种文化“对话”的结果。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独特的文化文学现象。

学者们的言论都是掷地有声的烛见。

盛会在庄严的《广州宣言》的宣读下，圆满结束。

附《广州宣言》以向读者。

《广州宣言》

值此全世界华文作家共同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公元2011年11月22日至25日，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和世界华文作家协会联合主办“共享文学时空——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来自五洲四海的400多位文朋诗友、旧雨新知，得以相聚于历史文化名城广州，共阅沧海，共话桑麻，具有特殊的意义。华人华章，越山水以探源；文化文学，跨中西而架桥。这次会议，是适时顺势的华文文学界的节日，也是识越前规、增进认同的平台。

百代骚人墨客，吟不尽秦月汉关；当今华文作家，缔书缘脉继炎黄。基于海内外华文作家对百年忧患和共克时艰所提供的精神资源的珍惜，鉴于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当下经验的累积，我们在广州发表对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共同意见，供海内外广大同好分享：

——把握世纪脉动，弘扬中华文化，是实现世界华文文学创新发展的优先方向。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多样性中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崇文尚德的优秀文化之一，并以同根同源、同文同宗、休戚与共的纽带，使世界各地华文文学家们拥有共同的精神家园。故而，承先彦之精神，续贤哲之传统，展当代之视野，瞻瞩远航，播扬香烈，创作出一部又一部的鸿篇佳构向父山母水致敬，是当今华文作家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鲸吸异域殊风，推进文化融合，是扩大世界华文文学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理想路标。中华文化历来提倡相容并包，和而不同，彼此尊重，欣赏多样。在汉语语系文学已成为世界文学重要成员的今天，作为用中文书写或以双语创作的华文作家，置身于众多国家、地区和民族文化彼此交汇、相互融合的新境地，我们要在跨文化的前沿，成为会通古今中外的华文文学世界性进程的推动者与缔造者。

——注重艺术创造，提升文学水平，是世界华文文学大道之行的价值追求。倘若匮乏了文学的情怀、心灵、智慧和精妙的意趣，艺术中令人神往的事物与灵性将黯然失色。我们决意守道执中、深入两端：一方面，从中华艺术传统中挖掘宝藏，神超物外，澄怀悟道，静观世象，品味人生；另一方面，从新时代新事物中汲取激情，宣导高雅，戒拒低俗，临风布意，振采扬芬。举凡用汉语思维、观察、创作，当持续于人文关爱，运作于简洁优美，玄通于文字生涯，以鲜明的华文文学特色让世界认知与接纳。

——加强交流合作，拓宽彼此认同，是世界华文文学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和平、发展、合作既为世界之潮流，亦为华文文学发展之要义。我们需要从优秀成果之分享、文学创造之参与、华文教育之推广、整体素养之提高等层面，维系各地区华文文学以人为本、以文为旨的沟通与合作，以开放的姿态与团结的合力，迎接华文文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促进深层次的心灵互通，使华文文学家们的文化合作显示更强的生命力。为此，我们建议积极创造条件，将不定期的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研讨会”扩展为“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创立“海内外著名华文作家创作营”，组织与举办有权威性、有影响力的世界华文文学评奖，并筹建“合作联盟”的协调机制，以共奏“和”的旋律，形成和合团队，深化彼此友谊，同舟共济，共襄大业，分享世界华文文学的光荣与梦想。

曾高吟“大江东去”的苏东坡有云：“胸装江海文始壮，腹有诗书气自华。”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命运史和心灵史的形象书写。江海踏歌，风雨相伴，我们走在充满希望的旅途。让我们把文心贴得更近；让我们把目光放得更远；让我们用母语生发的活力穿越文学时空；让我们以华文圣洁的形式，捍卫人类精神的健康、心灵的高贵和生命的尊严；让我们砥砺奋斗精神，创造多元共生的辉煌，使华文文学卓然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于广州

闪小说在湄南河上空熠熠闪亮

——记 2012 年泰华作协闪小说、小诗研讨会

◆ 梦凌报导 / 摄影

在辞旧岁迎新春之际，泰华作协于 2012 年一月八日假曼谷明达莱酒店举行了 2012 年闪小说、小诗研讨会。

泰华作协梦莉会长在座谈会中表示 20 多年前司马攻会长首个发表的微型小说作品 30 多篇为泰华文学界微型小说的开创者，使这二十多年来泰华文坛出版的微型小说集达几十本，自去年至今半年来司马攻会长又投入现代社会潮流的创作中，力行提倡闪小说的写作和发展，并激发泰华众多作家的创作豪情，半年来，泰华文坛上陆续发表了 300 多篇闪小说作品，就司马攻个人而言已经写了一百多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泰华文学第 59 期的泰华闪小说专辑，收集了泰国和香港的 80 多篇作品，实为文坛罕见之事，今天泰华作协举办的 2012 年闪小说、小诗研讨会希望各位文友踊跃发言，并对泰国留中总会写作人协会赖锦庭会长的参加与会表示感谢。

研讨会上，司马攻首个发表个人对现在流行于中国的闪小说提出多点看法：闪小说有四闪，即闪电、闪避、闪跳、闪点，并以自己的作品与文友们分享、分析。司马攻还表示闪小说要具有故事性、文学性、哲理性，更要有社会效用性，所以作为一名作者在动笔之前要立意，还必须有明确的目的性。此外，司马攻强调泰华闪小说在参照中国闪小说 180 至 210 字的写作惯例，结合泰华的实际情况，泰华闪小说应以 180 字至 300 字为泰国创作规范。泰华作协顾问岭南人则表示，闪小说和小诗有相似之处，短小而精炼，以小见大。小诗，有如昙花瞬间绽放，有形、有色、有香；而闪小说似闪电，瞬间闪过天空。知名作家曾心表示：闪小说是属于外观视点文学，志趣在于演绎故事，

小诗则属于内视点文学，注重抒情，营造意象，此外，泰华作协理事方明、蓝焰、晓云、杨玲、晶莹等各抒己见，谈个人对闪小说的认识和写作心得。

闪小说作为新兴文体，这两三年来不止在大陆方兴未艾，海外华文文坛也跟着闪亮起来。中国闪小说的发起人程思良曾经指出：风行的闪小说，是一种适应快节奏时代的小说新样式，符合当下读者追求轻松阅读的心理，而且它以挑战小说写作的极限，构思巧妙，形象生动，语言精炼，含蓄蕴藉。

2012 年泰华作协闪小说、小诗研讨会结束时梦莉会长肯定了此次研讨会的成功性，并表示看到各位文友的热情发言感到很高兴，今年的泰华文坛将会像彩虹多姿多彩的，文坛上将会有更多闪小说创作者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未来将把泰华文友的闪小说作品集结成书，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研讨会结束后，泰华文友共进晚餐，时至晚上八点多结束。





心的温暖之旅



◆ (中国·广西) 陈金花

散文创作是一种侧重于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样式，它主要是以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真情实感打动读者。鲁迅先生在《怎么写》一文里写道：散文的题材，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无妨。为散文创作指明了方向。

“一粒沙里看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年逾古稀的骆宾路先生用真情实感创作的散文集《点点滴滴在心头》，情真意切，文笔流畅简约。一方面作者满怀激情，无限欣慰地追忆着与学生的深厚感情，虽有时空之隔，依然情深似海，点点滴滴发自内心，感人至深。“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三十五年重新聚会，不仅仅渗透着学生对老师的尊敬与感恩，更寄托了学生对这样一位散发人格魅力的老者的爱戴与喜爱。三十余年来，一位远在海外的老华人，始终心系那些可爱的学生，心系那片深情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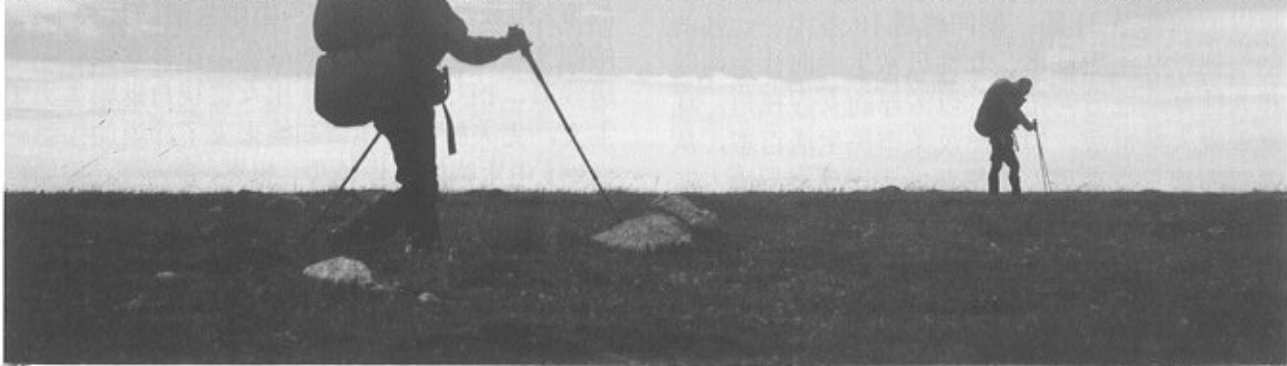
诚然，“最美丽是回忆”。回忆中的人、事、物、情景等皆是一笔笔宝贵的财富，时间越沉淀，越弥足珍贵。骆宾路先生满怀真情创作的《心之所系万千》、《千里之约》把美丽的回忆跟读者分享，把真情定格。《点点滴滴在心头》是作者第三次“滇西之行”的真实记录，也是“千里之约”的延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老师对学生的万千祝福，对学生生活、事业、家庭的关心与期望。六十年后燃放第一串鞭炮的画面，使我们深深感受到一位老者的童真及对过去深深的眷

恋之情。

骆宾路先生不仅仅关心自己的学生，也关心当下社会生活，他用隽永、流畅的文字表现日常生活的情趣，让读者从他的作品中能真切地体会到发自内心的感受以及对社会现象的深切关注。

作者思维开阔，文笔流畅，笔尖深入社会各个方面。在《还我“甘榜”》里，不仅抒发了对甘榜自由、淳朴生活方式的留恋，也表达了对现代社会造成环境污染的堪忧。“甘榜”就似鲁迅笔下的“百草园”，记下了作者满满的童趣。《拍照》一文里，一方面流露出作者对时间流逝的感叹，同时也揭示了拍照泛滥的消极影响，并再次追叙与学生的深厚情感。在这些短小、真挚的随笔里，我们感受最深的恐怕是作者对华语、华文日渐式微的沉重叹息与担忧，并强烈呼吁：在华族族群中，使用华语，家庭才有凝聚力，族群才有凝聚力，社会才有凝聚力。《Uncle，对不起，我不懂华文》，作者用讽刺的口吻批判了一些被挖空了民族文化、掏空了灵魂的华族后裔的愚昧。并联想到杜甫的《春望》，指出：炎黄子孙后代，心灵深处应有梅菊的情操与气节，应把“山河”时刻放在心灵深处。

骆宾路先生用真情实感记叙的一幕幕画面，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他文笔流畅简约，注重细节描写，抒发真性情，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心灵收到净化，被那一份真挚的跨国之情深深感动。



试论一凡微型小说的张力结构

◆ (中国·广西) 吴嗣勇

汶莱与一凡的微型小说创作

汶莱，东南亚的一个小国，但因盛产石油，一跃成为富裕的现代化国家，与周边穷国形成强烈反差。四万余华人、几所华文学校、几十个作家、几个写作组织、几本文学杂志、几份报刊，这似乎是汶莱华文文坛的全部家底，在以马来语为官方语言、英语通行的地方，华语显得势单力薄，强弱形成明显反差。但从世界华文文学看来，新、马、泰、越、菲等华文创作发展迅速，汶莱华文创作成绩也不容小觑。涌现了像傅文成、一凡、刘华源、林岸松、煜煜、沈仁祥、无极人等一批优秀创作者，他们在穷与富、强与弱、小与大的巨大张力中努力寻找某种平衡和支撑。

汶莱微型小说，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强劲，正不断的走向成熟，曾作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的东道主出现，想必与汶莱作家的努力及取得的成绩不无关系，在某种程度是评论界对汶莱微型小说进步的褒奖和肯定。

一凡作为汶莱文坛的领军人物之一，她的微型小说创作具有代表性意义，通过她的创作可以看到汶莱华文微型小说的某些特质。

《一凡微型小说及其赏析》收录一凡2008年以前的作品31篇，期间跨越10多年，一凡的创作视野从闺房轶事、女性日常生活向社会问题和人性复杂性方向拓展，以浓厚的女性视角，观察审视人情世故，勾勒出汶莱市民生活百态，从多侧面展示汶莱华人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给人印象是：汶莱华人行为处事方式仍然因袭着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华夏文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碰撞中，华人有着非常复杂的心态。

一凡微型小说的张力结构

一凡微型小说从选题、人物、情节、结构、语言上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控制性措施，力求简单、明朗、清晰，在最短的时间、最简约的场景，铺陈最具有戏剧性张力的冲突。

一凡善于用细腻的笔触将情与理、爱与恨、真与假、甘与苦、崇高与低俗、真诚与虚伪、热情与冷淡、残酷与温情、传统与现代串联起来，展现小说的张力结构，在情感动荡、情节起伏、矛盾冲突中展示微型小说的独特魅力。

在关注情感世界时，一凡抓住主人公婚前婚后情感变化的主线，情与理、爱与恨、热情与冷淡之间形成的张力，透视婚姻生活的某种真实和无奈。《旧情人》中优秦带着热切、焦急的心情与老情人约会，热情高涨之时，手机一响，让所有的遐想成为泡影，映现在彼此眼中是家庭的种种不和谐，夫妻之间相互的不信任、欺骗和埋怨，这些让约会索然无味，心情一落千丈。在情节大起大落中让人深思，是生活欺骗了自己，还是自己欺骗了生活，是生活改变了自己，还是自己改变了生活，“夜深了，回去吧”，所有的只是幻像，各自终归回到理性的现实中去了。《现代婚姻的故事》用数学的方式，展现婚姻生活的某种本质，婚姻变成两个人无休止的战争，在你攻我守，你进我退，相互战斗。作者用女性视角批驳大男子主义，丈夫的热情邀请却换来妻子冷漠的拒绝。

《网》中永强陷入悖论中，想离，离不了；想结，结不了；想爱，得不到；想弃，放不开。各自在为自己盘算，三方在拼命博弈，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传统》中父亲在儿女面前屡屡受挫，父辈的传统理念受到现代理性的质疑。

《团圆》兄弟阔别36年，久别重逢，老泪纵横，真情何等珍贵。但一封信，将所有的真、诚、义都撕碎了，在金钱的诱惑之下，情不堪一击，反更显得情虚意假。

在关照社会众生相时，一凡更显锋芒。《退休后》反映所谓的世态炎凉，老赵大权旁落，落得个无人问津，回望当年感慨万千，冷热、亲疏、高低贵贱，人世反复无常，一言难尽，老赵失衡之心情溢于言表，依旧难改患得患失、沽名钓誉的官僚习气。《谁之过》直指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现实，为富不仁者，不肯预支佣人薪水，毫无体恤之情，损人者终害己，菲佣无钱医病，导致自己的孩子死去，愤刃小主人而自尽，富而不仁，穷则无义，在矛盾一步步激化中悲剧不可避免发生了。《美容》揭示现代商业营销的罪恶，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不惜一次次、一步步引诱欺骗顾客，并以损害女性健康为代价获取高额回报，赚钱之道与市场原则背道而驰，最终被查封。《讨债》中欠债人不但不还钱，还气势汹汹指责债主“逼人太甚”，反客为主，主人公的关系顷刻之间发生戏剧性的逆转，让人匪夷所思。

一凡抓住矛盾双方的冲突，凸显故事的戏剧性张力，使情节发生戏剧性变化，出人意料。

警微凡巨 现代与传统的焦虑

微型小说由于篇幅的限制，无法过多的承载历史题材、复杂的叙事和深邃的思想，但它可以通过无数的细节和多侧面的描写，还原社会生活面貌，反映民众精神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小叙述比宏大叙事更具真实性，它能具体而微，一管窥全豹，以细节取胜，构筑历史长卷。如此，同样可以探查人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微型小说也有大作为。

一凡微型小说试图从海外华人各个不同的生活侧面，勾勒海外华人，尤其是汶莱华人的真实生活场景，反映海外华人在世界大潮冲击下的精神焦虑，文章中渗透了在现代文化与华夏传统文化如何抉择、取舍、融合的焦躁感。这就是一凡微型小说张力结构的深层内涵。

在爱情观、婚姻观、家庭观、事业观、伦理道德观及人际关系处理方式上，华人与当地的民众就有较大的区别，甚至是与自己的下一代有着严重的冲突，父辈延续的传统观念面临挑战和难以继的尴尬，父辈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相冲突，

文化传统面对如何适应社会生活的问题。《传统》中父辈重人情伦理、讲究家长权威、习惯权势管理，下一代接受西方理念，强调平等、自由、个性，注重精细化管理，象征传统的父辈陷入失语的境地。《等女婿》中，母亲选女婿的标准和女儿选丈夫的标准大相径庭，女婿居然是个跛子，大失所望以至于晕倒。女儿有主见、个性化的选择意外的对母亲的传统婚姻观念带来极大的冲击。《敬老晚会》中尊老敬老养老本是优良传统，但在生活中却是完全变味，传统变成了沽名钓誉骗人骗己的幌子，现代的作秀、炒作、操弄成为商业化社会的惯用手段，传统的内核被完全抛弃。

语言、文字作为文化的载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十分恶毒的说了那么一句话“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先从他们的学校里下手。”日本法西斯曾在华北沦陷区、台湾等地实行所谓的“皇民化”教育，其险恶用心不可告人，至今在台湾留下诸多后遗症，台湾不少人荒唐地认为自己是“天皇”子民，就连李登辉都严重的恋日情节。当时台湾有志知识分子，如钟理和、杨逵、吴浊流坚持用汉语写作发表文章，批判险恶用心的奴化教育，传承中华文明，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一凡也认识这些，《选科》中母亲让儿子自由选择了文科。一凡在《汶莱华文文学初探》中用不少篇幅提到汶莱华文文学初创时的华文学校、报刊媒体在培养文艺写作者的重要作用。中华文化的传承要靠语言文字代代相传，才不至于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失去文化立场。

一凡微型小说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发展，更加深入挖掘华人在传统华夏文化与现代西方思想共同影响下的发生的变化，并形成一系列，反映整个华人在海外的思想文化变迁史、丰富的精神世界。

在现代与传统的冲撞中，一凡微型小说的相关探讨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如何在坚持传统文明，融合现代优良思想，将文化冲突的焦虑转化为实践、改造、创新传统文化的行动，构建更有活力、更具创造性、更有生命力的新文明。

小说《鹬蚌相争——成语新编》是资深作家忠扬先生微型小说集《微不？足道！》中的一篇。在这篇不足两千字的小小说中，忠扬先生运用其对中华成语知识的深刻理解，在清新淡远的气氛中，以新的视角，用拟人化的话语和含蓄的表达方式，慢言细语地对成语“鹬蚌相争”进行了堪称卓异的全新解说，既使其成为针砭时弊的有力工具，又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可以说，小说《鹬蚌相争——成语新编》有着深刻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历史价值。

众所周知，成语“鹬蚌相争”出自《战国策·燕策二》，其寓意是：双方争执不下，两败俱伤，让第三者得了便宜。相对于原来的解释，忠扬先生对于成语“鹬蚌相争”的新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小说中，到处充满了作者对动物与动物、人与动物、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处哲学和生存之道的探索。小说中大口河蚌与鹬的对话，道出了作者的写作意图。大口河蚌对侵犯自己领地的鹬不依不饶，最终导致了一场争斗，最终成了渔翁的囊中之物。作者这样描写，是想告诉我们，对于动物和我们人类来说，不要目光短浅，拘泥于眼前利益，过于追求眼前利益最终会失去长远利益。特别是在大敌当前，弱小者之间要联合起来，消除矛盾，团结一致，共同对付敌人，这样就可以避免大口河蚌和鹬的悲剧了。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时代，在处理内部事务的时候，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晓生存法则和智慧，从而懂得相处之道，只有这样，人和动物才能和谐繁荣的发展下去。

其次，在小说中，作者对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物和生命倾注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对于大口河蚌和鹬来说，它们对于自己领地和名字的争论，既是对自己身份认同的渴望，也是对于他们之间关

系处置的失败，它们由于没有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了一场悲剧。那么对于人类来说，在小说中，作者对渔翁即人类秉持了讽刺与批判的态度，在作者看来，对于这场“鹬蚌相争”的悲剧，人类是不折不扣的帮凶。面对鹬蚌相争，面对利益，人类已经丧失了人性，人类变得无情、冷漠、自私。作者认为人类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是不利于人类与动物，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就像在小说的结尾写道：“鹬和蚌在鱼篓里没有作声，不知它们是自认倒

霉遇到这个捞鱼的，还是不屑回答他的话。”这里面写出了作者的态度，对人类的讽刺与批判，对人类在社会发展中的盲目发展和人性泯灭的担忧。

另外，在小说中，鹬和蚌的名字之争，以及渔翁说自己才有资格称为“人”，这是现今社会生存危机的表现，对于超负荷运转的地球来说，人类和动物为了生存都在相互索取，相互争斗，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鹬蚌相争”可以承载的了。作者全新解释成语“鹬蚌相争”，是在向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物和生命敲响警钟，世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果亦如以往的话，那么“鹬蚌相争”的悲剧将会永不落幕的上演。由此，作者认为，人类以及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物和生命在发展过程中要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对于人类来说，人类要在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我们这个世界才能可持续的向前发展。

此外，作为一个作家，忠扬一直关注着文学的发展，我们知道，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们“文人相轻”，相互进行学术攻击，如果这些相互间进行学术“攻击”的学者们是“鹬”与“蚌”，那么我们的学者们在相互争斗的时候一定要谨防不怀好意的“渔翁”从中得利，学者们或许可以作一个公正的“渔翁”即裁判，或许这不是一个的力量所能及的，可能需要举全社会之力才能承担，但是，在作者看来，只有“鹬（下转35页）”

成语的新说，时代的动力

——忠扬小说《鹬蚌相争——成语新编》简评

◆ 中国·广西 徐铁松

(上接 34 页)蚌相争”的学者,加上公平,客观的社会环境,我们的文学才能活力四射,更加繁荣地向前发展。

除此之外,作家对于“鹬蚌相争”的成语新说,是让我们能够以“鹬蚌相争”作为针砭时弊的工具,来迎战当今的人类社会出现的层出不穷的社会弊病和病态现象,要对当今的人类社会进行人文关怀和人文关照。

在小说《鹬蚌相争—成语新编》之中,作者对于成语“鹬蚌相争”的处置,不失成语的原意,又不断地丰富成语的内容,让成语“鹬蚌相争”在新的社会时代环境之中,继续具有全新的文化内涵,作者在表达作为文人的社会责任的同时,也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汉语成语的发展做出了极大

的推动作用,对于继承和完善中华汉语成语这一文化遗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总而言之,小说《鹬蚌相争—成语新编》是作家忠扬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环境之下,是在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引领之下,是在作者写作诉求的要求以及其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知识储备的充分准备之下适时而出的。作为一个作家,忠扬在中华传统文化和当今人类社会之间寻找到了一个契合点,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继承和发扬,与此同时,又对我们当今人类社会进行了一个文人的人文关怀和人文关照。针砭时弊,力图找出社会弊病和病态现象,警醒世人。成语“鹬蚌相争”的全新解释,必然会成为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强劲动力,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他让华人大众自省自觉

——读庄迪君《阿斗的故事》

◆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 马峰

庄生出世迷蝴蝶, 迪君入世诉阿斗。
涸辙之鲋盼滴水, 华族生灵望自由。
委婉曲折寓哲理, 嬉笑怒骂透心忧。
北国情思梦犹存, 南洋漂泊志尚留。

庄迪君, 一个敢怒敢言的文人, 一个刚正不阿的辩才, “大马学者、名教育家兼写作人。1945年1月14日生(祖籍广东文昌)。曾任尊孔独立中学校长、教总副主席。1987年10月间, 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至89年1月14日获释。曾出版《阿斗的故事》、《令伯也可以做》(这是在扣留期间完成)等书。”(马崙:《新马文坛人物扫描》)

《阿斗的故事》, 可谓是庄迪君的杂文集, 从民主政治到教育文化, 从个人困境到国家前途, 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敢于对当局据理力争, 对华人则晓以大义, 启发人民去疑问思考; 他有愚

切的批评, 有“车大炮”式的调侃, 也有一针见血的嘲讽。他胸怀华人, 心忧华族命运, 在《自序》中道“这本书的书名本来应该叫做‘华人的故事’, 因为华人似乎都是阿斗, 所以我把它叫做‘阿斗的故事’。”阿斗, 是历史上昏庸无能、屡扶不起的“昏君”, 他的幽灵阴魂不散漂泊到南洋; 他是曾经的苦力“卖猪仔”, 是现在的平凡“粪土”, 更是脚踏实地的建设者。阿斗, 是普通华人的代表, 因此《阿斗的故事》实际上抒发了华人大众的心声。

(一) 个人遭际的隐喻

全书以“阿斗”连缀首尾, 中间则以“我、庄迪君、阿斗”进行叙述者的跳转。不论是《自序》的直言不讳, 还是结尾的无奈调侃, 书中都隐喻了对个体与大众的关怀。开篇(下转 36 页)

(上接35页)之作是《黄牛》，描绘一头逆来顺受的老黄牛，蕴含了逃避主义的悲哀。文章批判牛的愚蠢自保念头，而故事发生在新村，这是否也暗喻了华人的懦弱？《外来人》讲述印尼华人 Ilee Iryanto 的悲惨遭际，他只会讲两个印尼腔的福建话“吃饭、睡觉”，印尼华人面临政府的“固打制、外来人”政策，其发自肺腑的呐喊令人警醒，“我要做印尼人，他们不给啊！”华人的身份问题令人揪心，纵使顺从到忘记了华语，纵使和土著别无二致，却永远抹不掉“外来人”的刺字。反观马来西亚，可能也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阿斗与阿鸡的故事》是全篇结尾，探讨华族企业与美企、日企的比拼，也是中华文化与强势文化、西方文化的比拼；蕴含对阿斗遭际的同情，也对华人大众的盲从而忧心。

(二) 华文教育的反思

庄迪君曾担任尊孔独中的校长，他热心于华文教育事业。廖文辉在《华校教总组织工作的转型》一文中将《阿斗的故事》列为华文教育的专著。马来西亚华文教育面临重重困境，华文教育是华人争取母语权的最后防线，教育部长安华的决策令人揪心（《安华叫华族不安》），而华人、印度人的母语教育形势严峻（《安华修改〈1961年教育法令〉》）。《华人，从雾里走出太阳光下来吧》痛心于华人政党的“没有作为”。华文教育如何突破浓雾？华人必须《堂堂正正地执行你的责任》，不要一味的退缩回避，文章以小见大，通过“华文学会”的抗争反思华人的“委曲求全”之举。正如《给中华文化注入生命力》所强调的民主原则：“多数人必须尊重少数人的基本民主权利；每一个人都必须堂堂正正地执行本身的责任，堂堂正正包括不畏惧权势。”

(三) 鞭辟入里的政论

作者擅用类比分析，层层推理，步步深入，将谬论的妖魔打回原形。对国家与政府、民主与极权、官与公务员、主人与管家、仆人与乞丐、人才与奴才等对比剖析。《华人祖先的美德，活在华族的心头》是同马大副校长翁姑阿兹的论战，“华资合作社冻结”被诬陷为“华人美德何在”，“马大当局不准许主修中文的中文系学生用中文

写论文”却美其名曰“学术自由”。作者有理有据、条分缕析的对其荒谬之词予以反驳。《“官”是死人的专用名词》以调侃而生动的描绘进行嘲讽，“身穿‘嘞咭佬’的宽大衣服，头戴乌纱帽的非神非人便是‘官’”。同时针砭本末倒置的弊病，“在倒楣的国家里，倒楣的主人不会负起当主人的责任而让公仆喧宾夺主。当主人逆来顺受时，仆人便更是作威作福起来了！”《把民主带回国会》是对开放、公平的民主政治的呼吁，“马来西亚式的民主，就像皮影戏。剧照独特得很，这独特的剧照叫做‘民主协商’。”难道民主竟然沦落成政客的玩偶？《管家立法主人遭殃》是极权与民主的巧妙对比，“在极权国家里：政府就是国家，国家就是政府，而人民是政府的仆人。在民主国家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人民高薪聘请来的仆人。”《谁在支持官方机密法令？》将“被窝里的斗士”揪出，一些华社、华人成了言语巨人与行动矮子。

(四) 中华文化与宏观智慧

对中华文化进行审视，抨击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期待华族的宏观智慧与豪气（《柏杨先生的酱缸》）；宏观与整体智慧是中华传统精粹，作者或以老庄、孙子等做比（《唱反调的宏观哲学》）；或以《千里马》与《刘邦的智慧》例析，千里马是人才，刘邦则是骑士，优秀的骑士能驾驭人才，昏庸的决策者也能断送大局。如何疗救沉疴？《宏观智慧的实践》广征博引，贯通古今中西，以组织学阐明自己的管理良策。通过“宏观的智慧、微观的知识、历史的回顾、当前的社会形势、建设民主化社会的一个新模式”探讨国家的治理；通过剖析“马来西亚华人的问题、华族读书人的心态、如何解决华族的问题”，诊断华人、华社的弊病，提出恳切建议及方案。作者忧国忧民，期待建设一个理想的民主人类社会。

《阿斗的故事》是马华文学电子图书馆(www.mcldl.com)十大热门之首，网上免费下载，让我有幸一睹风采，省却“众里寻他”的烦恼。庄迪君以幽默诙谐的风格“发人之未敢发”，其鞭辟入里的论析透人心髓，其谈吐澎湃让人志气昂扬，其浩然正气令人肃然起敬。阿斗，如同阿Q，他让华人大众自省自觉，去涤荡心灵的污垢，这或许就是其备受读者所青睐的缘由。

怀旧之情浓得可以手掬

——读一粟的两首悼念诗

◆ 吴安怀

二〇〇九年八月的《新世纪文艺》第三期刊发了汶莱诗人一粟先生的两首悼念诗，一首悼念文友凌梅香先生，一首悼念老师刘佑亮先生，两首都饱含真情挚意，读后令人气滞血凝，喉闭咽哽，心情沉重，催人泪下。诗人的老师刘佑亮先生应该是汶华文坛的开拓者和坚守者，凌梅香老师起码也是汶华文坛的践行者和生力军。两位先生都远行在不应离去的时间和地点，一个仅仅“跋涉了五十五年人生的路途”，这正是阅世既广且深，进击套路具备，有待并且完全可以一展雄才的关键时刻；另一个则“仅留一首诗给汶华文坛”，还是一朵含苞待绽的菡萏呀——既然义无反顾地一脚跨进了诗坛的沃壤，你知她日后会怒放得有多灿烂！再则，在东南亚，面积约为5765平方公里，人口仅20多万，华人只有5万多的汶莱，有此两位先生加入汶华文坛，无疑是华人中两粒闪光的玊珠，那是多么地珍贵呀！

诗人之所以对凌梅香文友难于释怀，首先是看重她的人品。斯人“诚挚的话语，亲切的笑容”，从内心到仪容，可信可亲，不虚伪，诚发于衷，不造作，情露于色，让人产生“初次见面，就驱走了陌生与局促”的感觉，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再加上志同道合的“文学的穿弓”，“快速建造”起“友谊的桥”，不消说是顺理成章的了。

为了生计，二者一个不得不放下会计笔而拿起教鞭，哪怕她怀揣经纶而未展；一个不得不守着陈旧（绝非一天一日）的食摊忙于卖八宝冰，哪怕他是胸藏万卷的编辑。然而，纵然这人生“第一需要”的获得如此艰辛，纵然置身远离祖国万里的异国他乡，禹域的母语，华夏的文化却绝不能丢，也不会丢，更没有丢！彼此都见缝插针地以笔作针，在华文的锦绣上飞针走线，添光加彩何以能有如此充沛的精力和热烈的追求呢？因为

在他们的血管里依然奔流着一以贯之的炎黄的血液，他们的DNA与五千年前的炎帝黄帝的DNA是多么地吻合啊！这种魂牵梦萦的念祖追宗情怀是何等晶莹高尚，弥足珍贵，比起那些异地变质，数典忘祖，甚至认贼作父，助纣为虐之徒来，他们无疑是响当当的炎黄子孙，是高耸入云的泰山，而后者不过是一坯臭不可闻的糞土，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令诗人怀念的，还体现在虽不同业却同样的为人造福的实践中：一个挥洒粉笔于三尺讲坛，为的是“让每一个学子走进知识的天地”；另一个勺八宝冰于陈旧食摊，为的是“为每一位顾客消融掉整个炎炎的夏日”。一个尚业爱岗，欲执蓝笔，“得等完全放下了忙碌的红笔”，谁不知道，老师的工作没完没了，无边无际？只要你敬业，就有永远干不完的事。所以，每次对编辑催稿，梅香君“总是无奈又抱歉的回应”；而诗人忙完一天食摊之事后，还得投入联系稿源，编辑刊物，都是造福于人的正道啊！为了华文能随同华人一道在异域植根，能像华人一样以顽强的生命力展示出它的青枝绿叶，诗人从不灰心，耐心地一再催稿，确信既然开辟出了第一首诗的航道，就不愁没有第二首、第三首诗的驶来，希望之火就这样一直在熊熊燃烧着，因为他自信，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他（她）们，无论在生活素材上或华语表述上都是富有的，拥有不竭的矿源。

然而，无情的生活现实将一盆如冰的冷水朝着这希望之火猛然泼来，梅香君竟被身穿一袭黑袍的癌魔急促地缉走，留给汶华文坛的第一首诗竟成了她的最后一首诗！这于诗人和汶华文坛该是何等沉重的打击啊！

昔日“匆匆交换”的“一个笑容，一句问候”，以及“三言两语的闲话家常”，这种清亮无尘；

纯洁如水的君子之交，终被岁月的醇曲酿成难得的“一丝丝的甘甜”！回想起来，这笑容、问候、闲话家常，虽然拌和着酸泪，下堪回首，令人难以吞咽，却又总是挥之不去，总是闯入眼帘，成为定格，成为揪心之痛，须知这甘甜昔日有多深，现实的苦痛便有多沉！诗人总想深思，却又不肯深思，偏又总是陷于深思，心绪纷乱如麻，矛盾重重，无法排遣，这种对文友之情，如泪沃毫，点点滴滴在笺上。心痛至极，只能自我安慰，自我麻痹了：她没有远行，而是在另一个国度里正挥动蓝笔完成着她尚未兑现的允诺，在梦里与我分享新作，共同研磋（可见，昔日的期待仍在延续啊）；虽然相识已久，彼此都忙得未及深谈，最多也只是三言两语而已，而且想到我还没有为妳勾过八宝冰呢，文友，现在来吧，我这专为妳勾好了八宝冰，让我们一起边品尝边天南地北地慢慢悠然闲聊吧，哪怕通宵达旦，直至东方日出……夙愿已然延演成了幻觉，这哪里仅仅是梦绕魂牵的梦呓，分明已是如痴似病，神魂颠倒了！读着只觉寸断肝肠，凄然泪下！

作为编辑的诗人，对一个初出茅庐的作者尚且寄予厚望，念念不忘，对自己曾经的老师，后来的文友，文坛的骁将刘佑亮先生的远行，其痛楚悲戚，无力回天之情，其扼腕搔首，太息无奈之态，通过诗句的抒发和勾勒，毕现于读者的面前。

诗人一粟先生是个多情善感的性情中人，他怀旧之情浓得可以手掬！一幅幅连绵不断的昔影在眼帘里流过：正是这慈祥如母，手中那棵教鞭永远“凶悍不起来”的刘佑亮老师，曾经带领着自己遨游古今中外的海阔天空，导游般地领自己去拜会儒门的孔孟，唐宋的李、苏，台湾的余光中，俄国的普希金……满缀情缘的两年的循循善诱，谆谆以诲，才使自己本来空无一物的颅腔逐渐充实起来。人们常说：“得人点水之恩，应当涌泉而报。”刘佑亮老师之于诗人的，当然远非“点水”，而是巨流，故尔，自幼接受中华文化熏陶，胸存感恩美德的诗人岂能忘怀，他必然要点滴铭心，如数家珍，报以涌泉了。

在诗行旅途上，刘老师是得其要领，并授与爱生的：“在进入诗的国度之前，预先取经，始能成诗。”可见他是多么地重视广读博览，认真下一番拿来主义的工夫，深入浅出地说明了我国

传统的学习方法“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正确。诗人是牢记并认真践行了这一行之有效的经验的。诗人由此获之甚多，而今言及，绝非简单的忆旧，而是深切的感激！

最令诗人敬佩和感激的，不仅是刘老师的渊博学识，文坛声誉和丰硕成果，也不仅仅是对自己个人的传道、授业、解惑，特别是他勇于捍卫真理，疾恶如仇的山川精神，令人肃然起敬！看吧，一个手中的教鞭“永远凶悍不起来”的长者，对在一次氛围本来和乐的会议上，却冒出来的不和谐的声音殊为诧异，面对这种“无理的抨击，无情的排挤，再次乱箭凌厉的盲射”，当有的人见状而心寒意冷时，刘老师再也无法忍耐和沉默了，不能再不凶悍了，他决然以“最犀利最正义的言词”作利戈，挥戈迎战，以疾恶如仇之心，据理力争之声，骁勇善战之态，万夫不挡之势，为汶华文坛浇铸起万里长城般的“最坚固的盾牌”，让卑鄙的文渣们碰得头破血流；为汶华文坛锻淬出锋利无比的干将，给可耻的文渣以迎头痛击，终令其人仰马翻，落荒而逃，有力地捍卫了真理和正义，卫护了文坛的一代新生，为他们开启了真理的大门，送来一束和煦的阳光，让一颗颗行将冷却之心回复温暖，再度旺燃。是的，刘老师像大山一样巍峨崇高，像大川一样地浩荡磅礴，有了你，文坛诸子可以倚你而作坚强后盾；有了你，文坛大军就会纵膺而作万里远航！好一个山川啊，你真乃名至实归呀！

有趣的是，过去刘佑亮以老师的身份催诗人交课业，后来，则是诗人以编辑的身份催老师交文稿，令人油然想起了名篇《永不掉队》。诗人以自己常常误时延交课业和老师准时交稿对比着写，进一步凸显出刘老师办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可贵品质。

人们不禁要问，像山川这么高大旷远的人怎么也会西升瑶池？诗人铿锵有声地回答：不会的——绝对不会！请别打扰他吧，他依然很忙，此刻，他也许正在与关汉卿饮酒探讨窦娥，或者正在和陶渊明结伴采菊东篱哩！不信，二十年，三十年后，他的诗文必将结集成册，那定是他孜孜不倦耕耘的硕果，也是汶华文坛又一个金秋的丰收，而我这首诗亦将融入这丰收之果里，荣幸地权当一席浅显的诠释吧！



梦幻岛纪事

第七章流亡

◆ 风沙雁

我堂弟冬竹在巴黎和三藩市所写的日记，只是简略记录他的生活经历，有时是一个星期记录一次，有时是三个星期或甚至一个月记录一次，他在巴黎所写的就只有以下几则，可能有些已遗失也说不定，因为事件看来并不那么连贯。我一字不改地先把我看到的有关巴黎生活的杂记全文照抄如下。

20 世纪 X 年 X 月 X 日，晨阴午转晴

这是我和“鸡婆”崇利到达巴黎的第二天，那是春天，法国的气温还很低。我和“鸡婆”崇利起个清早，两人胡乱地用了早餐便来到塞纳河畔散步。

清晨的塞纳河波平如镜，只有当载着旅客的游船缓缓驶过时，河面才泛起层层波浪，慢慢地扩散至岸边。

我们两人从万里外的赤道飞到这相对来说是寒冷的异乡，心情是五味杂陈的：既有惴惴不安的惊慌，也有异乡新奇的快感。清晨的巴黎宁静得出奇，我和“鸡婆”崇利慢慢踱着步，琢磨着今后的日子该如何过。

此时迎面走来了一位看来是亚裔的中年人，个子不高，颧骨高耸，眼睛深陷，泛着一股狡猾神情。

“你们好！早安！”那人用蹩脚英语向我们打招呼。

“早！”“鸡婆”崇利对那人笑了一笑。

“早！”我原本故意头低低地想避开和这个人打照面，但“鸡婆”崇利既然已回礼，我也不得不勉强回应一下。

“你们从哪里来的呀？”

“梦幻岛！”“鸡婆”崇利说。

“那是个好地方，我多年来都想去，只是没机会。”那人继续说：“我叫阿亮，是越南的华侨，三年前我从西贡逃亡出来的。现在在巴黎做点小生意，这是我的名片，有事可以联络我。哦！你们来巴黎做什么？读书？”

“是的，是来读书。但我们的法语还不行，

先得学习多一年法文才能进大学深造！”我敷衍着说。

“我一看你们这么年轻、斯文，就猜到你们一定是来读书的。”阿亮说：“巴黎的生活费很高呀，外国人在这儿生活很不容易。你们想不想做点兼职的工作？”

“有办法找到吗？”“鸡婆”崇利追问，语气有点迫不及待。

“暂时我们还没想找工作，我们先专心学好法文！”我赶紧插嘴，并向“鸡婆”崇利打个眼色，暗示他别让阿亮识破我们的“逃难者”身份。

“是的！是的！我们昨天才到，环境都还不熟悉，一时还不想找工作。”“鸡婆”崇利急转弯。

“那好！”阿亮说：“我只是随口问问而已。我是做手提包生意的，既做批发，也做零售，还有我也聘请兼职员工在旅游区兜售手提包，利润平分。如果你们将来有什么困难，这是我的名片，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打这个电话联络我。”阿亮就这样和我们谈着谈着，陪我们一直走到巴黎圣母院，又再次说了有问题可以找他的话，才与我们告别。

20 世纪 X 年 X 月 X 日，晨雨午时晴时雨晚阴

今天从黎明就下着倾盆大雨，一直到中午时分天才放晴。我和“鸡婆”崇利呆在狭小的房间里无事可做，闷得发慌。雨一停我俩便赶紧走出小房子，到巴黎圣母院一带去逛逛，看看是否有机会找到一份工作。

来巴黎整整一个星期了，我们两人每天一早就出门，像是乞丐到处问人是否想聘请临时工，遭受不少白眼，尝尽人间辛酸。

午饭过后时分我俩走进一家华人经营的小礼品店，店主是一对年轻夫妇，自称来自温州。我们各买了瓶矿泉水，赖在店里假装休息，实际上是想通过闲谈看看能否在这儿找份工作。坐吃山空呀，我和“鸡婆”崇利匆匆离开梦幻岛，手头所带的现款不多，几天来的花费已用去七七八八了，再下去就得露宿街头喝西北风了。

“老板，看来你的生意很不错嘛！”我打开话题。

“生意的确很好，你们来得巧，这时段大家刚用完午饭，客人几乎没了，我们才有时间坐下来和你们谈几句话。要在别的时段里，我们连撒泡尿的时间都没呢！但生意虽好，租金也很高，我们俩每天早上7点就开店，晚上9点才关店，回家洗个澡倒头便睡。10多年来，日日如此，天天一样，才勉强谋得三餐温饱。这些年来，我们只回过家乡一次，那已是5年前的事了。我们的两个孩子，都10多岁了，他们的样子究竟是何模样，有时还真的须仔细回想才记得起来。哎！在异国他乡找生活不容易呀！”那男的诉苦着。

“真的，两位先生，在异乡谋生是很无奈的，其中的辛酸只有身处其中者才说得出来。你们是来法国读书的吧？”那女的说。

“是的！但我们是穷学生，这儿的生活费又那么高，真的有点受不了。”“鸡婆”崇利继续说：“这几天来我们就一直在找临时工。”

“生活费的确高。但想在巴黎找份工作也不容易，尤其是像你们这样拿的是学生证，更不容易找到工作，因为持学生证者是不可打工的，雇主若雇佣你们，被抓到罚款很重，没人敢冒这个险！”那女的说，她的神情似乎告诉我俩别打他们的主意。

“哦！法国的移民法这么严格？”我失望地问。

“不严格也不行呀！”那男的说：“整个巴黎充满着客工，本地人非常不满，前几年不是还发生了驱赶外劳的抗议运动吗？”

“哦！看来当今世界到处都发生客工抢去本土人工作的事，我们梦幻岛也不例外呀！”我回应着。看来今天又是白走一趟了，我因此继续说：“谢谢你提供的讯息，我们不打扰你们了。”

说完话后，我和“鸡婆”崇利便离开那小店。

天又下起雨来了，且越下越大，我们半走半跑赶回家。

20世纪X年X月X日，晨晴午阴晚冷

来巴黎将近一个月，我们还是找不到一份工作，眼看手头的钱就快花完了，“鸡婆”崇利和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

这晚我俩相对而坐在小房间里商谈今后生活该如何解决的问题。

“哦！我想起来了！”“鸡婆”崇利尖叫着。

“想起什么！”我赶紧问。

“呐！”“鸡婆”崇利从抽屉里拿出他的名片簿，把一张名片递给我，说：“‘九姐’，你记得阿亮吗？”

“阿亮，就是我们在塞纳河畔遇到的那个越南华侨？”

“就是他啰！”

“是他又怎样，阿亮帮得了我们吗？”

“哎呀！‘九姐’你就是这么古板不会变通，阿亮不是对我们说若有事可以找他吗？”

“此人獐头鼠目，眼神闪烁不定，一看就知道不是善类，你还想自投罗网？”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别老是凭个人的外表就乱下断言！”“鸡婆”崇利说：“我们两人人生地不熟，我‘干爹’又远在三藩市，远水救不了近火，我们不找阿亮找机会，还有谁可找呢？”

“鸡婆”崇利这些话我慢慢琢磨倒是有几分道理的，我们都已走到穷途末路了，如果还不去找阿亮博博运气，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三

20世纪X年X月X日，晴

今天天气特佳，时序已进入初夏，我们俩走在巴黎街道上，浑身暖洋洋的。我们赶着去赴阿亮的会。

今早8点我们就联络上阿亮，他听到我的声音，高兴得像中了“多多”。

“冬竹先生吗？好高兴听到你的声音！怎样，来了巴黎近一个月了，生活得如何？崇利先生好吗？”阿亮在电话中大声说话，中气充沛，语气欢乐。

“我们都好，谢谢你的关怀。”

“法文学得如何？”阿亮又关心地问。

“还好。”我敷衍着。

“法文其实也不是那么难，尤其是你们来自梦幻岛，英文有基础，学起法文来更容易上手。其实，英文是法国人帮英国人创造的文字，英文词汇中至少有两三千字是法文，现在你们先懂英文再来学法文，那两三千词汇就不用学了，多合算呀！”

“哦！”说真的，我还真的不知道英文中有这么多词汇是法文呢！我为掩饰自己的无知，继续敷衍着说：“法文的发音好像比较温柔、悦耳。”

“是的！是的！法文的发音比英文的好听多了，尤其是女孩子说起法文来，那种爹爹声，迷



死人了！”

“阿亮先生你还好吗？”我赶快转换话题，以免露出马脚。

“好！好！好！”阿亮不停地说好，然后说：“今天你们有空吗？大家来喝杯咖啡吃点糕点吧。”

“好的！”我喜出望外，我正苦恼于如何开口约阿亮出来见面，再向他探寻工作机会，他却先约我们见面，这多幸运呀！

“阿亮先生，你稍等一下，待我和崇利说好几点钟方便和你见面。”我假装问崇利几点钟可以赴会，然后说：“阿亮先生，早上10点我们方便和你见面。”

“那好，地点就在巴黎圣母院旁的那间咖啡屋。这咖啡屋你们熟悉吧？”

“熟悉，熟悉。”我们真的几乎天天都经过巴黎圣母院，那间咖啡屋即使闭着眼睛也知道在那儿，只是我们的钱包一直在缩水，哪敢走进去吃咖啡吃糕点呢？

我们俩准准10点到那间咖啡屋，阿亮已赫然坐在那儿。他远远看到我们，立即站了起来，用右手猛力地向我们打招呼。

坐定后，我和“鸡婆”崇利假装若无其事东拉西扯，说些无关紧要的生活趣事。

“法语学校的教课还好吗？”阿亮问。

“还好。不过，法文老师好像不太喜欢我们上课时说英语，说既然是来学法文，就不要说英语。”我以听来的有关法国人很热爱自己的母语，而不喜欢别人说英语的特点来拉开阿亮的追问。

“是的，是的。法国人很以自己的语文自豪，他们不喜欢别人说其他语言，尤其是英语，英法是宿敌嘛！”阿亮说。

我和“鸡婆”崇利就这样和阿亮东拉西扯，不着边际地闲聊着，故意不提找工作的事，以免受人支配。这是我们事先讲好的。

将近中午时，早餐时光已过，想早来吃午餐的顾客已陆陆续续到来，阿亮看到这局面，赶紧说：“崇利、冬竹二兄，你们整天就在上法文课，不觉得闷吗？想不想找份兼职的工作来打发时间？”

“阿亮先生有什么好介绍吗？”我以退为进地问。

“若你们不嫌弃，我的手提包生意还想进一步开拓市场呢！你们二位就算是他乡遇故知，帮我做点零售的生意吧！”

“我们先小人后君子，请问阿亮先生，待遇如何？”“鸡婆”崇利用像是悠闲，实是焦急的

口气问。

“以件计算，每种手提包我会开给你们一个最低售价，你们可以灵活售卖，但每天不能销售少过10个手提包。且售价不可低过最低价，利润平分。如果你们有本事以超过最低价的价格卖出，溢价归你们，利润照旧平分。”阿亮笑笑地说，表情神秘。

“好呀！”“鸡婆”崇利欣喜若狂。

“那我们几时可以开始工作？”我问。

“明晚，如何？”

“一言为定！”“鸡婆”崇利愉快地答应，并伸出手来要与阿亮告辞。

“好的！明晚我们照旧来这儿领货。”阿亮说，并伸手与我握别。

20世纪X年X月X日竟日细雨纷飞、晚晴、阴凉

整整三晚下来，我和“鸡婆”崇利卖手提包卖到精疲力竭，才勉强每晚达到卖出至少10个的目标，不但无法以超过最低价的价格卖出，为了达标，有些还是以低过最低价贱卖掉的。这样一来，我俩每晚所得除吃饭外，所剩已无几，再被阿亮扣留我们所挣得的利润的一半以作为我们“生病”时或者说“预想不到的情况发生”时的“储备金”，我俩几乎天天都只能靠啃法国面包度日子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俩兜售手提包的手法也越来越娴熟，慢慢地我们发现，阿亮开给我们的定价其实是已达到利润的最边缘，一整个星期以来，我们卖出整百个手提包，只有两个以超出最低价的价格卖出。

这种走“地牛”式的兜售小贩，在巴黎旅游区处处可见，竞争激烈，生意很不容易做。尤其是遇到南亚的黑人小贩，他们的货色比我俩的更齐全，价格有时也较我们的便宜，一遇上他们，我俩往往只好削价以达标，这样一来，当晚就无利可图了。幸好他们并不是天天来，印象中好像一周只来一次。

20世纪X年X月X日，竟日阴雨绵绵

我早就感觉到，这阿亮最近行为诡异，似乎想迫使我俩放弃兜售手提包的工作。每早与我们结账时，总是冷言冷语，挑三说四，在鸡蛋里挑骨头，弄得大家怏怏不乐……

这是我“九姐”堂弟在巴黎最后的一则生活杂记，残缺不全，好像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使



他骤然停笔。我得找我堂弟来了解了解。

四

“哎呀！风沙雁，那晚我刚刚提笔写了那几行杂记，就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打断思路，我和”鸡婆“崇利一开门，赫然看到四名大汉站在门口，他们出示逮捕令，说是有人密告我们以旅客身份，每晚在巴黎街头做小买卖，今晚他们要请我们到移民局协助调查案。”我堂弟此刻坐在我家客厅和我对饮啤酒，神色轻松地说。

“你们做非法小贩，为何他们不当场逮捕你们呢？”

“逮捕非法小贩是小贩局的职务，但我们都很机警，一看到有什么异样，便赶紧收了货物躲进小巷去。贩卖手提包几个月以来，我和‘鸡婆’崇利不知躲过多少次‘地牛’的追捕呢！当局大概就是一直抓不到我俩，才动员移民厅官员夜里来逮捕我们的。”

“那你们被捕后坐了牢吗？”

“三个星期。但并不那么糟糕。我说给你听：最近有人传了这么一个笑话，说人如果进入地狱里，阎罗王派给你的情人是德国人，而厨师是英国人；如果上了天堂，那上帝派给你的情人是意大利人，而厨师是法国人。这笑话有哲理呀，真的，法国监牢里的饭菜味道还不错呢！我相信比英国人的国宴还好呢。”我堂弟灌下半杯啤酒，嚼了嚼花生，笑笑地说。

“这是真的。”我说：“有一年我在英国，天天都上唐人街吃中餐，不得已偶尔才吃英国的“国餐”烤鱼加薯条，而最令我回味无穷的一餐竟然是在伦敦的一家小餐馆吃的印度餐。有人讥讽说‘印度餐才是英国的国餐，我看此话不差。’”

“英国我没去过，对它的食物无从置评，但巴黎的食物确实可口，街边的小吃不说了，即使在监狱里的东西也蛮不错的。”我堂弟微微笑着说，似乎那三星期的牢狱生活给他好多值得回味之处。他继续说：“哎呀！风沙雁，要不是你是我堂哥，我才不告诉你我来了巴黎以后思想上所起的轻微变化。我们自小就蛰居在秀盛村这样的穷乡僻壤，见闻有限，来到巴黎这样繁华的国际大都会，就像家徒四壁的穷人家去到富人家家里，看到人家家里的豪华摆设，才恍然大悟，原来一个社会也可以这样治理的。老实说，看到巴黎的繁华，我就一直在思考：是的，资本主义社会诚然是千疮百孔，弊病层出，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后来到了意大利，看到古罗马帝国的残垣断壁，遥想当年的昌盛景象，也就领悟到人类自古以来就是一直在寻求理想社会制度的道理。”

“所以你现在不再想追求当年的理想了。”

“话也不是这么说的。我的意思是理论得跟着时代变的，某一伟人或理论家所得出或所撰写的理论，那是他们根据彼时彼事所下的论断，时变势移，他们的理论就会出现偏差，我们如果还是食古不化，拿既定的理论来剖析当前的问题，自然是要碰壁的。”我堂弟像哲学家似的幽幽地说：“人类的社会发展史说明了人类是在不断的错误中前进的，独夫把自己的欲望强加在人民身上，在思想方面意图驾驭人民，在物质方面则劳民伤财大兴土木。我到了罗马一看斗兽场及其周围的残垣断壁，就可想象当年罗马帝王的穷奢极欲与专横霸道，也由此悟到西方的民主观念实际上是在惨痛的生活经验里萌芽的道理。罗马残留下来的古迹除了昭昭显示专横帝王的独裁、没人性，也展示着意大利人民的高度智慧。”

“看来你的意大利之行对你的冲击远比法国、美国大。”

“那当然啰！不过，我看到罗马人民的高智慧而感到哀伤的是：他们的聪明才智是被专制的帝王迫出来的，且是用在满足一两个野心家的欲望上的，就如当前制造核子武器的科学家被阴谋家所利用一样。”我堂弟继续说：“罗马城的遗迹让我深思：与先进的物质建设比较，人类在精神方面还没能摆脱动物阶段的思维特点。我在意大利几个月的短暂生活，是我日后逐渐放弃追求单一理想的根源，但我到目前为止，并没放弃对人生目标的追寻！”

“好！冬竹，我为有像你这样的兄弟而自豪！我这一生其实也是在不断地追寻人生目标，而这目标是由好多好多小目标构成的，到底有多少个，我也说不清。总之，到目前为止，我已实现了好多个我自定的目标，而在抵达人生的终点时，我还会有多少目标可追寻，我自己也说不上来。”

“是的！我和你一样，我不再死守一个自认为绝对正确的目标而活着，我秉承我民族的千年优良美德，孜孜不懈地追求我的人生目标，而且和你所说的一样，是由无数个小目标组成的目标。”我堂弟叹了一口气说：“我这样的想法是初到罗马就萌芽的，你只要仔细看看我写给恩香的有关我在意大利生活的信就可知道。”

“我还没看到那一部分杂记，过几天我就看！”

“这部分不可称为杂记，那些是我以书信方式写给恩香的。”我堂弟站了起来，说：“不早了，我明天一早还得上班，改次我们再聚谈！”说完话，我堂弟就告别。



夕阳斜晖

◆ 郁金香

第四章 社会缩影

忙碌的日子，时间过得特别快，十月过了十一月就到来，转眼一年又将过去，立亭基本上已经忘记了今夕是何夕，突然间她感觉到程美丽鼓励的话好像灵验了：短短的两年里立亭不但购买了一间政府组屋，还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有买了一间位于旅游区的小店。美容生意也很顺利，这一切美好事物的发生都不在立亭的想象之中，第六感告诉立亭：阴暗的日子就要过去，曙光即将来临。

立亭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生意再怎么忙，她还是实现了少女时代的梦想：每年出国旅游。顾客群中大多数是未婚姑娘，她们都成了立亭的好游伴，每当共游中国的千山胜水时，当地导游总会吟上几首唐诗来加强对景色的描述，这些诗词对立亭既是那么熟悉却也那么陌生，尤其当同行的游伴们是英校生问立亭一些令她不能准确回答的中国文史题或想写个中文字时，总是想不起怎么写，此刻立亭惭愧的感叹：唉！为了生活我离开方块字不觉已十多年，是时候充实自己的精神粮食了。有了这样的想法，立亭在一个很偶然的机缘下报读了一个为期两年多的文史课程，这段夜间学习的日子不但丰富了她的智识，让她认识了许多讲共同语言的新朋友，除了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有些同学后来成为好朋友与生意上的长期支持者，这一段欢乐时光更可以说是她人生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美容院就像是个缩小的社会，顾客群中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老师，有银行经理，有护士，有经纪，当然还有可爱的家庭主妇与来自外地的朋友。

立亭常对顾客说：“我们年轻时谈话的主题是男朋友，接着就谈丈夫与家婆，孩子的事，现在谈的是孙子与更年期的话题，实在不敢想象怎么时间就如此一闪飞逝而过，我们的人生也迈入黄昏啦！”

谈到更年期，立亭想起一位老顾客，她已经移民到澳洲当中医的许医师，在当年她是少数懂得英文的中医医师，她给立亭上了宝贵的一课：“许多女人以为更年期是一件令人颓丧的事，没有了月事就失去了女人的魅力，其实只要早点做心理准备以平常心对待，一切都可迎刃而解。女人一生共有三次补身的机会，一次是初潮，我想我们这一代婴儿潮出生的恐怕没能力进补，第二次是坐月子，可是现在女孩都不太想生育，那更年期就一定要进补了！否则将来很容易生病和变老。年轻的女孩每次月经之后喝点当归炖熟蛋加几粒去壳红枣，长期累积下来其效果比打肉毒杆菌好，而且自然美是由里向外散发出来的。”

坦白说几十年浸濡在这“多媒体”的缩影社会，这所没有文凭永远毕不了业的社会大学，的确练就了立亭一身丰富的多方人生经验。

例如立亭的那位老顾客萧美珠就常常作弄她：“无牌的心理医生，今天我很烦，我要接受辅导！”在一次闲聊中美珠透露：“我喜欢找你倾诉心事，因为你的口德很好，你不但不会加油加酱，还总是耐心听着，什么话到了你这儿总是一个句号，与你谈心事我绝对放心。”

“也许是我的专业训练吧！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每一位顾客，她们每一位都是我的良师，我把每一位顾客的优点都吸入我的血液里，把她们的缺点拒之门外，你想我离做好好人的目标还会远吗？哈哈！”

“死不要脸！赞你两句尾巴就翘到这么高，你还真不懂得谦虚吧！”美珠高声说。

“谁叫你们给我这个封号？”立亭撒娇着说。

萧美珠是立亭的老顾客，后来成为好朋友。她早年就读于本地一所著名初院，毕业于国大的

建筑系后，就在本地一间大建筑公司任工程师至今，偶尔也参与公司展示楼的室内设计。她常常听到参观者赞赏她的设计非常简单，高雅，颇得年青夫妇的喜爱，每每凡是她有参与设计的展示楼销售成绩总是满堂红，因此她在公司的地位算是相当巩固。

萧美珠靠着独到的眼光与工作上的便利很早就投资房地产，十年内已成为百万富翁，她是立亭顾客群中第一位靠自己的实力打拼出来的女富翁。

今天美珠又来诉苦了：“我已经快步入四张没得找了，虽然事业上很成功，可是在爱情上却很失败，老板总是以为单身人士没有家庭的顾虑，可以托于重任，凡是须要出国的大事就交给我，这几年中国大江南北我走透透，亭，告诉你我最讨厌一个人在国外久留，那种孤单的日子很难熬，你知道在中国工作应酬很频繁，我最怕喝酒，他们敬酒的方式实在恐怖，本地同事又吃乾醋，时不时就语带双关的讽刺我，说什么抱着设计图入眠，它不能慰藉我的空虚更不能满足我的……哎！背后又取笑我是剩女！”

“噢，你不是跟他走得好好的吗？”立亭关心的问起她的罗曼史。

“唉！你有所不知，我很倒霉啦，所遇到的男人大多是不争气的，有些想在经济上占我的便宜，以为我到了这把年纪是个饥渴的女人，可以随随便便上床，我才没那么笨；好的男人又都是别人的老公。”立亭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做第三者，我怎么能与家庭主妇或收入少的女人抢老公？我很同情一些家庭主妇，她们总以为不断的自我牺牲，把家顾好就是好老婆，既不注意自己的形象也不照顾好自己的里里外外，思想上不跟随老公一起进步，更要命的是许多女人结了婚就把老公占为己有的私人财产，限制老公的一切：包挂金钱与个人行动，把对方绑死死，连婚前的死党也不让他们碰面；由于整天与柴米油盐打交道，突然间整个人变成井底之蛙，婚前的明理，美丽，可爱完全消失地无影无踪。总结我所碰到的‘好男人’的投诉：其实男人要的不是菲佣似的老婆，她不需要很漂亮，而是能够听他诉苦，在外偶而让他展现大男人的气概，在家里让他觉得自己有点权威，给他一点私人空间，说得

坦白一点，就是聪明的女人要装傻，做小女人，不要太要强，可惜的是新加坡女人就是不懂得让一让男人，很吃亏。”

“现在呀很多外地女人来这里检别人的老公，只要倒霉一碰上这些家伙，家庭主妇的前途就完了，可怜她们既无一技之长，找工作又高不成低不就，很多家庭悲剧就这样不断上演。坦白告诉你立亭，我那个男友已经结婚了而且有个五岁的孩子，他们住在新山，我挣扎了好久最近才狠下心与他分手。现在我最怕过年过节，每每看着弟妹们成双成对回娘家，我的心就平衡不下来，尤其我家那两老总是用那种不屑的眼光盯着我，你可明白他们的意思吧！可是他们却往往忘了我是这个家的经济大支柱，如果我嫁了，我那能给这个家那么多家用？还有啊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是我一个人在操心，这我认了，最令我难过的是父母很偏心……”美珠丧气地吐苦水。

“其实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重男轻女的观念还很深，女儿的成功，做父母的未必会引以为荣，反而有些微的妒忌：为什么成功的不是儿子？就如老人家所谓的‘猪不肥狗肥’然而女儿的孝顺与对家的负责却是天经地义的，虽然她已经嫁出去……立亭淡淡的说着，心里却在嘶喊：我家两老也是如此啊！啊啊！！”

“美珠，刚才你说你为家里的每个人，每件事操心，我倒要与你分享一个顾客给我的经典忠告：你的一生不是只有责任与义务，你可以爱他们，但是你不能‘替’他们生活，孝顺父母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记得：你并不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千万不要剥夺了你的兄弟姐妹孝顺父母的机会和义务，有些事放手让他们去处理。而且你样样事都替他们扛下来，造成他们的依赖性，你永远没办法闲下来，他们也永远成长不了。”立亭笑笑的说。

这几年立亭的顾客群中有些来自外地的，与她们混熟了她们也会与立亭谈心事，她们一致认为新加坡太太不懂得体贴与服侍老公，不懂得打扮也不懂得撒娇，所以老公才那么容易被外地女人“拐骗”走。

立亭淡淡地问：“是吗？难道她们个个都是西施不成？还是她们有某种特异功能？”可是心



里面却在纳闷：你们可知道新加坡太太除了应尽太太的本分外，还得工作帮补家用，看着孩子们的功课，她们的老公懂得要求家用共同负担一人一半，可是家务事就从不帮忙，试想新加坡太太那还有多余的精力来服侍老公？看着眼前这个一坐下来就打瞌睡的‘猪男人’心里就发火，那还能撒娇得起来？”

就如立亨的同事海伦所说：“如果我的老公可以养我，每个月顺顺给我新币两千元零用钱花，他要我怎样服侍他，体贴他，老娘做得到。问题是大多数新加坡男人没什么见识，也很犯贱，只要女人向他撒撒娇，掉几滴眼泪钞票就一张一张出，到头来还玩真的，以为找到真爱，把公积金散完了，家庭也赔上了，才如梦乍醒，还给人唱衰：笨男人，新加坡男人最好骗！哎！如果我真的向他撒娇，他不骂我发花痴才怪。这就是新加坡男人的悲哀！”

诗敏德史密斯是立亨的新顾客，她从澳洲来新加坡工作只有短短八个月，开始时她与立亨只聊些很片面的话题，今天她问了一个令立亨颇感尴尬的问题：“为什么这里的老人家个个看起来都很不快乐，而且这么老了还必须工作？”

立亨惊讶于她的敏锐观察力而问：“噢！你看到了什么啦？”

“噢！我工作的大厦的清洁工人与小贩中心收碗碟的工人都是老人家！在澳洲我们是看不到这样的情景，否则作儿女的会很没面子。我们的国家颇照顾老人的，你的国家不觉得这样的情景有伤国家的颜面吗？”诗敏德像聊家常般轻轻松松地说。

“其实有个好心的国会女议员曾经两次提出要增加老人的经贴，她认为每个月区区三百多元的福利金是不够的，可是上面不通过，她还被上面一些没有良心的部长级议员揶揄一番，说什么那些老人家是要吃小贩的食物还是购买食阁的料理？”立亨无奈的回答；心里却在想：连一个外国人都感受得到这里老人的辛苦，我们当官的真的看不到吗？其实连中国人与印尼帮佣都批评我们的老人很不幸。

诗敏德笑笑说：“其实小贩的东西也不一定便宜呢。”

最近立亨的顾客似乎对现实很不满，每次来做脸总是抱怨多多。

夜校同学刘彩云任职于一间英国钻油台公司，负责绘图的工作算是高级工程师，今天她特别气愤：“我真的给这些黑鬼气到高血压，目前我工作的部门全都是来自印度的黑皮，只有我是一个女的是本地人，这些黑鬼很会互相包庇，一直想要除掉我这颗眼中钉，诸事刁难我。”

“为何你不向总部申诉？”立亨问。

“连总部的大头也是从印度移民过去的英国永久居民。立亨我告诉你：他们不给本地人机会，专门聘请所谓的外地人才，其实他们什么都不会，可是嘴巴很会说话。来到新加坡上司还送他们去受训，工程做错了上头还吩咐我们不要讲出去，还说同事之间得互相帮忙，结果我教会了他们，今天居然爬到我头上来，敢敢把我交给他的工作跳过我，直接传给英国的上司，而我却在这里痴痴地等他的报告以完成整个工程，结果弄到英国上司感到莫名其妙而发火，并且还把我骂我的电邮转发给其他主管，他问我在搞什么鬼？做什么上司？你知道吗？我多尴尬，多么没面子啊！幸好英国总部一个曾经与我合作过的‘红毛’上司替我打抱不平与辩护，我才渡过难关。我想这个工程完毕后我很可能吃自己，难有机会再续约了。坦白说我很同情新加坡年轻的下一代，他们到现在还不知死活，火已经快烧到眉头了，他们还在那里发白日梦；我告诉你呀，那些黑鬼多会盘算，他们把儿子带来新加坡读中学，之后把他们送到英国读大学，毕业后在那儿工作几年再回到新加坡，这样就逃过国民服役。”彩云气呼呼像放鞭炮似的一口气说到完。

“唉！谁叫我们不生儿育女而弄到国家必须进口‘人才呢’？”立亨感叹道。

“哈！这跟我們有什么关系？国家样样要求第一，拼国民总收入，每个人都工作到精疲力尽了，那还有兴趣‘做人’？”说真的我倒觉得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国民，地位已经颠倒变成是二奶生的孩子了。不值钱，唉！命苦！”

“你的总结太好了彩云，与我心有戚戚焉！上面的人一直强调本地人要有包容的心，没有这些外来‘人才’我们会很麻烦，还一而再地提醒：

不要忘了我们的祖先也是移民哦，我最不能接受这句话，每当我听到这句话就满肚子火。我不否认我的祖父是第一代移民，可是别忘了当年他们来时，这里是个相对落后的地方，什么公共设施都没有，到了我这一代才开始建设。想当年我们住在亚答屋，厕所的马桶是无盖的，下面的‘东西’一目了然；蟑螂，怀孕的蜘蛛，壁虎眼睁睁的看着你出恭，下雨时走过泥路烂芭，我们度过共同挤霸王车与巴士无冷气的年代，后来搬进政府组屋的种种变迁，共同撑过建设地下铁所带来的种种不便……”

“还有教育制度的改来改去”彩云插嘴道。

“这一步一脚印我们艰辛地走过来，都凝聚了我们这一群人挥之不去的无形牺牲，汗水与看不见的贡献才有今天的新加坡，哪像新移民一到来所有的设备都建好了等他们去分享，你赞同吗？”立亭很激动的问。

“完全赞同，可是我不是上面的人，不知他们可听到我们的心声？”彩云懒懒的回答。

“听到也好，听不到也罢，搞不好人家说：‘你不高兴大门开着，有本事移民到外地啦！’”立亭阑珊地说。

“我为什么要移民避开他们？我才是这里的中坚分子，我死也要死在这里，做鬼也要看着他们怎样糟蹋这个地方！哈哈！对了你记得我们夜学的同学张雪英吗？十多年前她的老公被裁退，当时儿子刚上大学，由于公积金已规划用来还屋贷，实在没办法还大学学费，向银行贷款又不批准，弄到儿子差点要退学，可是他班上的外国学生是拿奖学金的，一切免费每个月还有丰厚的零用钱，最气煞的是他的零用钱多到居然可以申请他妈妈过来新加坡度假，而我们土生的苦命孩子却要通过向亲戚借钱，补习与打假期工才好不容易完成学业。而雪英的老公被裁时因为刚加入该公司不久，也没拿到裁退金，倒霉的是半年还找不到工作，结果一个堂堂洋行经理沦落到当德士司机到今天。”

“那他们难道没有储蓄吗？”立亭不解的问。

“哎哟！小姐，你以为每个人像你这样节俭愿意过简单的生活啊？我告诉你，这就是年轻一代不满政府的主要原因之一，还有啊这是什

么年代了，上面还用家长式的方法来管我们，你看今天又再说要引进新移民以填补不足的人口，又是为了拼经济，整天讲钱钱钱，结果我们得到什么？”彩云懒洋洋的回答。

“得到挤地铁，挤巴士，数不完的竞争，还有买贵屋啰！如果我对生活要求多多，样样东西用名牌，那我的另一半，也就是我们的老师不就惨啦？你是知道的，他有一部分薪水是拿来办杂志，说是在推广中华文化嘛。”

“是啊，中华文化是老师的‘嗜好’可是推广中华文化应该是政府的工作，为何得由民间来做？幸好你没有阻止他，不然你们的关系一定弄到很僵！”彩云笑笑说。

“阻止得来吗？既然选择了他就要接受‘配套里’有的和没的。”立亭开个玩笑并哈哈笑出声，继续说：“我想咱们的压力太大了，以致吃错药在说疯话。不过装疯也是一种很好的减压方式。”立亭的笑声中隐藏着焦虑。

多年前鼓励立亭到国外考张专业美容文凭的恩人宋丽彦上周告诉立亭她已离开干了十七年的银行。

“你想清楚了吗？”立亭关心的问。

“我已经忍无可忍了，你还记得吗？前此我告诉过你，去年银行调了个从香港来的新总裁。

“记得呀，怎样？他看上你啦？”立亭调皮地问。

“才怪呢，鬼看到他都要闪，即使他是世上最后一个男人，我还是甘愿牺牲小我，咬紧牙关做尼姑算了，你知道吗？新官上任给我们的见面礼居然是：你们的脚像大笨象，我要用火来烧你们的笨脚！”

你是知道的，一直以来我就负责三间银行的业务，如果有新屋上市，星期天我还得到现场协助我的属下拉客户，一周做足七天弄到自己像个疯婆！”

“难怪你这么久没来。”立亭打断丽彦的话。

“就是啰！你居然连一通电话也没来关心我是否还在人间，真没良心！”

“哎哟！一直以来都是你联络我，你有老公关心就够了啦！”立亭一边修着她的眉毛一边笑



笑地说。

“幸好一路来我都在进修，最近我在忙着应付考试，上个月刚完成部份时间的硕士课程，明天我会去工艺学院面试，我已经决定转行当讲师了。亭，快！快为我祈祷，让我明天面试顺利通过。”

今早丽彦致电给立亭：“今晚七点在泰国渔村餐馆等我，见面谈。”

转眼这已是一年后的事了，立亭感叹时光的飞逝。

“有什么事吗？这么急着见我？我老人家受不起这样的大惊吓！”立亭半开玩笑说着。

“好消息相告，以前我工作的银行那个从香港过来的所谓‘人才’已经被踢回去了！”

“这样也值得你请我吃大餐？”立亭问。

“好事在后头，我已经教了一年书，学生给我的评语超好，他们说我的教学法非常活泼生动，能够把枯燥的理论简单化地融入生活中以联想的方法记住，我万万没想到十多年的银行经验竟然在教学上给我那么大的帮助；对啊！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这一年的教学生涯让我大开眼界，惊见那些从外国请来的讲师很不负责任，他们常常开会缺席，改卷时马马虎虎敷衍塞责，出考题时更是离谱的令人笑到喷饭！还拿高薪，住在像仙境般的专家楼。很多人都以为商场很复杂，商人

很奸诈，其实教育界也不见得单纯，耍权术更加厉害与阴毒，哎！别说了谁叫我不是从外国聘请过来的‘人才’？还是点菜吧！别委屈了我们的五脏腑，鲍翅一定要点，来个螃蟹冬粉，你还想吃些……”

“我可以点燕窝当甜品吗？”立亭故意作弄她。

“哟！咱们果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立亭，我四十岁才找到路，以前我为了养家只好硬硬撑，结婚后幸好老公赚的比我多，他了解我的辛苦，对银行的高压政策很不以为然，所以很支持我在中年转换跑道……”

“彦，每当顾客向我申诉工作上的压力与竞争，生活不如意时，我除了同情她们外，也确实深感赚钱很不容易，尤其身为现代女性。我常在想：如果把我放在你们的位置，我不知该怎样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的确，我很幸运三十岁就成为自顾人士，经营的虽然是小生意，一路走来除了担心生意的起落不定外，顾客们都把我当成朋友，一点也不挑剔，人事关系非常简单，最最幸福的是我与你一样把兴趣建立在工作上，想想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福分？对了我要特别感谢你那么有远见，三十多年前就预见到专业文凭的重要性，当年如果没有你的鼓励我想今天我不会那么有信心来面对我的工作。”立亭真诚地说出藏在心中多年感激的话语。



发高烧

◆ 日落冬

回到家，已是 11 点半，老伴还没睡。

“怎么办？宇宇的烧一直不退。”

“测量过了？”

“39.5 度。”

宇宇是我们的孩子，今年 26 岁，刚做了一年工，上星期从兵营回来就开始发烧。

中医看了看西医，西药吃不好又吃中药，烧就一直退不下。食物进口立即吐出来，头晕，腰骨酸痛……

到医院紧急部门，已是午夜 12 点半。接待处的电子板显示：质询等候时间是 3 小时又 28 分。

既来之则安之，除了等，还能怎么样？

还好，过了半小时，就有位医务人员来给宇宇做初步检查。

（他胸前的牌子字太小，没能看清楚他不是医生。）

再过半小时，来了另一位，他又重新问一遍。看过外头医生给的药，他从药柜里取出两颗药片让宇宇服下，说：“我须要抽血化验。”

才抽了血，他还想说什么，宇宇两眼翻白，晕了过去。

“Mr. Tan, Mr. Tan……”他扶住宇宇软绵绵的颈项，呼唤着，比我还慌。

“Uncle 你帮我抓住他。”

他转身向工作中的护士喊道：“Nurse, I need a bed.”

就因为晕过去，宇宇跳过长长的等候队伍，躺在病床上接受检查，进行吊点滴，接受 X 光扫描。

两个小时后，医生说：“Mr. Tan 没事了，一切正常，拿了药可以回去。”

“他脸上的红斑也是正常的？”这问题之前我已问过一次。

“没事。”这年轻医生像是成绩优异的学生作答一样，充满信心。

没事就是好事，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但是，还是不行，回到家里，药才入口就呕吐出来，连一点水也喝不下，人虽清醒，却很虚弱。

“去看私人医生吧！”

“还是回去原来的医院好些，他们已做过一次检查，再去，可以省去许多步骤，诊断会更快更准确。”当护士的孩子的阿姨这么说。

熬了一夜，回到一天前来过的地方，检验很快就确定：是骨痛溢血热症。血小板已降到 71 点的危险水平，（正常人是 141 点），要立即留医。

“费用是 2700 元。”收费柜台的职员说。

2700 是一天的收费，还是一个疗程？我没问清楚，反正，现在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住进去才说。

不然怎么办？

吉人天相，住了三天的加护病房，血小板上升到 95 点，就允许出院了。

护士阿姨说：“捡回来的。”

听了这句话，我才感到害怕。这句话的潜在词是：这条小命是捡回来的。却原来，这年轻人已到鬼门关前走了一回。

这伊蚊是隐形飞机，攻击人于无形，连它的病毒也有隐形的基因，可以避开三位中医两位西医的法眼，教人防不胜防。

最近它们把巴耶里峇区搞得沸沸扬扬的，如果这起伊蚊攻击事件发生在两个半月前，可能马林百列区也会沦陷。

哦，医院的账单还没寄来，我昨晚却梦见接到卫生部的电话，说：“陈先生，对不起，那天我们的收银员报错帐目，其实，你与某大人一样，只须付八块钱就可以。”

老婆探一下我的额头，说：“还好，没发高烧，只是发白日梦。”



爱的失落

◆ 桂梅

K来自中国北方，性格温和，高挑，长发，很多的同事都说她的眼睛很迷人。

K是QQ公司的小技术员，职位等级虽低，可是却总有忙不完的工作。比如：每一批货跑了多少流程，每台机器的性能都要了如指掌。一旦忙起来，午餐被忽略是常常的事情。

B来自另外一家美国公司的供应商，负责安装和维护机台。B是中国南方人，中国名牌大学毕业的硕士生，还在本地拿了博士学位。他帅气，精明，干练。B常常发现办公室里其他人都离开自己的座位去享用午餐时，只有K还在电脑前忙碌着，便开始留意这只勤劳的小蜜蜂究竟在忙些什么？

B站在了K的背后，看着K的电脑荧屏。

B：“你想知道什么数据？”

K：“0.18的货在黄光跑了多少批？”

B只是用了5分钟的时间做了个程序，就解决了K要用40分做的工作。K的眼里满是感激，B邀请K一起共进午餐，K欣然答应。

接下来的日子里，常常可以看到K和B一起用餐的身影。

K对B多了一分依恋，一份期待，而B也同样有事没事地找K闲聊。

一日，B很严肃地说：“我想回国发展，这里的工作其实是中学毕业生都可以胜任的。”

K无可奈何地回答：“为什么一定要回去？你可以找其他你感兴趣的工作？”

B的语气很坚定：“我想我学的专业在这里很难用得上，男人应该以事业为重，对吗？”

K小心翼翼地问：“不回可以吗？”

“你是在挽留我吗？”B问。

“你会为我留下来吗？”K的脸红了。

“你可以跟我回去吗？”B的心跳也加速了。

“对不起！我做不到。”

“对不起！我也做不到。”

机场，B拨通了K的电话：“我已经进入安检了，马上就要登机了。”

K的视线顿时被泪水模糊了：“平安”。

K的爸爸一直催促三十岁的K早点完婚，了却他的心愿。K深知B和自己都不是那种会轻易让步的人，于是，她对B不再抱有“希望”，开始留意身边其他的人，心想：只要有合适的人诚恳地向我求婚，我就嫁给他。

P是个好人，一个很会赚钱的好人；同时在这方面，却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普通到似乎掉进人群里都很难找到他的那一种。也就是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好人向K求婚了。

十月，在这个四季如夏的岛国逐渐进入了雨季。当K和P从婚姻注册局走出来时，一阵狂风吹过，树上的黄叶纷纷落下，K的心头禁不住掠过一丝的凉意。而就在这时，K的电话收到了一则B从中国发来的简讯：“我决定回岛国发展，嫁给我”。

K的心碎了。



新的方向

◆ 钟 晓

五年
长夜漫漫的
一千八百多天

草根族群
吞咽内心的沉默
心声憋闷已久……

要寻觅排解的
渠道
唯有等待这一天

瞧一瞧
今夜
街灯特别明亮
——有如白昼

哪海洋般沸腾的
洪流
蠕动如蚂蚁的
人群
——流向体育场……

从东方来从西边来
从南方来从北边来

从工厂来从厨房来
从学校来从小贩中心来……

有步行的有骑铁马的有坐地铁的
有骑摩多的有搭巴士的有驾车的……

有坐着有站着有蹲着
有坐在草地的更有的踮脚张望……

他们为什么而来？
他们不为什么——

心中只有一个共同的
心愿
要聆听
未来决策者和草根的诉求
——新的方针新的方向

草根族群
要创造未来的憧憬……

(写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



问号

◆ 莞 尔

今天阿东早早就收车回家了，吃过晚饭，正在饭桌旁埋头做功课的儿子阿海好奇地问：“爸爸，今天你的德士又坏了，又送去车厂修理吗？”阿东垂头丧气地坐下来，摸着阿海的头说：“儿子，你要用功读书，将来长大了才能出人头地啊。”

“我知道了，我长大了要做部长，赚多多钱，对吗？”看着阿海天真活泼的样子，阿东的脸上勉强露出一丝苦笑。

“爸爸，我告诉你一件事，今天我们楼下来了好多警察。”

“警察？他们来干什么？”

“我们组屋旁边的公寓里，有一个人的猫不见了，原来是爬到我们家楼下的树上，不肯下来了。”

“那关警察什么事？猫又没干坏事！”

“他们打电话要警察帮他们把小猫抱下来啊。”

“难道警察就会爬树？”

“不是，警察找来了消防车，消防员架了云梯把小猫抱下来。”

“哦……”阿东漫应着，眼睛垂了下来……

他今天一早就出车，在组屋楼下载了两个少年，一开口就说要去后港，心里正高兴，从裕廊到后港，车费是二十多元，再加上繁忙时间附加费，就有三十多元了。没想到到了后港，德士一停，那两个少年拔腿就跑，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那两个人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昨天在红山咖啡店吃午餐时，听阿华说上了小毛贼的当，当时还不以为然地说：“怎么可能？本地的教育这么成功！外国人都来取经，怎么会教出这种小贼呢？”

下午，阿东在德士站排队轮候。

“有去 Boat quay 吗？”一个女子问。

“有，当然有。”

德士开到了目的地，车资表显示十元，可是那个女子却不给钱。

“小姐，十元。”

“我不是要到这里！我怎么给钱？”

“这里不是 Boat quay 吗？”

“不是！不给！”

“小姐，请你看看那块路牌。”

“可是，我不是要到这里。”

阿东想：我早上已经被“跑了”三十多元，心如刀割！怎么可以再容你使诈，要是我没有把你载到你要去的地方，你在路上应该早说，我反问了你好几次，你明明是说要来这里，现在到了却说不是，存心骗我？还好，我很幸运住在这个讲法治的国家，外国人都说我们这里治安一流，好！你不给钱，我就把你载去警察局，让人民公仆来为我主持公道！

“你应该去向德士公司求助，如果要进一步追究，可以向推事庭提出投诉。推事在考虑了呈堂证据后，可以指示警方采取进一步行动……你应该……你应该……你应该……”

阿海看到爸爸坐在椅子上，头无力地垂了下去，他知道爸爸常常都是累得这样瘫下去的。他不知道爸爸头脑里出现了很多问号；他没看到，爸爸眼眶里泛着泪光……这泪水在眼眶里流转，始终没有滴下来……





锦江诗二首

自由

自由是一对对的羽翼
在晴朗的天空尽情翱翔
是达达的马蹄声
响彻在无垠的原野上
是依时而至的潮水
海滩上的白浪滔滔
是红润的脸庞上
童真的笑颜
是少男矫健的身手
坦诚的心胸
是少女灵气的眼眸
娇嗔的嘴角
是老者的慈眉善目
满布皱纹的脸上
流露的安详
就像入暮时

飞鸟不约而同的归巢
你是人们一家子避风躲雨的安乐窝
也是夜夜甜美的梦乡
宁静书桌前的驰骋
网络的安全
信息的通畅
阴谋，骗局，流言，谎言
无所遁形
啊，你的名字

让人们向往
为了子孙万代
绝对不能让你受到亵渎和侵犯
时刻提防那隐藏的黑手
把罪恶引爆
假借你的名字制造恐慌

断木

——记勿洛水池路公园小径所见一株半截树干

那握有生杀大权的
有情众生中的佼佼者
视你为无情的物种
你无端横遭闪电雷击
却引来构成威胁的论断
饱受肆虐后
撕裂心肺的电动锯齿才肯离去
留下满地木屑
断肢狼藉

你粗壮的躯体
撑得起一项繁茂的华盖
松鼠，秧鸡，蛱蝶……
在你的阴蔽下繁衍生长

清幽的小径
也因你生意盎然
你怎么能让仅存的半截身子
黯然枯等
有一天轰然倒下，归于寂

生机就在伤疤上蠢蠢欲动
萌芽，抽枝，吐叶……
点缀在光秃秃的躯干上
那惨淡的绿色
怎能和曾经拥有的披肩绿发相比
你决然拒绝
那强加头上的剃度

小诗五首

◆ 曦 林

岁月

岁月在我脸上
留下生活的点点斑斑

岁月喜欢
翻老人的底牌
害得他们
又遮又盖

琅勃拉邦的僧侣化缘

和尚成了景点
他们布下蛇阵
张开大口
满足信徒的善心

* 琅勃拉邦 (LuangPraban),
老挝 (寮国) 的一个千年古城,
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遗产。

秃鹰

秃鹰喜欢成群结党
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
东征西讨

秃鹰一边放鸽子
一边开炮!

牛角

外到内
越来越暗
越变越窄

内到外
越来越亮
越变越宽

放逐思念

——致康静城兄

把思念放逐
与您同行

路上的山山水水
我——能感受得到

我的思念
会护着您平安归来

· 新加坡之页 ·

神话走到门外
便消失无踪
我坐在咖啡店里
感觉一场即将来临的选举
如感觉一杯咖啡乌
烫热, 但不冒烟

头顶上
电扇开始议论纷纷
吃下两片烘面包
发黄的情绪, 不免——
冒出丝丝焦黑
拌一拌咖啡, 谈一谈

气象与咖啡之间

◆ 梁 钺

今后的局势
传言在杯里叮当作响
有人提着菜篮子离去

话题转到报章头条
阳光从屋檐下折射过来
照着昨夜的呐喊
有人不小心打翻了咖啡
这时, 电视传来气象预测:
下午局部多云
气温介于二十七度与三十二度
东北部有雷雨



听风观云集

◆ 康静城

一、黑是黑 白是白

只有存在
才能证明一切

有人善用嘴巴
颠倒黑白

有人善用行动
煽风点火

然而
黑是黑 白是白

国际间如此
人际间亦然

声音如洪钟
不一定有理

声音如细流
不一定理亏

黑是黑 白是白

真理这把钢尺
不会因为
声音响就扩大
声音小就缩水……

四、申请禁赌令

不止一回
他总想给自己申请禁赌令
都没成功

他想再赌最后一把
赢回老本才行动
却无法如愿得偿

二、叫他老爸太沉重

——写北京一宗名人孩子无执照
开车事故打伤他人，父亲向
伤者夫妇道歉的联想。

你们就用棍子
在我身上痛打一顿吧
你又没犯错
为何要打你
教不严 父之过啊
孩子无执照 事故又伤人
我岂无过
哎呀 你叫我们
如何下得了手
你们不动手 我更难受
赔医药费 道个歉
那算什么
犯错 犯法 法官处理
不必把事情闹大
孩子呀 你叫老爸
面子搁到哪儿去呢……

三、中秋柚子

它身上贴个金色“发”字

十五已过去多日
主人却没丝毫动静

越来越担心
一天比一天瘦
一天比一天轻

(写于农历八月十九日)

五、荷兰村

——
先辈们忙于
开荒垦荒
未曾到过遥远的荷兰
却给这儿取名
荷兰村——纯属巧合

如今发展成小城镇
还设计一架大风车
依然叫荷兰村

二
周末或假日
洋人群集这儿
白天购物用餐
夜间喝酒跳舞聊天
小镇以五颜六色霓虹灯
热烈欢迎四方客来

小巷餐馆酒廊
英语交流买卖
仿佛来到大不列颠一角——
荷兰语 却没人会说几句

*荷兰国，音译的国名，与荷兰村同音，
纯属巧合。过去的小乡镇，如今却成了美丽小
市镇，有巴刹、小贩中心、商店、餐馆、酒吧
等，为增添特色，还创造了一座风车，商家们
又各自设计了新潮门面，成了岛国具有特色的
一处消闲购物好地方。洋人喜欢到此流连忘返，
一为方便、一为安全。



芭蕉还撑起 一两串黄花

◆ 风沙雁

其一

都 30 多年了
从异乡带回的雪花樱花
已消融得连形影我都回想不起

山岗早就不去了
那个连相思树都不见踪迹
湖水昏黄得照不出人影的山岗
只剩芭蕉还偶尔撑起一两串黄花

那只失了伴的孤鸟
常常一大早就用假音高唱老调
我看到聆听老调的众鸟在打盹
就为孤鸟的不知时序感到哀伤

都 30 多年了
它们还在一直编造神话
我的鬓发听着听着也凋谢了
它们却还在一直重复着神话

太阳快下山了
我的容颜也跟暮色一样苍茫了
孤鸟又用假音高唱老调
在断续的颤抖中吐出的真音里
我听得它隐含着落寞与无奈
我已厌倦了这过时又带蒙骗的调调

西边山上还有些儿残霞
我得赶紧把心中的种子保存好
在这怪风四起孤鸟乱鸣的傍晚

其二

昨夜我朦胧里回到东瀛
在箱根看到一朵红花
开在富士山顶的一棵银杏树上

今早天下着毛毛雨
山岗的湖水荡出几分迷蒙
我感到空气中有丝丝春寒

黄昏孤鸟又高声歌唱
旋律苍凉夹杂着悔恨
音调有别于一向的干巴
细听我发现那是他的真音
音盲的众鸟打盹中惊醒过来
孤鸟用真音歌唱他们茫然惊讶

我打开高楼一扇窗往外望
芭蕉兀然开出一大丛红花
在夕阳余晖里红得分外醒眼

孤鸟用假音赞那丛红花娇艳
音盲的众鸟惊慌中驮着暮霭飞散
我看到西边山上只剩一抹晚霞
孤鸟还用假音赞那丛红花
令飞散中的众鸟惊惶乱叫

其三

36 年前严冬我携眷去扶桑
银座的街树脱落得片叶不留
新宿御苑却梅花盛开似海
日比谷公园竹丛苍翠如春
我以为我找到了我的精神家园

五年时光在赏樱观雪里流失
带去期待的笈换来的只有惆怅
自此我躲进民族文化堡垒
23 年在惊涛骇浪里悄然渡过
换回一纸资格几本诗文创作
还想学昭明留点遗迹给后代

日薄西山孤鸟还在歌唱
它用真音哀诉自己忘不了这小岛
用假音劝众鸟捡拾钟鼎甲骨文碎片
说不如此会像眼看晚霞消失那样后悔

晚风在山岗骤然刮起
孤鸟仍然用真假音交替歌唱
我得赶紧缀组满地的甲骨碎片
在暮色渐苍茫黑暗来临前的山岗

换姓

◆ 辛 羽

你又从梦中醒来。

只听见墙上壁钟巨大的声响“得——得——得——”，你感觉到秒针移动时每一个细微的颤栗，像在撞击心灵。

身边的妻子呼吸均匀，她一定弓着身子睡得正甜。虽然渴望有人和你聊几句，可她明晨还得早起。你浮荡恍惚，不着天不着地的，非梦非醒。你闭着眼，残梦里的情景，像萤火，幽暗里反倒鲜明……你干脆把双手枕在脑袋下，细细聆听——除了心跳，静夜里还有什么声音？卧室的各类器具：衣柜、软圆凳、小闹钟、梳妆台、台上各类小用品……是不是都在说着话？只是这些对话你听不懂。

是的，多少烦恼，多少顾虑……，就是来自听不懂，无法沟通！就像那些支离破碎的，梦。

那时你行走在路上，过往行人都对着手机说话，声浪哗哗，同样的黄皮肤，黑眼睛，你却听不懂他们的言语！各种街招路牌，招摇过市的巴士、德士上的广告，除了颜色和数目字，你大都认不得！

然后在你流汗的工厂里，门窗、通道、机器都像邻居般熟悉，可是，所有张贴的通告，条例，指示，在一阵风暴之后，跌下来铺满一地，你捡起来看，斑斑点点，却一字不识！

你想起半个月前，为孩子学校的事，你第一次踏进宏伟的初级学院时，接过来要你填写的那张表格！

白纸黑字——好比白天黑夜，两个无法互相辨识的世界！

一个温婉的女孩要帮你填写，你掏出身份证。填写中她忽然停下，忽闪着眼睛，问：“你姓 Goh，他姓吴，怎么证明你们是父子？”

你正在为难，儿子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在一旁插嘴：“我爸爸的姓是 HOKKIEN，替我报生用汉语拼音。”

女孩笑了：“是这样啊！难怪这里有那么多父子不同姓！真正是怪事！”

你听出了“联邦腔”，心想，这女孩一定不是本地人。可是，当初为什么用汉语拼音替孩子报生？传了多少世代的姓氏，如何却在自已手里一下变“吴”了？

你迷迷糊糊的，无从回答心里的问话。

孩子在用你听不懂的话和女孩交谈，好像还再解释，然后一起“咯咯”笑。

孩子为什么和自己不同姓？为了学华语么？听说要学好华、英双语不容易，自己肯定又帮不上，为了孩子前途，为了减轻孩子负担，不要影响华语的学习，方言必须舍弃。大家都相信啊！因此就给孩子一个汉语拼音标示的姓。生活中大家也尽量不用方言，什么是祖籍？福建、广东、客家、海南……好比在抄家，在挖老底，把最后的根挖出来了，丢弃了，从此，再无牵连，再无痕迹。“我们都是新加坡公民……”

那天回来后，你就接连地总在深夜梦中惊醒，梦里你确实实实在家里，你置办的家具、电器，你粉刷的墙，墙上相框里的“福”字，是你亲手张挂上去……你从客厅沙发起身，走到厨房的卫生间，扭开你亲手挑选的白钢水龙头，连水流声都这般熟悉，然后你在靠背木椅上坐下……孩子们在身边来来去去，却没一个理睬你！在你耗尽毕生的家，你透明了，像是回魂的幽灵；孩子们长大了，却说着你听不懂的言语！这还是家吗？你咆哮：“不会福建话，讲华语！”

你知道朋友中许多带孩子到律师楼，宣誓改回了祖先的姓，却由于要花钱花时间，你一再迟疑，拖延。那天走出孩子的学校，你陡然下了决心！虽然你还是困惑，不要说方言，连华语都快说不上来了，只存下一个方言发音的姓，到底还有什么意义！？

昨晚你跟孩子说好今早要去律师楼宣誓换姓，孩子耸耸肩，一脸的无所谓。



优雅社会十二生肖图解

◆ 骆宾路

之鼠

历来老鼠是讨人厌的。所以有这样一条谚语：“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花园城市里，灭鼠工作做得出色，要找一只过街老鼠，殊不容易。但是另类老鼠，却不难见到。因为有人当宠物那样养在花园里，“鼠凭社贵”，身分不同。它招摇过市，谁也不能奈它何。

城市花园中，组屋屋前屋后供人休憩的小花园，会有一群坐在长凳椅上的银发族，或是呆呆地望着蓝天白云，或是坐着打盹，或是看着地上的蚂蚁搬家，看似悠哉闲哉。或是与疾病为伍，无可奈何地住在老人院。翻开这一众银发族各人的生活史，足以谱写成花园岛国成长的精彩故事。就算没有罗马史诗所写的那么壮观，毕竟不会仅仅是梁山泊一百零八个好汉那样单薄的故事。当然，更不会及时雨宋公明哥哥一个人的故事。

这群从年轻就为社会当牛做马，出力卖命，十八般武艺出齐的银发族，在奉献了自己大好的青春岁月之后，到了老年，百病丛生，面对高昂的医药费这类特别豢养起来的宠物，束手无策。银发族见面，除了说一声自我安慰的话：“大

家保重，健康是福。”真要生起病来，无钱就医的只有抱着自生自灭的消极态度了。

诸如，赵福生老头，晚年的处境并不像他的名字那样充满福泽——“福生”。他并没享有福气在家里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他做过心脏绕道、切除胆囊、动过前列腺与眼睛白内障的手术，现在还有糖尿病，高胆固醇。用他的话说，他现在是抱着药罐过日子的病人。

“老鼠养得比猫大的时候，猫就成了老鼠的早餐。这灾难就非同小可了。”

“是啊，鼠辈当道和豺狼当道是一个样。”

没有听说过老鼠吃人的新闻，但是付不起医药费的人被“这头老鼠”吃掉的新闻却是听过不少。

“能够找到只好猫来镇住这只‘老鼠’，那就皆大欢喜，阿弥陀佛了。”一众银发族无可奈何之下，心里这样念“阿弥陀佛”。

念归念，这年头，很难遇到会捉老鼠的猫。如果老鼠是养在家里的宠物，家里的猫是不会捉老鼠的，也不敢捉老鼠，因为得罪不起豢养老鼠的主人。

家养的老鼠过街是没人敢

喊打的。有说“打狗要看主人”，现在“打老鼠也得看他们是住在谁的家。”千万不能乱棒揍打家中的老鼠。十二生肖，老鼠排第一呢。

花园城市里有家老鼠，没有野老鼠，却有满街勤劳的牛。

之牛

花园城市没有纽西兰草原的风光，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里的牛是劳碌的牛。

在任何一个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的社会里，做牛做马的日子总是不及劳心者过得好。

牛年出生的牛立山十五六岁就在社会上“耕作”，“拉犁犁田”过日子。到头来，犁掉了自己大半生的岁月，迎来社会的繁荣昌盛时，他自己却是百病缠身。

老年人走到这一步，十之八九都认命啦。牛立山没想到的是，自己被社会丢弃在前，又被儿子鄙视于后。

那天牛立山在家里和几个亲戚谈起社会的繁荣昌盛，随口说了一句：“没有我们这群做牛做马的人，何来这个社会的繁荣昌盛？”

没想到这句话惹起儿子的反感：“没有我们这群精英尽



心策划出整个社会的建设蓝图，如何去建立社会的今天？”

牛立山瞪起一双牛眼：“花园岛国每天有数万吨垃圾要清理，没有我们这样一群像牛一样勤劳的人在工作，你们在垃圾堆上建设社会上的繁荣昌盛么？”

做儿子说：“一句话，没有建设蓝图，一切都是废话。”

做爹的说：“没有我们在第一线的努力拚搏，你们的建设蓝图永远只留在纸上。我们是将你们的蓝图落实到现实的层面。”

父子正吵着，牛立山的另一半在厨房里叫开了：“老头子，快进来，水管爆开了。”

牛立山伸头往厨房一看，洗手盆下端的水管“哗啦啦”在喷水。厨房里一下子积水寸高。

“叫你儿子去修吧，他是精英。”

“修水喉不是我的事。打电话叫水喉匠过来修啊。”

“找不到水喉匠呢？”

“怎会找不到水喉匠？”

“你说的，没有我们你们能把岛国建设起来。爆水喉，算得了什么？”

陪着牛立山在闲聊的亲戚，出身水喉匠的陈实起身说道：“我来，我来。”

牛立山黑着脸对儿子说：“瞧见没有，没有我们，水淹金山寺！”

之虎

有说送羊入虎口。今天，花园城市却是鼓励大家送牛入虎口。

净沙和胜淘沙两座综合娱乐城里的两处“猛虎”casino，日“食赌款”净赚九百余万元，吃的就绝对不是小羊咩咩。

发牌开这两所赌场的人说，单靠本地的牛还养不起这两头猛虎。他们更需要的是中国、印度和其他地方送来的肥牛。境外自动送上门来的肥牛，姑且不说。本地的肥牛、瘦牛，被消化成一堆尸骨的有多少？没有详细的资料披露出来。

进马场赌马的人，是送钱去马场铺草皮。

到净沙与胜淘沙去的，那是去铺净沙湾和胜淘沙的金沙滩。

有资料说，钱老板进去净沙湾丢下百万元去铺金沙湾的沙滩；张三也搬了一间三方式组屋到胜淘沙去铺赌场的台阶；身为公司高级人员的赵有财，将公款存入金沙湾的账户；李四输了钱，偷了赌场的筹码，东窗事发，被判刑收监；王麻子，进赌场输了钱，借了高利贷，无法偿还，沦为放高利贷的跑腿，被捕入狱，前途尽毁。

净沙湾和胜淘沙的casino，每天都有不同的剧目在上演。邻国的阿嫂乘坐旅游巴士，直奔“两沙”来玩“泥沙”，玩着玩着，玩得脸青唇白，口袋里的买菜钱也奉献出来给“两沙”的厨房添伙食。花园城市的组屋区，“两沙”也开出旅游车免费接送阿嫂、阿嫂、阿伯去“参观”金碧辉煌的赌场。手痒的，伸手拉拉老虎机。如此这般，虎虎生威，假以时日，花园城市蛇鼠虫蚁共舞，那就蔚然大观了。

真如毛泽东说的：“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

慷”。

只是不知道，这“天翻地覆慨而慷”是哪方面的“天翻地覆”。

盘踞在山头上的猛虎一旦成了一头“如添翼之虎”，犹如飞龙在天，扑下来，躲避不及，或是不愿躲避的，只有做了山君果腹的供品。

开锣演戏，旨在收钱。这剧目若不开演，发牌开赌场的老板说，他们（包括我们）就完了。

别人是养虎为患，花园岛国是养虎能“旺”。优雅社会老虎过街，不是什么洪水猛兽。

有人担心，这两只老虎吃的人多了会不会变成“虎精”？

进去拉老虎机拉丢了一层三方式组屋的张三对人说：“要进赌场拉老虎机，随身应该请武松做保镖。”

“为什么？”

“武松能把老虎打死。”

老百姓说：“那是发生在景阳岗上的事，这里是武吉知马山。文吉知马山的武松是没有这等武功，如何能打虎？”

在净沙湾用了百万真金白银去铺沙滩的钱老板也插嘴道：“老虎不也请了保镖。武松镇得住老虎的保镖吗？”

说的是，武松能打虎，但得罪不起官府，最后不也给刺青，发配充军。

虎年说虎，花园岛国的老虎坐大，谁敢动它一根毫毛？

之兔

先给你一个歌舞升平，众人安居乐业居住环境，然后黄鼠狼前去敲住在母语文化家里



的小白兔的门，唱道：“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门内的小白兔回应道：“就开就开我就开。”

小兔子开了门，从此一去不回来。

这是贺老头当小孩时唱过的一首儿歌，如今他已年逾古稀，这歌儿照讲他已经早该忘了，但他却没忘。

“很有意思。”他和一众银发族在一起摆龙门阵的时候，信口唱了这段歌：“咱们小时候进学校念书是先学会如何做。学会了做人，才去接受知识的培训。不懂得辨别真伪，就会成为一去不回来的小白兔。”

“说的是，”喜欢和成语玩游戏的麦老头说：“成语就有一条‘引狼入室’。小白兔子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这也不能怪小白兔少不更事。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隔着肚皮，越聪明越阴险。因为有小聪明，就会偏离正轨设计去害人，干坏事。会干坏事的人，有几个是笨的？”

“所以说，聪明人出手，手段更高明。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活在蠢人的世界里，你不会受骗。活在聪明人的世界里，你的受骗率高十倍。”

“所以说，害人之心不能无，防人之心不可无。狡兔三窟，正是防范再三。”

“华校生一路走来少了防范之心，太过耿直了。才会有开门给黄鼠狼进家。”

“小一辈的兔子呢，没和黄鼠狼打过交道，也不知道黄

鼠狼是什么东东。你叫我开门，我就开，很听话。”

城市花园里大概只有家兔，没有野兔。所以花园里看不到有野兔子留下的三窟。

野兔子抓光了，养在家里就变成家兔。家兔是宠物，和斑点狗一屋观看第五波道，也就不需要叫黄鼠狼去敲小白兔的门，诱骗它出来开门了。他们本来就打开大门，没有设防。

十二生肖里的“兔”，不是洋人卡通里的班尼兔。班尼兔比华人传统里所画的兔狡黠得多。班尼兔露出两颗大门牙，吃着胡萝卜的形象是另类狡兔的形象。非老爷爷唱儿歌时所唱的“小白兔”。难怪花园岛国的优雅社会的小白兔有点像实验室里的白老鼠。

之龙

华人社会里，许多传统都没落了。中秋节吃比萨当着吃莲蓉月饼。小孩子喜欢过圣诞多过喜欢过农历新年。端午吃粽子，大人带小孩子到麦当劳吃汉堡包。

十二生肖里，老鼠换了新装成米奇洋老鼠；犁田耕地的牛，成了NBA里的公牛(BUFF)；洋老虎叫什么名字，哎呀，是不是叫“净沙湾老虎”，一时忘了。兔子刚提过了，是班尼兔。唯独没有洋龙。好像龙是不能取代的。

东方传统，龙是代表帝王。皇帝之身称为龙体。皇帝的喜怒哀乐，称为龙颜。皇后怀着皇帝的骨肉，称为龙胎。皇帝坐的椅子，称为龙椅。皇帝穿的衣裳，称为龙袍。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西方国家则无龙的传统形象，但有龙的精神。

今日，花园岛国虎踞龙盘的局势是固若金汤。当年秦始皇都还没有这样气势。

所以，花园岛国的社会还是龙的天下，飞龙在天。

姓龙，又是龙年出生的龙再生，得天独厚，八字好。这是同辈人没有几个能和他相提并论的。赌场的生意，开张以来，赚钱如猪笼进水，生意业绩，火红火绿。大家看好这总裁的高位日后由谁来继承？

“谁有龙再生的命水好？”

“量身定做，这位子早就安插好了，虎踞，还得龙盘才行啊。”

“说的是，说的是。虎踞龙盘，才能今胜昔。赌场一年有几十亿进账，花园岛国就能天翻地覆慨而慷了。”

岛国人民，有人眉开眼笑。开赌，好得很！小小的负面影响坏不了大局。只要赌业日日可以开香槟庆贺财源滚滚，有几家家破人亡，何足挂齿！这是一本万利的包赚，而且是赚大钱的生意，不抢滩，眼睁睁看肥水流入他人田，这才是捶心肝的事。

所以不管是龙再生，还是把姓放在后，叫再生龙，优雅社会里众人都看着两个赌场过日子。大家在一片夜夜笙歌，赌场通宵达旦开门恭候的日子里，谁个不感到花园岛国百花斗艳，小国一日千里，大国还得向小国看齐。

优雅社会里十二生肖的龙，是很特殊的生肖。

之蛇



谁说蛇无足？有足的蛇叫四脚蛇。所以画蛇添足绝非多此一举，也非无中生有。

花园城市的蛇，既有无足之蛇，也有四足的四脚蛇。各有自己的世界，各有自己的天地。

花园城市虽不在非洲，却随处可见其毒无比的眼镜蛇。合法的与地下的，放高利贷的“大耳隆”，是盘踞在花园城市的组屋区的眼镜蛇。两处综合娱乐城里的“卡西奴”

(casino)，是孵化出这些眼镜蛇的温床。去净沙弯的人，淘不到半粒金沙，却陷入没顶的浮沙堆里。进入胜淘沙的，同样没有筛洗到半粒金沙，却淹没在“金沙堆”里。输了钱想找钱翻本的，就会在电梯内，或是组屋周围的一些墙壁、巴士车站或是灯柱上找到这些眼镜蛇的联络电话。然后，引蛇入屋，从此恶梦不断。

北区那个住在三房式组屋的苏旺兴，就被“眼镜蛇”的跑腿放了一把火烧了大半间屋子，尚幸，一家大小及时逃生出来。

“我申请禁止你进赌场的禁令，好啊，你现在借了别人的身分证入赌场。输了钱，借大耳隆的，好啊，现在屋子烧掉了，整家人去睡街！”

苏旺兴的老婆哭哭啼啼。

“你跑去云顶，一夜不回来，我还知道你到哪儿去。现在进家门口的赌场，打个圈回来，鬼知道你上哪儿？造孽。”

花园城市里这类蛇，获得此地天时地利与人和，势将纷纷出洞来。

为蛇添足使它脱胎换骨成为可供观赏的四脚蛇，则是在

法律空隙间扬眉吐气的另类受保护的蛇。这类蛇一旦养在大财团的“公司公园”里，谁说得上也可冠冕堂皇挂牌上市呢。只要两处综合娱乐城里两只只会下金蛋的鸡，每天下两粒重量值一千万以上的金蛋。不论是眼镜蛇，还是四脚蛇，都有生存的空间。

我的犬子对我说：“老爸，现在不只是大耳隆的生意一枝独秀，典当业的生意也欣欣向荣。”

之马

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当张家骏还是一匹力壮膘肥的马儿时，他虽然不是一匹不吃草的马，但社会上供给他的草料并不多。毕竟，他是被劳心者看成是治于人的劳力者。但他肩膀上驮负着的同样是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没有这些在第一线的实践者，这个社会的繁荣昌盛只是画在纸上子虚乌有的东西。一生牛马，劳劳碌碌之后，疾病缠身，退下职场，老马得看医疗费用高昂这只老鼠的脸色，奈何不得。

“看来你还健壮，可以重出职场去赚黄金年华这一阶段，每小时六元的薪酬。”

“人在年轻时都被榨干了，现在还要来榨骨髓？”

“挣点钱留在身边傍身啊。”好心人这样说。

“已经到了骨头可以打鼓的时候，我们这个优雅的社会还不能为我们这些乐龄人士提供几年享享清福的日子，还要叫我们重回职场，领取比离开

职场前还要少得多的酬劳，与心何忍啊？”

真是同人不同命，同马不同厩。人家一年的俸禄，他张家骏做三百年还拿不到那么多。

难怪年逾古稀的他，每天还得在小贩熟食阁清理桌面，收拾顾客留在桌上的碗筷。而别人在古稀之年，一掷千万元收购下半条街的排屋。如果能购下整条街的房子，日后坐地起价，轻轻翻个身又是另一个十二年的高薪收入，富的越富，穷的越穷。

众马拉车，坐在马车里呼风唤雨的就是那么少数几个人。

花园城市的太平盛世，粉刷得天衣无缝。

组屋前的一角栖息处，“老马老牛”坐在长椅上，眼望白云蓝天，心中享受不到这花园城市的鸟语花香。

对他们来说，不偏不倚踩上了“画饼充饥”这条成语。

之羊

说起羊，就令人想到这句成语：“代罪羔羊”。

生活在花园岛国的华人有两类，一是讲英语的华人。这是受宠的族群。一是讲华语的华人。这个族群就像“待罪的羔羊”。

这个社会之所以不能放开脚步走在前面，因为华语华文不是地球村的用语与文字。在这个社会的夹心人，埋怨老爸老妈们之前送他们进华校。老爸老妈被责怪得抬不起头。

夹在老爸老妈与自己的下



一代中间的夹心人，痛定思痛，极力将自己的子女营造成一众精英的香蕉人。如此这般，这类夹心人成了背负五千年中华文化的“代罪羔羊”。

老的一辈问儿子、女儿：“你们怎么不和孩子将家乡话？海南人不懂讲海南话。”

“潮州人不懂讲潮州话。”

“福建人不懂讲福建话。”

“广东人不懂讲广府话。这算什么？”

做孙儿女的对自己的老爸老妈说：“公公、婆婆不会讲英语。他们为什么不讲英语？”

有人乘机出来说：“这样如何能和睦相处。我来当秦始皇，给你们统一语言，都讲英语。种族和谐，大家只讲一种语言，就什么隔阂也没有了。”

沟通上是什么隔阂都解除了。但各族自身的文化呢？全都扔了？语言文化是各族的根与灵魂，都扔了不是掏空思想，成了动物园里的动物？

“有什么不好？热衷开动物园的人说，一切行动听指挥。这个社会才有效率。”

“有什么好？把族群脑子里固有的文化掏空了，这个世界还哪里有各族多姿多彩的文化来陶冶人性，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

优雅的社会，就是物质文明的社会。这是我们花园岛国要追求的目标。经济效益第一，其他都要让路。谁不让路，谁就是代罪羔羊。

儿子女儿对老爸老妈说：让路吧，在优雅社会面前让路吧。

羊呀羊，十二生肖里，你

是属于牺牲者的生肖。

之猴

早年，新加坡还是属于英殖民地那阵子，岛上的华人称这些老外为“猴子”。之所以有这个戏谑，十之八九因为这些老外有个高鼻子，猴儿毛，碧眼珠的长相。所以，也有人称他们为“红毛人”。

这群红毛人猴子管了这个岛屿百余年，之后，天不由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结束了他们在这个岛上的猴族家族的王国。岛上没有猴王了。

但植物园，麦里浩水池的树上，还有野猴子栖身。

没有英国猴王内阁的海岛，还是可以找到很多红毛人的文化。这红毛人的文化，在我们立国后，四十六年的时间里，已成为岛上的主流文化。说红毛话的，比说其他语言的要多得多。

那天，麦老头因为和他的孙子讲华语，做儿子加以干涉。麦老头生气起来，骂了儿子一句：“你是红毛猴啊，你。”

这一骂，儿子儿媳妇闹分家了，决计搬出去住。

“你也是的，”麦老头的另一半也说：“现在是什么年代，开口闭口红毛猴。现在的衙门还有红毛猴吗？”

麦老头答不出话来。心里却嘀咕着：“谁说没有红毛猴？家里就有几只。”

红毛人碰到红毛人，讲红毛话。

华人碰到华人讲红毛话。

华人碰到印度同胞，讲红毛话，

华人碰到马来同胞讲红毛话。

这可不是只在英殖民地衙门里才说红毛话。

买各类保险也好，签各类合约也罢，给你签的合约，都是红毛字。纵有别的文字，也会注明，若有诉讼，以红毛字的内容为依据。

在十二生肖里，猴子曾经在岛上坐大。虽说现在岛上没有猴子衙门，但岛上还有猴气。

麦老头冲着老伴说：“现在地铁环线通车了，东西南北串在一起，你小心走进地铁，走不出来。除非你懂得红毛字。别说岛上没有红毛猴。”

这是花园城市里另类风景。

之鸡

鸡（妓），作为黄赌毒的“黄”，历来是被禁的。

花园城市的鸡弄红灯区，有多种来路的“鸡”。说是禁嘛，街边谈交易的是公开的。老百姓付钱买“鸡”，警方人员不知道吗？真要到哪里扫荡，警方人员肯定抓“鸡”抓到手软。鸡弄几十条巷，那儿没有“鸡”的污染？

这污染毕竟是区域性的。只局限在鸡弄。对咱们这个优雅社会，无伤大雅。

性无能者不会到鸡弄去，但会去净沙湾或是胜淘沙的casino。怕传染到艾滋病的，不会到鸡弄去，但可以很安全地到净沙湾或胜淘沙的赌场去。而且到净沙湾或胜淘沙去，比到鸡弄去要体面得多。到鸡弄的交易几十元就够了，加上



开房也不过百把元，不至会搞到你家破人亡。进赌场，就难说了。绝对不会只是百把块钱可以交易的。买张门票就是一百元了。不要说坐到二十一点的桌面上去。单是拉拉老虎机，奉献三五百元是“湿湿碎”（丁点儿）的事。

抓几只“鸡”回来罚款，罚款的钱不够塞牙缝。网开一面吧。

鸡弄的“鸡”，还是有市场的。

黄是半公开的，赌是公开的，都是在咱们优雅社会，坐上观景轮上可以“欣赏”的景点。只是在十二生肖里，“鸡”是属于最受侮辱的生肖。难怪街坊大婶大嫂们吵架，粗话出口就是：“去做‘鸡’啦，你。”

之狗

岛国的狗，十之八九是不会看门口的。男女主人牵着它们上街，是让它们出来散步，开开心。

对此，麦老头抱怨说：“畜生好命，不见有几孙牵着我出来散步。”

儿子养了两只腊肠狗的丁老头对麦老头说：“你想得开心，我每天还得定时带我家的狗儿去散步呢。”

真的是，这年头，儿辈们牵着狗儿去散步，比牵着自己的爹妈去散步的还要多。

那天，丁老头牵着儿子那只牧羊狗“波比”下楼去散步，顺便让它解决大小二便。他在公寓楼下遇上个熟朋友，两个人聊起天来。不知是“波比”二便急呢，还是贪玩，使个劲，挣脱了丁老头手拿着的牵狗

绳，一溜烟，跑了。丁老头不在意，心想狗儿最后总是要回来跟着主人的，暂时由它去吧。等他和朋友聊完天，回过头来找他家的“波比”时，“波比”却跑得无影无踪。丁老头沿着惯常遛狗的路线，“波比，波比”边喊，边找，找了一个小时没见到“波比”的影儿。儿子在家里等了一个钟头，心里犯疑。平常老头子只带“波比”遛半小时就回来了，怎么今天出去了一个钟头，还没有回来。做儿子的心里挂着他的“波比”，拨通了老爸的手机，问他怎么还不把“波比”带回家。

丁老头耷拉着脑袋，敲响儿子家的门铃。

做儿子的一看，不见了“波比”急忙问道：“波比呢？”

“跑了。”

“什么，跑了？跑哪儿去？”

做儿子的脸一沉，咆哮道：“我花了两三万，叫人家从苏格兰给我买回来，你现在让它跑了。”

“狗会认路的。迟会儿它自己会回家的。”

“回家。让人偷抱去了，还会回家？”

丁老头心里不明白，狗儿不认主人的么？什么人要抱走，就让人家抱走。蠢狗！

做儿子的花了千把元在报纸刊登寻狗启事，附上“波比”的尊容“玉照”，说明谁能寻回“波比”，打赏三千大元。

无独有偶，和寻找“波比”的启事并列的则是另一则警方寻找一位老人的家人的启事。

丁老头心想，倘若有一天他失忆不会回家，儿子会登寻

人启事找他吗？

狗儿有价，老人无价。

宠物店的生意火红火绿，养在宠物店里的各类名种狗是供顾客挑选的对象，是有价待沽的。

寄放在养老院，或曰“老人院”的老人，是各家弃养的。寄养到老人院的人家，不像开宠物店的有钱可赚。寄养在老人院的家人是要支付费用给老人院。

一赚，一亏，风景这边特别。狗儿也许会这样说，老人却会那样想。

之猪

一路来，猪留给人的印象是蠢的。所以骂人的话有：“你蠢得像头猪。”

有人却说，猪比狗还聪明，也不比人笨。

花园岛国的岛主深知，自己培养一个尖端的人才，要花二十年的时间，论千万的金钱。但以高职厚禄从国外挖角，美言曰：引进人才，立竿见影，省钱又省时间，何乐而不为。外国兵团，入籍花园岛国，就可以把世界女子乒乓锦标赛的金牌摘回来。如果要自己从零培训这样一批（是否能培训出来，还是个问题）国手，能如此立竿见影吗？生活在优雅社会里的人，不是人说的蠢如猪。

班纳卫三岁的时候，他老爸老妈就做了周全的栽培计划与投资，务必将这小子送出国留学，没有机会读博士，起码也要读到硕士。为了实现小班纳的二十年计划，英俊潇洒的老班纳熬得五十五不到就秃发，美丽充满魅力的太太却熬

得眼尾皱纹凸显。

卫班纳总算于八年前获得一家企业的奖学金，如老爸老妈的期待，出国留学了。寒窗数载，他也如老爸老妈的期望拿了海外博士的学衔，在海外的第一家大企业获得高薪高职，事业如日中天，生活如鱼得水，身边有个如花似玉的女朋友。

老班纳夫妇渴望儿子学成归来，好在一众亲朋戚友面前光宗耀祖。当然他们也希望儿子的高薪俸能让他们过上令人惊羡的生活。这毕竟是他们长线投资的回报。可是，小班纳似乎乐不思蜀，毫无回来岛国的半点心意。毕业后三年里，老班纳写了不下二十封信催儿子学成归来。小班纳最初还打打太极，能拖则拖。最后干脆连信也不给老爸老妈回复了。

“岂有此理。”老班纳从发火到语气越来越强硬，直对着小子的老妈面前大骂小班纳不孝，饮水不思源。

最近，老班纳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教训儿子，他以为他这般对小班纳晓以大义，就会把他的小子骂醒过来：“你

花家里的钱，我们姑且不说。你拿了国家的奖学金出国留学，就这样一去不回头，你对得起国家对你的培养吗？”

老班纳做梦也没想到，小班纳给他写了这样一封回信：

“老爸，我们的政府为了招揽外来人才，不也到处挖别国人才的墙角？那又怎么说呢？你会为自己的国家挖别人的墙角，别人也会像我们一样挖我们的墙角。这里谈得上什么真正的道德吗？我们懂得自己培养一个顶端的人才所花费的大于用钱去招揽别人培养的人才，谁个不聪明？栽培一个尖端的人才，要花一二十年，就如你们栽培我一样，费时费力。拿钱去招揽，快捷又省钱。谁个不聪明？人家拿钱招揽我为他们服务，就如我们拿钱招揽别人为我们服务，你情我愿，这谈得上什么大义？拿钱把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员招来为我们拿个世界冠军，奥运金牌，跟自己从零开始来培训自己的运动员，你说，老爸，哪一样急功近利？建国四十余年，花上数亿元，你还未必捧得着什么世界冠军回来。少花几倍

金钱，少用三五十年的时间，就能如愿以偿，何乐而不为？所以，我说，老爸，不要责怪我这只‘海龟’不回岛上下蛋让岛国获利。当我们收买别人的精英时，我们是否也曾替别人花钱花时间培养出来的天才被我们‘请回来’，而觉得‘不应该’？或是羞于‘猎人之美’？世界本就是样子，不可能只有我们会打算盘，别人就不会打如意算盘。我这只‘海龟’，应不应该‘归’？你说呢，老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施于人，就要认同这种循环。不是吗？”

老班纳接到儿子的信，顿时感到嘴里好像被人塞了一口秽物，很不是味。

“这能相提并论吗？”

他用快递给小班纳发了一封信。

小班纳也用快递回了老爸一封信：“为何不能？”

这是优雅社会里典型的故事，也是一道很精彩的风景。

十二生肖图解完毕，各有精彩的版本，你说，我们的优雅社会是不是也很精彩呢？





蜗牛与雨

◆ 雨 心

突如其来的大雨沐浴着大地，干燥的草地似乎也变得生机勃勃了。大雨来临之际，路人躲的躲、闪的闪，身怕被雨淋湿。岛国多处设有有盖走道，最近就连住家附近的天桥也成了有盖的天桥。即使忘了带雨具，也不怕风吹雨打。

下午时分，撑着伞，在人行道走着。由于下的是暴风骤雨，路面上积了一层薄薄的水流，水流上的雨滴翩翩起舞，舞姿优美，整齐划一。走在路上，即使雨伞再大，雨水还是会不偏不倚地渗入我那双旧鞋里，虽有点儿凉爽，但实际上又有点儿不自在、不舒服。想着，若全岛各地的人行道都装上有盖走道，这风景是多么地奇特啊！无论如何，人行道的路面稍微粗糙，即使道上的水流在多，也不至于会使路人滑倒。就边走着，边看风景吧。

人行道上还看到了一只蜗牛。想必这只蜗牛也觉得近日过于炎热，如今下起雨，索性伸出头来，感受大雨的快感。可能是人行道旁的草地积满了雨水，蜗牛不想被淹没，为此爬到路面上躲避灾难吧。蜗牛背上的壳看似一个包袱，但它也是蜗牛的家，像个游牧民族，去到哪儿，睡到哪

儿，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假如我是这只蜗牛，我到底该做什么？我不知道。

城市人的脚步犹如急雨，多么希望生活的步伐像蜗牛，一步一步慢慢地走。但，世界那么大，蜗牛爬行的速度又那么慢，想必是非常辛苦的。假如有一只蜗牛向另一只蜗牛抱怨道：“该不该放下重重的壳，去寻找那里有蓝天？”但经过对方的劝解，蜗牛不再抱怨了，便发誓：“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让风吹干流过的泪和汗，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爱因斯坦说得好，人因梦想而伟大，就是如此。

雨势渐渐地缓和了，路面上的水流也随即而逝。孤独的蜗牛还在路面上慢条斯理地爬行着，去寻找他的天地了。虽然还下着蒙蒙细雨，但这长命雨让我对人生有着另一番的体会。

不知不觉的，鞋子里面湿透了，看来雨水也有顽强的生命力。雨滴不论大小，最终还是成了水流。突然，天上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的雷声。雷公咆哮着，雨势又大了，还是赶紧加快脚步，回家换一双干净的鞋吧。

华尔街的怒吼

◆ 钟 晓

排山倒海的老百姓
像汹涌澎湃的浪涛
涌向华尔街
声讨贪婪的
华尔街大鳄
是谁怂恿华尔街
大鳄
为所欲为
制造金融衍生品
编造谎言欺诈
百姓良民……
华尔街金融寡头
束缚了统治者

助长了无耻之尤
贪得无厌
要老百姓“共享”债务埋单
愤怒的老百姓
矛头指向当权者
治国不力
让成千上万的百姓
失业饥谨磨难受苦……
一阵阵民众怒吼的
声浪
横越大西洋、太平洋……
反金融霸权运动
此起彼伏

绵延燃烧……
美利坚
往日
金元帝国
天堂乐园的
美梦
逐渐消失、破灭
暴露了西方帝国
夕阳夕下……

(写于2011年11月13日)



从中峇鲁到云南园

◆ 泉 声

中峇鲁是新加坡最古老的一座公共住宅区，也是许多和我同一代住过中峇鲁的新加坡人心目中的一块瑰宝。我心中系着对它的许多点点滴滴的感情。

这座古老的住宅区兴建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地区内的马路连沥青都还没有铺上还是石子路时，我们这一家人就已经搬进齐贤街（Chay Yan St）与永锡街（Yong Siak St）交界处的一座三层组屋二楼的一个两房式单位，一家七口就此安顿下来。犹记得那时，已是风烛残年的外婆，是租用一辆人力车，把她从牛车水旧家载送过来的。不到一年时间，老外婆就乘鹤西归，逃过了一场蝗军侵略的大灾难，这或许是她老人家福大。我们在这里住了不到两、三年的光景，也挨过了一场日军侵略战争的苦难日子，最终为了要逃过两位哥哥被“蝗军”征调去当所谓的“军补”，就搬离了这座组屋，举家逃到印尼廖内的吉里文岛去开垦农场。但意想不到的，经过几番风雨之后，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当时的女友，王淮音同学（后来成为我的妻子）的祖父因与老妻分居，在我们的安排下，阴差阳错地就买下了我家在战前所住过的齐贤街同一个两房式单位，真是无巧不成书。

这个古老的住宅区，不但有我许多童年的回忆，它也是我青少年时代成长的地方，更是我培养爱情的温床。那里既有着许多我的童年小朋友，也有我许多启蒙老师，还有许多我小学和中学时代的老师及中、小学以及大学时代的同学。

沦陷时期，我那已经成功报进的珍珠山英文小学，就与其他公、私办学校的命运一般，关闭停办，再不然就被蝗军征用为日语学校了。父亲不甘心自己的儿女接受奴化教育，便把我兄弟分别送到邻近吴伯萱先生（他就是后来我就读的

星州幼稚园暨小学的战后第一任校长（我的小学毕业证书还是他老人家签名的）及陈灰曼先生（战后他担任前星州日报的编辑）在他们的住家所开办的“地下”补习班学习华文。除了吴、陈两位我的华文启蒙老师外，我在中正金炎路分校的老师如林惠柏及其堂弟林惠瀛、张达德以及我小学时代的音乐老师周敬华，及英文老师张开碌等，也都是我的左邻右舍。其他与我同龄的小朋友或同学或玩伴，如今也已进入坐七望八之年了。令我较难忘的是李秉彝同学这一家人，因为就在沦陷末期，英美联军反攻新加坡时，派出数十架轰炸机载了大量的“燃烧弹”，不去炸敌人的军事目标，反而把它们一蜂窝底投在平民住宅区。在那危急时刻，承蒙李老伯（秉彝的老爸，也是我老爸的同乡）好意让我们一家人到他那在五层楼组屋底层避“弹”。那知人算不如天算，联军的燃烧弹，不偏不移地就落在我们的头顶上，还好，老天爷保佑，燃烧弹落到了二楼就嘎然而止，两家人死里逃生，恍如隔世。

也许是老天爷的安排，说有多巧就有多巧，我的当年红颜知己，也就是后来伴我走过一生的老伴的半个娘家（那只是她叔叔的家，她父母娘家在古晋故称半个娘家）也在中峇鲁的中保路。她的名字叫淮音，是我在中正总校同级不同班的同学，那时她在甲班，我在丙班。上世纪五十年代，学生运动汹涌澎湃展开，反殖、反黄（色文化）、维护华教、以及各种形式的学生活动，助学会、文艺话剧、叙别晚会，庆祝三八妇女节等等，还有那一场轰轰烈烈的“五一三”各大华文中学生要求缓服兵役事件。在这些活动中，都有我们曾共同工作过的份。我和她性格相似，不喜欢让自己的行动和爱好，受到八股教条式的约束，因此往往在正式会议结束后，不想留在现场闲聊，两人使了一下眼色，便开了小差，溜了出去。通常



是去看一场香港制作的进步电影，由于她是远道从沙劳越首邑古晋到新加坡求学的，刚好当时有一套香港长城电影公司拍摄的电影名字就叫《千里姻缘一线牵》，于是同学们就把我们的交往套上《千里姻缘一线牵》这个“美称”。但在同学们眼中，我们始终是一对“吊儿郎当”的伴侣，而且还认为是她把我“带坏”的，故称她为“大吊”，而我就是“小吊”了。

我和她的感情是在念南大时才算逐渐发展起来。在第一年假期开始，她与我相约作伴到柔佛州昔加末县治下的三合港（Cha' ah）新村，担任了三个月的代课老师。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赚取一些收入，好支付大学费用。另一方面也是在回避一些有心人对我们交往指指点点。在三合港那三个月的临教时间内，我们同寄宿在学校的教员宿舍内，朝夕相处，加上没有外来因素的干扰，我们的感情像大鹏展翅似地飞速发展起来。可是就在临教聘期快要结束前夕，却发生了一宗意想不到的事，让我们的“姻缘”提早“假戏真做”。事缘她因受当时思潮的影响，没有按规定时间去把居民证更新，在昔加末的教育局申请教师注册准证时触了礁，连居留权也受影响。还好，我的大哥在政府部门还吃得开，靠着他的人脉关系，获得移民厅长李先生的特别通融，允许我们签下一份“保证书”，承诺在大学毕业后就正式结婚，然后再以结婚证书为凭，便可获得新加坡公民权。虽然这一场意外有惊无险地给解决了，但我心里很清楚，这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个“缓兵之计”。她对是否能与我共结连理，心里还没个底。不过在她的心目中，我到底还是扮演了一个“英雄救美”的角色。就这件事情上，我曾经一股傻劲地对她说过，我愿意与她做个暂时的挂名夫妻，以解燃眉之急。一旦她日后另外找到心仪的归属，我决不会成为她幸福的绊脚石。其实我后来得知，那时她对我不计个人得失，为她解决了居留问题，由衷的感激感动。口中不说，内心早已倾向于我了。这或许是为我们最终能走上红地毯垫下了基础。

在南大深造期间，我们都是寄宿在大学宿舍，每逢周末或大学假期才回家一趟。那时她寄居在中峇鲁的半个“娘家”，而我家就在与中峇鲁相隔不远的实叻路（Silat Road，现已划入红山路的一段，而不复存在）。我们周末假期相约的地点，就在她住的中保路与茂源台（Moh Guan

Terrace）交界处。从我家穿过俗称“四脚亭”的山巴泥路，不需十分钟的路程，就可以看到她了。多数的时间，我们是泡在位于中保路与中峇鲁路交界角头的一间咖啡店的隔间内，叫了一杯意米水，外加一包冷藏公司的冰冻鲜奶，混在一起分成两杯，慢慢地享用度过一个上午，感到无比的温馨。那时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有次我们约好在她家楼下见面，我依时前往，但不见她的出现。左等右等，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足足等了三个钟头，才见她施施然下楼来。心中一喜，以为她终于想起了这个约会。那知道全然不是如此，她的表现差点让我昏倒。一见面，她一脸莫明其妙的样子，问道：你在这里干嘛？。停了一阵子，她这才如梦初醒，哑然一笑，连声道歉。至今在她弟妹间提起这事，大家都把它当一件笑料，还连声赞扬我的“耐性”。

在她的这半个娘家住着她叔叔一家人，婶母及他们的七个子女（四男三女），加上她那与丈夫分居的祖母，及她的终身不嫁的独生女（即她的姑母）和她的养女。一共是十一个人，共处在那三房一厅的组屋单位内。当她周末回家时，就只能在客厅打铺盖了。这也就是为甚么在大学毕业后，她就独自在外租个房间住的缘因。她的那位叔叔好赌如命，把家底都败个请光不打紧，还要远在沙劳越古晋，那终身勤勤恳恳好不容易撑起的一点家业的兄长，即她的老爸，我后来的岳父，把产业抵押给银行，汇钱过来为他还赌债。而他却还是赌性不改，照样我行我素，逍遥自在。他继续在地继续在赌局里混。一家老小的日常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以及孩子们的学费等等的的生活费，一古脑地全都丢给那位因自幼没照顾好而受伤，以至身体出现些微佝偻的单身姐姐，靠着她担任一名中学教员的微薄薪水，去挑起这个重担。孩子们从成长到后来的安家立业，这位伟大的姑母可说是功不可没，是我们这一代子侄辈的楷模。我的岳父、母对这位单身的妹妹很是关心，为了要让她有个“后代”，特地来新加坡一趟，为她安排从侄儿们中选出一位比较心细，肯照顾老人家的“过继”给她。虽说她那时已有了一个“养女”，但老一代人总认为应该有个“男”裔，才是正道。

在大学最后两年，我和她的感情已经升华到难分难舍。自然我们“打铁”的次数，也较频繁。就在这时，从她的家乡飞来了一位“小妹妹”

接机时，一眼看上去像极她姐姐。留着两条小辫子，只不过肤色稍微黝黑点，跟我在高中刚认识她姐姐时，没甚么差别，这姑娘就是她的四妹。她那次来新，是为了要医治她那在小时候受过创过的左眼。可是甫下飞机，我们不是安排她去看眼科，而是直接把她带到大华戏院去看一套港制左派电影（片名忘了）。第二天才安排她到海山街（Upper Cross St）看著名的眼科医生胡戴坤（他就是曾任我国财政部长胡赐道博士的令尊）。从那天起，她开始了与我们结伴同游的日子。

我们的打铁活动就多了一位“第三者”也是我们打铁时的所谓的“电灯泡”。不过我们两都很疼爱她，自然也就不在意身旁多了一粒“电灯泡”。

我们不时带着她去看电影，逛街，买东西。有次我们在中峇鲁巴刹买了一粒榴莲，三个人就在中保路对面的草场就地解决掉。因身上的钱有限，无力再买多几粒，拿到她叔叔家与堂弟妹们分享，只好出此下策。这件有趣的事，到现在每逢有机会与四妹见面时，她都不忘提起回味一番。

想不到的是，四妹在新加坡这一呆，就呆出一个大学学位来。在南大长达三个月的假期中，她就索性把四妹带上校园，住进她的宿舍。（刚好她的同房同学假期回家）这一住，四妹就爱上这座校园，萌起要留下来“深造”的念头。我们都极力鼓励她留下念书。只不过当时她的老爸（我后来的岳父）生意面临周转不灵的困境，家庭日常生活费用十分拮据，全靠她家三女儿担任教职的薪酬来勉强维持。以当时的财力，老岳丈只能勉强供他的长子一人读大学。四妹的第一期学费，除了靠姑母的一部份资助外，其它的就靠她到爱同和南华女中，担任代课老师筹集。

在她准备考大学前，为了能让她安静地准备入学考试，我们安排她到我老爸租来做为“诊所”的亚答屋内的一间房间准备功课。此外淮音还找来几位大学同学，为她恶补数学、科学及英文。她终于如愿考上了大学。一路顺风顺水，把大学读完，获得了中文系文学士学位，圆了她戴方帽子的梦。毕业后不久，她又随着在大学时结识的知己（后来的女婿），刘君一起负笈英伦。刘君攻读法律，她则就读于伦大东方与非洲学院中文系。学成，遵父命在异乡完成人生大事。

这位当年从古晋飞来，留着小辫子的小姑

娘，中学时代就热爱中国文学，难怪她在南大选修的是中文系。负笈英伦，在“东方与非洲学院”选读的还是中文系。写作是她的爱好，上世纪九十年代她开始重新执笔，以“一凡”为笔名，创作了不少的文学作品。也出了几本书。作品被收入中、台、马来西亚等地的文学选集以及文学辞典。除了写作外，她还担负起几种文艺刊物的编辑，如新加坡《新世纪文艺》编辑顾问、东马华文报艺文版《五属文苑》编委等等，而她的夫婿是一名在汶莱石油及天然气企业界中长袖善舞的儒商，也是汶莱的一名响当当的名律师。担任多个社团的法律顾问。退休后，他也妇唱夫随，亦步亦趋地拿起笔来从事写作。作品多刊登在东马的华文报章上（因为汶莱没有当地出版的华文报章）。接着我这个南大经济系毕业的前公务员，在她不断的鼓励下，也拿起笔来了，不时在报章及文学刊物上投稿，乐此不疲。我的黄昏岁月也因此过得充实意义。

除了这位四妹外，老伴的大弟育文在老爸勉力的资助下，五十年代末亦到新加坡准备就读南大。是兄弟姐妹中唯一的幸运儿，不必为学费发愁。我因爱屋及乌的关系，就和淮音协助安排这位弟弟，及和他一起来的几位沙劳越同学，在中峇鲁区内的文忠路，租下一个组屋单位暂住。一方面让他们安心准备大学入学考试，另一方面也好就近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毕竟在新加坡他们还是人地生疏的。等到他们获得大学录取后才搬上大学宿舍。我也觉得尽了一份“准姐夫”该尽的义务。四年后文弟获得了会计学位，就留在新加坡定居下来。

在大学假期间，我们多数时间还是留在宿舍。期间到餐厅厨房，花上一两块钱，就可以买到足够煮两餐的饭菜材料。有鱼有肉还有菜，这还要感谢餐厅工友给我们的特惠优待。预备好餐食后，就把也寄宿在宿舍的弟弟叫了过来，连同与淮音同宿的四妹共四个人一齐享用由她亲自料理的美味佳肴。想不到她还是进得了厨房，上得了厅堂的女生。这段经历也是一件日后见面时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婚后，她还时不时以她的烹饪手艺，煮出一道道美味佳肴，尤其是福州人爱吃的炒白粿、红糟鸡、酸辣汤及她自创的虾膏虾，加上向亲人学来的一道“印尼咖喱”。逢年过节便拿出来招待亲友，得到许多好评。让我脸上也沾了不少光。



大学毕业后，我们必需履行在移民厅向李厅长的承诺。虽然那时厅长已换了人，但此事已记录在案，不能失信，否则不但对不起李厅长，也愧对大哥的一番努力，最后还有可能要负起法律责任。但最为关键的是，那时她已决心与我长相厮守，愿意“假戏真做”来真的。于是在还没有找到“正式”职业的情况下，我们私下决定不通知双方父母，找来我的二哥帮我们筹备租借婚纱，到小坡吊桥头大路摄影社，拍摄结婚照以及到婚姻注册处去注册。二哥在这件事情上跟我们配合得天衣无缝。更妙的是，那时四妹还在南大就读，我们还叫她做“新娘伴”而“新郎伴”则请我们的老同学，花名叫“骆驼”的庄晚清来充数。不料照完婚照不久，老实的二哥无意间泄漏了此事。老爸认为结婚乃人生大事，岂可儿戏，更何况，他对兄弟中能有一个找到“福州媳妇”非常高兴，坚持要举行一个正式的婚礼。于是全家总动员在

一个月内把这场“正式婚礼”筹备好。这包括在当年的大世界游乐场内的大同酒家，摆酒席宴请亲友时，也让出几席招待我们俩人的好友和她的亲人。最后还在海山街百代摄影社“补”拍了“正式”的婚照。由于我的这位“新娘子”是从中峇鲁的半个娘家嫁出门的。出门前还慎重其事的请她的祖父、母共同为她披上头纱。这可是难能可贵的事。那是她祖父、母分居多年后，第一次共同携手为孙女主持婚纱礼。

上她的名字“淮音”，让四妹给带出来新加坡，要她立马交给我做为“订婚”之物。其实这枚戒指催婚的意义还大过订婚呢。想起来我的这位准岳母，可说是一位慧眼识人，而又幽默有趣的老人家。

中峇鲁成就了我的一段姻缘，也圆了四妹的大学梦。它带给我们的许多美好回忆，难以忘怀。





追逐生命中的光彩

◆ 成 君

据欧洲天文学家最新发现，迄今离地球最久远星系，是一个距离地球至少 131 亿光年的星系，也是人类迄今所看见的年代最久远星系。天文学家把这个星系命名为“UDFY-38135539”，由于距离非常遥远，来自该星系的光线穿透氢原子形成的原生“雾”，以每秒 30 万公里的速度向外扩散，得要 131 亿年才抵达地球，也就是说现在观察的光是 100 多亿年前发出的，还是处于形成的起步阶段，距离宇宙诞生的时间大约是 6 亿年。由此可以想象，宇宙的空间已不是以数字能估算的，相对而言，地球是那么的微小，人类世界更是微不足道。

当外星系所发出的一道光线

需花 131 亿年的时间
才能抵达我们的身边
可想地球在宇宙间
距离却是那么的遥远
人类岂不是微不足道
“人定胜天”的妙语
恰是谬论连篇

我们的时间
不能与光速竞跑
一道光速
以每秒 30 万公里的速度
尚用 131 亿年的时间
才能到达地球和我们见面
距离实在太遥远
人类的寿命难等得及
我们这一代
却比祖先们幸运
可获得这份荣幸
与这道光速会面

一幌便是 131 亿年
人类的寿命
怎能等得上
这份天定的机缘
短促的生命
冥想只在生命历程的弦上
有这个美丽的交点

拼一拼运气
满足这一生
能拥有生存的欲念

我们的生命
快得何只像刹那一现
更何况从不走回原点
以地球与宇宙对比
再以宇宙到无极无限
人类的生命
小于纳米的微弱
随时脱离附体而离去

生命短暂
青春有限
掌握自己现有的时间
要让生命中发挥出无穷的力量
不要残踏生命
不要破坏自然
不要贪婪淫褻
不要挑唆战火
珍惜当下
热爱自己
热爱生活
热爱工作
热爱人民

最短的时间
可爆发最强大的力量

像声
像水
像火
像光

不管生命多短暂
只要我们活着
活得充实
活得快乐
活得自然
活得为别人多想
这世界将会不一样

我们要珍惜时间
让生命发热发光
分秒必争
不苟且
不偷安
为更多人的生存
而奔忙

我们的生活
要更加多姿多采
求取付出
珍惜一草一木
永远追逐着
生命中的光彩



世上最美的，莫过于梦里的传说。我梦着昨天的传说，谱写着今天的故事；今天的故事，到了明天又会是怎样的传说？

第六章：传说

这里，本是个海边小镇，没有什么名山大川，能远近驰名，全靠那美丽的传说。

离姜女庙所在的风凰山还有一里多，古朴的石道便开始热闹了起来。沿街摆满了小摊贩的货品，叫卖之声不绝于耳。多是些当地的土产，白梨、苹果、桃子、山楂、大枣、花生、杏仁、红薯干等果物都被装在泛了黄的白布袋子里，毫无章法地搁在旧草席上；要么就是些海货，随意摆放的铁皮水槽子里满是海蜇、海星、海胆、海螺、海带、海螃蟹，还有些大大小小的叫不上名字的鱼，有活的，也有死的，多数是半死不活的。半死不活的毛秃子也在马屁股后面呆坐了好一会儿了，看到有了新鲜玩意儿，又抖擞着咋呼起来了。

“宝儿妹妹，看这么多好吃的果子，你爱吃啥，哥都买给你！”毛秃子拧着脖子，满脸堆笑，屁股随着马尾巴左摇右摆。

“谁稀罕这些破果子，没一个比得上我家

的。”白宝儿并不领情。

“那就来些海鲜给你爹下酒吧，就当孝敬他老人家的。”毛秃子继续殷勤着。

“好啊，那就每样来两斤，要活的。就当这么多年你偷吃我家李子的报酬吧。”白宝儿白了一眼毛秃子。

“每样两斤？”毛秃子有些犹豫，想必是心疼口袋里的钞票。但吹吹打打了老半天，总不能这么早就败下阵来吧。“好！就每样两斤。这大热天的，现在买的话等一下就都坏了，回来时哥一定买。”毛秃子说得很大声，但明显底气不足。

马车走得并不慢，很快便到了山脚下。游客多得有些拥挤，做买卖的商贩也多了起来，从稀稀拉拉的地摊变成了排放整齐的移动式摊位，一摊接一摊，排成了足有一百米的长龙。主要是卖些旅游纪念品，有木雕、糖人、纸扇、贝壳、玩具、花雨伞、登山杖、纪念章、工艺闹钟及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小摆设，可谓是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几乎每个摊位都或多或少地摆着几个或大或小的葫芦，上面画着彩色的图案，漆着红色的字。也有些摊位是卖小吃的，糖葫芦、茶鸡蛋、炒田螺、棉花糖、爆米花、炒栗子、卷煎饼……

毛秃子左顾右盼，秃脑袋像拨浪鼓一样左摇右摆，突然跳下车跑到了一个小吃摊前，买了一串糖葫芦和一棒棉花糖，又跑回来要递给白宝儿，“宝儿妹妹，看这糖葫芦和棉花糖多好看，最适合你吃了。”

可能是周围太过喧闹，白宝儿并没有听到，也可能是她根本就不想听到。我马上伸出手去把糖葫芦抢过来递给了宝儿，那棉花糖则自己吃了起来。毛秃子瞪着我，那表情很滑稽，像是生气，又有些无奈。他吩咐狗剩子停好车，便从人堆里挤到了售票处，买了四张门票。

二

穿过了一百零八个台级的青石长阶和一连串的贞节牌坊，便到了山门。接着便是个古朴的民居式建筑，据说是孟姜女的故居，但砖瓦看上去相当新，并不像是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风雨。屋内有个大玻璃展台，里面摆着数以百计的小泥塑，有人又有景，原来是以泥塑的方式来讲述孟姜女的传说。那故事妇孺皆知，所以大人们也没什么



兴趣，确是不少像我这般大的孩子好奇，围着那展台津津有味地看着。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孟姜女的身世，传说一户姓孟的人家种了葫芦秧，藤爬到了隔壁的姜家后长出了个大葫芦，两家都想要，于是使用刀切开，却赫然发现里面是个女婴，遂取名孟姜。呵呵，典型的中国式传说！中国人真是浪漫，要说一个人厉害，那就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要说一个人美，那就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要是说一个人坏，那就是罪大恶极人神共愤；要说一个人圣洁，那就要是天生地养，似乎受孕于人的精血，再经过人的产道，就亵渎了纯洁之躯，变得污秽不堪了。

再往后就是正殿。在正殿的正中，供奉着孟姜女的塑像，庄严而陈定，让人想起佛堂里的观音菩萨。背后还披着披风，又有些像武侠剧里的侠女。塑像上方刻着“万古流芳”四个大字，两边的对联则是文天祥提的字，写的是什么，七岁的我并不感兴趣，我更有兴趣的是旁边站立的童男童女像，都是长头发，哪个是男哪个是女还真难分辨。我转过身来，不觉间，白宝儿已经跪坐在了塑像对面的蒲团上。她双手合十，眼睛凝视着姜女塑像，嘴唇微动着，似乎在祈祷着什么，又似乎只是在跟一个知心的人说着心里话。毛秃子无所事事地在殿外的走廊走来走去，左顾右盼。狗剩子则坐在对面的长椅上，悄悄地看着白宝儿。

五分钟后，白宝儿站起身走出殿外，在门口的公德箱里投了五块钱，毛秃子也随后放了十块。白宝儿随后注意到了廊柱上的对联很特别：“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消。”

“奇怪了，怎么这对联这么多相同的字？”白宝儿自言自语道。

“什么他妈的朝朝朝、长长的？”毛秃子凑了过来。

“这对联可有来头了！”狗剩子似乎也不甘寂寞，站起身走了过来。“上次我载一位城里的老人家过来，他告诉我：这‘朝’和‘长’都是多音字，正确的读法应该是‘海水潮，朝(zhao)朝潮，朝潮朝落；浮云长(zhang)，常常长，长长常消。’呵呵，我读了好几十遍才记住。”

白宝儿听了，脸上马上露出了会心的笑容。“海水朝……浮云长……”她一遍又一遍地小声地念诵着，五遍、十遍、二十遍……她的声音越来越轻，越来越慢，连表情开始凝重起来。她坐到了对面的长椅上，静静地，眼睛开始有些泛红。

“哎呀，这是咋的啦？好你的狗剩子，装什么秀才！什么狗屁潮朝朝，长常常的？把俺宝儿弄哭了吧。早知道不给你买票，让你在车上干坐着！”毛秃子有些火。

“这，这关我啥事儿啊，我只是把那城里老头儿教我的说给她听，谁知道咋就把她给弄哭了？”狗剩子满脸的委屈。

“算了，不关狗剩子的事儿，是我不小心被沙子迷了眼睛。”白宝儿站起身来，深叹了一口气，牵了我的手继续往前走。

三

在正殿后面，有一横一竖两块巨大的石头，竖着的上面刻着“望夫石”三个大字，传说是孟姜女当年每天遥望夫君的地方；横着的上面有许多小坑，据说是孟姜女的脚印。踩在孟姜女的脚印上举目远眺，便可看到远方海中突起的一块礁石，据说那是孟姜女的坟墓，也就是当年她投海自尽的地方。

白宝儿登上那望夫石，举目远望姜女坟，嘴里不由自主地念起了“海水朝……浮云长……”。我赫然发觉，除了衣服的颜色，她与大殿里的孟姜女塑像还真是有几分相像。因为距离太远，很难看清楚那“坟墓”，精明的小商贩便在旁边摆了个小摊，出租望远镜。毛秃子见机会难得，赶忙租了一架，躬着腰跑到了白宝儿旁边。

“宝儿妹妹，这么远咋能看清楚？来，哥这儿有望远镜。”他右手举起望远镜，放在了白宝儿面前。

白宝儿调整了一下角度，随即露出了笑容和洁白的牙齿，相信是看得相当清楚吧。也许是一只手托着望远镜手臂有些酸，毛秃子干脆绕到白宝儿的身后，两只手托着那望远镜，把白宝儿围在了他的两只手臂中间。白宝儿并没有察觉，继续专注地看着远方。几分钟后，只见毛秃子的身体慢慢前倾，手肘也渐渐往下落。没多久，他的胸口已经贴在了白宝儿的后背上，而手臂则很明显地压倒了白宝儿高耸的胸上。白宝儿马上黛眉紧皱、面色绯红，她迅速推开毛秃子，转身甩了他狠狠的一巴掌。“啪——”的一声，清脆而响亮。那望远镜摔落在地上，镜片和零件碎了一地，但整个过程似乎完全没有声音，可能是因为那一巴掌实在太响了吧。



周围的空气顿时随着毛秃子脸上的红手印静止下来，气氛如他脖子上的青筋一样紧张，旁边的游客和摊贩们的眼光顿时都被吸引了过来。毛秃子被这突如其来的巴掌震住了，愣在那边足有半分钟。他的脸越涨越红，红得有些酱紫色，突然涨满红筋的三角眼也露出了伴着怒火的凶光。

毛秃子真的火了。“你他妈的敢打老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你。”他一边瘪着嗓子咆哮着，一边拉起了衣袖，像是要动粗。

看到白宝儿吃了亏，我随手捡了一块路边的石头，冲到毛秃子面前推了他一把，指着他的鼻子吼道：“操你妈的，你敢动她，我跟你拼命！”

“小兔崽子，别他妈来捣乱！”毛秃子弯腰拨开我的手，接着抓住了我的衣领。他虽不强壮，但要对付我这个七岁的孩子还是相当轻松的。我只觉得脚跟快要离开了地，呼吸有些困难。

白宝儿马上蹲下身来抱住了我，旁边的狗剩子则迅速冲过来照着毛秃子的胸口不轻不重地打

了一拳，“挺大个老爷们儿，跟女人和孩子逞什么能？”

那狗剩子是个车轴汉子，要是动起手来，毛秃子肯定不是对手。毛秃子也有自知之明，用手指轮流指了指我们三个，随后“哼！”了一声，便退后走到了路边的栏杆前一屁股坐下，涨红着脸，水牛一样喘着粗气。

十多分钟后，白宝儿决定放弃其他的景点，先行回去。我们自然也毫无游览的兴致，一起往回走，毛秃子赔了两百块给租望远镜的小贩，随后远远地跟着我们下了山。马车到了村口，毛秃子在海鲜摊将每一种海鲜都买了两斤。可能是马累了走得慢，回去的路显得相当漫长，路边的景色也不如来时可爱。少了谈天和欢笑，听到的只有马蹄声和呼呼的风声。白宝儿拉着我的手，头转向路边，极小声反复地念诵着“海水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消……”





文坛巨人

◆ 皮阳秋

第四章 文化机缘

大约由于气味相投，自春风迁回叔叔店里，校长便不时到来找他闲聊，有时还带来一两册书本儿，让他分享这被称为‘人学’者当中的精微情趣。譬如鲁迅的《呐喊》与《彷徨》便是校长极力推荐的作品。渐渐地，春风发觉校长的思想有些儿倾向于同情所谓被压迫的无产阶级。不过，跟那些嚣张的左撇子毕竟不同，他不但心肠热，乐于助人，而且不随便与人划清界线。简单说，颇有容人的雅量。春风觉得，与他相处的确是一件愉快的事。

校长尝试了解他对鲁迅的小说内涵的体会，他也尽可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表述。校长总是颌首微笑，不置可否。当提及散文诗集《野草》时，春风只好坦白表示看不懂。

“一篇都不懂？”校长笑咧了嘴。

“《立论》好像是在揭示一般俗众的虚伪嘴脸。还有，《影的告别》好像是鲁迅先生在自己的灵魂进行拷问，其他的实在是越读越糊涂。”

“这就够了，其他的以后再读，不必急于一时。”

他俩见面，大半的时间就是谈文论艺，但这一天夜里，校长不但没带书来，而且一入房里，劈面便问：“春风，你要不要一张文凭？只需付两百马币。”

“哦？”对这突如其来的信息，春风不禁一愣：“什么文凭？”

“就是你就读过的石牛中学的文凭！”校长要笑不笑。

“奇怪……”春风显然没有主张：“有什么用呢？”

“当然有用，最少你可以用来谋个教员的职位。”校长直视着他。

“假的也可以么？”春风终于笑了出来：“那么，就用它来向您的学校求职，如何？”

“这是下一步。先问一问自己愿意不愿意，

也就是说你认为值得花这两百块钱么？”校长到底只是中间人，因此一直持着超然的态度。

“一张假的东西，居然开出这么高的价钱。嘿嘿，我要割两个月的橡胶呀！”春风实在不无犹豫。

“如果你真的想教书，那就值得。”校长终于提了一点意见。

“教书有多少薪水？”

“那是初中文凭，属于C级教师，每月薪金扣除公积金之后，只剩九十八块七毛半，大约相等于你一个月的割胶所得。不过，工作的性质有差别，一是劳力一是劳心。至于前途如何，则谁都无法预测。”校长似乎觉得他有责任先把一切说清楚。

“好，就帮我买吧。”春风终于想到，与其在枪林弹雨中拜树头，不如安安稳稳地坐在课堂里从事舌耕。

“名字？”

“就是‘林春风’。”

“照片？”

“明天我就去拍。”

“好，尽量快。虽然是假货，却很抢手。”

“可是现在我身上没钱，怎么办？”

“没关系，货到手，我替你先付。”校长始终热心。

知道这个秘密的，除了他自己，就只有校长和现在我这个为他立传的人。不，他应该也会向他的贤内助坦白说过。其实，这根本无须隐瞒。他的才学，实在是远远超过初中三的程度。后来，不论是办学的表现还是在文坛上的作为，在在都证明了这一点。这对他不但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恰恰反证了‘文凭’并非唯一可以依据的东西。

春风不但从而进入龙岗华文小学当教师，不久之后更迁入学校的宿舍居住，与校长家成了一板之隔的邻居。

一开始，校长便让他担任六年级乙班的主任，负责教授当时称为国语的华文、历史和地理。总之，都是当时视为重要的科目。为何不索性让他当甲班的主任，以示重用？原来，甲班的主任长久以来便是那个兼任着一家报纸通讯员的余老师的专职。况且，余老师拥有高中毕业的资格，教学也很认真，一向备受同事称赞，他的地位实在不容轻视。尽管他并不在学



校寄宿，但从来不曾有过什么疏忽失职的事儿。校长有事找他，说话也总是客客气气的。

对于这种活跃又能干的同事，春风心里明白，表示尊敬是需要的，但保持距离更是必要的。有道是，人心隔肚皮啊。其实，有着校长一家好相与，他也就于愿足矣。

当时学校订有两分日报，即《南洋》与《星洲》。上课时间放在办公室里，放学后便由校长和他各取一分带回宿舍，读后再行交换。由于多次发现校长剪下了副刊上的文章，在好奇心的进一步追索之下，他终于知道那个经常在报上发议论的‘陈旧’，就是自己的校长陈时英，仰慕之情油然而生。后来，竟然也跃跃欲试，而向校长请教投稿之道。他觉得自己这两三年来的生活经历和感受，似乎也不无与人分享的价值。

校长听他这么一提，一时欢喜非常，不但教他如何用稿纸誊写，如何投寄，还告诉他那几个副刊编者选稿的不同偏好。

他终于以一个新客的身分和眼光分别写了两篇描述龙岗的自然景观和一般市民的精神面貌的抒情文字，虚怀若谷地请校长指正。

但他等了又等，久久不见校长把稿子掷回，正待提起，却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大作《海咸河淡话龙岗》已经在星洲日报的《星云》版登出来了。他对我说过，那处女作的发表，实在使他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试想，这教他如何能把笔就此放下呢？

第二天，《花会师爷传口电》又接着发表，‘林春风’这个名字，顿时传遍了龙岗。他有点担心地下庄家会找他的麻烦，为了明哲保身，他决定从此不再触及社会时弊。他觉得这样东写西写，没个系统，到头来见不到成绩。他于是按下年轻浮躁的心，准备逐步完成三个系列的篇章。一、亲人店里托庇的日子；二、烽火中的割胶生涯；三、教学工作的点点滴滴。

他的生活道路，可说蹊径分明。1952年开始担任临时教师，1953年获准参加假期师训班。每逢学校假期，便远赴柔佛州南端的新山宽柔中学接受训练。倘还有余暇，就按照计划写文章。生活的节奏虽然有些儿紧迫，他却觉得日子过得很充实。尤其是文章的陆续在报上发表，已然使他成了马华文坛的知名作者，身分地位无形中似乎也提高了许多。同事们对他显然都另眼相看。既不再以‘新客’称呼，在教务会议上，他意见也特别受重视。

他的文章，同事们到底读了多少，好在哪里似乎都不清楚，就是一个劲地表示钦佩。只有那个用‘余勇’为笔名，不时给报纸撰写特稿的余养正老师，曾经这么称赞了一句：“言从字顺，不错！”生来敏感的春风不会没有感觉，因此决定寻个空儿向他请益。

世事的变化，有时实在难以逆料。1954年年杪，春风假期师训毕业了，文章也一如既往顺利见报，但提拔他的恩师陈时英校长却摔了一跤。由于报馆受到警告，再也不敢采用他的评论文字。‘陈旧’之名的消失，一时似乎也没有人注意到，直至他的教师注册证被吊销了，才引起龙岗的华人社区的议论。

身为董事长的黄金龙局绅，对这突如其来的事，一时颇为震惊。在各方关心侨教人士的示意下，终于致电教育部表示要晋见教育司侯士，要求解释有关的事情。但所得到的答复竟然是：侯士说，他不需要向任何人作任何解释。相反的，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叫陈时英到教育部向他作解释。

校长听了这消息，不禁冷笑着说：叫他等着吧。

原来校长已经决定携儿挈妇，举家投奔新中国。对于校长的这一项抉择，有人因为感情上舍不得而不表赞同，有人却又愤填膺道是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但春风他始终不置可否，从父母来信中那弯弯曲曲的言语，他不难体会到家乡的日子实在不好过，但校长的态度竟是如此的坚决，他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在董事、家长、教师和校友联合举办的饯别茶会上，慷慨陈词者大不乏人，但春风的态度却不亢不卑，他觉得与其为校长的遭遇鸣不平，不如细诉校长多年来对他的关怀与扶助更能表达他的感恩之情，更能打动人心。

因此，茶会由始至终，春风的语言举动都表现得很得体，简直无瑕可击。临别，也只以‘保重’两个字相赠，连‘再见’的套语也省了。

其实，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说再见也等同痴人说梦，不说好过说。

坐落市区边缘的龙岗学校，规模可谓不大也不小，学生八百人左右，教师三十位。陈校长走了，谁来接任？谋职者一时纷至沓来，董事长不胜其烦，索性明白宣示：机会保留给本校老师，请各方能者见谅。

这一来，也就引起了校内同事的猜测和议论。在当年，能让女性掌校的当权者并不多见。



因此大家的视线都落在男教师身上，尤其是资历高又具社会活动能力的余养正最受看好。

“嘿嘿，你们恐怕都看错啦。”余老师对这个高职好像并没有什么兴趣。

“林老师不成？”当时也有人开玩笑似地这么提了一下。

敏感的人，往往得占先机。闲话进入春风耳里，一时犹如醍醐灌顶，突然通窍。他和董事长的关系并不简单，既为他割过橡胶，又帮助过他谋取新村屋地，功劳可说不小，但他记得么？

岂可坐失良机，就直接找他老人家表白一下自己的心迹吧？不，这样未免冒昧。这事该怎样办最恰当，最有效？春风于是认真加以思考。

他对于自己的沉迷于写作，而疏于和对方联系深感失计。对于如何庆贺他的六十大寿事，竟然也答应了姓余的所作的建议，全校教职员联名登报祝贺。这是时下流行的作法，虽然不致于被认为有欠敬重，但不免有点流于‘一般’的感觉，这到底只有形式并没有实质。

我何妨表现得与众不同一点，另外再送上一分礼物？春风终于想到，这正是突出自己的大好机会。

这一分礼物，不但要贵重，而且要具有深意。只有这样，才能一举打到对方的心窝里去。贵重的东西莫过于黄金，对了，他的名字不叫做金龙么？就请金匠弄条金龙吧！怎么用？安在哪里？就在背面加上扣针，别在领带上，如何？好，大大的好，这可是吸引宾客目光的最好饰物呀！

寿宴设在龙岗西湖海鲜酒家，那是一般社会名流交际应酬首选的地方。春风了解，他自己也必须穿戴得入时一些，以免丢人现眼。既然穿上了长袖衣，何不再结上一条领带，以示对主人的敬重。他本已走出了宿舍，因此临时又回头寻找那条为拍摄师训毕业合照而被迫买下的希罕儿。

虽说酒家离开学校并不太远，但匆匆赶来，又结着领带，还没走到已然汗流浹背。不过，他终于发现，自己的用心与认真并没有白费。他远远便瞧见在酒家门口接待宾客的董事长也是一身大衣领带，待见面握手祝贺，那形象不也才显得相称。

也许，那条龙已然在那领带上闪耀着金光，春风不禁想。

“祝董事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他一面与老人家握手道贺，一面偷偷儿觑了那领带一眼。

没有，什么别针儿也没有，轻飘飘地随身摆。一股失落之感突然袭上心头，脚步也因此有些儿蹒跚。但老人家却紧紧地抓着他的手，直把他带到仪式台前面自家亲属的座席上，然后对着早已坐在那里的女儿说：“林老师很有心，你要为我好好招待他。”然后又转头对他说：“我忙，不能陪你。你要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不要拘束。”

老人家转身走后，他才发现同事们原来都在一起，三桌一字儿摆开在场中。

他为什么不把我带去和他们坐在一起？要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这是什么意思？春风不禁心跳加速，手足无措。

董事长的女儿桂香到底比他年长而成熟，一见他那怯生生的模样儿，便装做不经心地，一面为他的杯子倒酒，一面打开话匣子：“听家父说，林老师父母都在家乡，只身南来打天下，勇气可嘉啊！”

“哦，不敢当……”他本想直说是形势所逼，但略一转念却变成：“大概是命中注定要这样漂泊的吧。”

“您没想回去？”

“家乡的日子不好过呀。”春风不得不坦白。

“家父也是这么说，您就定下心来在这里发展好啦。”

“嘿嘿，当个穷教员，也能有什么发展么？”春风到底是个头脑灵活的人，他显然想到打蛇随棍起的招数。

就是这样，越谈越投契，桂香也越来越殷勤，频频给他夹菜倒酒。

“不不不，不能再喝了。”他突然抓住了桂香的手儿说酒话：“你爱我，会害我呀！”

“噗嗤！”席上突然有人忍俊不住。

春风偷眼一瞟，只见桂香的婶子正掩着嘴别过头去。

他立刻收住已然显得有些儿恣肆的调调儿。他知道凡事都该有个限度，否则难免令人生厌。但他相信，刚才的那一点轻狂是恰到好处的。

虽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不管如何温馨感人的聚会，终归要分手，但春风却踌躇满志，



他认为良好的关系才刚刚开始。

当他走出西湖，一阵凉风从 longkong 迎面吹来，精神为之一振，自然而然抬头向北了望。

“新客，土里土气？精神可嘉？罢了，罢了，且看来日！”一股豪情涌上心头，春风于是迈开大步，越过成群结队的众同事……

第五章 平步青云

林春风于 1955 年 1 月 1 日接任龙岗华文小学校长职，这是他这一生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当然，校长要办的事比起普通教师所负责的工作要复杂繁重得多。为了避免忙乱和出错，一切都只好暂时曹随萧规。学生的书籍簿册，因此决定照旧到吉隆坡的中兴书局洽购。

这应该是一间颇规模的书局，据他所知，除了经营中小学的课本与文具、学校的用具与教具之外，也搞出版。那套活页的《古今名篇赏析》，便几乎成了当年中学生人人争购的补充读物。

‘中兴’之名可说如雷贯耳，但它所在的‘指天街’春风却从未到过。为了省却寻找的麻烦，春风便包租了一部龙岗校友的‘德士’前往。

他分明是个大客户，但伙计们却爱理不理，他只得直说要见经理。由于心有不悦，不待伙计通报，便自行推开玻璃门。两人四眼相投，他不禁愕然。

“您不是王老师么？”

“哦，你你是……”

“您忘啦？是，是太久不见了。”他抢前一步，握住向他伸来的手说：“石牛的反动学生林春风呀！”

“啊啊，幸会幸会。”王经理显然也很高兴：“你现在也在吉隆坡？干哪一行？”

“在教育界。”春风决定暂时不提之前的坎坷经历，直接道明此来的目的：“我本是为了给学校贩卖部办货，没想却见到了老师。”

“嗯嗯……”王经理仿佛想起了什么，连连点头：“当了校长？哪一间学校？”

“龙岗华小。”

“你接了陈时英的位？”

“是。”春风始终不忘做人应有的谦虚：

“感谢主。”

“恭喜！”王经理心里暗笑，推开了可旋转的座椅说：“来，我们到对面的餐馆吃点东西，顺便了解一下你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日后有些什么发展计划。”

待到了餐馆坐下，王经理睨了腕表一眼，却说：“就吃饭吧，反正时间已经不早。”

“简单一点，只有两个人。”有道是客随主人意，春风微微一笑。

“别客气，难得千里外再相见。”经理心里自有主张，转头向手上拿着纸笔的店小二问道：“有笋壳么？”

“有。”

“清蒸，再加一个酿冬菇。”

“春风，喝点酒吧？”经理又侧一侧脸。

“这太破费了。”春风似乎也并不反对。

“好，那么就再斩一碟子烧鸭。”

酒和烧鸭随即送到，饭菜就还得稍等。春风于是把订货单交给了老师。

经理从口袋里取出一个黑色小布袋，拔开钮扣子，不徐不疾地掏出一副金边眼镜，轻轻地架在鼻梁上。

“春风啊，今年许多学校的五、六年级学生，都加配一本《王云五学生字典》和一本《东南亚地图》，我看你也跟随吧。”

“一上任，便增加家长的负担，怕要被非议呀。”春风有点犹豫。

“其他的学校都有，你的学校没有，反而要被认为跟不上时代潮流，嘿嘿。”经理顿了一顿，继续说明：“字典两块；地图四块，因为是彩色版。我可以一律打五折给你，这是其他书店做不到的。”

“哦，这是说一个学生只多收三块钱？这样，家长们应该不会觉得太重吧？”春风自忖道。

“喂，不能这样，一定要照单价算，同道的利益要照顾，你明白么？”

“……”春风的心脏仿佛抖了一下：“有这样的默契么？”

“……”经理不答，只轻轻颌首：“当校长和当教员不同，应酬的开销多，慢慢你就会发现。”

既然这样，谁能不跟从。春风于是敞开胸怀，把之前剩下的半杯皇帽，一饮而尽，然后



夹起一片肥美的笋壳。

这鱼，果然嫩滑鲜美；这交易，应该也是彼此都得益的所谓‘双赢’吧。王爱民老师，您不愧为人中俊杰，过去您在石牛中学为正义而领头儿，现在在这里的文化界，看来您也仍然是别具慧眼的强者。既卖人家的课本，又出版自己的参考书。而且，不乏市场竞争技巧。我，这初生之犊，就顺着吧，万一有什么行差踏错，也才有人给以搀扶。

嗯，我的毕业文凭，恐怕就是从你这儿来的吧，可否探问一下？不，就算是，你也不会承认。既然当了校长，还查这无谓的事情干吗呀！

经一事长一智，春风再也不与那些伙计打交道，直坐在经理室里与老师闲磕牙，而让他们大包小包地搬上他雇来的‘德士’。

“装不了，经理。”一个小伙计敲门进来报告。

“这德士每天都到吉隆坡来，一次载不完，两次。两次载不完，三次。”一顿酒饭，似乎也令春风老练起来了。

“是的，希望你常来。我记得你好像很喜欢读小说，我们店里最近来了一批香港的书刊，改天不妨来浏览浏览。”

“好的，好的。读书人当然要读书，如果只把书当货物搬来搬去，而不读，最终也只是个不长进的市井之徒。哈哈！”春风状似自嘲实非自嘲地瞄了那伙计一眼，便径直钻入车里。

春风的悟性高，他很快便看清了我华裔社群的结构。

想登上顶层，当然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更重要的却是要有一个可以表现自己的平台。龙岗许多不学无术的投机分子，便从政党或乡团的组织向上攀援，而真正有才学的知识分子却自鸣清高，不屑参与。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生活态度，明明是‘治人者’，为何偏要沦为‘治于人’而受委屈。

春风觉得王老师虽然精明，但好像还没融入吉隆坡的社会主流。眼前的董事长，才真正是他必须抓紧的人物。董事长既是龙岗华人政党的区会主席，又是龙岗五湖同乡会的会长，这不就是龙岗华裔社群最高的领袖？他既然有意延揽自己当在这两个机构里的秘书，为何还谦虚地直说自己太年轻没有经验。

当然，要得到他真正的信任的先决条件，

就是明白表态接受桂香的爱。自己为何偏偏犹豫不决？人的模样儿不错，而且挺能干的，店里的生意不是她在打理么，还嫌什么？大那么五岁就不能成为夫妻了么？脑子未免太守旧了，放开胸怀接受命运的安排吧。当然，应该避免被人讥为入赘，脸上无光呀。就在附近租间房子，问题不也就解决了。

时间就是生命，拖延时间就是浪费生命，春风终于认同桂香的看法，宣布婚期择定1955年12月31日。这一来，不但他俩彼此都可以年轻一岁，对春风来说，更是值得称喜的一年，年头当校长，年尾娶媳妇儿。

登在报上的贺词，不一而足。除了‘郎才女貌’、‘佳偶天成’之类，竟然也有拿他的名字开玩笑的，说什么‘春风得意’。这也罢了，最不是味道的，可说是同事们联名登出的‘青云直上’，明赞暗讽，形捧实抑，总之醋味横溢。这是谁的主意，不言而喻。追究么，这未免不智。除了春风他，别人恐怕未必有这样的感觉。与其张扬，不如装聋作哑。君子报仇，十年不迟。

真正有为者，是看不起只会冷嘲热讽的人的。婚后，由于家有贤内助，饮食起居等琐事，再也不需要他分心。在做好学校的行政工作之余，便遍访龙岗的社会贤达。尤其是自己担任着秘书职的华人联合党和五湖同乡会当中的活跃成员，更是他经常联系的对象。

他要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重建龙岗华文小学。理由有三：一、经过三十年风吹雨打，校舍不但板墙腐朽，盖顶的锌片也锈色斑驳，既不雅观，教室宽度也不符合政府新近颁布的规格。二、学生人数逐年递增，课室已经不敷应用。分作上下午班上课，也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估计三年后又将爆满。倘随时按照需要逐步增建，结果必然新旧杂呈，参差不齐。三、与其一而再再而三地热心人士征求捐献，不如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募捐运动。这不但可以唤起龙岗华裔同胞对民族教育的关注，而且有望从而形成一股民族团结的向心力。

不久，一分强调民族教育的硬体建设的重要性以及说明如何表彰捐献者的募捐缘起，便先由报章加以刊载，继而通过龙岗所有社团以及学生家长与校友广加分发。三个行动小组，于是以竞赛的方式，分区进行劝募。足迹因而遍及龙岗市区、新村和渔港，以及邻近的小村镇。当然，吉隆坡的一些商家与名流也列在拜访的名单之中。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结果证明



了我华裔同胞对于民族教育的热心始终不减，根本没有一个受访者拒绝捐献。尤其是劳动阶层的反应，最令他们感动。既有街边小贩义卖，也有渔夫报效渔获，甚至有农民报效猪羊。

在华人联合党的活动之下，三党联盟的自治政府也慨然拨出五万，这在当时可说是一个大数目。龙岗华小的翻建也就水到渠成。

其实，说重建或翻建，似乎都不恰当，应该说是新建。原来是拆掉校舍后段那已经无人寄宿的教师宿舍，先盖好两座钢骨水泥的双层课室，然后才拆掉前方的木板校舍，辟建为小型运动场。学校的面貌因而焕然一新，所有曾经出钱或出力奔走者，仿佛都为此成就而兴奋不已。结果不但董事部的办事效能获得认同，林春风那高瞻远瞩的眼光与周全的策划，更是普遍受到赞扬。他的校长职位，从此稳如磐石。

一个有才干有志气的人，永远不会满足于既得的成就。在执行一般校务工作之余，他又开始积极推动成立校友会，决心让它成为龙岗华小未来的发展支柱。对于已然放松的写作活动，也决定重拾彩笔，这到底是一个人的文化表征。每间学校都有一个校长，全马上千的学校，但到底有几个校长能写文章，简直凤毛麟角。他林春风的出类拔萃，不言而喻啊！

但偶尔也会有事与愿违的时候。他连续投出了三篇稿子，等了许久却一篇也不见刊出，这与过去的情况大不相同，于是去信查询。不料，三篇文章一齐退了回来，还夹上便条说：尊作所写纯粹为个人身边琐事，既不合时代脉搏，也缺乏生活气息。本版版位宝贵，碍难发表，敢希见谅。

原来该版的编者已经换人。对于这件事，春风是深为不服的。他尝对人说，难道要我跑上街头挥拳头，高喊默迪卡！

不过，时隔不久，他又找到了发表的园地。中兴书局果然有不少香港出版的书籍，不但印刷精美，文字格调更是清新脱俗。他一口气便买了三本小说和两本期刊。即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阳》、杰克的《名女人别传》和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后来虽然也有人试图贬抑这几本小说的价值，但前两本先后搬上银幕，成为风靡一时的电影，这又该如何解释，难道这千千万万的观众都是愚蠢无知的么？至于期刊，他则选了《文学世界》与《今日世界》。

《今日世界》是美国新闻处出版的半月刊，中兴书局从此按期免费寄给他，这虽然是分时

事、科技等的综合刊物，但每期都保有几版著名作家的小说。最常见的作者是徐訏、张爱玲和欧阳天。后来，林春风的大名也在那里出现了一次，那是笔触极为细腻的一篇小说，题为《爱神的箭》。我之所以知道他的一点恋爱故事，也就是从这篇小说中得来的。可惜的是，他似乎并未继续供稿，否则今天他的文名，也可能与张爱玲一样，响彻中港台文坛。

也许，越来越重的校务，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使他不得不放下笔杆。这种个人的精神寄托与追求，到底浪漫而虚幻，甚至令人觉得可有可无。怎样也不比已然放在肩上的各种社会责任，那么迫切地需要自己去完成。

随着国家的独立与发展，社会的进步与繁荣，一些商场的先知先觉者，也开始了集资办企业的活动。春风的泰山黄金龙也因此而心动，在交游广阔的同乡会全国联合总会会长刘梦麟的开导下，他终于同意将自己的家庭生意‘四海五金店’改组为有限公司，让刘氏已然挂牌上市的‘多元建筑’注资参与，条件是董事主席与董事经理二职由自己的女儿与女婿担任。刘氏也慨然答应，因为他的目的不外是想利用挂牌公司的采购权，在四海取得利益，只要老同乡金龙肯合作，可以说是彼此都得益的一种‘双赢’策略，何须斤斤计较职权。

在新兴国家，建筑业的商机最是蓬勃。马来西亚也不例外，从七十年代开始，新的商业大厦与人民住宅区四处冒现，道路与桥梁也由于发展的需要，而随时随地在开辟与架设。‘多元建筑’公司的成立适逢其时，接获的工程传说十年也做不完。那写上‘多元建筑’字样的重型机械，诸如神手和起重机仿佛到处可见。‘四海五金’的办公室里，人手虽然不多，但栈房所在却是卡车不断进出的地方。龙岗黄金龙与吉隆坡刘梦麟的合作方式，渐渐地成了挂牌公司仿效的营运范例。

林春风的校长薪水，也因此成了可有可无的收入，他和太太黄桂香两人的公司月薪已足以过上等人家的舒适生活。但当他想起自己的出身与奋斗的经历时，也就不舍得随便花费。他觉得钱必须花得有意义有价值，只是一时还想不到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他好好地发挥。除了不时汇给父亲之外，他也是龙岗教会的基本奉献者之一，逢年过节也不忘到安老院或孤儿院派送红包与恩物。

这样一来，林春风的声名竟然不胫而走，身分地位也自然而然提高了。除了早期的‘作



家’和较后的‘教育家’，现在更是名副其实的‘慈善家’了。然而，每当夜深人静独自沉思，却又觉得有些儿空虚。这样儿的行善，到底没有什么特别，只要口袋里有钱，谁都做得到的，有志气的人，当不以此为满足。

春风于是又开始思索人生应有的，更高层次的表现。“参加选举咯，国会还是州议会？”太太桂香故意调侃。

“那么多的人争那一两个席位，机会如何你是明白的，我们何苦也插一手。就算获得候选资格，结果也未必能当选。什么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口号震天价响，华人真的还支持我们华人联合党么？”

“所以我说，应该实际一点，先接过爸爸的……”

“别再提，老人家做得好好儿的。”春风不得不赶紧表白，他并无觊觎之心。

“爸爸说他老啦。”桂香却偏偏加以鼓励。

“做，做到不能做再说。”春风仍然拒绝。

“到那时，恐怕已经被人抢去了，你还有机会？”

“……”春风无话可说，世情无情他是看得很清楚的。要更上一层楼，就得抓紧时机。瞻前顾后，结果往往是徒呼负负，而于事无补。

春风终于脚踏实地，认真思考。

第六章 不平则鸣

春风到底接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对于老丈人为他的接任作安排时，竟然公开吁请同僚表态支持，他的确还有些儿不放心，但到付诸表决时，他清楚地看到，九成以上的出席者都举起了手。只有坐在会场后头的几个借私下交谈，而故作不经意地让议案通过。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异议。

自从先后登上龙岗华人联合党区会主席和五湖同乡会会长之后，他发觉不论是商业活动的信贷问题，还是社会福利工作的谋划，在在都比之前容易获得信任和支持。做起来往往左右逢源，轻松而愉快。他因此认同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之说，觉得凡事都要依据社会现实与人心倾向而为，如果死抓老一套的所谓‘礼义廉耻’不放，就永远无法出人头地。

党既然受囑向国家元首推荐表现优越的同志封赐勋衔，而副主席与财政等人都早已受封

什么 AMN、KMN，这回理当轮到他自己。但建议什么勋衔呢？姑不论社会服务与慈善奉献，单就党职而言，他总不该被置于前受封者之下吧。

不知为什么，秘书方才把推荐书以密件呈上党总部，龙岗坊间便盛传新任主席林春风即将受封‘拿督’。面对这类令人尴尬的谣传，他只不置可否地笑着反问：“有这样的事？你们怎么知道？”弄得好管闲事者自觉没趣。

‘看清现实，抢先起步。’春风于是在心里立下自我鞭策的训条。他认为，在生活中必得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以免在竞争中落人之后。

社会的发展，简直一日千里，新的事物不断涌现，才注意着这件事，那边的机会却已然被人捷足先登了。现在连这三尺文坛，居然也有人要搞‘文学研究会’了。

这分明是个聚集文学同好的小团体，但偏偏宣称是全国性组织。这一来，招牌可就大啦！

我也是作家呀，你们为什么不找我？春风终于发觉，事有蹊跷。

“余勇老师啊，那筹委会名单竟然不见你的大名，难道他们没联络上你？”

“有的，我还不够资格呀！”

“要什么资格？”

“至少要出版过一本著作。”

“噢？”春风心想，这样的条件不会定得太高了么，到底有多少写作人出版过书。且看你们能招到多少会员。不，等着看，未免消极被动。我何不抢先搞个包容性更大的联谊组织，让你们知道我林春风才是真正有作为，而不容忽视的人。

组织的名称就叫‘写作人联谊会’吧。既具感性又大众化，两相比较，哪一个有吸引力？嘿嘿。

春风是个坐想起行的实干汉子，当天便拿起笔来，草拟了一分发起组织的宣言。

“养正老师啊，就凭你的‘余勇’，咱们自己来搞个联谊会吧？”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春风竟然掌握了这向人打招呼的技巧，既幽默又亲和。

“什么联谊会？”余老师一时摸不着头脑。

“您先看一看这个。”春风于是递了一分油印的宣言给他。

“……”奈何余老师读了几行，便搁下宣



言草稿说：“校长，你想跟他们唱对台戏？”

“不，他们是专业的研究会，我们搞的是业余的联谊活动，河水不犯井水。”春风反应迅速，显然胸有成竹。

“让我考虑一下吧。”余老师迟疑不决。

“写作是一条寂寞的道路，长久以来我觉得应该有个组织，让大家互相联系、互相切磋、互相勉励……”春风越说越兴奋，思路仿佛也越来越清晰。

“那么，你为什么不要尝试和他们合作？”

“不是我不要他们，是他们不要我们。我们没有著作，高攀不上呀！”

“他们的章程只是个草案，我们可以提意见，要求修改。”余老师似乎无意另起炉灶。

“咳，你别天真，不会改的啦。他们哪会放低门槛，自贬身分。”话不投机，春风因此有点儿纳闷，但他到底是个明智的人，知道凡事都不宜勉强。他既然把人家那隐藏着的真正意图都点出来了，如果对方还不能醒悟，联手的构想也只好拉倒。

春风毕竟不是稍微受挫便把计划或理想放弃的泛泛之辈。他始终满怀信心，认为你不支持我，自有支持我的人。在龙岗找不到人，吉隆坡还有呀。中兴书局的老板王老板，还有他手下的那些编写员不都是现成的 member？其实，从吉隆坡搞起来更恰当，日后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各州组织分会。

“好！我一百巴仙赞成。”王爱民老板听了他的口述计划，竟毫无保留地表示支持。顿了顿，继续说：“将来你们的会员要出书，我中兴也会尽量给以协助。”

“嘿嘿，怎样协助？”春风已然不像当年重逢的时候那般怯生生，凡事听老师的。

“就让你们用‘中兴’的名义出版吧。”

“销售的工作呢？”

“当然，我可以包销苦干，不瞒你说，门市顾客有限，不过各中小学的图书馆，我们都可酌量配给。”

“就只有这样？”

“这样就很好啦，贤弟。情在你我，才有这样的条件。不信，你可以去问问别家，看看他们愿意这样合作么？”王老板快人快语。

“印刷费呢，谁负责？”

“当然是作者自己啦，不过我会尽量克己，

尽量便宜。”王老板不愧为书业行家，应对老练，教春风无从讨价还价。

这到底是以后的事，先把联谊会组织起来再说。春风于是反客为主，邀请王老师到对面的餐馆从详议。

春风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便是他办事态度的认真与积极。他居然可以在短短的一餐饭的时间里，拟好一篇新闻稿，请王老师转达各家报馆。

第二天，有关的消息便见报了。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写作人都像他这么热心，他足足盼望了一个星期，都不见任何回响。唯一的反应还是来自余老师，但也不过是轻轻的一句：“你真的要搞啊？”

看似平静实不平静，他的这一举动恰似往湖里扔了一粒石子，虽然只有一声轻响，湖面却涟漪不断。当时正分批南下北上走访全国知名写作人的研究会筹备委员，都面对同道们的质疑：为什么一定要有著作出版？

大约一个月后，研究会的筹委会主席，也就是年高德劭的散文家江秋雨，通过余老师约见了林春风校长。

林校长毕竟是个曾经风浪也看遍世面的人，他落落大方地把包括江主席的三位来客，用他的马赛地大房车从四海五金有限公司载到西湖海鲜酒家，准备好好儿地加以款待。他懂得如何教自己的为人做事无懈可击。

江老前辈看来底蕴厚重，虽脸带笑意，却甚少开口，见面握手之际，也只简单地介绍一下两位跟随者的名字萧萧和史上有。倒是这两个跟随的巧言令色，拿督长拿督短的尽讨校长欢喜。而春风看在眼里，只顾劝食，决计不先提有关的事。他认定，对方既然主动求见，终必开口，绝不会教自己空跑一趟。他一点也不心慌，他认为自己之所为，合情合理，他倒要听听对方到底有什么高见，或什么新的主张。

“拿督德高望重，我们此来的主要目的，便是要在民族文化的推进工作上，亲聆教益。”那个貌似烟霞客的史上有终于抖着两片铅色的薄唇煞有介事地说，然后侧过脸去向江老递了个眼色，示意该开口了。

“是的，江老前辈的身子并不是很好，为了这件工作却不辞辛劳，跟着我们东奔西跑，实在令我们晚辈感动。我们劝老人家歇一歇，他却不肯，道是拿督非等闲之辈，他非得亲自到来请益不可。”那个脸儿白净的萧萧赶紧接



口道。

“岂敢，岂敢，这厢就洗耳恭听了。”春风却轻松得像唱戏一般。

老前辈仍然不慌不忙，先是轻轻地吸了口气，然后眯着老花眼说：“大家都明白，一个民族能否受尊重，文化水平是个重要的因素。难得我们彼此都有意在这方面尽点心力。不过，万事起头难，尤其是在联络方面，由于手头资料不足，一时也就难免有疏漏，以致人数本来就不多的写作界，竟然先后出现了两个性质相类似的组织。如此一来，既分散了人材做不成大事，也让我们的华裔社会大众不知如何适从。我们因此认为，与其分裂不如团结，让研究会与联谊会合而为一，共同为民族的文化大业努力。不知道林校长，您又是怎样的一种看法？”

“老前辈千万别误会，本人绝对无意搞分裂。这是你们组织章程中的入会资格规定，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启示，休想与伟大的作家共聚一堂，分享写作的心得与乐趣。大家在失望之余，也就自然而然地退而求其次，决定借联谊组织，互相关怀、互相切磋、互相勉励。事情就是这样，很简单。这没有什么不对吧？”春风理直气壮。

“不不不……”烟霞客的薄唇不禁索索地抖了起来。

“这已经不是问题，我们准备修改章程，把‘至少要出版过一本著作’，改为‘只要发表过一定分量的文学创作或评论即可。’白脸儿却转忧为喜。

“‘一定分量’这四个字的意思会不会含糊了一点？我说够了，你却说还差得远呢！嘿嘿，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和麻烦，还是各搞各的吧。”

“不，这就埋下日后不睦的导因了。”老前辈突然睁大了眯缝着的双眼：“无论如何要合起来。”

“老前辈的意思是说，不论我们的写作成就如何，一概接受？”春风笑了。

“当然也不是这样，……”老前辈欲言又止，转而对白脸儿说：“嗯，这到底是章程，资格要求这一项，字眼也实在必须明确才是。前番定的是一本著作，现在决定放宽，也得说明多少篇或多少字数的作品，这才方便审核。”

“我刚才说的‘一定分量’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也还没开会作出定案。”那个叫萧萧的赶紧加以解释。

“总之，还得经过审核。嘿嘿，我们可是简单得多，只须表明具有写作的经验或有意学习写作便可。看法和主张的差距实在太大了，这怎么合得起来呢？”春风又笑了。

“不急，不急。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长计议。要紧的是希望林校长能认同团结我马华文艺界的重要。团结才有力量，才能在民族文化上做一点事。”老前辈无可奈何，只好晓以大义，要求团结。“

然而，事后两个组织却各是其是，互相攻击。你说我滥竽充数；我指你忌贤妒能，妄自尊大。既暗中较劲，也各尽所能拉拢写作人。因此，文艺圈里便不时有某人和某人表示左右为难，不得不暂作壁上观的传说。几家报纸的读者言论版，也不时有针对这件事的评论。有强调团结的，也有主张自由竞争的，道是有竞争才有进步。言人人殊，教读者莫衷一是。

半年后，社团注册官终于批准‘马来西亚文学研究会’的成立。这的确出乎春风的预料，因此直闯该注册局。然而，那个出身英文教育的马来籍注册官却只叫个我华裔小姐向他作交代。

“马来西亚写作人联谊会不能被批准。”自称 Miss Lee 的简单明白地回答了拿督的询问。

“为什么？”春风不服。

“政府不鼓励同时成立两个性质相同的组织。”Miss Lee 显然早已准备了答案。

“那么，为什么被拒绝的是联谊会，而不是研究会？”春风似有意打破沙锅问到底。

“他们提出注册申请的日期早，成员数目也比你的多。”

“他们有多少人？”

“两百多！你们只有二十多，简直开玩笑嘛。”Miss Lee 语带不屑地噙了噙鼻翼儿。

好男不与女斗，春风悄然退出来。

上诉吧！他认为不应该就此作罢，堂堂的一方领袖，连马来人见面都要称他拿督，岂可就这样栽在一个小女人的手里。



一楼人

◆ 许心伦

“我在桥上看风景。”

“桥下的人在看我。”

“我也成了风景。”

* * * * *

虎年初夏，迎着温煦的晨光，我们一行人乘坐的“面包车”走过一段曲折崎岖的公路，越过小桥，再爬上陡斜的山坡小径，正感前路遥遥，忽然，眼前的高岗下一片开朗，眼下的山坳里霍然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土楼”群！

土楼群四圆一方，像一朵盛开的梅花，造型奇特。

这开在山坳里的梅花，一身土黄色调，在太阴映照下，金光闪闪的，还框着褐色的建筑花边。

金黄色的梅花在绿色群山的簇拥下，显得飘渺与文静。就在这静谧与沉默的深山里，千百年来，她无人知晓，与世无争。可是，有一天与往后的每一天。

这一天，2010年5月的一个清晨，我们一

群来自四面八方的山外人正站在一个高坡上，睁大眼睛，对著梅花群目瞪口呆。梅花群是由四个圆形的土楼与一个方形的土楼所组成。她们紧贴在一个苍翠的山坳里，遥远又神秘。

此刻，我们正立在一个遥远的高坡上，俯望着她们小如五毛子的圆形屋顶，不停欢呼、惊叹，七嘴八舌的尖叫。太奇了！太奇了！

究竟于何年何月，这些与世隔绝的人类就到此安居？

到此居住后，他们如何与大自然搏斗？

长年累月居留于这深山里，他们可知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看着她们的方圆屋顶与周遭的田野风光，感觉这是一个绝妙与诡异的风景，然而，圆屋内的人们只要抬头一望，也会看到在一个远的山头上，有一群猴子模样的人类，正在比手画脚，胡言乱语。在他们的眼里，我们成群结队的画面肯定不仅是风景，而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奏吧。



确是。在半个小时后，我们就会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以非常好奇的眼光与行为，触摸与搜寻他们屋内与屋外的每一样景物！

下了山坡不久，汽车停在一个小径口，不能再前进。那个尚为遥远的目的地必须以步行前往。小径尽头，就是那举世惊人的“田螺坑土楼群”了……

我们沿着小径徐徐而下。小径左边是高坡。高坡上锄出了无数梯级，以种植玉米蔬菜瓜果。小径右边是微微下斜的低谷，这儿辟了许多田埂。田埂有水，正插着秧。

走在小泥路上时，我遇到一个迎头走来的大汉。他热情的招呼道：一回儿来我的饭店吃饭呀！

噢？吃饭？请客？

当我们来到土楼的基地后，才发现，原来这里的乡村饭店林立。

曾几何时，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乡区旅游重地了。而农民的家就成了现开的“饭店”。

土楼民居建在山坳里，层层叠叠，依山而建，因此，粗劣的行人石级以石头堆叠而成，高高低低的，迂回曲折。

终于如斯的接近土楼了。终于看清楚了土楼的墙壁。它的表面粗糙，有干裂的痕迹，但是，它厚实、坚硬，有很原始的塑型美感，而它的泥黄土色，来自大地。土楼的人们，千百年来就地取材，奠定基业，与天地共存。

然而，这土楼的墙壁，真的是这么容易就建立起来吗？视觉的感官往往无法透视艰辛的内层作业。

原来…

筑墙的学问可大呢。

土楼的基本建筑材料就是应用当地的红壤土、瓦砾土与田岬泥，再加上杉木片、竹片、杂木片、石灰、河卵石、河砂石、花岗石、土纸浆的融合，层层叠叠的从地立起。

红壤土、瓦砾土与田岬泥虽然容易在当地取得，但用法却不简单。它们必须彻底的发酵。

发酵后的“三合土”再加入“粘合剂”，才能使它更坚固，更耐用。而这粘合剂，是用

红糖、糯米粉与蛋清制成的。

试想想，一座庞大的土楼要用多少的甘蔗制成的红糖？多少辛劳碾磨的糯米粉？又多少老母鸡生下的蛋清？

从无到有的土楼，又要用多少的“岁月”与“时间”才能从地立起？

客家人的能力、耐力与财力在这里展现无遗！

我们终于“进攻”到土楼居民的大门口了。我们最终很无礼的跨进了陌生人家的门槛。

这种感觉很诡异。

不是吗？

一个原本宁静、隔绝、纯朴的村庄，忽然在很多没有预感的晨昏，天降奇兵，并且四处搜寻，到处走动，吓得楼内鸡飞狗走，居民错愕莫明。

在我们这些闯入者来说，土楼的民居无疑是一道奇异且新鲜的风光。

对朴实无华的他们来说，我们这群外来者则是一群文明的“猿猴”，每人夹着探索的眼镜前来寻幽探密。我们是一道更加怪诞的动画呀。

因而，他们的生活从此有了改变。

本来世代代耕田种菜为生，豢养家畜为粮，安居乐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如今隐密的行踪被发现了，人人争相来看风景，熙熙攘攘的旅游可为他们带来了额外的入息与好处？

一踏入门槛，迎面就看见一个老阿嬷坐在门边的一个小摊口前。阿嬷很老了，满脸皱纹，弯腰驼背。她每天的生活本应是含饴弄孙为乐，与邻居道长说短为娱，或终日无所事事，斜躺在摇摇椅上满足的闭目冥思。而如今，则要坐镇在摊口前，贩卖有关土楼的纪念品与当地的土产，生活顿时有了改变：变得商业化。

我想老阿嬷从来也没有想到，家里会忽然间来了这么多人。而且络绎不绝。吵翻天。

慕名而来的游客，形形色色，千奇百怪，有的拿着相机，有的拿着望远镜，更多是带着



好奇的眼色，莫不争相把这里所有的东西都看遍。

看，人家在煮饭，我们在门口不停的张望！

有个母亲在喂孩子吃饭，我们提起相机狂拍，好像一生都没见过这种画面。

鸡鸭在天井里游荡，也成了一道追捕的风景线。

然而，在这里，我骤然对一群母鸡升起了很大的敬意。是母鸡的蛋清供应了三合土的黏滑剂，让土墙壁坚固的屹立至今呀！

此刻，我所置身的这座“振昌楼”，始建于1930年。土楼里的住宅，每个单位高三层，共有26个房间。所有的单位与房间环环相扣成一个大圆圈。住宅最下面一层是厨房，第二层是田地用具的储藏室，第三层是睡房。

圆楼内的26家亲属，大家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几百年来守望相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如今，土楼已被曝光，游客排山倒海而来，欲挡不能。山里人唯有顺应时代与上苍的安排，接受开发旅游业的好意，门户开放。

于是，位于底层的“厨房”大多数改成了小摊挡，贩卖千篇一律的当地土产与手工艺品；或设立品茶馆，卖茶叶；或辟成画廊，出售以土楼为主题的风景画。

游客的入侵，真个是无孔不入。我们甚至可以走进厨房里，观望居民的水井。这些小水井，直径不到两尺，位于厨房的一角，没有井圈。井水清澈见底，可当镜子用。

我们甚至可以观望正在煮饭或吃饭的土楼居民老者。他们对我们视若无睹，处之泰然，早已见怪不怪了。

可喜的是，对于山外来客侵犯隐私，他们表现自然，参与热闹，没有不悦的神情。

田螺坑土楼群的家族姓“黄”。她的开

山基主来自永定奥。土楼始建于清嘉庆元年（1796年）。至今214年。四个圆楼分别命名名为：

“和昌楼”，失火后重建于1953年。高三层。每层22个房间。

“振昌楼”，建于1930年。高三层。每层26个房间。

“瑞云楼”，建于1936年。高三层。每层26个房间。

“文昌楼”，建于1966年。高三层。每层32个房间。

方形楼为“步云楼”，失火后重建于1953年，高三层，每层26个房间。

客家的土楼，有一段辉煌的历史。

闽西南土楼曾经：“养在深山人未识。一朝闻名天下知。”

实际上，客家的南迁，始于西晋永嘉年间（317-879年）。人数为数尚少。第二次起于唐末“黄巢事变”（880-1126），大量中原家族涌入闽赣边界。第三次起于北宋末期“金人入侵”（1127-1644年）。闽赣边区的客家人剧增，开始迁入广东及漳泉等地。第四次起于明末清兵南进（1645-1867年），开发区人口膨胀而向四周迁徙。

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土楼建筑已形成了一种异常珍贵的客家文化艺术，是闽西南客家民族先祖所始料不及的。

然而，至今，土楼里的居民生活如旧，民俗风情不变，所不同的是，他们与外界有了联系；他们也搭上了商业的列车，不再纯粹务农。。。

我仅希望，他们能永远保有土楼生活的原貌，土楼的原始建筑结构以及淳朴友善的乡居情怀…



我的姑妈

◆ 小 薇

我的姑妈也是“契妈”，小时因为东马沙巴发生政治暴动，父母便将我和姐姐送到西马老家去住一段时期，等到政治局势稳定后才接我们回去，那样父母才能比较安心的去工作。因为姐姐要上幼儿园的缘故，所以就住在外婆家；而我也理所当然的住在我“契妈”家。从那时开始我就与姑妈有着一种亲密的感觉。

每天早晨，天还未亮，外边的冷空气让我不想从暖暖的被窝中爬起来，但这时已听到拖鞋在地面上啪嗒啪嗒的声音，有时空气中飘来淡淡的鸡粪味，一夜未眠的蝉依然兴奋的在唱歌，睡在我身边的姑妈缓缓的起床，深怕把我惊醒，但其实我已感觉到身边的“暖炉”已离开被窝，开始了她忙碌的一天。姑妈是一位典型的客家妇女，刻苦勤劳，从早忙到晚。姑妈育有两男一女，她很重视表哥们品行，姑妈样子慈祥，但生起气来时，不用多言，藤鞭一鞭一鞭毫不留情的在表哥双腿上落下痕迹。

姑妈是一位建筑女工，肩上挑着一根竹扁担走进建筑工地干活去，在建筑地盘头顶烈日，肩挑红砖、水泥，还要扛着一包又一包的洋灰，这些建筑粗工并不会因她是女人而显得特别吃力，反而越是辛苦，越显得她坚强。她穿梭行走在随风摇晃的高架上也没设上所谓的安全措施，在滚滚沙尘中，辛勤苦干。周而复始的忙碌，姑妈却没半句怨言。

到我稍微懂事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姑妈是姑丈的二太太，姑妈常叮咛我们一定要洁身自爱，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免得步上她的后尘。当姑妈怀了我大表哥要下嫁给姑丈时，才晓得原来姑丈已有家室，在没办法之下才下嫁姑丈的。庆幸，姑丈还待姑妈不薄，对她疼爱有加，大太太也以礼相待。姑丈知道姑妈有烹饪的天分，对姑妈而

言每道客家菜都是她的拿手好菜。因此姑丈经常带姑妈到处去吃“好料”，并期待姑妈能够凭着印象，回家烧出同样的菜肴给姑丈享用，果然姑妈没让姑丈失望，好厨艺让全家都有口福。

可惜好景不长在，姑丈患上了糖尿病，加上肾衰竭，长期卧病在床。家里所有的负担都落在姑妈的肩上，姑妈得担起整个家。工作后，就到医院照顾患病的姑丈，风雨不改，毫无怨言。岁月如梭，多年过去，每当姑妈提起姑丈患病的那三年，就感慨说做夫妻的只要能做到不离不弃那就够了。姑丈过世后，姑妈才能稍喘过一口气，经过那特别漫长的三年，小草也会疲惫，姑妈把自己的身子熬坏了。因为长期的便秘，又患有高血压，所有的“好朋友”一起到访，自称“铁人”的姑妈终于撑不住病倒了。在各个大小医院打转，进进出出病房，医药费就像无底洞，把她生平辛苦挣回来的血汗钱都填下去却也填不满。幸亏当时表哥表姐们已踏出社会工作，因此这场危机才能化解。

姑妈对家庭的付出，每个人都看在眼里，孩子们都对她百般的敬爱，连大太太的儿女每逢过年过节都会回乡探访姑妈并包个大红包给她，姑妈每回提到孩子们对她的好，她就会笑得眯起眼睛。现在姑妈与表姐同住，姑妈年事已高，体力每况愈下，视力模糊、双腿无力对姑妈来说是常事，令她稍感安慰的是表哥表姐们都已成家立业，表姐更是侍奉她如侍奉“皇太后”那样，身边有孙子相伴，阿嬷前阿嬷后的给予叮咛，提醒她前方的小障碍。

每当姑妈跟我谈起她的往事，都好像在说着别人家的精彩故事般，我想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到个中的滋味……



You Come to Me Broken as A piece of Symphony Unfinished

你破碎如一曲未完成交响乐走向我

◆ 何启良 / 张依苹 译

你破碎如一曲未完成
交响乐走向我
不安于一袭廿二亮度的长裙如何
在一种炎热午后的回忆里，关于朋友
还有冷淡味道的早餐。
而我们现在已走得更远；我们不再伤感
已久。你破碎如音乐未谱出
进入空气那么安静。

我伸展如一芽树枝而惊见
你的恐惧转折为一脸蛋黄的初色
上过青春的粉彩；发丝摊开
通过那扇窗，你的身体于是

铺盖天空而黑夜
坠落如褪去的叶。向我走来
你以嘴唇卷起抱歉
而我恐惧于它们的静默。

事情并不长久一样现在
而可能；我们年少的生活
已经置入错误的程序，像是
肖邦在晚唐弹奏钢琴。
我上举双臂向你的影子，而
邀约剩余部份的音乐。
你往外眺望通向记忆，向我走来
破碎如我最后垂死的意义。

喜悦

◆ 廖冰凌

总是在小巷处与她不期而遇。

扶着一把破推车，上边堆满旧纸皮。车子的主人左摇右晃踏着怪脚步，自顾自地咧嘴憨笑。圆圆的脸蛋，矮胖的身躯，两只小眼珠子朝反方向也斜，肥短的手臂时而忙着折叠纸皮箱，熟练中带点急躁与笨拙，时而悠然眯眼，把玩路旁捡获的汽水瓶，嘻嘻呵呵。

昨儿我碰见她了。

一地散落的纸皮，人大刺刺横坐在街道中央哭闹，边蹬着腿边咿咿呀呀嚷：“我的！是我的！还我还我……”泪水淌向厚厚的唇缘。行人和驾驶者无不好奇而带点莫名的愧疚朝她观望，为她

放慢速度，为她绕道而行。恸哭声中，世界仿佛被人掠夺。

是的。那晚，专属于她的世界里的秩序，被扰乱了。

今儿我竟又与她相逢。

锈色推车仍旧随意旁置，她手中高举一只弹珠汽水瓶，全神贯注地反复转动瓶身，拢不起的下颏随珠儿滚动，神经质地抽搐，现出憨憨的笑靥。昨夜那紊乱的世界，仿佛已凝作一珠完满的圆绿，在晨光耀映下幻化成一个仅属于她的万花筒。



A

S

D

H

Y

失语

◆ 谢增英

O

我发觉我越来越不会说话了。哦，是越来越不想开口说话了，我觉得自己也变得越来越不懂得如何表达。

我失语症病源是从一个A字开始。当“A”莫名其妙成为了一些人利用为武器来攻击他人后，国王开始担心了，深怕这个字眼会伤害到许多人。因此英明的国王在深思熟虑后，就宣布禁止使用一切与“A”有关的字眼。

国王宣布这项禁令后，商人必须更改与A有关的商号、出版社将词典上的A词条删去，还有那些有“A”字母的名字的人，都必须改名。不久，一切与“A”字母有关的字词，在这个国土上消失了。

国王原以为他下了道命令后，所有的问题已经获得解决。怎知，许多学生上街反对这项措施，因为学生原本最喜欢的A也不能出现了，没有A了，要用什么表示成绩优越呢？国王与教育部长想了个妙计：如果不能用A来表示，就用1来表示吧！教育部长给的理由是A表示最好的，那么1也是表示最好。他认为用1来代替A并无不妥。听了教育部长的解释，学生们欣然地接受，家长也同意，老师也不反对。

国王这项禁令实行后，学生少读了许多字，感觉上学习的负担大为减少，少了许多。老师在听写的时候，少改了许多，原以为一切皆大欢喜。国王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人反对这项禁令。这些学者对国王的做法十分不满，于是他们上街示威，高喊：“还我们A来！还我们A来！”令我感到纳闷的是为什么这些人上街示威不久后，就离奇地消失了。

为了不让人民说A字，国王就在街道上、公共场所、学校等地都装上了闭路电视，以让这项禁令能更好彻底实行。渐渐地，人们也习惯不说

一切与A字眼有关的词语。有次，我心血来潮的时候，想在心里偷偷说一说与A有关的词语，我才赫然发觉，我竟然忘记如何读这些与A有关的字眼了。

我以为禁止使用A的事件会告一段落，没有想到在一个年轻人向国王高喊，并称国王为D字为开头的动物。国王听后非常生气，第二天醒来，国王就发布了一道禁令：国人不能使用一切与“D”字有关的字眼的词语。国王一发布这道命令后，许多人就开始忙碌起来，有人忙着改名字，有人忙着修改教科书，有人忙着捉人，有人忙着换新招牌。我想这项禁令唯一的受益者是学生吧，原本他们要学26个英文字母，现在只需要学习24个就行了。

我天真地认为这国王禁止使用一切与A和D有关的字眼后，一切就会恢复平静。没有想到国王好像患上了禁令症，只要国王听到一些令他感到不舒服的词语，就会下令禁止使用这些词语或者与这些字母有关的词语。下禁令要人民说什么词语好像已经成为国王的首要任务。在这个国家里，可以用的字词越来越少了。许多人开始厌倦了说话，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话什么时候会被禁止说。这时候，有人开始学用手语，有人开始用画画来代替说话。我想如果语言是用来沟通的主要工具，但是如果语言失去作为沟通的功能，语言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

我想说的话不能说，能说得话我又不想说，渐渐地，我也和许多人一样，学会了沉默，学会了不要说话。要与人沟通就以笔代说。我忘了自己多久没有开口说话了，我的嘴巴好像退化到只有一个功能——吃。

今天，我心血来潮，想要开口说话的时候，我竟发不出声音来！我忘了要如何说话！



辛亥革命 100 年回顾

◆ 疾 风

前进的道路 是坎坷的
左有刀山
右有火海
复兴的历程 艰难曲折
向左有猛虎
往右有饿狼
前景是一片朦胧
光明日渐迎来
不时风雨交加
很多先行者 相继倒下
改良者 革命派
都以大无畏精神
检验各种翻身强国的大道理 真学问

100 年前今天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 终于成功的
推翻专制
建立共和
临终前 他的遗属是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
今天的中国人
仍须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
踏着 民族 民权 民生 的足迹
前进

2011 年 11 月 5 日星期六



◆ 梁友情

满天星星合著编写天书
排版 奇趣奥秘
星移斗换中 洩漏天机
惊讯地球

亿万星星 天文数字
组合 星球密码
星座排阵 暗藏
玄机

满天星星 夜夜点灯
照亮 星海银河
观星一族 漏夜追踪
破解谜团

最冷的一日

悼小悦悦之死

◆ 一 粟

是岁月呢还是命运
在我还未看清这个世界之前
把懵懂无知的我
推向热闹熙攘的街道
试探人情的冷暖
何其灿烂呵今天的阳光
为何呵却照不亮
行人和市虎的眼睛
看不见一双，两岁的小手
正等待，爱，的牵引
传递掌心的温暖
在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
让一辆盲眼的市虎
无情辗过了我
把我抛向一个
寒冷又黑暗
陌生的世界
遗下这一声无助又无辜的哀嚎
回荡
在人间



一月的思念

——怀凌梅香文友

◆ 一 栗

一方黑色的讣告
永远框住了妳对人生笑得灿烂的笑容
怎能相信呵如此灿烂如旭日的笑容
竟然放弃了，梅，最坚忍的性格
轻易俯首向癌魔
仅仅只几个月
就谢尽了
清香芬芳，你尚年轻的岁月

那天
经过历尽风雨拆剩空荡的旧食摊
寂寂荒草掩盖了昔日的喧闹
也淹没了曾经如此熟悉
妳鞋温的石径
为何呵我仍然彷彿隐隐听见
背对着忙碌的我
那亲切而又甜甜，妳的叫唤？

犹记
两年前
才刚吃完岁末的汤圆
鹿车摇着铃声的身影渐行渐远
包包，等待了一年的柳梅
便迫及急待，喜气洋洋
一朵一朵、一点一点
争放着春天
病房外
阴暗的天空却纷飞白雪
冷冷预告
妳，人生最后的冬季
是命运呢还是岁月
催逼妳提早放下那一枝
一生，妳最热爱的粉笔

就连人生也来不及告知妳
履行对我的永诺
为汶华文坛写第二首诗
妳就背着所有不捨含泪的脸
匆匆而又悽悽的远行

这一生
亲爱的吾友呵
妳留下最真挚温暖的爱
给亲朋永念
也将一枝握着妳梦想，热诚的粉笔
辛勤地挥洒在
摇蓝过妳的中正母校
丝丝的粉灰呵是妳无私奉献的爱
为所有的莘莘学子
铺砌成一条洁白的康庄大道
而妳遗留下这一缕清芬的梅香
永绕杏坛
也永荣所有学子的心园





克拉克托 火山岛

◆ 林岸松

那次惊天动地的
海底大喷发
引致巨浪滔天的
海啸，吞噬村落
财物和性命
而我这几座
微不足道的小岛
在你狂热的怒潮中
首当其冲，遭受
强暴和摧残

如今，劫后余生
我支离破碎重露海面
时间的伤口亦凝结
但我知道
你并未收敛秉性

只是在“韬光养晦”
等待有朝一日
当波绪被煽动
地壳移动，启开
把地幔内的热熔岩
喷出、发泄
展现本来面目
让历史重演

而我奉公守法的
克拉克托火山岛
是组合成千岛之国的
忠诚分子
却无法卸下
重重压抑的危机意识
且身不由主

后记：克拉克托 (Krakatoa) 火山岛位于苏门答腊与爪哇之间的巽他海峡。1883 年曾大爆发，岛的一半被撕裂、分开，发出的声响数千公里外尚可听见。海啸引起的巨浪吞噬附近数万条人命。1928 年复爆发一次。

瓜拉巴 南渡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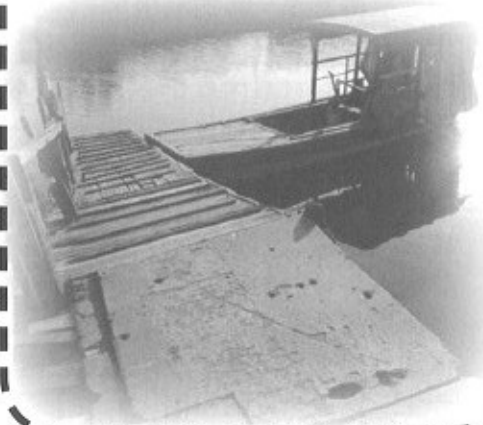
◆ 林岸松

自东盟大桥建造完成
我即失去实用价值
人们把我弃置
我超过半个世纪
任劳任怨的服务生涯
也从此画上句号

就连老邻居 ~ 通往
内路城镇的快艇码头
也见异思迁，离我而去
投入到新欢
东盟大桥的怀抱

如人老珠黄的旧爱
我将会被遗忘
任河口野草
红树和尼巴棕
蔓生，把我覆盖
直到我彻底消失

忘了我吧，就像你忘了
漫漫长夜里的一场
了无迹痕的残梦





岁月是一双传递情怀的手，它带给我许多我一生抹不去的记忆，并将伴随我走过一个又一个生命驿站中的春夏秋冬。

因为父亲来自中国，所以我注定与中国，尤其是海南特区文昌县，以及生长在这个岛屿的朱姓海南人滋生了无法分割的关系。当然，昔年与中国的美丽遇见，肯定离不开爱我，生育我，养育我，培育我的父亲，就如父亲忘怀不了他的祖国，他出生的国家——中国。回忆那些悸动情怀，撞击生命的历练，一段又一段刻骨铭心的曾经也许是一辈子的……

年幼的我，从此把中国留在心中的某一个角落。多少个夜晚，梦里依稀出现了朦胧的中国。童年的记忆里，中国好遥远，是一个似乎无法踏足的国家。可我深深知道，来自中国，南来汶莱的父亲，一直铭记自己的祖国。父亲每每收阅来自中国亲人寄来的信函，随即便殷切阅读信函。然后，他开始枯坐在卧室里。那时候，我心想，父亲当时可能在思念远在中国家乡的亲人吧。父亲的眼眸，泄露他的乡愁。也因此，中国成了我成长岁月中的一部分，我的乡愁，我血液脉搏澎湃的根源。那里有我的亲人，有我父亲的故乡，有他留下的足迹，有我祖先辛勤耕耘的土地，有我梦里依恋的……

基于父亲与中国的渊源，这些年来，反思中国历史、文化的热潮，将我隐而未发的情感和火花，希望尝试去做点东西，去创造一个悠远的思索天空，去追思本身的根——中国。

小时候，经常聆听父亲细说当年他在中国家乡——海南岛文昌县的故事。父亲曾经告诉我，一再的叮咛我，有机会，去西马打听一位名叫朱运兴的人。我慢慢地成长，却不曾忘记父亲叮咛我的话。我寻亲的故事就这样缓慢地延续。我踏上了找寻朱运兴的历程……

XXXXXXXXXXXXXXXXXXXX

认识 John Too 大约十年了，且经常在一些场合见面，可我们一直不知道彼此是宗亲。参加 7 月 27 日的一个葬礼，我们相认了。

那个炎炎下午，我们一起聊天。他告诉我他的中文名字。我问他，那你认识前马来西亚副

教育部长朱运兴吗？他回答，他是我的叔公。我立刻把小时候父亲要我寻找朱运兴的经历说了出来。他随后把自己的电子邮址写下来，叫我去浏览有关朱家家族和历史资料的网页。

葬礼结束，我回到办公室，将我的喜悦与同事分享。我沉浸在快乐的情绪里。那是因为我完成了父亲的一桩心事。很多时候，当你将你拥有的快乐分一点给你身边的人，共同分享，共同品味，你会得到更多的快乐！定居在汶莱，这样的寻亲之旅好像很不可思议，可我真的遇到了。父亲在我儿时说的那一句话，我没有忘记。

事到如今，追寻朱运兴的事，终于有了端倪。怎么会想到，我要找的人的下一代，其中一位竟然就在咫尺，而不是在天涯海角，不是不知何处的异乡他国，在汶莱。

那一天，对照我的家谱和网页上的家谱，发现这两个家谱一模一样，证明我们都是朱家的一份子。知道了这一层关系之后，我非常兴奋。我掩藏不住内心激情，有点不敢相信事情会演变成这样。我很感恩，感谢上帝。再说，一个移居澳洲的侄儿，英文名叫做 Henry 的朱兴义，用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也花了不少钱，开通了朱家的族谱的网页，让有意愿寻根的朱家后代可以浏览这个网页，追溯朱家历代以来的先祖。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在 1979 年嘱咐中国文昌的亲人追查朱家的家族家谱，并托人将家谱带回汶莱的举措，显然有他的原因。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许多年以后，我们家族这些后辈人还有机会联系上……。于我，这次认亲，抑或寻亲的过程，确实充满了传奇色彩，让很想和更多人一起分享这份意外的、来之不易的喜悦与激动，同时，用文字写出来。

自我呱呱落地，来到这个世界，与中国，与海南特区文昌县邂逅的那一瞬间开始，那个此生最美丽的遇见，从此铸成了我们彼此最深的感怀。

静思录

写给 John Henry 寻亲记

◆ 朱运利

的快乐分一点给你身边的人，共同分享，共同品味，你会得到更多的快乐！定居在汶莱，这样的寻亲之旅好像很不可思议，可我真的遇到了。父亲在我儿时说的那一句话，我没有忘记。

笔于 2011 年 8 月 20 日



不如归去

◆ 嫣然

有多久了？你把我当成你的灯塔。而你自称是那艘乘风破浪的“勇敢号”船。

你说你拥有众帆船中，最出色的水手。你这个最老练的舵手，扬起了最高、最大的帆，义无反顾的向目标前进。

曾几何时，我亦自认自己是你的灯塔，可以为你指引方向。我尽心尽力的引导你远离礁岩、避开大船。我一次又一次的引导你在浩瀚的大海中安全的航行。

你说：“勇敢号”无惧困难，愿意接受挑战。可是，当你知道，其他的船只对你的批评，或是给你意见时，你为何无法冷静的反省？反而在平静的大海中，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滔天巨浪？

“勇敢号”呀！你是否知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你常向我倾诉，其他船只妒嫉你可以扬高风帆，批评你是那经验丰富的舵手。你甚至说，连海燕都远离你归去。你说，你累了，希望我给你指引方向以及提供浪潮的讯息。

可你是否知道？多少个日子里，我为你担心、难过。不管北方刮起多寒冷的风，海上掀起多大的波浪，我都不惧怕。我不眠不休的竖立在狂风暴雨，为你指引方向？我以为，有一天，你会明白，大船对你的批评，并不是贬低你，挫伤你的锐气，而是他们所谓的经验之谈呀！

燕去燕归，“勇敢号”呀！我想我已经无法再为你的灯塔了？试问，有那艘身经百战的大船，不曾经历无数的风险、冲破滔天巨浪？

如今，我只是盼望，有一天，海燕为我捎来的消息，不是“勇敢号”已经成了如“铁达尼号”沉没般的消息。我负荷不了。

被遗忘的时光

◆ 子虚

一个云淡风轻的午后，我悠闲地走过一间百货公司专卖音响器具的柜台。忽然间，我听到一首旋律优美的歌曲幽幽的传开来。仔细一听，原来是香港电影“无间道1”片段里面的插曲，一首由蔡琴所唱名为“被遗忘的时光”的歌曲。我随即回忆第一次造访马来西亚林梦的一鳞半爪。写到“回忆”这个词汇，可以想象我并没有遗忘当年造访林梦的点点滴滴，不是吗？只是，当年正值年少的我，早已告别了畴昔的青春岁月。

许多年前，我与友人司提反结伴到林梦去探访一位牧师。归来之后，我将那一次的经历写成了名为“初涉”的文章。而今，岁月荏苒，人事多番变化，只是当时已惘然。重读这篇文章，我仿佛回到昔年，看见自己渐行渐远的背影……。

从林梦之旅，我又想起几天前收拾友人寄来的农历新年贺卡。重读友人贺卡中的祝福语，我感受了一股暖流从我心窝潺潺滴过。这些年来，我已经很少写信给旅居国外的同学和朋友。也许过去年少的激昂情怀逐渐褪去，那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心境，仿佛已经不复存在了。就算是有时候需要写信，我也只是透过电子邮件来进行。

当青葱岁月远去，步向中年以及老年，甚至面对人生困局之际，一个人实在需要以淡然大度的胸襟去高瞻远瞩。漫漫人生风雪，我们必须具备勇气才能跨越，不是吗？对于年少的感伤，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有传神的描述：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不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雾。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



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这首诗，传神的描写了少年在初次人生展望中体会那种莫名、怅然、忐忑不安的感受。春花秋月，江水悠悠，面对无穷宇宙，我们真实的经历了一逝而过的青春时光和短暂的生命。

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年轻过。在年少痴狂的岁月里，我们仿佛穿上青春华美的衣服，尽情的挥洒毫用不尽的精力。梁文福的散文集“曾经”里面所写的青涩、懵懂和稚气，仿佛描述了我当年的心境。可是，我昔年锦绣韶华生命中无奈的“曾经”，又该如何去抒解呢？曾几何时，触目惊心的淌血往事，总会在午夜梦回时怔忡的摇晃。

有时候，我认为生命真的如朝露，又像云雾消散，短暂得让人感觉好像一场游戏，南柯一梦，一切便如飞而去了。我们能够留下的又是什么呢？什么又是永恒呢？在人生的旅程中，我们

好像常常跌跌撞撞，起起伏伏的挣扎着，也许是因为我们都希望寻求心灵的一点安宁吧？友人经常开玩笑的问我：你快乐吗？我想，快乐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愉悦的情怀，充满幸福满足的心情，以及心中有爱吧！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升出我的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只有那沉默无语的我，不时地回想过去……”。蔡琴唱的那首歌曲的歌词，仿佛在提醒我，尽管我需要向前看，但是不要忘记过往的岁月，却要从中了解自己更多。

此刻，我知道，我的心情，需要洗涤，我的思绪，需要沉淀。回眸重新检视过去，我期许自己积极向前迈进，热爱生命，无怨无悔的走完人生的旅途，实现心中的梦想。

笔于 2011 年 7 月 1 日





移民

◆ 刘华源

xx 兄：

谢谢你拨冗回信，给我宝贵的回馈。

您提出的有关移民澳洲的负面消息，我认为有必要加以具体分析，避免把个别例子过度一般化。

有的人，能力强，人缘好，适应力强，把他扔到任何环境，他都活下来，碰到好机会，还会飞黄腾达。这种人，移民不移民，一样吃得开，日子好过得很。这种人在任何社会都是少数。

另一种人，生性孤僻，孤芳自赏，到什么地方都是一个独行侠，这样的人，移民或换个环境居住，都改变不了他活得不快乐的命运，除非出家，摆脱生老病死的苦恼，免除名利地位的煎熬。这种人，在那个国家，都是少数。

大多数人都是在上述两个极端之间浮沉挣扎的普罗大众。要不要移民，是个重要问题，关系到个人和家人的幸福，不得不慎重考虑。文来独立前后，许多华人一蜂窝涌到澳洲去。许多人成功融入澳洲社会，得意洋洋，不少人迷失在白人的海洋里，不知所以，后悔移民的决定过于仓促。更普遍的情况是，移民正努力适应，虽生活得并不很得意，确实相信找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归属。

据网上阅读到的官方资料和学者的论述得

悉：澳洲早已放弃“白澳”政策，并正大力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有异美国的“大熔炉”政策）并自1999年起，每年定在三月21日开展“和谐日”活动。总体看，珀斯确是和谐友好，令人刮目相看！

你的印度同事可怜个案真值得同情。追究起来，应该说，他考虑移民欠周详。要是他今天故地重游，他的感受可能不一样了。

至于你那日子过得“很寂寞，很无聊”的老同事、朋友的诉苦，我相信那是真实的情况，但也是一种普遍的移民现象，不能因之抹黑珀斯的良好形象。

我觉得，澳洲开放门户，接受移民（特别是亚洲移民），是开明和明智的政策，值得肯定和赞许的。

应当指出：澳洲的移民政策完全是为澳洲的国家治安和经济利益服务的。不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引进大量的劳工，澳洲的经济发展就要落在亚洲之后，

它的“福利国”就会面临崩溃！

夜深了，以后再谈吧。

华源 上



我的诗观

◆ 林岸松

因为喜欢阅读白话诗，我“半路出家”学人写作新诗，不知不觉已经超过了十年，这期间也出版过几本诗集。我对诗歌的要求和理念相当简单：诗必须是感人的，不管它是以何种体裁、形式或流派出现。只有感人的诗，才能让人体会出文艺创作的真、善和美。要诗歌能够感人，它必须是相对易于阅读和理解的，是雅俗共赏的。好的诗人不会故意写得玄虚或卖弄主义/技巧去刁难自己的读者。再者，诗是多元方位的一种思索，只有读者心中音符起共鸣，方能在读者心中树立起鲜明的旗帜，诗才能活起来。

有人说，诗里迷人的语言和超脱的想象力是诗人自己对爱，对大自然，对人文，对心灵，甚至对苦难的一种用文字表达出来的呼吸。对作者而言，写诗是排遣的管道、表达的方式；对读者，读诗是一种移情作用，因为诗里的思想语言能触动人心去体现人性中的真实、善良和美丽的一面。优美的文字，是治疗哀伤的良药。

诗中的美，一如花香，对作者和读者都具有舒解日常生活压力的医疗价值。菲律宾诗人伊曼纽 (Victor Emmanuel) 把他的一本诗集题名为《POETREAT》，是取自英文字“诗歌”(poetry) 的拟音，把“诗歌”和“治疗”二字巧夺天工地衔接。诗论家钟散文在《兰窗诗论集》一书中

到谈诗歌的功用时认为：诗使作者精神郁结得到松散或解除；而本在抒发个人情怀的作品，也可能影响到社会别的，甚至于不同时代的成员。这和诗人伊曼纽的看法颇一致。因此，从心理作用角度来看，诗对我们心灵的瘀伤郁结，切实能起舒筋活血化痰的作用。

所以，凡是在阅读时能感染或震撼人心的，都是诗，不论它是以哪一种形式、包装或派系出现。诗能够使人心寒，也能够使人心暖。正如美国女诗人迪金森 (Emily Dickinson) 所说：“如果阅读一本书而使到我全身上下冰冷以致没有任何火光可以让我温暖，我知道那是诗；如果确实确实感觉到头顶好像被掀开，我知道那是诗。这是我仅知的辨认诗的方法。”而我相信，凡是能触动人心的诗多半是相对易读的、易解的，诗人不会恶作剧去吊读者的胃口。站在推广诗歌艺术的立场，读者永远是对的。而诗歌无法缩短和一般读者之间的距离，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它太过于晦涩难懂，以致不能让读者心领神会。

好的诗作牵动读者的中枢神经，振奋思维细胞。诗歌的语言能渗透到心灵的最深处，滋润枯竭的心田，使之长出奇花异草。在诗歌的“乌托邦”里，诗人用灵巧的指尖、丰富的感情、弹唱现实最敏感的弦歌。



越南中部行

◆ 龙志权

江山如画

越南中部是世界文化遗产的聚集地，是不可错过的旅游圣地。我们这趟旅程的第一站是岘港市，距离胡志明市大概一千公里，乘飞机也只需花一个小时就能到达。岘港市是越南整个中部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其面积相当大，但人口却只有一百万，因此虽然是中央直辖市，但岘港的经济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发达。

刚下飞机就可以感受到传说中的中部酷热。一股股热浪随着干燥无比的西南季候风扑面而来，十分难受。离开机场，坐在旅游大巴上，开着空调，感觉才好一些。在岘港的第一个参观点就是五行山。五行山位于岘港市五行山郡和海坊，距离市中心大概七公里。五行山由五座山组成，东面是水山和木山，而土山、金山和火山均在西面，其中就以水山最为雄伟。

水山不高，只有百余米，但悬崖十分陡峭，而且巨石嶙峋，就算是爬阶梯级上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幸好这里有安装电梯系统，不到一分钟就可以轻松直达山顶的灵应寺。我们参观了

灵应寺，但只是走马看花，没有逗留太久，因为还有更好的景点在前方等着我们。步行了大概百余米的山路，我们终于到了五行山其中一个不可错过的景点——云通洞。如果说刚才一路走来的山路崎岖难行，那么云通洞就是五行山发出的最大挑战。刚进去，洞口还算宽敞，但越走越窄，仅容一个人通过。通道中一片黑暗，布满崎岖的大理石，而且十分滑，爬上去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能耐才行。因此亦有不少人知难而退。置身于既黑暗又狭窄的洞穴中，踏着滑滑的石头，一定要步步为营，如履薄冰。石与石之间的落差非常大，往往要手脚互相结合才能前进。爬了一段不知道多长的山洞，终于到了洞口。不过，崎岖的山路又再次出现，但周围不再是黑暗一片，石头也不那么滑了。爬着爬着，终于到达了山顶。成功的喜悦往往会令人忘却艰辛的过程。站在山顶的平台上，远眺整个岘港的壮阔风景，真不枉我一番喘气。

离开云通洞，我们来到了拥有悠久历史的三台寺。与三台寺为邻的就是五行山上另一个眺望美景的好地方——望江台。望江台其实是一个石



基，上面修筑了一个亭，站在这里，弯弯曲曲的锦丽江与五行山的其余四座山都尽收眼底，一览无遗。亭内立着一块石碑，碑上隐约可以看到三个大大的汉字：“望江台”，左下角处还有一行小字：“明命十八年七月吉日”。而石碑旁更有一块相传是阮朝明命皇帝曾经坐于此观赏江景的石头。可想而知，早在几百年前，古人也曾经被这里的一流风光深深地吸引住。看完美景，我们不走回头路，从另一条山路下了山。山脚下尽是卖石雕工艺品的店铺，商品款式应有尽有，但价钱也比较昂贵。

古道上闲话兴衰

离开五行山，我们继续往会安出发。会安古埠距岷港市大概三十公里，坐车也需要一个小时。沿途，我们经过一片美丽的海滩——岷港海滩。他曾经获美国权威杂志 Forbes 评选为世界六个最美丽的海滩之一。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从此，沿岸的度假村就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有国内的投资者，也有国外的投资者，形成了一条长长的度假村走廊，甚为壮观，但自然环境则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岷港海滩的美亦渐渐成为追忆。

到会安古埠时是中午十一点，天气十分闷热，不适合逛古埠。下午四点，气温似乎大大下降，习习凉风吹进衣襟，万般舒畅，行走在古老的街道上，空气中仿佛也微微飘逸着老旧的韵味，唏嘘万分。

会安古埠原为占婆王国的对外贸易港口，古代称之为“大占海口”。早在十七世纪，会安就与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成为当时东南亚最重要的两个商埠，更是越南最早的华埠。几百年来，华人于此地繁衍生息，并且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华人小区。虽然历经多年战争，但会安却没有遭到损坏。直到 1999 年，会安古埠正式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公认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会安古埠徒步闲逛了一段很长的路，都没有发现机动车的踪影，这更加给会安增添一分安闲与宁静。走累了就找一间由民居改建的怀旧式咖啡厅坐下来聊天，再品尝一杯浓浓的越南咖啡或者一些会安的特色小吃，听着悠扬的音乐，可谓是人生一大乐事。这里虽然餐馆、商店林立，但居民的生活节奏却依然缓慢，对于我们这些终日奔波的城市人来说，一丁点的空闲都是那么的

宝贵，这种轻慢的生活无疑是一种奢望。

据说中国人到越南的第一个立足点就是会安。因此在这里的中式建筑比比皆是，而且保存得非常完好。尤其是会安的五大会馆：福建会馆、广肇会馆、潮州会馆、琼府会馆和中华会馆。我们参观了其中的广肇会馆。会馆建筑雄伟壮丽，金碧辉煌，是典型的华人建筑，其历史超过二百年。会馆内供奉的主神是关圣帝君，终年香烟缭绕，善信络绎不绝。墙上桃园三结义的壁画栩栩如生，散发出一股独特的神韵，令人陶醉。

虽然在十七世纪，会安曾是个一时无两的商埠，但到了十八世纪中叶，由于越南国王们长期的战火对峙以及后来的“闭关锁港”政策，约束了发展，会安几乎被废弃。最后，这座不可一世的商港终于淤塞了下来。经过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越南政府大力对会安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我们才能看到一个正在焕发昔日光彩的会安古埠。

除了老房子，灯笼也是会安的一大特色。商店门口的灯笼挂得琳琅满目，五颜六色而且形态各异，圆形、方形、菱形、橢圆形、圆桶形、方桶形、宫灯形的，应有尽有。不用亮灯，就这样看已经很美了。会安灯笼古朴而自然，大方而典雅，灯框有木片做的，有竹编的，也有铁框和塑料框，但不像中国的纸灯笼，会安灯笼是用彩绸做的，显得更加多样化和工艺化。买几盏回去挂在家里作为装饰或当作手信送给朋友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灯笼可以折迭，这个人性化的设计更方便旅客们携带。夜幕低垂，商店外悬挂的灯笼都亮起来，尤其是靠近秋盆河河岸的一片，亭台楼阁，青苔老瓦，灯影绰绰，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江南水乡，时间停留了，身心远离了俗世的烦嚣。

来到会安古埠，有一个地方不可不参观，就是会安的地标——日本桥。这座桥是由当时来越南做生意的日本商人筹建的，因此得名日本桥。桥长十八米，正确的建造年份已经无从稽考，只知道该桥建于十七世纪，并且始建于猴年，狗年竣工，因此在桥的东面有两尊精美的猴雕像，西面则有两尊狗雕像。桥的建筑风格是融合了中华、日本和越南的民族特色。1653 年，人们又在桥上架建了庙宇的部份，所以当地人常称该庙为桥庙。庙内供奉的神是来自北方的镇武帝君，即玄天上帝。1719 年，越南王阮福渭南巡会安，就



给这座桥题名为“来远桥”，意即欢迎从远方来访的友人。

会安的建筑群突显出民族文化相互结合，同时也作为亚洲传统国际商港遗址被保护起来。如今，这座古埠在历史的巨变中依然保留着曾经的古朴典雅和缓慢的生活节奏。虽然繁荣大势已去，但传统文化和民风民情在这里得到了继承，也成为广受外国游客青睐的热门去处。

故都话沧桑

第二天早上，别了会安，我们继续北上顺化。岘港市的北面与承天—顺化省接壤，但从岘港市到顺化市大概要走一百多公里的路程。穿过长6280米的海云隧道，眼前是一个美丽的海湾，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凌姑湾。她是越南继下龙湾、芽庄湾后，获得世界最美海湾俱乐部列入世界最美海湾行列的越南排名第三海滩。凌姑湾长逾32公里，从云脚岬角东面直延伸到山茶半岛。从海云岭往下俯视，海滩上郁郁葱葱的椰林掩映着小巧玲珑的民房，形成一幅幅美不胜收的风景画。感到遗憾的是，时间十分紧迫，我们不能在凌姑湾逗留太久。

下午三点钟我们终于到达顺化了。天气不再酷热，取而代之的是阴暗而凉快的天色，可能正是这种天气令我更加体会到顺化的古老与沧桑感。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那么的恬静和轻柔，阮朝京师的霸气雄风早已逐香江的轻波流逝了，留下的古建筑群更为这座古城增添一份美。

顺化原为占婆王国所属的乌州和里州，直至1306年，陈朝玄珍公主远嫁占婆国王，于是占婆国王就以这两个州作为聘礼，送给陈朝，从此并入越南版图。1307年，陈英宗将其改名为顺州和化州。到了黎朝时期才正式把两州合并并称顺化。

1993年，顺化正式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公认为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包括有顺化皇城、数十座历史悠久的寺庙以及数座阮朝皇陵。可以说顺化故都渐成为越南无价的历史博物馆。

我们到顺化的第一个观光点就是有着四百年历史的天姥寺。天姥寺，又称灵姥寺，位于顺化西郊，香江北岸的一个高坡上。她的传说，她的

历史都是她被视为宝藏的原因。

关于天姥寺名字的由来，就要提及到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黎朝弘定年间(1610年)，当地人经常在傍晚时分看见一位身穿红衣绿裤的姥姥出现在如今天姥寺的位置，并且预言将会有一位真命天子到此建寺庙，汇聚灵气，接回北方的龙脉，令南国富强起来。每次说完这番话后就消失了。一次，越南王阮潢出巡顺化，听闻这个传说后就认定自己是姥姥口中的真命天子，并且下令在此修建寺庙，取名天姥寺。1788年，郑王和阮王相继失守，西山王朝统一了越南，天姥寺就被用作祭地的社稷坛。但由于西山王朝末年战火连绵，天姥寺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坏。直至后来阮朝统一越南，天姥寺才先后获得修复至原来的面貌。

步入寺内，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建筑物就是福缘塔。该塔为一座中国式的宝塔，八角形楼阁式的建筑风格令福缘塔犹如一把利剑插在香江北岸的高坡上，尤其雄伟。1844年，阮朝绍治皇帝为庆祝顺天太皇太后的八十大寿，就下令修建了这座宝塔。塔高21米，共七层，每一层都供奉着一尊佛像，代表佛祖的七种不同的化身。最高三层的金佛早已在美国侵越的战争中遭盗窃，实在遗憾。如今，福缘塔与长钱桥已成为顺化市的地标。

再往寺内走就可以看到寺门。寺门没有什么特色，唯一吸引我的眼球就是门上的牌匾，上面写着三个大大的汉字：“灵姥寺”。为什么“天姥寺”要改成“灵姥寺”呢？据说是与阮朝嗣德皇帝有关的。1862年，嗣德皇帝为祈求上天赐予嗣继后香灯，怕“天”字冒犯了上天，于是就把“天姥寺”改成“灵姥寺”。直到1869年，天姥寺的名字才获复用。

寺内有一口重逾两吨的巨大铜钟，铸造于1707年，每逢农历初一、十五都会敲响，据说，钟声一响可传数十里。但现在钟已不再作敲击之用，并获得保护。传说中的天姥寺钟声或许只能从顺化的民谣中想象其彷彿了。

参观完天姥寺，晚上我们又去欣赏一个富有顺化特色的节目——香江上的顺化歌。到了码头，我们上了一搜龙船，船还颇大，装四、五十个人都不成问题，这就是我们今晚欣赏顺化歌的地方了。顺化歌是属于顺化宫廷雅乐的一种，被视为越南国乐。在古代只有皇帝才能欣赏，一般老百姓



姓是没有资格听的。现在民主了，宫廷雅乐也随着阮朝的下台，逐渐平民化了。顺化宫廷雅乐在2003年也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公认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也得到传承与发展。当船开到香江的中心时，船员就把发动机关掉，让船随水漂流。歌姬们一身深紫色长衫打扮，由于深紫色是顺化的代表颜色，因此更能体现出顺化的风情。用于演奏的乐器有箏、琵琶、独弦琴、二胡、木鱼、酒杯等，加上歌姬们的一流唱腔，曲中不时散发出顺化独有的沧桑感。一边听着顺化歌，一边欣赏香江两岸的夜景，江风扑面而来，这种感觉，人生哪得几回尝。远远望去，长钱桥随着灯光的变化不断在变换着色彩，与白天相比，夜晚的长钱桥显得格外年轻，谁又相信她已经存在超过一个世纪呢？细想想，顺化的辉煌与没落所构成的魅力，会不会就是她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主要原因呢？

从神迹说起

第三天早上，我们匆匆用了早餐就出发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穿越一短颇长的路程到一个世界级的自然奇观参观。途中我们逗留参观了一个天主教的圣地——拉望圣地。

拉望（La Vang）圣地位于广治省海陵县，面积接近2.5平方公里，是天主教信众的重要朝圣地。拉望圣地的出现，是源于一个百年传说。1798年，西山王朝景盛皇帝下旨严禁天主教，因此营吉（今广治市）附近的天主教信徒就四处躲避，来到了拉望，这里是一片荒芜的森林，缺水缺粮，加上飞禽走兽大肆出没，朝廷官兵又到处追捕，不知所措的信徒们只好跪在松树下向天主和圣母祈祷。突然有一道白光从天而降，抬头一看，一位慈祥的妇女身穿白袍，手上抱着一个小孩出现在他们眼前，她就是圣母玛利亚和主耶稣。圣母和天主的出现使所有人都重燃希望之火。而且圣母玛利亚还教他们以一种树叶来充饥，并答应如果日后遇到困难就到此祈祷，祂会给予帮助的。从那天起，圣母玛利亚就曾经多次在此地显灵，这个事迹也从此宣扬开去了。为了感谢圣母彰显神迹，人们就再这里兴建了一座小教堂，后来更发展成一个闻名遐迩的天主教圣地。1961年，梵蒂冈正式把拉望圣地封为王公圣堂（Basilique）。

拉望教堂在1972年的战事中毁于炮火，现

在只剩下一座破旧的建筑供后人凭吊，虽然如此，这里已经获得全世界天主教信徒的敬仰。唯一令人费解的是，虽然教堂被战火摧毁了，墙壁和大门上千疮百孔，但圣殿内的圣母像却丝毫无损，这算不算是另一个神迹呢？

参观完拉望圣地，我们又匆匆地继续北上，朝广平省出发。途径越南最神秘的十七纬线，这是越战时期作为南北分界线的滨海河。跨越河的贤良桥是当时唯一的南北通道。战乱时，这里守卫森严，是极度危险的军事重地。其实滨海河并不大，但战时失散于两岸的亲人就只能隔河相望。不禁令我想起了《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向奇观出发

来到风牙已榜国家公园已经是下午一时了。刚下车，我就被这里的青山绿水吸引住了，空气格外清新，令我忘却了正午的高温。位于广平省布泽县和明化县的风牙已榜国家公园座落在两千平方公里的石灰岩山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与老挝的Hin Namno天然保存区为临。2003年，风牙洞正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公认为世界自然遗产并获得大力开发何投资。

关于风牙洞的名称，专家们各执一词。有人认为因为有凉风吹进洞中，而且洞内的钟乳石和石笋形似牙齿，所以对应汉字应该为“风牙”。也有人认为对应汉字应该是“峰衙”，因为整个山的形状如同朝仪时官员立于皇上面前的样子。不过，根据越南政府官方媒体，其名字则被译作“峰牙”。

走到码头，我们上了一搜龙船，这就是我们探索风牙洞的唯一交通工具。坐在船上，溯胭脂河而上，途中看见不少往返的船只，与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映衬成一幅充满诗意的山水画，尤其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景色更显得秀丽。虽然名为胭脂河，但河水却是淡绿色的，清澈见底，而且非常冰凉。两岸景致令人目不暇给，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乘了三十分钟的船，到达了风牙洞的洞口。按照规定，船要关掉发动机，前后两名船员用手来划。因为洞内空旷而且密封，发动机的声音会造成巨大的噪音。

风牙洞全长7729米，但对游客开放的就只有600米，其余的部份侧作为探索、研究的用途。



据英国的《每日邮报》称，越南风牙洞内拥有一个已经探明的岩洞全长约 6500 米、高约 200 米、宽 150 米，其大小可能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伊朗南部的伊朗格什姆岛岩洞的两倍。风牙洞除了拥有世界最大的岩洞，还拥有世界最长的地下河流，长约 1.4 公里。大自然送给越南的礼物，不禁令人吃惊。

船越来越靠近洞口，看见里面幽暗的情景已经令人不寒而栗。高约十米的洞口宛如巨鲸的大口，把所有东西都吞噬。船刚进入洞口，本来酷热的空气尽散，冰凉的山气随着船的前进越来越逼人，感觉非常特别，仿佛穿越冰火两重天。洞内阴暗无比，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气味，抬头仰望，洞顶布满钟乳石，而且形态各异，配合色彩的灯光和自身丰富的想象力，也许你会发现很多意想不到的图案。耸立的石壁因打上灯光的关系显得色彩缤纷，钟乳石层层迭迭，有的形如深山幽谷，有的形如高山峻岭，无奇不有。顺壁滴下的水珠声有如天籁般在洞内回响，久久未能散去，构成一幅有衬底音乐的石林美景。距入口 600 米处有一个洞，名为干洞。洞深逾 800 米，然而游客们只允许在 200 米的范围内参观，因更深处还有待考察。在一边岩壁上的石座，相传是古代占婆族人祭祀风牙洞守门金刚的遗迹，并刻有千年前占婆族的文字，黑色的字体依然清晰可辨。据说，1885 至 1896 年间，由孙室说等越南爱国的文绅士夫所领导的反法武装斗争中，阮朝咸宜皇帝与其它大臣曾躲藏于此，并下“勤王诏”发动“勤王运动”，鼓励全民起义抗法。

离开干洞后，我们又上船走回头路到另一个著名的岩洞参观。距洞口约 200 米的天庭洞有着风牙洞中最美的钟乳石和石笋，可谓是众洞中的佼佼者。钟乳石光怪陆离，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图案如威猛的雄狮、腾龙、凤凰、鳌龟、麒麟、仙女的头发、大铜钟等，真的令人大开眼界，不禁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细心欣赏沿途的奇石，我们不知不觉间从另一个出口走出了风牙洞，然后乘船归去。

谦陵——心酸《谦宫记》

嗣德皇陵是我们最先参观的阮朝建筑。该陵是越南末代王朝阮朝第四代皇帝——翼帝（即嗣德皇帝）的皇陵，是一个以精湛工艺与和谐性为特点的皇陵。

嗣德皇帝善于诗词歌赋，可惜治国无方。为了躲避内忧外患，就下令修建陵寝作为第二行宫。1864 年开始建陵，嗣德皇帝把其命名为万年基。三年后建成，嗣德皇帝又将其改名为谦宫。1883 年，嗣德皇帝驾崩，便改为谦陵。不仅如此，陵内近 50 座大大小小的工程都以“谦”字来命名。

整个皇陵看来非常残破，有些地方要用铁架支撑，有些地方则已经坍塌。由于 1975 年解放初期，人们视阮朝建筑为封建的象征，所以不加保存。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列为国家级遗迹，并保护起来。

进入谦宫门就是皇陵里寝宫的部份。良谦殿是皇陵的主要建筑物，是以前皇帝在皇陵的办事处，现在却改为供奉嗣德皇帝的母亲慈愈太后的地方。穿过良谦殿，正前方是温谦堂，用于存放御用物品。左边是鸣谦堂，是以前皇帝听曲看戏的地方。

再往前走，经过温谦堂就是墓园。拜庭上有两排面貌威严的文武官以及马形、象形石像。拜庭后面就是碑亭，亭内放着一块重达两百吨的石碑，上面刻有 4935 个汉字的《谦宫记》。这是嗣德皇帝关于自己的生活、帝业以及遭遇、疾病等问题的告白。虽然后宫佳丽过百，但嗣德皇帝一直没有子嗣传宗接代，被当时的人视为大不孝。因此嗣德皇帝不像其它皇帝那样在陵内立圣德神功碑，取而代之的是一篇令人心酸的《谦宫记》。

碑亭后有两支高高的石柱，顶部以莲花作装饰，远远望去宛如一对明亮的蜡烛照亮整个皇陵。

在向前走就是墓冢的所在地，但下面却没有嗣德皇帝的尸骸。到目前为止，嗣德皇帝的尸骸埋葬处，仍然是一个谜。

应陵——朱门洒肉臭

应陵是我们继嗣德皇陵后参观的第二个皇陵。应陵，亦叫启定皇陵，是阮朝第十二代皇帝启定皇帝的皇陵。与顺化的其它阮朝皇陵相比，启定皇陵是占地面积最小的一座，只有不到半平方公里，但建筑时间却是最长的一座，足足花了十一年才建成，也是众皇陵中最穷奢极侈的一座。其建筑有如一栋欧洲城堡，而其它细节就是东西结合，就这一点就足够体现陵墓主人崇洋媚外的个性。

当时国库空虚，但为了建造这座雄伟的皇陵，



启定皇帝不顾一切，请示法国保护政权增加民间三成税收，搞得民不聊生。建造皇陵的工匠都是从全国挑选出来的精英名师。至于建筑材料，则都是外国进口的，从法国的钢根水泥，到中国的陶瓷、琉璃瓦，日本的彩色玻璃等等，奢侈程度绝对空前，是的而且确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爬上 127 级阶梯，我们终于到达皇陵的前院部份。平台两侧有象形、马形和文武官等石像，正前方是新古典风格的碑亭，碑上是保大皇帝悼念其父亲启定皇帝的追思文。再往上爬大概十级阶梯就到达天定宫——皇陵的主要建筑。宫内的墙壁都铺上彩色的花岗岩，柱上的龙形浮雕就以碎玻璃和碎陶瓷拼凑而成，可谓巧夺天工。启成殿前面的天花板上画有一幅《九龙隐云图》尽显皇家气派，令不少游客都不得不赞叹画师的超群技艺。

殿内放有一尊由法国以真人一比一的比例来铸造的启定皇帝铜像。铜像之下就是启定皇帝的尸骸安葬处，同时也是众皇陵中唯一知道皇帝尸骸确切安葬位置的皇陵。铜像后面装饰着一轮正在下山的太阳，意为皇帝驾崩，或许也暗示着阮朝的衰败、没落。铜像上面的宝伞也是皇陵的焦点所在。宝伞完全以钢根水泥作为材料，并以陶瓷和金银作为装饰，但看上去却是那么的轻盈，仿佛随风就会摆荡。

整座皇陵可以说是一个艺术作品。从宫廷的皇家气派到民间的传统风格以及西方的新潮个性，全部都集于应陵的身上。但曾经一段时期，它被人们视为是一个不知所谓的混合体，但如今，大家都以较为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它了。

孝陵——简单就是美

明命皇陵（即孝陵）是我们最后参观的皇陵。该陵是阮朝第二代君明命皇帝的皇陵。孝陵占地面积相当大，近 2.8 平方公里，由 1700 米长的围墙包围着。相比前两座皇陵，明命皇陵显得十分简约、典雅。

1820 年，明命皇帝登基，但直到 1827 年才有意为自己兴建一座陵墓。他对皇陵的选址非常讲究，经过十四年的设计和寻找宝地，终于在 1841 年建陵了。皇陵位于锦溪山，在左泽和右泽汇聚成香江的一块宝地上。开始建陵才七个月，明命皇帝就驾崩了，建陵的重任就交由继位的绍

治皇帝按照原先设计的版图去完成。明命皇帝的尸骸亦随即运入宝城进行埋葬，尽管当时工程还未完工。直到 1843 年，皇陵才建成，取名为孝陵。

孝陵是一座极其宏伟的皇家陵墓，以神道轴作为纵轴线，两边的建筑特别对称。走过大红门就是拜廷，拜廷后面就是放着圣德神功碑的碑亭。碑上的内容是绍治皇帝编写以缅怀先皇的追思文。穿越碑亭，显德门就是寝区的开始，崇恩殿坐落在正中间，对称于两侧分别是左配殿、右配殿、左松房、右松房，细致至一片瓦片、一棵树，甚至是屋脊上的雕花，都十分对称。因此，虽然建筑物本身已经非常残破，但却散发出一种浓浓的美感，穿行其中，不禁令我发思古之幽情，慨叹 岁月沧桑。

崇恩殿后面是一个草木葱茏的大自然美景，称它为公园比称它为皇陵似乎更适合。宏泽门和明楼在婆娑的树影的映衬下更先陵墓主人生前的性格和浪漫的情怀。走过跨越半月湖的桥就是宝城，是皇陵的尽头，也是明命皇帝尸骸安葬处，周围被一道高高的城墙包围着，远望城内古木参天，绿叶成荫，但大门却紧闭着，原因是不能确定皇帝尸骸的确切位置，怕游客们误踏龙体，所以不对外开放。

如果从高空俯视，或者看看入口处的地图，你会发现整个皇陵呈现一个“明”字。再仔细看看，如果以宝城为头，大红门为脚，整个皇陵会呈现一个安然躺着的人形。这就是孝陵设计的奥妙之处。

最后的京师

顺化京城是我们最后参观的景点，也是整个旅程最有意义的景点。如果来到顺化而不去参观顺化京城，就等于去巴黎而不参观艾菲尔铁塔那样遗憾。

顺化京城是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的京城。1993 年，它正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公认为世界文化遗产。

京城占地约 8 平方公里，背倚御屏山，面临香江，确实是皇家级好风水。京城的设计是参考了中国北京紫禁城的蓝本，但规模显然比较小。顺化京城呈四方形，四周有护城河环绕。城墙高 8 米，厚 20 米，城楼高 16 米。从外面看，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高 47 米的旗台，建于 1807 年，



往后亦有重修。巍然耸立的旗台在城郊一样可以看到。

经过旗台后的广场就来到通往皇城的入口——午门。午门建造于1834年，以花岗岩砌成。除了午门外，皇城还有三个门，分别是北面的和平门，东面的彰德门和西面的显仁门，但只有午门最为壮观和保存得最为完整。午门共有五道城门，中间的是皇帝御用的门，只有皇帝才能进入，其它四个门的使用就以官职的大小来分配。午门上方是五凤楼，这里曾经见证过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1945年8月30日，阮朝最后一位皇帝——保大皇帝就是在这里宣布退位，越南也从那天起废除封建君主制度。

经过午门，进入皇城，太和殿就在前方。但这里给我的感觉有点柔和但也不失庄严的气势，尽管阮朝的霸气雄风已经不再了，这一点正是顺化皇城与北京紫禁城的不同之处。北京紫禁城显然是威严、冷漠的气息，但顺化皇城却以水塘、树木作为调和，令人感到较为轻松、亲切。

太和殿于1805年嘉隆皇帝期间建造的，经过历代皇帝整修，至今仍然十分完整。殿内非常宽阔，顶部由80根朱红髹金的大柱支撑着，以青龙卷云作为装饰，花石地面。殿内的装饰十分简约，不像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那样金碧辉煌。太和殿是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文武百官朝圣的地方，也是皇帝登基或者迎接外国使臣的地方。放于殿的正中位置就是龙椅，龙椅上方放有一顶以金银打造的宝伞，但整个太和殿的建筑与装潢，无论在龙椅、宝伞、屋梁、屋脊上的龙的数目或者台阶的级数，都逃不出“九”和“五”这两个数字，这足以体现设计者对“九五至尊”的重视。殿前为青石砌成的石台，分成两部份，朝仪时，文武百官中三品以上的就站在第一拜庭，其余的从四品到九品就站在第二拜庭，文官站于左边，武官站于右边。

太和殿两侧建有供奉历代皇帝的宫殿和庙宇，如：太庙、兆庙、世庙、兴庙等。其中世庙就是供奉阮朝历代皇帝的地方。建于1821年的世庙里安放着十位阮朝皇帝的灵位。而其余的育德、协和与保大三位皇帝就没有在世庙内安放灵位，原因是他们被废除了帝位，按照宫规，废帝是不可以在世庙内受供奉的。

世庙的外面放有九鼎，以铜铸造，上面刻画着越南独有的产物、美景，象征着大好山河、国

运亨通，阮朝千秋万世的美好愿望，可惜事与愿违。

穿过太和殿就是紫禁城，是皇帝与后妃、王子公主居住的地方，除了宫女和太监外，其它闲杂人等都不得进入。紫禁城建于1804年，嘉隆皇帝在位时，称之为宫城。直到1822年，明命皇帝才改称为紫禁城。城墙高3米，但已经残破不堪了，有些部分已经坍塌。步入紫禁城内，不见有什么建筑，反而杂草丛生，隐约还能分辨出残留的地基，原来的建筑物在美国侵越的战争中被炸毁，现在尽是一片废墟。

由于得到越南政府的投资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大力支持，紫禁城内的建筑正获得重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紫禁城将会以原来的面貌向游客们见面。





短文三则

◆ 王婉娜

一、秋天的心情

一片落叶是一个深情的祝福，秋天数不尽的残青是代表多少的爱？秋末时分，令人格外感觉到生命的变幻无常，消失总是在瞬间。

我们默默地在爱的边缘小心挣扎，祈求和有限的岁月作个拔河赛。

春天花开时，我们小心翼翼在锦绣花圃上行走，怕踏伤一地的缤纷鲜艳芳华。

秋天踱步在排山倒海的落叶上，踩着干涩的残魂，心中却是毫无怜惜。

只因为我们习惯尊重美好旺盛的生命，不舍繁花的色彩，忽略了有一天我们亦如残叶落地，风霜满布脸上。

漂浮在空间的枯魂橘红如夕阳，转眼就会沦落为乌黑的尘埃。

残叶和死亡有时竟是一个同义词。

不管你的过去是朦胧的秋雨，还是明朗的春阳天，但愿，你在以后的日子，对身边的人，付出多一点的关怀，让冷漠的秋天有点就算是虚伪也好的暖意。

借着这点暖意，我和你约定一起等待春的复苏，偿还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心情。

二、千年之约

青春是一座摆满鲜花的玻璃屋，别人一个不经意的眼神

就会令玻璃裂痕斑驳，落花满襟。

中年的心仍然是透明的，没有磨练成水晶，不过多了几层防弹玻璃，不单把自己保护得隐密妥当，里面的花朵也总是热情仰着笑脸，对着暖烘烘的阳光。

只是，今年的母亲节，万紫千红的花变得冰如雪花。

当我在寒风微雨中送走了母亲，又再一次来到塞纳-马恩省河畔。沉滞的不仅是我的心情，整排垂柳在朦胧烟雾中，也变得与对岸飞来的鸽子一样灰暗。

母亲的消失令我领悟到：为何雪花总是俯首沉思而絮落。

片片雪瓣原来是母爱的化身。

当所有的花朵迎阳而笑，晶莹的雪花带着母亲无尽的爱与不舍，垂着脸下降世间，飘飘飞在她的儿女两颊上、肩膀上，永远是那么地轻柔。

雪花落到河里，溢出一朵朵河花；那是母亲的叮咛，起伏伏，曾经惹起过多少心里的涟漪。

去年冬天时，我将去世的母亲托付给大地，青草地是她的绒毯。

今日，白色的郁金香，从苍翠的泥土破裂出来，随着春风来到西方的极乐世界，用她完美弧线的花壶送来一杯天国三晖春酒。

酒未入口，人的脸已醉得模糊一片。

我提醒自己，酒后昏睡在青山绿水下，别忘记死亡代表另一种存在。

一世又一世，我们的心永远相连。

母亲煮的醒酒莲子汤比孟婆汤甜蜜得多。本来很苦的莲心，因为母亲与我们圆了今生的约，已经不苦了。

三、花与中国结

带着一抹淡紫的十二朵白兰花开满枝头，令人暑气全消

青中染黄的小兰花亦不逊色，仿佛绿油油的黄花菜田。绿的喜悦，黄的落寞，青春暮年都聚集在这串小小的花朵。

倘若我的人生只是一个简单利落的吉祥结，你的人生可能多姿多彩，比较繁杂，是个变化多端的凤凰结。

不管多少曲曲折折，然而解开来，亦不过是一段丝线。

人的一生，过程虽然各异，结果也是早已知晓。

短暂的光阴，为何众生的心境，如一个接一个的结，永远编不完，结不开，怨怨恨恨，烦恼永无了期。

编的结都是朴素的基本结，不求完美，只愿完整，有始有终。

线有灵，把我们的缘结在一起。

不求永恒，花有情，有幸与你共享花最绚丽的一刻。



西贡最酷的超市

◆ 江国治

胡志市的超级市场面世迄今约 20 年，大多集中于市中心，货物售价比各个街市略高，甚至有的出售名牌成衣动辄按美元折算，而且大多数不设自选食用必需品，或好些超市的新鲜食品欠缺尚多，顾客难以畅所欲购，导致大多数超市陷入门庭冷落车马稀，要不，就是客人走进来的目的志在散步叹冷气的局面。

我在阳春三月清明节之前打算回乡扫墓，因为原有的咭片状扁平摄影机在美国遗失，亟须购买一具备用，在西贡陈兴道街的阮金电子器材超市看中了半专业而且造型极为美观的佳能牌子，但见标明的价钱 1250 万。心道：大约三钱金，不算昂贵，比失掉的高 750 万，然则购买时价值也是三钱金，可这半专业相机背在肩上神气多了。

想是这么想，可老伴却摇头不肯立即购买，说：多走几家超市隔一隔价，我老大不情愿的载她到阮惠与黎利十字路口的 TAX 超市去，就是要找这牌子的摄影机，否则不肯罢休。

在 TAX 超市，果然让我们找到一模一样甚至编号也相符的佳能摄影机，开出的价码才 978 万，这数字教我吓了一跳！相差竟然那么多？

老伴这还不信任，硬是拖着不肯买，只管打电话向时常去广州取货的女婿询问：前往中国买摄影机会否比越南便宜？女婿回答：日本牌子的摄影机还是在越南购买平得多。

就这样，老伴拖三阻四，硬要减人家八万，结果以 970 万成交。我不疑惑问该摊贩：一般都是超市，你这儿怎地平许多？答称：我的摊位是租超市而开设的，开支没人家那么浩大。这时另一位年轻顾客插口：我前些时候跑到佳能总公司，为什么也买不到平货？摊贩答：当然啦！总公司比超市便宜的话，谁还替他代理？

事实摆在眼前，超级市场冷气开放，服务队

伍数百人，赚头略少绝对不够开支，这才替我解开心疑团：廿多年来在新平街市做批发生意，从没受到超市冲击，一直高枕无忧原来如此。

可是，平稳度日的幸福却被新平街市即将进行改建的消息扰乱了，小商贩们一时人心惶惶，不知改建后将会是什么局面？所谓一动不如一静，谁愿意去冒绝无把握的危险？

直到昨夜，我夫妇听说原是偏僻的第二乡路（新名瑞玉侯街）有一座极酷的 BIG C 超市，惹得许多人争相购物。怀着好奇心前往一看究竟，却使我大感震惊，心道：这还了得？新平街市要不改建，追不上时代，迟早会被淘汰！立即把先前不赞成改建的看法彻底改观。

目睹 BIG C 超市虽然地处新富郡（原来的新平郡第 18 坊）却是五六座二三十层高楼其中的一座，映入眼帘的横幅写明 1100 种货品由六月一日至 19 日大减价促销。

走进超市，冷气开放不在话下，范围的宽敞虽比不上新平街市却是五脏俱全，上楼的卷梯平板式让你任意使用手推车输送货物，新鲜食品应有尽有而且价钱平得出奇，榴莲、山竹或烧鸡乳猪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海产都有。我见到一个女人满载手推车都是鲜奶，怀疑她怎能喝这么多？一定是转手卖给别人的生意吧。

老伴喜欢得把手推车装得满满的，我说：你总不成把人家的货物全都买光吧？她这才略为收敛。但见总共 20 个收银处，顾客还须列队等候付钱，生意之火红可想而知。

老伴大生感慨说：难怪这附近的 18 坊街市许多摊贩不再来找咱们取货，原来被这超市迫得要卷铺盖走投无路了。



石家庄

◆ 故 人

“若到过 K4 游历区，可能你会惊讶于那堵以人力、以石头砌成的墙垣；但也只不过几百呎方圆而已。若果你有兴趣，我们去参观一位朋友的农庄——把它暂称为“石家庄”吧！你会更加佩服我们华人同胞那股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

以上是朴鲁文友在去年中，对我提出的一番话，旨在引起我的好奇——也算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带有挑衅性质的邀请。

当然我并不想辜负他一番好意，只不过年中俗务繁忙，总未能抽空赴会。迨今年春节，百务稍息，时间较为闲暇，我约同浮萍文友，二人一起拎着背包，驱车前往探访这个令我好奇了半多年的地方——“石家庄”。

(一)

廿号国路的一二五里程碑处，分叉一条崎岖的泥路。我们的机车一拐进这里就与弥漫的烟尘结下了缘；因为除了浮萍与我之外，沿途又参加了朴鲁、江朝成……等“定馆”的文友及父老们，一行十人，分乘五辆机车。浩浩荡荡的阵容，把这条偏僻的小路搞得尘土飞扬，黄烟滚滚。就这样熬了十三、四公里路程的“泥风尘雨”，到了目的地。——这里是同奈省新富县富立社，属丘陵地带的一个石山坡。下了坡约四公里处，就是“治安”水电站的命脉、同奈河的主流之一——“大赖”江。

据说在南方解放之前，这里是一个威名显赫、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解放区。居民大都是贫苦的劳动人家，散居在高低起伏的石坡上，自成村落。从前因饱受战火的摧残，曾经有人迁徙他方；国家和平统一之后，又有人移居到来，落力开辟这

一片满目疮痍、到处都是岩石与炮弹窝的穷乡僻壤……

大伙儿停逗在富立社市集一座卖饮料的茅寮里歇脚，每人要了一杯冰蔗水以消暑解渴。店主以好奇的口吻探索我们的去处；当朴鲁文友道出目的地之后，“噢——原来是五桥先生 (Ong Nam Cau) 的客人！”店主立即以欣喜的笑容来迎接我们这群风尘仆仆的远客。

休息了约十五分钟，我们再次启程，进入到“石家庄”的小径，沿途十分崎岖。在这段蜿蜒而布满大块小块石头的一程中，有时我们要推车步行。当我们来到一座以石块为墩、以木板为面的小桥处，文友们兴奋地说：“这是五哥一家人独力筑成的石桥，所以地方上对他很尊敬，称他为五桥先生……。”

原来这一带在雨季的时候，山洪暴倾，把低洼处都淹成泽国。自从“石家庄”在这里奠基立业之后，他们自己出钱出力，疏通山沟，搬运石头，筑成一座坚固的小桥，予地方上交通往来创造了莫大的便利。所以上至政权，下至乡民，都很感激“石家庄”这一大公无私的义举。

过了桥，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堵堵长得似乎无边无际、以石块砌成的墙垣。其款式一如朴鲁文友所演述的，好比 K4 游历区的石墙；却依着山势的绵延起伏，带有中国“万里长城”的雄浑气概！

文友们在喋喋不休：“单是把石坡上的石头撬起来已经是一项艰巨工程；再以人力把石头一块块砌起来，依山势筑成方圆约四公顷的墙垣，其中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五哥单凭勤劳的意志，像当年愚公移山那样，带领着儿女和工人，日复一日地劳动，经过七年多的风餐露宿，终于完成



了这项雄伟的工程——建立了我们所称的‘石家庄’……”

(二)

我终于得见了农庄主人的庐山真面目：清瘦的脸庞，闪烁着—双精炯的目光；修长的身躯，却带着健康结实的体魄。而且从那古铜肤色及—双满起粗茧手掌可以看得出，这是一个怀有坚定意志的劳动者；更从那彬彬的风度与优雅的气质中肯定，这还是个曾经浸淫于传统文化里的儒者——黄渭先生。

黄先生以极度的热情招呼我们。“五哥，今天我们从老远的地方到来，都是为了要好好吃一顿您鱼塘里养的鱼……”文友们幽默地扮个馋相，大颗儿嘻嘻哈哈地，好不开心。

“刚好我花了几天气，把鱼塘的水抽乾了。碰巧你们大驾光临。大家尽管下塘去摸鱼，捞多少就吃多少，没关系……”黄先生愉快地带引我们下了鱼塘。四周以石头砌成三级结实的堤基：第一级是鱼塘的中心，水里养着无数的各种鱼类，浮游于荷花与菱叶之间；第二级沿着水塘的圆周，种满了各种蔬菜与藻草；第三级又环绕着第二级，四周种满了各类瓜果与蔓藤，细致地透发出一种艺术的气氛，令人心悦神怡。

朴鲁、朝成两位文友扑跌于塘里的沼洼处，摸索着粗大的鱼儿。浮萍蹲在第二级的塘边，手中拿着网子，等待他们把捉到的鱼抛上岸来。我与黄先生沿着第三级的堤基，边走边谈……

原来这里本是高坡上的一个沼泽，四周树木丛生，怪石嶙峋。黄先生一家到来开垦的时候，才把树木砍掉，把山石撬开，挖宽沼泽，填平洼处；用砍下来的树木建造屋子，把撬开的石头充作地基。经过七年的辛劳，洒了无数的血汗，才收获到今天的第一步成果……

随风送来大家欢乐的呼声：“哈哈，又捉了一尾……”，“啊哈！我这一尾很棒，大约有三四斤重……”

黄先生说：“这鱼塘是基本的收入，每两三个月可打捞一次，每次的收入大概百多万元，足以维持我们十几人的口粮……”我随着他的手势指示：“你看，我还种了瓜、菜，养鸡鸭；日常生活的饌菜根本不成问题，趁市集主要还是买一点油盐酱醋等调味品……”他伫立着凝望长视，

话里透露出强烈的自信：“年来我尝试在旱季把水稻种在塘中央，到雨季时可以收割，初步也收成了几包大米，节省了农庄的开支。将来我可以久久才到市集去一次，购买一些必需品，减轻了更多的奔波……”

我脑中根据他所演述的理想，构思了一幅世外桃源的画面。

(三)

浮萍提网哗啦啦地倒出了满地跳蹦蹦的鱼儿，大颗儿磨拳擦掌，准备做厨弄膳。有人提议“清蒸石斑”、“红烧鱼头”；有人请饌特制“红烧生鱼”、“酸甜鱼汤”……于是乎，劈柴的劈柴，生火的生火，剖鱼的剖鱼，煮饭的煮饭。七、八个大男人，挤在小小的厨房里，乱七八糟的，吆喝喧天……

朴鲁和我陪同黄先生，沿着漫漫的石墙散步。这一堵堵以大块小块的石头砌成的墙垣，完全是原始的手工与现代的艺术相互结合，并无一点“土敏土”混和其中。我用力推摇墙身，却是纹风不动，我尝试攀上墙头，行走于其上，只觉得坚稳如山。

“您怎会想到要建筑这一堵堵的石墙呢？”我禁不住心中好奇…。黄先生莞尔地说：“把石坡撬开了，一大堆的石头怎么办呢？筑地基用不完；砌鱼塘也用不完。耕作的锄头向那儿动，那里就有石头……后来我灵机一触，试以石头把种植的地盘围起来，看见果然井井有条，觉得很有兴趣。后来砌的一天比一天高，也就一天比一天讲究建筑的艺术……”

“这附近的农庄，都效法五哥以石头把自己的范围建起来，但是没有五哥的恒心与毅力，始终都是矮矮的石堆而已……”朴鲁说。我沿着他手指方向，比较所谓“石堆”与“石墙”的分野，果然是在“恒心”与“毅力”之间。

“每次有高级的干部来探访本县，地方政权都带引他们来参观我的农场。有人给我十五两黄金，要求我出售农场，用来作地方性的典范以供客人参观，但我拒绝了……”

“上次人民议会的竞选，政权要求五哥出来应选，却为五哥所推辞……”朴鲁继续插口。

“我自知虽然说得流利的越语，但越文程度有限，恐怕不能胜任此一重责。”黄（下转 107 页）



毕竟忆时多

◆ 巧 缘

关掉电脑，已是凌晨一点。

花了几个迟眠夜，从百多张照片中挑选再挑选，然后以电脑编辑编排，再配上旁白，一本满载着半个月短聚离情的册子终于大功告成。

就为了妈咪一句话。

去年赴加省亲，与阔别廿载的双亲及六位弟妹团聚。随身的数码相机将分秒点滴时刻尽情捕捉，丹枫林似如火如荼，舐犊温情炙热澎湃；团结村庄欧陆风情弥漫，湖畔把臂漫步，手足稚时重温，赤子心境明灭，仿佛年月倒流半世纪。

六弟不露声息，乘夜悄然输录磁盘，让一

家人围坐电视机旁观赏。耳际却萦绕着妈咪喃喃话语：照片闪得太快，来不及看清楚便消失了。

老人家视力弱，眼球感应迟缓，每张四秒的影像便觉稍纵即逝。高科技步伐远远超出年迈长者之适应能力，总比不上每页慢慢翻，每一张仔细看。

妈咪，就只为了您一句话。

相簿已付邮，脑海可以想象照片在双亲手中翻动时，眯蒙眼缝里夹杂几许慈爱，牵起的嘴角，笑出百般难以言传之思念。

而思念折射，于无形、无边、无际。

妈咪，完全为了您一句话……

（上接 106 页）先生解释“况且，家庭环境未容许我抽空参加人民议会；但我会一本初衷，为地方公益与福利事业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我们行到最高坡上，极目远眺，依着山势的蜿蜒盘曲，一堵堵绵延起伏的石墙，宛如“万里长城”一般，雄浑壮丽，令人心底里产生一股悠然的肃穆与钦佩！

“我正在开辟那边的烂石坡，给我大女儿夫妇俩；这边是我三儿子种的咖啡园；那边是我小儿子打理的胡椒园……”对着一片广阔无边，绿油油的庄稼物，黄先生心平气和地给我介绍。使我突然有个错觉，眼前的人物幻化成“列子”寓言里的愚公，他正在指使子孙们竭力开拓一座冥顽不灵的大山。有人劝他安享晚年，他说：“子孙是世代代无穷无尽的，但是山却不会增高，

还愁什么不能把它铲平呢？”……

远远传来浮萍的呼声，通知我们回去享受由集体贡献的一顿“鲜鱼大会串”……

后记：后来五哥将“石家庄”变卖，迁出定馆市中心从事金饰买卖。由于信誉卓著，生意蒸蒸日上，更在定馆市外围增设几家分店。出于“取之社会，用于社会”的理念，五哥对地方公益事业颇多贡献；无论修庙、建校，赈灾、济贫……都身不后人。定馆“越华民立学校”创办之后，荣任第二届董事长，对百年树人工作甚有建树。晚年身罹癌症，寿终正寝。

（兹值五哥逝世周年忌辰，谨以此文悼念）



美丽有罪

◆ 冬 梦

每天清晨上班，在报摊拿取报纸后，慢行至巴士站，由于家居楼下是巴士总站，我习惯选择上层中间靠窗的坐位，往公司的车程约需四十分钟，所以我有较充裕的时间在车上可以闭目养神寻找诗的灵感，或者看看报纸。

巴士的中途站，每天准时配合一位长发披肩的漂亮女孩子上车，这位女孩子薄施脂粉，尖尖的脸蛋还有一个小酒窝呢！衣着整洁适身，外表看来，相信跟我一样，也是在办公室工作。很多时我见她左手提着一部小巧的手提电脑，右手持着一袋食物，对于这位美少女，本不应引起我太大的注意，只是仍然吸引着我，当她上车后，总在坐位上进食早餐，但令人感到十分讶异，她的早餐并非三文治、糕饼、面包等干性食物。而是一碗一盅的汤水食物，有时是粥类、有时是鱼蛋河粉、云吞面、通心粉等。我不肯定她是否知道进食时要尽量小心防范不让汤汁外溅，但巴士在道路上行走时快时慢、时行时停，手持着食物很难平衡进食，我心中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她不慎将食物弄污在别人身上，闯了祸，那怎么办？

今天是星期一，我依时上了巴士，虽然车厢内有空调，适中的凉快，但由于假期后第一天上上班，乘客特别多，仍有种闷热紧迫的感觉。途中这位美少女也上了车，坐着一个三人坐位的中间，左方是一位中年胖汉，右方是一位穿着时髦少妇，我在平排不远的位置目睹她坐好

后，施施然从纸袋中取出丰富的早餐，整个车厢顿时充满一阵酸酸甜甜的味道。我忍不住看看今天她究竟享受什么的早餐，老天！竟然是猪肠粉，整个纸碟子倒满酱油、酸甜酱、花生酱等。气味浓郁，所有乘客全都将眼光集中在她这份独特的早餐上，美少女一如以往，一手持碟一手用塑料叉戳着一条条猪肠粉往口中送，完全无理睬其它乘客对她的注视。

正当她吃得津津有味之际，巴士在驰行中被道路的交通灯刚好转换时紧急煞停，这可大件事了！因为美少女的整碟猪肠粉全都倾倒在时髦少妇的身上，只听到该少妇尖声大叫，怒不可遏的指着美少女大骂，美少女惊惶失措地连声对不起，可怜兮兮的全都不管用，整个车厢的乘客未有同情之余，更加纷纷指摘美少女不该在车厢内进食，大家都附和着时髦少妇坚持要美少女因弄污她的衣物而赔偿金钱，经过一番议价，结果吓得美少女乖乖掏出了八百大元，满脸通红的匆匆下车。

我在车厢内看到这个情景，心里着实有点感慨，如果今天不是星期一，如果今天她不是乘搭这辆巴士、如果今天她不是在巴士上进食猪肠粉、如果今天她不是弄污时髦少妇的高贵裙子，如果她不是长得这么美丽，哦！有关系吗？如果今天是她将猪肠粉全都倒在我身上呢？如果……



从佛山小悦悦事件， 看人性的冷漠

◆ 吴怀楚

连续被两辆大车从身上碾压而过的佛山小悦悦，已于十月廿一日零时卅二分，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而离世了。

这位小悦悦年方两岁。

读了这则来自媒体不幸消息和关于事发的整个过程报导，确实令人心酸，不寒而慄，使人清楚看到人性冷漠残酷的一面。

肇事因由，据悉是在十月十三日，住在佛山的悦悦不知如何离开了家，独自一人在街上行走，一个不小心，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当司机发觉撞到人后，为了自身安全第一，便不顾及其它事宜，加速油门迅速逃离现场。所不幸的是，在小悦悦被撞倒后不久，另一辆小型的货柜车驶至，又再从小悦悦的身上辗过。

是日，事发是在大白天下午，街道上人来人往，路人对受伤躺在地上的小悦悦居然无动于衷，人人都只向她投下匆匆一瞥便径自走了，直到一位以拾荒为生的陈贤妹老太太发觉躺在血泊中的她，才通知救护组派人前来将她送往医院急救，经过医生一星期的尽力抢救，终究回天乏术，小悦悦始终还是走了。

事后，媒体自然是少不了对这件事来大做文章。有人认为小悦悦之死，是两名肇事司机不应在闯祸之后不顾而去；也有人归咎于行人的过于冷漠，见死不救。而纵观整个事发情形来看，就小悦悦的死，我认为在许多方面都要分担一些难以推卸的责任。

首先，要从为人父母者说起。作为一个父母，怎能够不好好看管自家的小孩，而让她独自一人在大街到处乱跑，毕竟小悦悦只有两岁，她根本就不晓得甚么叫做“危险”。令我拍案惊奇的是，在小悦悦被车撞倒直至送往医院的那段时间，作为父母的竟然懵然没有发觉到自家的孩子不见了。这是小悦悦父母不能开脱莫大的过失。至于司机方面，当第一名司机发觉闯祸之后，他

曾经有把车子停下察看了一下，见是有人受伤，却不会理会躺在地下的小悦悦是死是活，又再加大油门从她身上辗过飞速而去，第二名司机更是大意不察，四顾没人注意也就一走了之。

就这不幸事件，我有请教一位来自中国的同事，他对我说：“要是我的话，我也会快点离开现场”我问他：“为甚么？”，他回答说：“这还用说吗？官非呵！怕惹祸上身嘛！”听此君如此说，我就真的无言了，我心在想：中国人呵！中国人！你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副冷酷无情的铁石心肠？莫非真的应了柏杨先生所讲：“从酱油文化缸里浸出丑陋的中国人就是如此的了”。

据说从录象机重看，在小悦悦被撞倒之时，一共有十八名路人经过都故作视而不见，不愿加以援救，事后据有人解释，是因为恐防“欺诈”，因为大陆内地使诈勒索的例子太多，故而他们不可能不防，细听之下，道理也算勉强可以说得过去。的确，在大陆使诈勒索的事例确实不少。据悉，就曾经有过一位仁兄试过，在搭公交车到站下车时，发见前面一名老人不小心滑倒，于是他就上前将他好心扶起，当时老人家还向他说声：“谢谢！”，岂料，站在他身后的一名女子实时跃出，挡在这位仁兄面前大哭大闹说：“你为甚么把我老爸推倒？”这时的老人就大嚷叫这痛那痛，说是在下车时，被这位仁兄争先恐后，从后面把他推倒的。然后，公安前来录案，倒霉的是该位仁兄在法庭上，因没有人替他作证是冤枉，结果就被判决赔偿该名老人医药费四万多块人民币。

不过，就算如此，他们也应该可以透过电话求助来救人，但他们始终都没有去做，这就使人感觉到有点冷血残酷，不近人情的了。

在小悦悦这件悲剧告一段落之后，人人在口头上都晓得说：“但愿悲剧不要再重演。”但从中国今时的社会现状来看，中国的交通，上海、西安、北京、武汉等城市，我所看到的交通，一



点规律都没有，人与车都各不相让，一片混乱，尤其汽车行驶超越爬头，幕幕入目的那种危险程度，真是怵目惊心，实在是很难办得到说：“保证悲剧不再重演。”

助人为快乐之本，若然要想做到人人都能够“见义勇为”，我认为首先是，政府如何在群众当中建立起“诚信”，去除人们的恐惧心理，那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实在大问题。还有，作为父母对自家的孩子要认真监管好。

就今次小悦悦的冷漠事件，又令我想起之前有发生过一桩悲剧，趁在此也说出来与大家分享一下。

话说有一名女职业司机，开着一辆穿州过省的公交车，在途中遇到三名强盗拦截打劫，当时强盗手上的武器只有三把小刀。而在公交车上的乘客却有着近乎百名之众，在三名强盗威胁之下，竟被洗劫一空。在劫过财物之后，三名强盗因见女司机有几分姿色，于是就起了劫色的念头，三名强盗合力要把女司机拖下车，一任女司机哀求呼救，车上乘客都没有一人出来向该三名强盗代女司机说话。后来，终于有一名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的瘦削男子站起来，指责三名强盗的不是，结果换来一身捱揍，而同时，女司机至终还是让该三名强盗拖到草丛中施暴。完事后，该三名强盗和女司机回到车上。

当女司机回到车上，她一声不响就走到刚才

替她仗义说话的男子面前，立时就给该男子大大两个耳光，然后说：“你给我滚下车，我不要搭载你。”该名男子立时叫冤，死也不肯下车。

女司机见状就对着车上所有的乘客说：“只要有他在车上，我是不会再继续我们的行程，你们就看着办。”

这个时候，车上所有的乘客都央求该名男子说：“求求你老，你就行行好心，赶快下车吧。不然的话，就耽误了我们大家的上路啦。”

而该名男子还是不肯下车。女司机到此不得已，才对所有的乘客用着一种命令的口吻说：“他有敬酒不饮要饮罚酒，你们就帮我把他撵下车去吧。”

说也奇怪，这回车上的乘客倒是非常合作，同心协力一致，很快就把该名男子连同他的行李都撵下了车。

该男子给撵下了车之后，车子就又继续向前开驶，车子驶向迂回曲折的山路，越爬越高，速度也越来越快，待得各人感觉情况不对，想要制止已来不及，女司机一个劲就把车子向万丈深渊驶了下去。

记得少时读书时候，老师就曾经教过我们说“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理他家瓦上霜。”，又道：“事不关己，何必劳心。”像上述的人性冷漠现象，我想有可能是受到这种不要多管闲事古旧的思维所影响的吧。

小悦悦，一路好走

◆ 过客

10月21日0时32分，经过八日抢救无效，小悦悦终于在广州军医院走完她短暂的人生。我在网上看了Youtube录下的短片，不禁潸然泪下，无法再看第二遍。随伴中国的经济起飞，人情就这么不值一文？

十八绅士和一位捡垃圾的老太婆

小悦悦一家住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她父母是来自山东聊城市的外劳。中国人常说，“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她父母经辛勤拼搏后稍有积蓄，在南海五金城开设杂货店。10月13日，

两岁的小悦悦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离开住所100多米。突然，一两小巴开过，把她撞倒；从短片画面上看，应该是来回两会碾过。司机下车略加观察，知道闯了大祸，环顾无人，立即上车逃之夭夭。祸不单行，又一辆小货柜车驶至，再一次从他身上碾过。这名货车司机更不屑一顾，扬尘而去。

光天化日之下，对一个倒在血泊中的无助女孩，竟然没人施以援手。根据街头录像，共有十八位衣冠楚楚的绅士驾车呼啸而过，只投以匆匆一瞥，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骑士式的英雄终于出现。一位捡垃圾的老太婆陈贤妹，叫救护车把垂危中的小悦悦送往医院急救。“老太婆”高寿……58，高1.4米，体重40公斤。正是这个佝偻的身躯挽救了千年“礼仪之邦”仅存的一点儿体面，但一切为时已晚

为人情冷漠敲起警钟

当小悦悦躺在手术台时，她正忙着做生意的父母竟然对女儿的失踪漠然不知。事后虽然他们对恩人陈贤妹千恩万谢，面对脑衰竭的女儿呼天抢地，出重金聘律师兴提起诉讼……但这一切对脆弱的性命已毫无意义。

陈贤妹的救援行动在文明社会中本来十分平常，她也这么说，但在良心丧尽的社会，她成了“天外来客”。她一夜间成了闻人，但也带来不少风凉话。她并不求做善事有回报，但有人说她图利， she 就把收到的三万元奖金在媒体见证下全部转赠小悦悦父母。有人说她求利，但对她这个不识字的老太婆，扬名立万对她毫无意义。媒体的疯狂“追杀”，严重干扰了她正常生活，只好离开佛山，回到家乡清远市求个清静。“难道做好人就这么难？”对陈婆婆媳妇的提问，恐怕无人能回答。

小悦悦去世后只有几天就有220万博客表示沉痛的哀悼，一位网友留言：“小悦悦，请放心上路。天堂那边没有车辆往来，也没有冷漠的面孔”。

我曾问一位中国朋友：“如果遇到小悦悦那样的情况，你将如何处理？”回答十分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愧是上述“十八绅士”的同胞！他的解释是，怕惹上官非，说不准还有大麻烦。

我们虽然悲叹中国人的冷漠，但话要说回来，因为善举而受诈骗、被勒索事件层出不穷。一位博客在网上写道，他在搭公交车到站下车时，发现前面一名老人不小心滑倒，于是他就上前将他好心扶起。岂料，站在他身后的一名女子及时跃出，大哭大闹：“你为甚么把我老爸推倒？”老人配合得十分协调，大嚷这痛那痛，诬告被人推倒。然后，公安前来做不利于他的录案。这位倒霉的好心人在法庭上，因没有人肯出庭替他作证，结果就被判决赔偿该名老人医药费四万多块人民币。

处于具体条件，我们可以了解“十八绅士”

的心态；但难道连拿起听筒这样举手之劳也做不到？江河日下的世风甚至吹进文坛，听说在大陆，只要肯花几百块美金，就可以得到你所希望的任何“奖杯”，于是发生了夫妇同台领奖的笑话。金钱同样可以使得动一些财迷心窍的教授替蹩脚诗吹上九重天。

骇人听闻的报复

“冷漠”这种东西原产地是英国，各国纷纷竞而效之，尤其是中国更是后来居上。公众的冷漠会引起巨大的悲愤，当法律不能加以保护是只好“私了”，中外情同。以下是美国吴怀楚文友提供的一则扣人心弦的故事：

有一名女司机，风驰电掣地开着一辆公交车，在途中遇到三名强盗拦截打劫。强盗手上的武器只有三把小刀，而在公交车上的乘客却有着近乎百名之众。在三名强盗威胁之下，竟被洗劫一空。在劫过财物后，三名强盗见女司机有几分姿色，于是就起了劫色的念头。三名强盗合力要把女司机拖下车，一任女司机哀求呼救，车上乘客没有一人敢仗义执言。后来，终于有一名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的瘦削男子站起来，指责三名强盗的不是，结果换来一顿好揍。女司机最终还是让该三名强盗拖到草丛中施暴。完事后，该三名强盗和女司机回到车上。

当女司机回到车上，她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声不响就走到刚才替她替她说话的男子面前，掴他大大两个耳光，然后说：“你给我滚下车，我不要搭载你”。该名男子死也不肯下车。女司机见状就对着车上所有的乘客说：“只要有他在车上，我是不会再继续我们的行程，你们就看着办”。

这个时候，车上所有的乘客都央求该名男子说：“求求你老，你就行行好心，赶快下车吧。不然的话，就耽误了我们大家的上路啦”。而该名男子还是不肯下车，女司机到此不得已，才对所有的乘客用着一种命令的口吻说：“他有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们就帮我把他撵下车去吧”。说也奇怪，这回车上的乘客倒是非常合作，同心协力，很快就把该名男子连同他的行李都撵下了车。

该男子给撵下了车之后，车子就又继续向前开驶，车子驶向迂回曲折的山路，越爬越高，速度也越来越快，待得各人感觉情况不对，想要制止已来不及，女司机猛踩油门把车子向万丈深渊



驶了下去。

这个故事启发我们很多深思：如果成百名乘客群起反抗，那三把小刀形同儿戏；如果成百名乘客不纵容性暴行，女司机的怒火也不会烧及同是受害人的乘客。女司机的两记耳光是对唯一勇敢的乘客优厚的回馈。

量人比己

发生在中国的事件仿佛越南的海外版。越南报章曾盈篇累牍地报导，在巴士上看见扒手“妙手空空”，大家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难道他们没有想到，由那么一天，厄运会降临己身，此时，大家都袖手旁观，那是什么滋味？他们解释，即使抓住小偷交给警察，几个钟头扣押后也会因“证据不足”而释放，自己却结怨了恶人，说不定甚么时候会惹祸上身。越南有些专业流氓，在公路上撒铁钉刺破来往车辆轮胎，使受害者不得不在路旁的“黑店”任凭宰割，报章称他们为“撒钉贼”。他们不仅给车辆造成损失，有时还酿成车祸。警方决心整肃风纪，抓到不少“贼”，要绳之以法，但苦于受害者不肯出庭作证，法官无法量刑，只好从轻判处。

今年10月17日，在本市第十郡李太祖街发生了一起汽车失控，连环撞车事件，酿成二死十三伤的惨案。现场围观者众，造成交通堵塞，就是没有人救死扶伤，趁机劫财者却不乏其人。

抚今忆昔，使我想起越南计划经济“包级制”时代，只要有人高呼“窃贼”，群众马上围堵，使窃贼无所遁形。当时虽然经济困难，但人人嫉

恶如仇，宵小绝迹，夜不闭户。

当事人解释道，送一名难人进医院，要等待、要做繁复的登记、呈报等手续，少说也要花几个钟头。接着要面对公安机关的录案、盘问，警方有根深蒂固的观念：“来去是非者，就是是非人”。自己做好事，反而成了第一号嫌犯！

救援者必须受法律保护，即使没有奖赏，至少也要保证救援者不受人身侵犯。据报导，深圳即将通过相应立规，广东省也在广泛征求意见，预计年底将完成立法程序。

西方国家早就有现成的“撒玛利亚好人法”(Good Samaritan law)，非常值得我们参考。撒玛利亚好人法的命名取自圣经故事，分为两个法系：普通法法系(英美法系)倾向于保护救助者免于民事侵权起诉；而在民法法系(大陆法系)则倾向于惩罚见死不救者。

尾声

据佛山市公安局通报，10月16日，两名潜逃嫌犯司机已在西安捉拿归案。“十八绅士”也已根据录像认出两人，已发票传问。10月21日公安机关完成立案，按程序向佛山市南海郡人民法院依法提出刑事诉讼。

《工人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呼吁在肇事地点建立纪念碑以纪念小悦悦唤起世道人心。振臂一呼，在不到一个钟头内，已有成千人在网上响应，随时准备捐献。





思 亲

◆ 林燕华

那天,是我祖母逝世纪念日。打从我懂事起,每年旧历8月21、22两天,我的心情是好沉重、好沉重的,总是忆起一件万分残酷的事实——当父亲三岁时,那年于农历8月21日,祖父出海捕鱼后就永远没有回来,而祖母却在守寡了50多年后的8月22日因饥饿死了——这是我们家族最悲惨的事件!

我童年时,每年八月初一起,母亲常挂在嘴边几句话:“要节省点,留钱拜祖父祖母”,于是,我家每餐只吃一味菜不是小虾炒盐就是生菜、野菜点鱼露,但我们是吃得津津有味——我很乐意节省钱来祭祀我祖父母——到8月20或21日晚上,母亲总要问我们兄妹:“你们记得唐山在哪里吗?”(祖籍在唐山哪个地方之意),我总是抢先背着:“唐山在广东省,饶平县,井州乡、西宫社。”接着母亲以悲伤的语调说:“你们祖父家住沿海,不识字,只能靠出海捕鱼为业。家境贫穷买不起渔船,只能靠劳动力替人出海捕鱼。祖父于8月21日那天一去就没有回来。那年你父亲只有3岁,祖母缠着小脚千辛万苦才把几个孩子带大。但个个都文盲,又没有渔船,也没本钱做小生意,连散工的活儿也难找,在家乡实在活不下去了,你父亲只得于15岁时就离乡别井到越南来谋生,以后,也因没有学问赚不到钱而没有能力返回故里,所以你们兄妹应多读点书。金钱会用得完,学问在身是用不尽的,有了学问就不会饿死的。”停了一会,母亲以哭丧的脸说:“你们祖母是在唐山饿死的!”接着她又强调说:“将来你们长大后,如果有钱了也不要浪费,要永远记得你们祖父母死得太惨了!”

我几乎把以上的话都背熟了!但每次听母亲重谈。我那幼小的心灵总觉得很难过,很难过,而且立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地学习!生活上一定要务求朴素!

长大后,不管我在什么地方教书,我都要回来祭拜祖父母,否则,母亲会对二哥说:“怎么还不见阿妹回来?!是不是她病了?她绝对不会忘记的!”

母亲逝世后,这几年都由我大哥——林飞——祭拜祖父母。每年,不管风雨阻隔,我都到6、7公里以外的大哥家去祭拜。而大哥也像

母亲一样,总陈述那段悲伤的事件,而且还比我母亲说得更详细,更伤心,因为他是与祖母同受挨饿的,同时,当年只有14岁的他与两位饿得半死的堂叔把祖母的灵柩扛到山脚下……

“1941、1942两年,我们家乡遭到大旱灾,田园完全干枯,土地都裂开了,又逢战争四起,民不聊生,加上日军的登陆,到处搜刮人民财物,井州乡、西宫社的渔船都被日军‘征用’了,乡民无法出海捕鱼,只有等死!最先被饿死的是老年人和小孩,渐渐大人也饿死得很多。在以前,乡亲们见面都问:‘吃了没有?’可是在那个年代,一见面却无气力地问:‘几天了?’意思是‘几天没吃的了’被问的人多数无力地伸出3或4只手指表示3或4天没吃了,而没有力气开口回答。后来,7、8个手无寸铁的年轻小伙子决定冒死到日军舰去偷粮食,结果都被日军打得死的死,伤的在几天后都死了……”

祖母在又病又饿的情况下,躺在床上详细地吩咐大哥,当她老人家死后,要用她睡的木板做棺材,请某某人办丧事,葬在哪里,如何按神位和祭拜等,祖母就于1943年旧历8月22日下午安详地呼了最后一口气。

祖母在与世长辞前还吩咐大哥以后在同一天祭拜祖父母,吃什么拜什么,没得吃就拜一杯水也行。

说也奇怪,母亲在同年10月梦见我祖母叫她:“阿才的妈,你快点想办法把亚才带回越南来!”亚才是我大哥的小名,也是祖母给他起名为林得才,我二哥是林得胜,而我是林得宝,可是我们三兄妹都认为自己的名太响了,结果不约而同地在少年时期都各自改名了。

醒后,母亲一直与父亲吵闹,坚决向父亲要回她的长子。我大哥终于1944年步行了两个多月才到越南和家人团聚。1945年他参加了越南革命,他说他希望所有的穷人都能翻身。

今天,我穿着雨衣骑车到新平郡郊外大哥家去祭拜我祖父母,我的心情依然很重,很重。下午,没精神去书店了,理不了生意好不好,理不着那些职员来齐不齐,我只能呆在家里沉浸在思亲的回忆中……



藏在心底里的， 是那一辈子的乡情！

——越南人在台湾的点点滴滴

◆ 李伟贤

已想不起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语言里多了一个“越南新娘”的名词，听上去，不知道这个名词是褒还是贬，可能永远就只有越南新娘们才知道这滋味，毕竟，离乡背井地嫁到老远的地方，个中的辛酸不是外人能所道。

踏上台湾这片富足而安祥的土地，或多或少让我对生活在台湾的越南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比起以前道听途说的，更多的是正面的了解。

在鸿毅旅行社董事长蔡家煌先生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位于南投县埔里镇的一个小市集，一条不过两百米的街道但却人头汹涌，据蔡先生介绍说，这里是著名的越南人夜市，每逢星期三晚上，都会吸引逾数百名生活在南投、台中县附近一带的越南人来这里凑热闹，其中大部份是外籍配偶（蔡先生对越南新娘一直坚持用这个称呼，他说这样较显人性化和尊重），她们都和丈夫及儿子一起来，购买各式各样产自越南的货品，不买也看看那些熟悉的越南品牌名字。在这里，一家专卖越南百货的小店铺被挤得水泄不通，等了逾半个小时，老板娘才有空和我聊上几句，原来老板娘是一位越南华人新娘，叫李璆敏，家乡在本市第十一郡，嫁来台湾已13年了，目前育有两名子女，两年前，夫妻俩在这里摆地摊，专卖越南杂货，想不到一下子就火红起来，李璆敏还告知，她早上自制一些越南糕点到处贩卖，很受在这里生活的越南人甚至当地人的喜爱，她表示，目前一家四口的生子还过得不错，早就习惯了台湾的生活。转过身，我看到一位貌似越南人的中年妇女在杂货店挑选东西，我主动跟他搭讪，她名叫何秋，是来自岷港的越南出口劳工，已在台湾做了五年的帮佣，目前月薪有1万5000元新台币（约500美元），我问她：“干吗要老远跑来这里买日用品呀？”“买越南货品的感觉不一样，很亲切。”她的回答理由既直接而又爽快。

不一会儿，夜市下着淅淅沥沥的雨，许多人都挤到杂货店所搭起的帐篷内，才发觉原来来赶夜市的不仅只是我们的越南新娘，还有她们的丈夫和儿子，一个不到廿平方米的地方，挤满了许多个小家庭，原来赶夜市也成了他们的一种天伦之乐，听着那些欢声笑语，虽然外面正下着不知何时才会停的霏霏细雨，但躲在里面却让人感到格外温馨。

据了解，迄今生活在台湾的越南人近20万人，其中越南新娘约12万，出口劳工逾7万，而大部份越南新娘是来自南部和西区各省，出口劳工则来自中部和北方居多，但绝大部份生活在台湾的越南人都是属于劳动阶层，就是因为劳动阶层，所以他们更需要获得在文化生活层面上的关心和享受，然后，实际上许多生活在台湾的越南同胞，他们都几乎与祖国的文化相隔绝！各类越文报刊杂志罕如珠宝，严重的文化饥渴更加重了游子们的思乡之情，在这方面，蔡先生做了许多非常令人尊敬的事：三年来，他趁着常在越南台湾两地跑的工作之便，累计已免费带了逾5万本在越南出版的各类过期的周刊杂志，然后东奔西跑的带到各个聚居着众多越南人的地方派发，三年来风雨不改！他还向笔者说了个动人故事，有次在夜市里给一名越南新娘派发《妇女报》时，这名越南新娘接过报刊后喜极而泣，对他说：“三年了，我来台湾三年了，今天才接触到来自家乡的书刊。”那种对祖国文化的渴望不言而喻，长时间的文化品隔离和一夜之间的接触，可能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国，但他们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和珍惜已经跃然脸上。

不仅如此，鸿毅旅行社还邀请过河内文化艺术团体和我国著名歌手丹长到台湾演出，免费派发门票让生活在台湾的越南人观看，也给越南新娘的家人一同欣赏，让台湾人进一步了解越南文化，从而对越南新娘们有所尊重。（下转115页）



(上接 114 页)蔡先生的这种心意,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其实,嫁到台湾的越南新娘不完全都成了“家庭负担”,我们这次考察团的导游范水仙就是一个奋发向上、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的典型例子,19岁的时候,家乡在芹苴省(现是后江省珠城县)的范水仙嫁来台湾,在台湾这6年来,她曾在台北和彰化县呆过,两年前,她进入鸿毅旅行社工作,勤奋的工作态度让老板和同事们都非常赏识她,从刚来台时只懂几句简单的普通话,现今,范水仙已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台语(闽南语),她高兴地告诉我,还有一年就入籍了,她还说,如果不主动和努力融入当地社会,就不可能生存。“我离婚了,所以得自力更生,但我不后悔选择这条路。我要证明给身边的人知道,越南人来台湾,也一样可以为当地社会作出贡献,给社会纳税,我不做社会的寄生虫。”范水仙毫不隐瞒地对我说出了心里话,其实,他沿途一路用笔记下所有学到的名词,她表示每一次带团都会学到许多新的知识,其学习精神委实令人敬佩!而从另一个侧面去看,她没有给台湾社会增加负担,反而有所贡献,更值得国人学习。

在台湾考察的8天里,无论我们去到那一家饭店、餐厅或酒家,都碰到做侍应的越南出口劳工,有一回在花莲县吃饭,一个来自清化省的越南新娘在饭店里当服务员,知道我们来自越南后,就嚷着要请我们喝啤酒,她说她付钱,那情景真够让人感动的了。她喝了两杯的时候,就忍不住说“很久没有听到家乡话了,在这里很少有机会说越南话,我们藏在心底里的,是那一辈子的乡情,你们很难会明白。”每一次接触生活在台湾的越南人时,无论是越南新娘还是出口劳工,很多人都说存够钱就回家乡探望父母,但当问到多久没回去了?他们都突然变得支支吾吾,有的说两三年了,有的说很久没回去了都不记得了,“回去机票贵呀!”很多人都这样回答。

最后,我想说的是,对于他们的思乡之情,可能对于我们每一个生活在祖国大地上的人是一辈子都不能理解的,尤其是,当我们的越南亲人手中接过住在海外的越南人的汇款时,这里面除了有他们的血汗付出之外,还有的是,那无限的思乡之情。

青岛 随笔

◆ 钟 灵

圣人孔夫子出生于山东曲阜,使我对山东早就心仪。当我接到通知,第五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定在青岛举办,我即欣然报名参加。

今次青岛所承办的诗会,相对上届在贵州遵义所办的,从议程上看较为简化得多。

今届给我美好印象的,是那些年轻的大学生。从我们踏出机场的接待,到我们旅游归来的相迎,他们都以热情的笑脸、亲切的对话、细微的帮忙,感动着我们。

9月18日晚,诗歌朗诵会上,我看到一张张焕发青春的脸,这些热爱诗歌的年轻的一群。他们用非常悦耳动听的抑扬顿挫的语音,将东南亚诗人的诗朗诵,将诗中的喜、乐、哀、愁都演绎得很尽致。对新诗创作,提出了许多对思维的探究,及用句技巧的问题。谁说诗路孤寂,我看到振翅待飞,准备接棒的年轻一代!

9月19号的青岛市采风一日游,我们来到“奥帆基地”,在碧水蓝天下想象当日奥运扬帆的盛况!依栏放眼,看见绕岸的船只,排列有序,船上旗帜飘飘。沿着海湾的公园,奥运的五彩环;圣火的标志,处处留有奥运的痕迹。岸上高楼林立,这是些具有崭新科技的建筑。迎着海风送爽,给人一种动力奔放的振奋。来自东南亚各国诗人在奥帆码头的长廊,欢愉地合影留念!

青岛是个临海的都市,一日游离不开海的气息。有人说“没到过‘栈桥’等于没去过青岛。”栈桥是青岛人的象征;是青岛人的骄傲。它建于公元1892年,是青岛最早的码头。它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我们站在堤边看栈桥，看到好些对对双双披着婚纱的新人，在海滨以栈桥为背景的，拍下他们，见证幸福结合的照片，为此，我看到的栈桥更显其代表性的魅力！

只可惜，导游给大家的时间有限，亦没有安排大家踏上栈桥，去感受一下那“长虹远引”“飞阁回澜”的气势。我们整团人在堤上这边，为栈桥取景。唯独越南那位“老顽童”过客先生，才一下车，他便直奔栈桥。且在栈桥的双层飞檐八角亭上。更上一层楼，领会人在伫立大海上的那壮阔胸怀的感受！当导游催促上车时，我见到老先生欣然回来，对他此举甚为敬佩。敬佩老先生那种精神。旅游的意义是，到不同的地方，去体察异国他乡的文物风情。我们千里迢迢到来，到了景点，只作远观而不直接登临，那等同于入宝山空手回！

今次青岛游，全程带领我们的这位导游，由于他的经验不足，致使行程上有许多疏漏。或许，我应该学习“过客先生”那样，自己争取时间游景点，无需总受导游约束。

至于“八大关”我们只是顺着导游的手指指向，极目远眺。看见在高岭上有一栋西式的建筑物，那是“公主楼”。接着旅游车穿过的街道，导游叫大家看那些街名。我看到街名分别写着“韶关路”“居庸关路”等等。

哦！这就是闻名的“八大关”吗？不禁有点茫然呀。

章程上原写着，带诗人参观那令人醉饮的青岛啤酒厂，临时却换了去探访老舍故居。只见一条甚洁净的巷，一间保持得非常完善很雅致的半中式的双层楼房，东南亚诗人在那里寻找当年文豪的影子。在踏进长着树木清凉的院子，从墙上了一幅幅的壁画，可以看完整套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的故事》。有未认识老舍的，经此一游，对文豪的生平，留下了深刻印象。

午饭后，导游介绍说：下午的行程去崂山。崂山乃青岛另一代表景点，崂山的道观是当年全真七子修道的地方。因我是个武侠小说迷，一下子，金庸小说的“射雕英雄”“神雕侠侣”书中的英雄，全真七子的形象和情节，都在心头涌现。我带着期待的心情，去访七子所处的地方。下午两时，旅游车在山道间盘转，当来到面海的山门，那上写着“太清宫苑圣德石牌坊”，山门的气势确有书中描述的恢宏。牌坊的花纹和动物都雕刻

得栩栩如生。那些寓意福气的蝙蝠，被游人触摸，变得异常光亮润滑。我们也像别人那样，与蝙蝠留影，取福回家。

接着，进入导游带我们所看到的道观，却和我的想象大相径庭！太清宫的园林占地非常之广，可惜道观建筑的规格甚是细小。令我讶异非常的是，那些供人出入的门。若让身高 1.7m 的人在此经过，必定要哈腰弯背。为此我在那里转来转去，就是很难接受心目中的全真七子，是住在眼下如此低矮处这样的现实。或许这就是想象和现实总有一定的差距吧。想象带着主观成份，往往和现实有出入。加上时间、气候及位置的问题，分明是一幅云雾缭绕、烟霞霭霭的崂山美景图片，登临时，阳光耀眼，看到的只是起伏的山峦，平淡无奇。

我今次青岛行的体会：旅游时若带着太多的数据，在行程上，很多时候为了捕捉设定的先入为主的想象，而失去现场的新鲜动态。

就拿青岛的梧桐树来说吧，来之前从未想到它。由我踏上青岛的第一步，瞩目的就是这是呈三角星状的叶子，梧桐树。一行行一排排，高大婆娑，随处可见。由于不认识，以为是枫树。后经一位大学生解说，说这叫法国梧桐。哦！梧桐名字，在古诗词里非常的熟悉喔。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秋雨梧桐叶落时”“梧桐树，三更雨”等等……

顿时，梧桐树给我一种神交已久于今相见倍感亲切之感。我到处为它取景，亦见到有多位诗人，也是对梧桐叶子很感兴趣。或检拾地上的；或采摘那伸手可及的。

这就是不期而遇的生动景物，这可算是意外收获吧。

来自五湖四海的诗人，能相聚一起，绝不是件简单容易事。纵使每年举办一次，但因生活背景不同，际遇起落的差异，健康状况的不等，没有人能保证人事年年不变。

一年一度的聚首，这样的友谊是非常珍贵的。

只可惜，今届青岛行，分为登山、过海两条旅游线。以致东南亚诗人，三日聚合，便东西分两路。加上有部份诗人不参加旅游，更显得有相逢就话别，聚散太匆匆之感。唯望下一届，明年文莱之约，大家能有更多的时间欢聚！



故地重游之旅、瞻仰吴哥之游

◆ 沈洪至

(一) 重游金边

我与两位曾在八十年代初，步进金边市寻找商机和曾在金边市谋生的刘桃源和傅能瑶结伴故地重游金边市。

越南与柬埔寨已实现免入境签证，只需持护照到穿走越柬的客运车站，花二十万元越币便可上车轻松地到达金边市，过境手续客车包办。

在舒适的旅游车上，使我想起二十五年前偷渡去金边市考究商机时，在车上不但要经受颠簸的困苦，过境时还要历经做贼心虚的恐惧，以前二十多小时的水陆连运行程，现在仅需六小时便到达金边市车站了。

大概是旅游车的舒适，路的平坦，不知何时我竟从观景中进入梦乡，在朦胧的梦中感到客车似走非走，似停非停，警觉醒来时客车正在进站，由于街道人来人往车辆拥挤，客车不得不快时慢，使我想起一九八三年初次进入金边市时宛如入无人之境，和市内满城荒草垃圾的情境，宵禁的晚上，街道沉寂无声，好像还在为灭族枉死者默哀，凄风沥沥，有如冤魂咽泣，使人毛骨悚然，令曾历经中国公社化饥荒的悲惨，文革的残酷与美国轰炸越北的残忍的我乃感凄然。

客车徐徐进站的那刻，我便站起来贪婪地向四周探索，欲寻回二十五年前的景象，市容脱胎换骨的变化，使我无法寻回二十五年前的情境，却发现我宗侄在车站等我，犹如迷失在陌生城市里的我，禁不住心中的喜悦，脱口便在车内失态地叫起我宗侄的名字，使我油然而发出“故地成陌境、岁月枉自移”之叹。

第二天早上，我们三人加上会讲柬埔寨话的宗侄做向导，开始出发寻找八十年代初在金边市留下的梦。

壮年时期的我，曾满怀壮志，欲在柬国的和

平建设初期闯点事业，乘柬埔寨为佛教国之机，在金边市设厂生产酱味油，四份一世纪的时光虽已经过去，但创业易，守业难的教训，和在此闯难关破商贾奸诈之举又触景而生，遗憾的是，曾鼎力助我在人地两生之地建厂成业的几位前辈经已作古，成为徒作念思，装整得面目全非的故址和街道，几经费神总算找到，但已是“酱业已矣房易主、门前懒作步徘徊”了。昔日的抱负已成为人生历程的回味！

从金边市三大街市阿老细、奥林匹克、新街市焕然一新的巨大变化中，看到金边市发展的迅速，崭新的工业区与别墅区，餐馆旅店处处皆是，住户门前停放三两部私家车已不足为奇，让我看到柬埔寨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人民经济实力的宏厚，但私家车停放造成交通阻塞的现象，与不时闻到风吹来的垃圾臭味，说明金边市的管理工作还跟不上经济突飞猛进的步伐。从街道两边各类门市店铺以越柬中英法等国的文字书写营业招牌，可以想象外国人来金边市经营的自由，值得一提的是，金边市的餐馆和饮食店的餐具都是用开水消毒后才给食客使用，这是胡志明市各餐馆饮食店之所不及。

虽仅用半天时间在金边市作走马观花的游览，但我们见证了金边市二十五年来巨大变化，消除了昔日给我们留下不够安全的感觉和顾虑。

下午我们瞻仰了昔日最敬慕的地方——皇城。重修后的皇城虽没有当年古色古香的特色，但崭新的皇城更显得庄严肃穆，城内增加了很多新开放点，可惜我们找不到白玉塔和铁牛再次瞻仰。皇城是柬埔寨的历史象征，到金边市的外地来客，都喜欢到此瞻仰和拍照留念，现在翻起当年在皇城的照片，有点光阴不我留之叹。故地重游，感慨万千，赋诗一首，权作留念：

昔日金边觅贾机 重游故地发现稀



半生劳碌飘然过 后雨夕阳霞更辉

(二) 吴哥窟之塔

素闻柬埔寨为盛产木材之邦，因此在我的想象中柬埔寨是古树参天的山区之国，这次吴哥窟之旅，才知道不但从边界到金边市是一片平坦之地，从金边市到暹粒市三百多公里的两旁也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可惜多是荒置，不知是因国家遇灭族之难无人耕作，还是民间不贪积蓄之惯而至，柬埔寨隐藏着丰富的农业潜能有待开发。

暹粒市不愧为旅游城，市内的卫生比金边市强得多，星罗棋布的旅店五花八门迎合旅客的口味，载客拉卡摩托车美观大方一尘不沾，卷起的蓬布增添几分浪漫色彩，步进暹粒市给我第一个印象是整个市充满旅游气息。

我正想找一位了解吴哥文化和历史的人做导游，免致将世界奇观当作一堆顽石观看，在金边市便陪伴我来吴哥的宗侄已找到一位知己的本土专业导游，可惜这位导游只懂英法文不懂越中语，可贵的是虽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处于失业状态的此位导游，不但事先声明不收导游费，还请我们到他家晚餐，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柬埔寨民族给我留下热情思故诚实好客的印象。

在去吴哥窟的路上，导游告知，千多年前吴哥的历史是用中文记载的，他所阅读的是英法文翻译本，吴哥窟在始建之时，就已经有中国人和中国军队的帮助，吴哥曾一度被占族侵占，是中国军队赶走占族，将吴哥抢回交给柬埔寨人的，吴哥历经十三代皇，每代皇都是还在位时就事先建好自己的葬身之地，就是现在的吴哥窟塔建筑群，第一代吴哥窟塔离这里四十多公里，到现在为止，已发现的墓塔超过二千座，要花近一个月时间才能参观完这些塔群，这位导游很富民族自豪感，看他越讲越激动的表情，有如冲破水闸的洪水，一泻难止之势，就在此时，车已进入旅游区，才打断了他为民族自豪的讲述。

这里的门票不能集体或代买，要亲自购票，门票拍有买票人的头像，要经验证才能进去，我想这是为了保卫方圆超过百平方公里旅游区内的安全和防止假门票的措施吧。

进入旅游区后，我们在一个小湖边小憩，导游介绍这是吴哥墓区的护墓河，在河内放养鳄鱼保卫墓区，可惜经几百年的荒废，墓窟内外的宝物已被偷挖一空。

导游先带我们去观看三、四、六代墓塔，各座墓塔都是采用拱形结构技术建造，那些花岗岩是从四十多公里外的荔枝山运来的，全部工程不用粘合剂，只运用精密的迭砌技术迭砌起来，我想：拱形结构是其能历经千年不倒的基本结构原理吧。

对于墓塔的倒塌现象，总结其原因有四点：一、地基被水冲坏，二、荒废后野生树生长在建筑物中的树干生长膨胀力破坏建筑物的结构，三、花岗岩的风化和战争的人为破坏，使曾巍峨屹立于一方的精妙建筑无完整的遗容，观者无不叹惜，可喜的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已拨巨款复原维修，维修工作的细致令人敬佩。

一代与一代不同的墓塔浮雕内容和表情，不但是历史的记载，也充份表现千多年前人类文明的智慧和伟大，而看到生长在墓塔建筑物上两人合围不过的大树，令人惋惜宏伟的建筑枉流于岁月的荒废，当观看到浮雕里吴哥人和中国人联婚，人民之间和谐相处与中国军队的威武形象，使人感到友谊与和睦的可贵。目睹西方人对塔内浮雕与碑文的细心观看和录映，以及认真作笔记的表情，惭愧自己对古迹的麻木与无知。

下午三点多，导游带我们参观塔群中最具代性，也是柬埔寨的象征一五塔吴哥，据导游介绍，在吴哥的十三代墓塔中此塔占地面积最阔、景观最富丽、佛像最多，也是在战争中被破坏得最惨的墓塔，在照片中看到几座没有塔顶的付塔，就是战争罪恶的见证，塔内许多佛像的头和手都不翼而飞，是战争的作孽。导游指着约二十四立米的水池悲痛地告知，在灭族期间，这个水池曾堆放过一整池小孩的尸体，红柬的灭族罪行举世发指，游客都是下午三点后才来参观此塔，导游告知，西斜太阳的反射，不但墓塔显得更壮观，右前方莲池里显现五塔吴哥的倒影，是吸引游客拍照的地方，导游表示，返回的路上才带你们来参观此塔，是想你们有机会拍一幅奇观中的胜景留念，在莲池边拍下的照片确是令我爱不释手。

一天马不停蹄的奔走，已是“余情未了两腿酸、他朝有缘再次来 要向遗迹奇观留恋挥手拜拜的时候了，拜拜！

回来后，在莲池拍下的五塔吴哥照片还是喜爱不已，赋诗一首，以作留念。

古塔斜阳胜景生 千年遗迹水中横
风雷雨雪经熬尽 掩映奇观貌更醇



零用钱

◆ 谭玉琼

又是一夜难眠！

窗外，沉静的苍穹，大地冷冷的冬风，掠过微弱的街灯如泣如诉，时徐时疾，压着着我内心的，一片茫茫。

犹记为了安慰一些失去亲人的朋友，“节哀顺变”成了口头禅！几曾何时，今日角色调换了，方深深领悟，原来一句“节哀顺变”，使人百感交集……

强忍不住的泪水，再度滴滴流淌，朦胧中，不断隐隐现现，爸爸您离去的人影。

“妹妹，这里又找到爸爸遗留下来的零钱。”

姐姐的声音，将我的无主六神，从魄荡魂摇中唤回来。紧接着姐姐递过来的零钱，厚厚一叠1千元、2千元（越盾）像一股狂风巨浪侵袭我的心身似的，倍感心力交瘁。

“可怜爸爸，一生省吃俭用，连简简单单一个回乡省亲的心愿，都不能实现。”

姐姐一句哀伤话儿，撩动我的泪水，变本加厉，湿透脸额，浑身颤抖，默默共鸣“可怜的爸爸，带着一个未能实现的心愿，饮恨黄泉！都是女儿不孝，已经好几遍聆听到您说：‘很想回中国家乡走一趟’无奈此刻，永远，永远都没有这个机会了。”

当我们三兄弟姐妹还小时，您每天早出晚归，日晒雨淋，千辛万苦，在大街小巷哪么兜卖零食，赚取微利，都要让我们得到一个健全的教育。

到了我们长大可以工作时，您已白发苍苍，身龄老迈。虽然困难的家境渐渐有所改善，可是您的辛劳岁月依然，您依旧骑着残旧的脚踏车，载着雪白麻糬，到处叫卖。这都是为了减少儿女的开支……

两年前，您获悉去中国旅游手续很简单。于是，一天您休息在家，自己搭巴士到出入境办事处，购买申请资料，照相，办了护照。

一直以来，什么事都是您自己一人去处理，甚至连您生病的时候，也是自己一人乘车去诊所看医生。您时时说：“不想变成子女的负累，自己现还有气有力，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就好！”

的而且确。身为女儿的我，未曾在您身体不适的时候，陪同您去看过医生。直至您撒手尘寰的前一天，我才第一次陪同您去，但我千万没想到：这，竟是最后的一次。

那天，我刚从梦中醒来，准备梳洗后去上班。妈妈从楼下跑上来：“妹妹，妳快点带爸爸去看医生，他病得很辛苦。”

当时，我以为只是一般的伤风感冒，梳洗后，慢条斯理地下楼。

“妹妹，来帮忙爸爸穿衣，他的手不能举高。”

妈妈的一句，使我有点慌张，连忙帮忙妈妈，让您穿上恤衫。当的士来到巷口时，您连站起来的力量都没有，弱不禁风的我只懂急切求邻居相助。

到医院的路上，您用一种忧郁眼神凝望着我，很深很深，是我一生无法读懂，也无法忘怀的。深深知道您有千言万语，无奈此刻的您，无法吭声跟我只字细诉。

到了医院后，医生一直喊叫您，仍见您昏迷毫无反应。于是，便掉头来问我：“妳是病人的什么人？”

“女儿。”

“那平时你父亲有什么病？最近有感到不舒服吗？高血压吗？”



我深感惭愧地回答：“统统不知道，一般都是爸爸自己去看医生的。”

“妳父亲病情很严重，我们诊断为脑充血，需要住院医治。”

医生的初步诊断，如晴天霹雳，震撼我的脆弱心灵，不觉间阵阵寒风刺骨，一阵战栗，在满怀内疚下，泪水如泉。

当医生将您转到“脑神经科”，眼睛看着不省人事的您口中、鼻孔断续出血时，千万种的痛楚涌入心头，恨自己无法可以尽一点孝心，为您承担一切，更恨自己没有勇气凝望您久一点。不孝的我除了诚心诚意在医院附近的祠庙，求神庇佑外，只有狼狈地绕行于急症房外，无能为力的，只懂哭泣。

到了下午，断层扫描、验血报告出来了。医生一脸郑重，更使我心惊胆战。

“妳父亲病情非常严重，妳需要作好心理准

备，除了脑充血外，还有肺炎与心病。如果三日内病情还没有好转过来，我们也就爱莫能助。但就算有好转，只怕日后也得半身不遂。”

爸爸，难道您真的这么执着，不想成为我们的负累？最终您用了不到一天时间，默默选择了离开。

处理完您的身后事。妈妈从您的旅行袋中，找到您的护照以及一叠零用钱。此时，坐在一旁的表叔感触地向我陈述：“上个月，妳爸爸很开心地跟我说：‘现在储蓄了三百多万，再过两三年就够钱去中国了。’”当时，我还回答他：“只有三百万而已？”他说：“三百万对于您，是很少数目，微不足道。但对于我来说：已经很多了，是我每日辛辛苦苦赚回来的呢！”

聆听着表叔的陈述，我拿住护照翻开来看，除了第一页印有您的照片以及数据外，接着的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全是空白。瞬间，于模糊中，我看到了滴滴泪珠的印痕……





北京游学记：

炸蝎子，吃过吗？

陈美翎

那年短短一个暑期往中国游学，对一个“行万里路”在别人眼里是万万不可能的我来讲，此行所见所尝的经验可算是不枉此生矣！虽身有些缺憾，但在北师大的学生生涯却有趣得很；我亲身体会了连自己没想到的事情，如在内蒙古住蒙古包、喝蒙古下马酒和还欢迎酒、吃最正宗整只在面前烤的小羊、喝新鲜榨的马奶羊奶、沙漠骑骆驼、攀数百级的山边路向王昭君衣冠冢鞠躬、昂首阔步踏进昔时书生梦寐以求的国子监、王府井初尝炸蝎子。说起尝炸蝎子的经验，好奇害怕参半；最终当然好奇取胜，吃炸蝎子那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北京。

在王府井的老北京小食摊上，除了拥有非常好听的王室名字但吃起来没啥大不了的乾隆竹筒粽子外，蜈蚣、昆虫、海马、蝎子……这些稀奇古怪的“异类”，如今都成了“盘中餐”。连在一起的小食摊，赫然摆放着一串串动物，有蝎子、海马、蜈蚣、海星等10多种海产品和昆虫。招牌上标出的价格显示：乾隆粽子30元，一串蜈蚣50元，一串蝎子60元。摊主表示，这些海味和昆虫都是高蛋白食物，营养价值高。一名摊主对我表示，这些食物均有专门的进货渠道。蜈蚣能进补和药用。看我十五十六的心态，他说笑地对我说：“蝎子是大山里的野生蝎子，没有什么毒性，如果觉得有毒，就多吃几样更毒的以毒攻毒呗。”

南方人吃蛇，既然有法，北方人食蝎，岂可无术？这样由吃蛇说到食蝎，看来也就不怎么奇怪了。

蝎子有毒，令人望之生畏，往往与蛇并列，所谓“蛇蝎心肠”是比喻狠毒之人。还有的说法

是“避恶如畏蛇蝎”。蛇与蝎固为令人畏恶的毒物，而两广人却酷爱嗜蛇，而且越是毒蛇，其味越美，正像河豚有毒，却偏有“拼命吃河豚”的说法。其实，凡有毒之物而能成为美食者，皆用不着冒拼命之险而去吃的，都有其消毒科学方法的。

想来，即使有毒，也甚了了，但有毒之物，毒性大小，其科学依据何在？我查阅的资料中，山东医学院出版的《中药方剂学》一书中说到：“蝎毒之本体为‘毒性蛋白质’对水、稀盐酸及盐类之溶解性，至少得分为二种蛋白质。蝎子毒性蛋白分解后，成为无害物质之氧，酵素，胃液素、高锰酸钾及次亚氯钾等，此外并含有多量之卵磷脂及胆脂脂等”。由此可见，经盐水浸泡、盐水煮沸，再经清水漂洗等一系列的泡制过程，蝎毒是可分解和清洗了的。

加上《开宝本草》中曰：“味甘、辛。性平，有毒。主治诸风疹及中风、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语涩、手足抽搐。”想不到蝎子的药用价值是主要在它的药理毒素成分。现在全蝎入药的中西药约150余种。蝎毒以治痛症而著称，广泛使用于心脑血管疾病。国外一些医药机构已将其药效列入攻克癌症的课题研究。

归结起来，这一美食有四条优点：香酥脆谓其味道之美；祛风湿、医痉挛、降低血压，谓其医疗之效；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谓其营养价值之高；而最后一条，则是远超出食物本身的价值，却又由食物引起的饶有风趣的精神作用，这就是食蝎能使人增勇气、长胆识、强意志。北京人说：“抖抖胆子吃蝎子”，这话倒是有几分耐人寻味的。



我在风中看你起 飞

◆ 冬 梦

——远方的婉娜来信安慰我：怀念本是一种美丽的回忆，他过来了，又走了，是有一些特别意义的。

无拘束的花草仿佛得了严重的过敏症
秋风一过
呛咳得
全都弯了腰
空旷的园子
一排越高越瘦的黄菊静静地看着
一群天真活泼的小孩
哗哗然
拉扯手上的线丝
放风筝
带点秋意阑珊的黄昏
看看寂寞的落日
听听鼓噪的归鸟
我在石椅上想起诗
想起过去的伤楚岁月
想起久久未能抚平的伤口
想起你
怀念真的是一种美丽的回忆？
此刻来过又已走去的
一个黄昏
一轮落日
一声鸟语
一群小孩
在我渐渐模糊的泪眼中
风筝是你
我在风中看你起飞



皱纹里的母亲

◆ 柳青青

阔别二十年
我从母亲面上深深的皱纹里
细认自己

母亲面上深深的
年轮
把整个世纪挤在一起

把春夏秋坑得深深的
坑进了历史
剩下一头冬雪
两帘幽梦
零落地

母亲面上深深的皱纹
刹那间交集了我和她
的泪水



越诗中译：

情人 Người Tình

◆ 原著：李 兰 译者：余问耕

那时候的渡船
是唯一能让两个不同世界
在种族和阶级上完全不同的一个男人和
一个女孩相遇的缘由
像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一样

那时候的渡船
比现在走得慢而且
浩瀚的九龙江两岸没有高高低低的房屋
风眼莲漂流
像刚长大的女孩的心灵那么浪漫

从前的爱情故事
女孩子成为老太婆时候才说出来
被拍成电影的河流和渡船骚动了冲积层
每个时代都有
刚长大的女孩梦想着理想的情人

那个人坐在汽车里
女孩用手指敲着紧闭的车窗叫卖
瓶装水冷巾莲雾番石榴粽子
天赋的漂亮双眼
蕴含渴求仰慕的脉脉凝视

那个人乘坐汽车下渡船
女孩急忙把满筐货物寄给朋友也跟着下船
浩瀚的九龙江两岸的房屋高低起伏
女孩披散的长发随风飞扬
像那韩国台湾影片那样的浪漫

这爱情故事——如果可以说是的话
结束于对岸当汽车开去女孩留下
茫然哀怨自惭形秽之后默默过河回渡头
长发随风飞扬
像那假装艾滋病勒索客车乘客的人所唱的歌曲一样

情困渔火二十年

◆ 浮萍

粼粼渔火是千千万万枝
针刺入我心头
万千次绞痛
廿年来从未夜踱步海边
未敢扒开海沙，只为
怕再触碰埋得深深的隐隐的疼痛
只因我相信
浪涛拍打那颗心已破碎
再无觅处
重洋阻隔两茫茫
相信伊人已把点点渔火
困在一个密密实实的魔盒里
不再打开也别问为何
只因渔火
也何燎原

干旱与洪涝

◆ 冯裕景

你不解温柔
更不懂得体贴
需要你给些生命的滋润
却拒人于千里之外
令生活无比枯燥
寸草不生
河涸井竭
为何总是这么无情？

不想你来却偏要来
而且蛮不讲理
摧毁大片田园
冲走一切宁静与希望
可否平心静气？
无奈
你也是身不由己



月亮三部曲

◆ 故 人

李白将月亮藏在池塘中。
给苏轼扔来一颗石子
打得支离破碎

余光中将月亮从乡愁里捞起
给冬梦摇啊摇出
归棹的故人

我将月亮挂回天上
让它绕着地球转
你却担心
有朝一日
它会随太阳私奔

久别的故乡

◆ 小 寒

看着相片
我试图在记忆中的小路
一步步慢行
回到童年的岁月

手上的相片
两旁的白腾树
一片小茅屋
旧日的足迹
已被蔓生的野草掩过

久别的故乡
儿时的情景找不到
儿时的老师见不到
儿时的同伴认不到
至于浓浓的乡音
同样陌生得令人辨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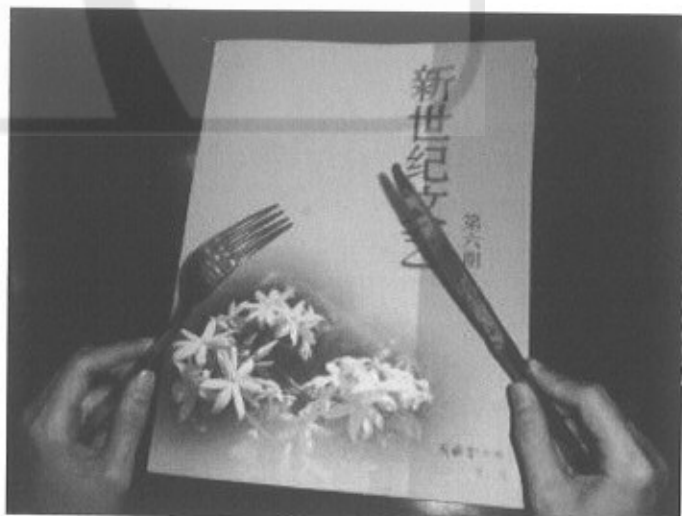
久别的故乡
十六年的梦是图了
但同样黯淡了
我诗般情怀的二十六年

新世纪文艺

◆ 小 寒

昨夜胡志明市的诗友聚餐
诗兄说
有一道刚从新加坡运到
请大家一起尝尝的新菜式

难免有点紧张
照着西方餐桌礼仪
左手拿叉
右手拿刀
大快朵颐
不是澳大利亚牛排
而是第六期的
香味十足的新世纪文艺



后记：2011年8月6日晚上，我相约有作品入选新加坡《新世纪文艺》第六期的诗友于餐厅欢聚，席间分发这本文学杂志给大家。谢谢《新世纪文艺》让我找到灵感写下此诗。



别离

◆ 邓佩诗

——写给 Emma

是缘份将我们牵在一起
过去相处的二百多个日子
虽是短暂
今天
我仍深深感受
缕缕缠绕的离愁

为什么
难舍的总是割切不了的分离
你今天的放弃
也是你明天的抉择
一幅美丽前景的图腾
而我是
最舍不得你离开的人

你深邃的眼神似要告诉我
今日的告别
让我们更加珍惜
他朝的重逢

千般不舍万般无奈也要
接受放开你的手
日后山之涯水之涘
愿你偶而也会想起
也会将我带入你的记忆里
曾经有一个我
匆匆陪伴你渡过
一段美好难忘的岁月

炎夏撷拾两帖

◆ 文锦宁

1. 风景线掠影

烈阳的热度
狠狠网住了
天际空间的氛围

蝉声的聒噪
恹恹网住了
繁枝从叶的宁谧呼吸
喧闹的游人欢呼喝采
熙攘网住了
海滩的浪韵涛声

2. 骤雨

这正是：所谓
宇宙造化的神奇？——
天，只撒下一把热泪
竟然溅出见
遍地淋漓的
蓬勃喜悦的
绿色生机

一起去寻声

◆ 石 羚

——越南寻声诗社七周年庆

距离只是一个概念
当我们一起去寻声
还有什么概念能
划出一道距离？

让我们的梦想飞上蓝天
云朵载着赤心傲游

让你我都看到
诗的声音多奇妙

我们的爱在语言里找到归宿
就妳像茫茫大海
总有一条乘风破浪的船
我们不需要双翅
仍可飞到
浩浩宇宙



谒夫子庙

◆ 江国治

方块字浸透海水的蓝
走进诗心
徘徊东南亚
直待铁幕隆然掀开
趁机一窝蜂奔赴齐鲁
认一认孔庙
细听红卫兵的故事
目睹杏坛完整
篆书
额手称庆

后记：东南亚第五届诗会在青岛大学召开，会后组团赴曲阜参拜孔庙，导游解说杏坛之所以能保平安拜托红卫兵误把篆书的杏字认作党字。



◆ 蓝 兮

倦了就歇会吧
垂睫是夜
炮竹摇晃着漆黑
妆嫁缤纷着
古朴青石长街
箫鼓声中主角
是轿里十七岁的
新娘

假寐片刻
轿子已摇过一枚周甲
旗帜 几番风里颜色
独有乡音无改
迎轿的人走了
周遭浮雕着唤做
儿女孙子的人

真个如斯匆匆吗
轿子摇过辛酸
复把辛酸摇落
三载匆匆如斯
摇落晚春的泪
迎轿的人走了
记忆中蝉声未噪

窗外飘过玲珑叶色
谁的歌声如斯破落
走板荒凉
倦睫 缓缓垂下
不再撑起

(写于母亲逝世七周年)

小诗二首

◆ 梁心瑜



1. 清水

没有特别诱人的
味觉与色彩
若细细品尝
却是清甜
而最保健

2. 风筝

被丢在角落
不抱怨
一生虽受牵制
也不气馁
若能起飞
会尽情翱翔
毕竟
曾把握过积极过
舞出风采一面



万里河山铺锦绣 满城笙管乐太平

——堤岸华人庆元宵

◆ 麒麟

潮州的大锣鼓、福建的踩高跷、海南的琼剧、广东的南狮、客家的童谣、华人僧侣的梵音、第五郡元宵盛会的艺术游行队伍……于今年的元宵佳节（俗称新十五）里同时舞动堤岸，把整座堤城的庆党青春活动推上了高潮，而且也可以说是辛卯年春节活动的闭幕式。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了各华人会馆的庙宇和堤岸的各寺院，每处都被赶往拜神的人群所堵住，人山人海，香火鼎盛。虽然不是除夕夜，但当日的堤岸穗城会馆天后庙（俗称婆庙）还是迎来了不少香客。在庙宇门前也增加了不少临时的香贩，而专为善信提供“放生”的鸟贩也增加了好几笼小鸟，满足了若干迷信者的要求。在本市华人群体中，“除夕拜婆，元宵借富”似乎成了大家数百年来惯例。因此，每年元宵节到义安会馆关帝庙（俗称借富庙）拜神和借富的善信数以万计。该庙今年准备了4万份大吉、利是和贵人让善信前来借富。由于今年关帝庙正进行修建，所以一切活动都在广场上临时搭建的棚架内进行，同时也取消了神功戏表演，客量因而受到影响，同比减少了三分之一。据义安会馆办公室主任王国光介绍，关帝庙修建工程将于今年底完成，来年的元宵节将举办盛况空前的活动来庆祝工程竣工和开光。

当天早上，福建金龙团分别到了福建二府会馆、温陵会馆、霞漳会馆和三山会馆去贺节，每到之处，该团均在会馆前广场表演舞龙和八仙踩高跷等传统节日，给节日增添了无限的欢乐气氛。二府会馆本头公庙于元宵夜维持了传统艺术表演活动，包括：舞龙、舞貔貅、南音演奏、踩高跷等。温陵会馆观音庙于当天推出“转运祈福”服务，善信可自由恭请一份8万元的“福禄”，里面有小胶盆一个、香烛冥纸一份和诵经祈福。令香客感到有趣的是，该庙竟在财神神像前摆出了一

份份彩票出售，每份2万元，受到欲“一日致富”的广大善信欢迎。海南会馆连日来在其广场上搭台演神功戏、歌舞和龙狮。崇正会馆则在第八郡崇正慈善会馆庆祝元宵节，特设素菜招待各地善信，旧邑郡的客属群宾会馆举办投灯活动。

第十一郡的庆云南院、莲华寺，第五郡的万佛寺、观音精舍，第八郡的龙华寺，新富郡茶园护国观音庙等华人寺院在元宵节当天也香火鼎盛，不少寺庙僧侣和佛门子弟于早上就开始诵经祈福，愿世界和平，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有些寺庙中午还筵开素菜免费招待善信。

众所周知，元宵节是华人的传统节日，早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西汉时期就有了，元宵赏灯则始于东汉明帝时期，明帝提倡佛教，听说佛教有正月十五日僧人观佛舍利、点灯敬佛的做法，就命令这一天夜晚在皇宫和寺庙里点灯敬佛，令士族庶民都挂灯。以后这种佛教礼仪节日逐渐形成民间盛大的节日。因此，堤岸各华人庙宇在元宵节就有“点光明灯”或恭请“平安灯”和“宫灯”的习俗。今年，二府会馆本头公庙与过去一样，准备了一批宫灯共善信恭请，义安会馆关帝庙特备200盏平安灯和250盏宫灯让善信恭请。温陵会馆观音庙和其它华人寺庙也有提供“点燃佛祖光明等”的服务。点灯的习俗还演变成后期的“标投圣灯”活动；义安会馆将于农历正月十八日晚上举行投灯活动，至于二府会馆因近期理事会内部和若干乡亲间发生争论，故今年取消了能为会馆筹得十多亿元善款的标投圣灯传统活动。

堤岸华人寺庙庆元宵的气氛一年比一年热闹，而迷信的活动也逐渐被排除，这证明了在党和国家的英明领导下，元宵节涌现了“万里河山铺锦绣，满城笙管乐太平”的美好景象！



小诗三帖

◆ 严志章

☆萤火

夜空
萤虫擦个你死
我活
想把热和光
献给
每个黑暗世界

☆梭子

毫不顾
光着身子
体面
轰烈交代
一粒
不朽的种子

☆潮光

阳光
拖着粼粼金片
及时贴上
面上
闪耀一下山色
其他

《新世纪文艺》四周年感言

◆ 余问耕

每次接到《新世纪文艺》时，都有一份莫名的喜悦和感动！

真的，都有一份莫名的喜悦和感动！喜悦的是又可饱餐一顿丰盛的精神食粮，又可以让我浸泡在那文艺清泉里，洗刷烦扰身心的红尘，让襟怀轻松舒畅！

《新世纪文艺》不像一些个人的专集，也不像一些诗刊偏重于诗与及诗论，而是综合性的大型世华文艺刊物——汇聚了亚细安地区各国的文学作品，诗文小说共冶一炉。也因为亚细安地区各国山水相连，环境气候差异不大，各地的风土人情虽有差别，但亦有相通相近之处，所以，阅读《新世纪文艺》，也多了一份亲切感！

《新世纪文艺》编委立足于新加坡这一岛国，却能放眼亚细安地区，这一本刊物涵括了亚细安各国的华文文学作品。内容分为：

——《亚细安文坛透视》：介绍地区各国的华文文坛活动，作家近况及相关评介访谈。

——《晨曦点染》：中国等地作家对亚细安文友诗文的评论。

然后是新、马、泰、菲、印、汶、越、缅、寮、柬等十国的华文文学之页，可谓多采多姿，“十全十美”。编委且细心地在各国所属的页面上标出该国国名的汉字和拉丁拼音，又在页上角加上代表那个国家的风景小插图，使人一目了然。

除此之外，又有《域外腊梅》：介绍中国文教界的前辈的事迹等的文章，图文并茂，（如第五期刊登郁龙余所写的《谭云山》这一剧本，相片等），使我们能对先辈的事迹有所认识和了解，这些都是值得细看的。

《新世纪文艺》还充分利用封面封底及其内页，或报导新马等地的文艺活动和（下转 129 页）



(上接128页)图片,或介绍亚细安地区的书画家的书法、国画、油彩画、篆刻等艺术作品,使其内容更显得丰富多采。

总的来说,《新世纪文艺》使我们对亚细安地区的华文文学创作,文友文坛的活动有更深一层的认知;也提供给我们一个可以互相交流,观摩学习的平台,对我们越华文友来说,实在是获益良多。

看到《新世纪文艺》第五、第六两期,我们看到登载其作品的越华文友的人数是最多的,《越南之页》的目录排成长长的一列,但是在页数上,我们却比不上别国的文友所占的篇幅那么多,我们发觉到原因在于越华文友在小说创作方面的不足,小说创作是越华文友最弱的一环,希望越华文友能借镜地区与及中台港澳等国的小说创作,用心学习,提升我们的小说创作水平。

而每次收到《新世纪文艺》时,我们约好此间文友聚会,分派书刊,难得有机会可以在一起谈论诗文,或就《新世纪文艺》的内容交换意见心得,也是一大喜悦!

而令我感动的是斯雅舍的本刊编委诸君对这一份刊物的热诚与坚持,他们的精神实在令我们赞叹佩服!从编后语中,我们得知《新世纪文艺》创刊以来,曾受到某些人的冷眼埋怨,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他们仍然坚持办下去,为发扬民族文化这一宗旨,为培养世华文坛的年轻一代而默默奉献,尽力耕耘。他们的作为是值得肯定,值得赞扬,值得我们学习的。

《新世纪文艺》创刊四周年来临之际,祝愿它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更祝愿编委诸君和各地文友身体健康,事事顺遂!

成长的路上 并不孤独

◆ 杨迪生

华文《西贡解放日报》青少年文友俱乐部成立了!

“文友培训班”开课了!

一群对华文文学创作有着浓厚兴趣的年轻人相聚一起了!

六月凤凰花开,暑假的脚步踏着金光闪闪的阳光而至,逾四十颗炽热的心开始为这个俱乐部的复活注入新的活力,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惊喜将从这个小小的俱乐部传送出来。

两年前,当接到报社编辑部通知要重新成立文友俱乐部的决定并指定由我来负责筹备工作时,因工作的忙碌和经验不足,我担心自己力不从心,所以婉拒了。但领导对成文友立俱乐部的决心已定,甚至还把俱乐部定为报社未来的编辑、记者培训摇篮,希望在俱乐部成立后,通过各项活动能为报社发掘人才,给华文办报队伍补充新血。因此,无论有多困难,俱乐部也要成立,编辑部同仁更鼓励我要把任务接下,大家齐心合力为栽培人才,促进华文文学发展付出努力。

自知自己能力有限,才疏学浅,本来不宜接下任务,但在编辑部的大力支持下,我最后同意来挑战这一新任务,我也开始烦恼不知如何开展筹备工作?俱乐部要接纳哪方面的文友为主要会员呢?众所周知,本地华文文坛谈不上人才济济,但分小圈子的文友大有所在,而且古今两派的文友又好像格格不入,不时有文友还通过作品讽刺对方,给本地文坛带来不良的风气。文友之间四分五裂的现象令到筹备工作面临许多困难。经再三考虑,同时为避免与市各民族文学艺术协会属下的华文文学分会、古诗分社的活动有所重复,



●越南文友各人手持一本《新世纪文艺》开心地合照



也适逢当时本报正举办“新强盛杯-写出你的梦想”征文比赛，一群热衷华文文学创作的学生积极参加比赛，于是，编辑部决定先以青少年文友为俱乐部的基本成员，而首批会员正是参加征文比赛的学生。在确定活动宗旨和参加成分后，青少年文友俱乐部最终得到编辑部拍板成立。

在“新强盛杯”征文比赛的总结会议上，俱乐部的临时执委会宣告成立，由多名得奖学生参加执委会。之后，编辑部在报社内拨出一个房间作为俱乐部的活动地点，中国广东海外交流协会随后也给俱乐部赠送一批价值3000多万元的图书……俱乐部的“面貌”虽然逐渐得到形成，但仍没正式组织开展活动。今年4月，本报邀请本市各华文中心的负责人到俱乐部来座谈，敦请各校选派一名对写作有兴趣并经常给本报“青少年园地”或“师生园地”的学生参加首届执委会和鼓励对写作有兴趣学生参加。另方面，我们争取到和顺发教育培训投资公司在活动经费上赞助5000万元。一切准备就绪后，5月29日上午，青少年文友俱乐部在新乐园酒楼正式成立和举办首次聚会，气氛热烈，歌舞龙狮此起彼落，热心人士积极报效经费，给俱乐部未来的活动揭开美好的序幕。

六月份，青少年文友俱乐部开办了“文友培训班”，共有40名同学报名参加。我们请来了资深文友刘为安先生、资深办报人陆进义和正在本市教书的中国上海老师项波给同学们讲4节课，涉及主题包括：“堤岸华人今昔”、“在生活中寻找题材”、“中文文体介绍”。虽然每节课只上一个半小时，但老师们却把主要的内容都给同学们介绍，而同学们也十分感兴趣。

看着文友们的上课情景，还有他们对写作的那份执着，勾起了我将近20年前参加文友俱乐部的回忆，那时候我同样坐在讲台下方聆听前辈们的讲课，每周参加俱乐部的聚会时与文坛前辈的

交流，还有参加俱乐部组织的郊游活动……正因为参加俱乐部的活动，不但提高了我的写作水平，而且还使我对新闻媒体工作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让我和其它年轻文友进入新闻界莫下了基础。

当回顾自己背着背包、扛着相机在新闻媒体的岗位上坚持了十多个年头的时候，在文友俱乐部参加活动的那段岁月确实给我装备了丰富的知识，也教会了我许多东西，它也是支撑着我继续往前走的动力。蓦然回首，在新闻战线上，我是不是很孤单、很无助？当与我一同参加文友俱乐部、一同进入报社拼搏的若菁、李荣发、寰宇等文友相继离开媒体行业、离开我们队伍的时候，许多朋友都打趣地说：“你今后要孤身作战了！”

今天，当与一群可爱的青少年文友一起活动时，我希望能把自己在参加文友俱乐部以及十多年来的新闻工作经验与心得跟他们分享，同时在编辑部领导的关心指导下将组织更多有益的活动，以提高他们多方面的知识。但愿在不久的将来，年轻、能干、有道德的新闻人将从俱乐部走出来，这也是我们最大的目的，也是坚定不移的决心。

我们不会寂寞的，我们不会孤单的，因为在成长的路上，我们有大家的关爱！



●资深办报人陆进义给文友讲课



十八岁那年，她离了婚

◆ 行云飞鹄

在我的想象中结婚是最美丽的一件事情，那是爱情的见证。当有一天不再爱了，离婚了，却带不走那些曾经美丽的回忆。照片撕了，却撕不走定格在岁月中那抹幸福的微笑。所以，我会把照片珍藏起来，比如挖个坑埋起来了吧。就像把这段婚姻埋葬了。没有回忆的人是可怕的，我想起了《仙剑三》中，最后长卿和紫萱在忘情湖的那段话：喝了这水，跟服毒自杀有什么差别？保存不代表放不下，以后相信你有了新的婚姻时，你的另一半依然会理解的，婚姻需要爱，信任，理解，包容。

这是我一个要好的女性朋友写的心情，她只有18岁，正值花季雨季，是像花一样的美丽人生的开始。18的姑娘是一朵花，可她的花儿还没有开放就死在了花骨朵里，她的春天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18岁她离婚了。

结束了长达一年多的折磨，摆脱了当初为躲避当兵而下嫁的瘾君子。

2007年素不招女兵的果敢同盟军司令部为填补特区政府在医务、通讯、后勤、文职工作及文艺宣传等方面的空缺，征召女兵。

这一年，很多在娱乐公司上班的牌手和服务员被迫辞掉工作，应召入伍。

这一年，很多女孩因听说结了婚就不用当兵而慌忙结婚。甚有更离谱的吃安眠药自杀。

她没有寻短见，而像死了亲人一般哭了一夜之后突然嫁

了。

嫁了，十六岁，一个含苞待放的花蕾。一个清得如水，白得如纸，不识人间烟火的天外仙女。听说嫁了就不用当兵，嫁了。

原以为嫁了就是解脱，可谁曾想，不几天，政府去把她要回来了，据说还要在家禁闭三年。她自以为没脸见人，把自己关在家里，以甚至于这样也难免听到些闲言碎语。

在她嫁了的第三天，我发短信给她，我不敢打电话给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以只好发短信：

“还好吗？”

“不好！发生了好多事，差点死了。”

“不要难过，事情发生了，要好好活下去，不单是为了你自己。”

“现在我的心一阵阵的寒疼。”我仿佛听得她的手在抖动。

“我知道。你要记得不论什么时候，什么事，什么困难，什么痛苦都不只是你一个人在面对，一个人在难过。”我屏住呼吸，用力的回了她的短信。

“你是不是有话想要对我说！”她似乎觉察到我要说什么。可被她这么一问我只好说：

“没有。你要记得：活着就是幸福！不单是你幸福！”终于我的泪水止不住的往下掉。

……

从那时起，关于她的事我并不知多少，也是不忍心知道。直到后来她回来认亲时见过一

次，只记得当时她很憔悴，很瘦很瘦，像风来就要吹起似的。

自此很少过问她的生活，偶尔从朋友的口角里听到她老公对她不好，常施于暴力。少打电话给她为好，会影响她的家庭生活，她不得带电话等。

终于，一次在她老公对她施暴的时候导致了她的流产。她回了娘家，她的家人跟男方家谈判。最后得出了结果，男方家自知理亏，加之管不了夜不归宿，常在外面滋事的儿子，瘾君子。承认自己家儿子配不上女孩，做出了以下决定：

一，女孩回家后是自由人，可工作，外出，婚恋，若嫁，嫁妆由男方家出。

二，双方再无瓜葛，井水不犯河水。彼此不得干涉对方一切事由。

就这样，在保长的调解下她们离了婚。她得到了自由。

现在的她在一方辗转的内心挣扎后开始了新的生活，有了自己的工作。我们不时会一起出来喝点东西，谈谈心什么的。当朋友问及她以后有什么打算时，我还当心为难到她，可没曾想她比我想得开，她说不开心也是一天，开心也是一天，为什么不选择开心的一天呢。就是这样的心情，陪着她度过了自己最艰难的两年。作为朋友的我，为有这样一个坚强的她感到骄傲。

或许过日子就是这样，过一天算一天。毕竟，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前自然直嘛！谁能预料明天跟意外哪个会先降临。相信她会有自己的春天！



手镯盒

◆ 许均铨

2010年夏天，C国和M国边境线的S城。

年过半百身穿男性华式休闲装饰的汪为仁和年近知命一式M国女性短衫筒裙服饰的尹晓兰在一间茶餐厅面对面坐着，面前各有一杯咖啡，谁都没喝。

“光荫如白驹过隙，一晃我俩分别已十八年了。”汪为仁打破沉默，望着尹晓兰说。

“可这十八年的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度日如年！”尹晓兰冷冷地说，嗓音带有欲哭之声。

“我当时有急事，来不及向你告别就回到内地，如当时有现在这么多手机就好了，我们之间就不会这么深的误会。”汪为仁有点强词夺理。

“误会？你有急事？”尹晓兰苦笑“我生下孩子的第二天，你就失踪了，我非常担心，担心你出事。国境界上的S城，龙蛇混杂，我急了十天，回到家，才发现你有时间取走银行的所有存款及家中值钱一切，只是没有时间向我告别。留给我这个产妇的是一个婴儿和一个空手镯盒。”尹晓兰的话像箭，直射向汪为仁的胸口，她顺手从随身的廉价手袋里取出轻飘飘的红色手镯盒，抛到桌子上。

看着尹晓兰取出的手镯盒，汪为仁如见到魔鬼，不敢正视。“是我一时糊涂，我当时已用我俩做冷饮生意赚的钱买了一只玉手镯，原来要送给你。后来，后来……”汪为仁语塞，他从一个随身带来的真皮手袋夹中取出一个高级的手镯盒，打开盒子，是一只半透明略带绿色的玉手镯，放在桌上。

尹晓兰望了一眼那只十八年前就买下的玉手镯，记得汪为仁曾神秘地说过要送她一件礼物，其实她当时并不想要什么手镯，她只要一个温暖的家就已足够。“这手镯原本是装在你留给我的盒子吧？”尹晓兰轻描淡写地问了一句。

“正是，当时没买到好的盒子，你这盒子太旧了。”汪为仁还是不望那个旧手镯盒。

“你这手镯是补送给我？还是还给我？”尹晓兰冷冰冰地问了一句。

“送你也好，还你也罢，只要你愿意接受就行，过去一切是我的错。”汪为仁见尹晓兰的脸上有转机，双手将手镯送到尹晓兰手中。

尹晓兰用右手取出手镯，左手五指合拢，轻轻伸入玉手镯中，右手略用力，手镯套到左手腕上。尹晓兰翻覆细看手上的镯子，喜形于色。

“这镯子我收藏了十八年，现在已升值了。”汪为仁望着尹晓兰手上的玉镯，松了口气。

“叮叮……”

尹晓兰从手袋中取出手机，左手拿着，右手按了一下键，之后迅速将手机同贴近左耳，口中说：“喂”字后，在听对方说话，她手中的玉手镯特别抢眼。“我在‘藕断丝连茶餐厅’，就是前面有一大排榕树的那间餐厅，你过来吧。”

“是谁打的电话？”汪为仁关心地问。

尹晓兰没回答，她一下子感到陷入绝境之中，她原先在M国已结婚，婚后发现丈夫吸毒，之后就常向她索取金钱，没钱给就遭丈夫毒打，在她对婚姻绝望之际，吸毒的丈夫在一次贩卖少量毒品被捕，不久在狱中身亡。二十年前她怀着一颗破碎的心离开M国，到了C国的S城，先打工，之后做起冰棍、冷饮生意，邂逅到S城创业的汪为仁，这对异国鸳鸯在边城生活了一年。

此时尹晓兰突然望着那个旧手镯盒发呆，汪为仁见状面无人色，他预感到可怕的事已到临头。尹晓兰伸手去取手镯盒，要打开，汪为仁一时心急，用手压住尹晓兰的手，不让她打开，尹晓兰的眼泪夺眶而出。

“妈妈！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人是谁？”一个身穿M国筒裙服饰的少女突然出现在汪为仁和尹晓兰的面前，口气严厉“你为什么跟我妈抢手镯盒？”汪尹俩人的失态及少女的出现吸引了餐厅内食客们的视线。（下转133页）

背后的女人

◆ 谢金兰



洛杉矶缅甸华中校友会要出版一本《我们的故事》，号召大家积极投稿，我也来写一写我的“女人经”。

我和张少战在华中是海鸥班同班同学，“海鸥”媒婆把我们牵到了一块。婚后，足足生了一支男篮，他在外头忙生意忙应酬，我在家相夫教子，生活平淡，无怨无悔。

少战是个很重友情的人，除了忙生意，更乐意帮忙朋友，在缅甸时，从山芭来仰光的朋友住在我家，我除了照顾五个孩子，客人的起居饮食，我这个住家女人责无旁贷。

老同学拖儿带女来仰光办理移民手续，住在我家，少战亲力亲为带朋友跑移民局，我在家帮忙看管小孩，一大群小孩，一大堆家务，我不做谁做？

少战是一条心放在生意和照顾朋友上，我别无选择，一条心包办所有家务，当好管家婆，因此，在缅甸时，朋友们都笑称我是“一家之主”，言下之意是“六个男孩的妈妈”！

移民来美后，各自打一份工，生活也无忧无虑，却很怀念华中的老同学，1990年洛杉矶校友组成了华友会，大家不亦乐乎，他忙于当华友会的主席，我的家务事也更多了。

他从来不喊我的名字，而是习惯地跟着孩子喊我做妈：

“妈，明天有朋友来，你煮缅甸鱼汤粉吧”。

“妈，我的眼镜在那儿？”。

“妈，华友的账本在那里？”。

“妈，小孙孙拉屎啦！”。

外出旅游，衣服日用品全由我打点。

外地朋友来访，食宿也由我来招顾。

朋友搬家，需要少战帮忙，人手不够，我也要上阵。

平时在家除了看顾儿孙子女，煮饭买菜，还得接听不少电话，回答华友的问题诸如询问电话号码，找资料等等。

我即是“6”位孩子的“他妈”，也是6个孙儿的祖母。

我即是标准的家庭主妇，也是不能缺席的“跟得夫人”。

我即是华友的数据保管员，也是后勤服务员。

在缅甸，我父亲是勃生的大米商，家境较富裕，结婚前，我在家里是名符其实的千金小姐，从来不用做家务事，如今，我已彻底脱胎换骨，演变成为“一生儿女债，半世老公奴”的主人翁！

谁叫我是他背后的女人呢！

唉！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他背后的女人更加难。（2007年6月）

作者简介：谢金兰，1941年出生于在缅甸勃生，高中毕业后在缅北当过半年教师，1979年移民美国。

（上接132页）“这就是我们的女儿？”汪为仁问尹晓兰，他的双目停留在少女青春漂亮的脸庞上，无法移动，这就是当年他抛弃的女儿！此时此刻，意外、兴奋、愧疚…等各种复杂的心情齐涌上心头。

“什么我们的女儿？”少女望着尹晓兰，尹晓兰在用纸巾擦眼泪，少女再看那个手镯盒，似乎一下子明白了什么。少女转向汪为仁，双眼是冰冷的，冷过冬季的冰霜，汪为仁感到恐惧，那眼光像一束束利箭，向他射过来，他战栗，心脏

也在加速跳动。

少女没说一句，突转向尹晓兰：“你不是常说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今天怎么了？跟我回家吧，我长大了，我养你。”拉起尹晓兰就要往餐厅外走。回头对汪为仁说：“我看过盒子中的纸条，并且不只一次。”之后扬长而去。

汪为仁呆若木鸡，茶餐厅中各种好奇的目光向他射来，他感到天旋地转，当年他取走手镯，在盒中是他一生中写下最失败的纸条：“如你生个男孩，我就娶你为妻。可是…”



依旧美好

◆ 段春青

依旧是这默默时候
你在某个山头独坐
脸斜埋双手

依旧是这个时候
我站在某个屋顶
吹歪的狗尾草
晃荡我的思路

或许这么过
你想你的我看我的影子
漂亮的孤独
五色梅一样
隔绝的路上依然斑斓

你我，无需多言
各自默然

如此一辈子

——采矿人

◆ 段春青

不用美丽的鞋
裤管黄沙翻翻
哦，明幌的樱花渡白
黎人背弯下的古铜山刀
似高粱醉歪的身子
默默不说一句话
他只是回瞬一副笑容
将日子荡漾着玩
像秋天的云

缅甸的《永新文艺》

◆ 海南闲人

《永新之花》1984年创刊于缅甸北部腊戍市，是手印手抄本之类的非正式发行的刊物。第二期改为《永新文艺》，至1990年出过四期。

董宝双的“编后语”一文：《永新之花》出版同时，还成立了一个“永新读书会”，“由董宝双、杨思来、施云仙、李兴伦、刘安全、彭文锁等人负责，当时全缅共有十八个县市，二百多人加入读书会，所有会员通讯地址数据，不幸在1988.03.20发生在（缅甸）腊戍（市）邦务（区）的巨大火灾中全部被毁。”有200多人罹难，烧掉的不单是老百姓的财物，也烧掉了一个雏形的华文文学团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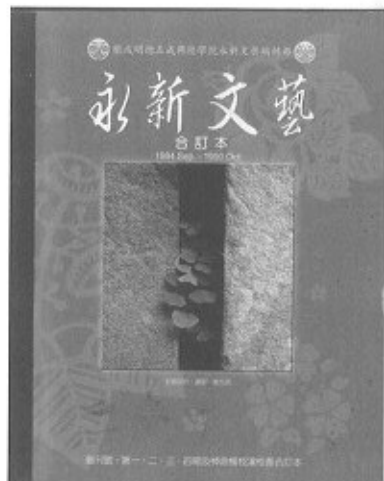
《永新之花》没有公开发行，印刷数量不过千册，却可以看到缅甸华文文学的薪火相传。“编者的话中有：‘…一九八四年‘永新之花创刊号’仅印制了200册，第二期‘永新’印了1000册，第三期和第四期分别印了600册及500册，由于当时是采用手抄书写方式油印，质量粗窳…’”

2006年1月永新班友会将四期的《永新之

花》、《永新文艺》编成《永新文艺》合订本，有古典诗词、新诗、散文、杂文、小说等等共计171篇。

这4篇小说是：梦依的《被骗的负心人》、飘雨的《飘雨时刻话飘雨》、杨梦依的《晨钟》、念秋的《秋与夏》等。

《永新文艺》合订本及《浪影诗文选集》的出版，董宝双、姜宏明、穆立瑞、杨光武、赵振恒、林芳彦等诸君的努力，永载缅甸华文文学史册。





芒秀的寨神庙

◆ 许 慧



在中缅边境 71 号界碑旁，有一个寨子被国境线一分为二，中方一侧叫银井，缅方一侧称芒秀。芒秀和银井成了特殊的旅游景区——“一寨两国”，景区设有：“秋千荡两国”、“一井两国”、“一桥两国”等特色景点。

缅甸掸邦北部的芒秀寨子距离云南省瑞丽市区约有十公里，旅客可以在中方的“一寨两国”景点参观，不能越界。想进入缅甸的芒秀寨，就一定要办正式签证。因此，芒秀寨神庙也就没有几个游客到过了。

寨神庙也叫财神庙，是凝聚着傣族人民传统信仰的建筑，大多坐落在寨子为人烟稀少的地方。傣族的每一个寨神庙都有一个不同的传说，供的

神灵也各不相同，傣族的生肖有七个，分别是鼠、象、蛇、牛、狮子、老虎、凤。芒秀的寨神庙则是为一位领袖而建的，领袖属牛，故供的是牛神。

傣族民间认为，历史悠久的古木，如菩提、榕树等，长到一定的年龄，便成神树，树有了神灵。芒秀的寨神庙建在离寨子有数百米之遥的榕树林中，是一座不足十平方米的单层庙宇，内有寨神的神龛，有香炉，供有鲜花、水果、糕点，神龛旁边有一张床，有简易的床上用品，此床是专为寨神休息之用，庙宇内有寨神用的剑等。庙外有一匹白马石雕与一头白象石雕，这匹白马相传是财神巡视寨子或有事外出时乘坐的交通工具，其颈部有金色的缰绳，前蹄稍稍向上抬起，似乎随



时准备起程。白象是傣族的吉祥物。传说寨神特别喜欢大树，喜欢在树下休息。寨神庙有专职的神职人员管理，不允许闲人随意出入。简易的寨神庙，是寨民祭拜寨神的地方。

在很久很久以前，瑞丽江畔的芒秀是一片荒野，渺无人烟。有一天，来了一位青年人，他开垦土地，饲养牲畜，芒秀开始有了人烟。几年后附近的居民纷纷搬迁到芒秀，逐渐形成了一个寨子。原本荒芜的田野因人口的增加，逐渐欣欣向荣，青年人改变了芒秀的命运，寨民们尊他为领袖。在这位领袖的带领下，人们辛勤工作，安居乐业，生活过得不算富裕，却也自给自足。

数十年后，这位伟大的领袖老了，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带领寨民开创美好的生活，最后领袖与世长辞。为了纪念领袖，芒秀的寨民们为他修建了一座庙，领袖成了寨神，这座庙也就成了芒秀寨神庙，从此，每到丰收的季节，寨民都会在第一时间将自己的劳动成果带去庙里祭拜寨神，感谢寨神保佑寨子，祈求寨神保佑来年的收获更加丰实。

领袖虽然离寨民远去，但寨民们一直坚信着寨神的魂魄与精神会永远地留在寨子里，世代地保佑着所有寨民。这个传统一直流传到今天，也将会一直流传下去，祖祖辈辈，永久铭记寨神的恩德。庙旁茂盛高大的古树是历史的见证者。

寨神庙也是寨子内最神圣、最权威的地方，家里有人生病、夫妻吵架等等都会到寨神庙上香拜神，祈求平安。因此寨神庙也就多了不少神话色彩。寨子内的小孩普遍怕寨神，如小孩不听话，或晚上不睡觉，每遇到这样的情况，大人就会装作恐吓的样子说，“再哭的话，寨神就来教训你啰。你有没有听到马蹄声？”大人用手指在孩子见不到的桌子或其它家俱上，敲出马奔跑时的声音。小孩子于是就安静下来，不敢再闹。耳濡目染，在小孩的思想里，寨神是很严厉的。

我母亲出生芒秀寨，后来嫁到瑞丽，记起小

时候，我曾同母亲回芒秀祭拜过寨神，肃穆的庙宇，虔诚的寨民们小心翼翼地上香，膜拜，祈祷，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也在年幼的心里产生一定的压抑。长大后，我对寨神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儿时的压抑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发自内心的崇敬。仿佛只要到庙里，心灵就会得到最圣洁的洗礼。

2011年6月，我随母亲又到缅甸的芒秀寨探望外婆，适逢祭拜寨神的日子。外婆、母亲和我到寨神庙上香，我们走出寨外，就见到远处绿树环抱的寨神庙，我们走在蜿蜒的田间小路上，两旁是绿茵茵的稻田，通向鼻子的是田野和农作物特有的清新味道。大约走了二十分钟，我们到了绿叶成荫的寨神庙。到寨神庙上香的寨民，都会清扫庙宇四周的落叶，我见地面上留有扫帚细细的纹路。

母亲换了一瓶新的鲜花，在供桌上摆了水果、糕点等供品，外婆和母亲虔诚地敬香膜拜，我也学她们的每一个动作，敬拜寨神，专心地把心里的愿望对寨神说了，希望寨神能助一臂之力。

我从芒秀寨回瑞丽市的公路上，就见路两旁有多座寨神庙，有的建在翠竹林中，有的盖在古榕树下，各个寨子供着不同的寨神，可所有的寨神有一个共同的职责，就是保佑各自的寨民。近十数年，瑞丽市的傣族寨子也重新建了寨神庙。

傣族居住在瑞丽江两岸，两个国家，善良勤劳的傣族人民，在谱写自己的特殊文化，饮水思源，是傣族的纯朴传统美德。寨神庙是傣族人民信仰的皈依之地，是精神寄托，寨神庙是傣族人民的传统文化，更是傣族人民心灵上的财富！

（许慧，女，祖籍广东台山，1995年出生在中缅边境瑞丽市，缅名 Ma Wei、傣名 Mua Guan，母亲是缅甸傣族。喜爱读书写作，现就读于云南省瑞丽一中。）



榕 树

◆ 许 琳

我出生在缅甸曼德勒市，佛教是缅甸的国教，榕树也叫菩提树，传说释迦摩尼是在榕树下修道成佛的，因此，榕树也便成了缅甸人们的圣树。

缅甸地处热带，常绿阔叶株高可达30米以上的大榕树是热带骄子，黑褐色的枝干，表面有光泽椭圆形的叶子，黄褐色的球形果实。站在榕树下，不禁有种“哀无声之须臾，羨长江之无穷”的感觉。榕树用它的枝叶制造了一丝丝凉意，“绿荫满城，暑不张盖”，这种比喻对于它来说一点都不夸张。每当我到榕树下，都会用力吮吸着它给与的凉意，享受着它赠与的荫庇。

在缅甸仰光市十数公里的郊外，有一棵巨大的老榕树，当地人尊称为“金榕树”，近百年来，从仰光出去的汽车，路经“金榕树”，会停下车辆，人和车都要向“金榕树”膜拜，一是出于尊敬，二是祈求“金榕树”的神灵保佑出行顺利。人拜神你或许不陌生，见过汽车拜神的人就一定不多。可在“金榕树”前就常有参拜仪式：司机将车子开到榕树前，向前进开几米，接着又退回原地，来来回回重复三次，然后离开，自始至终，车头必须面对着它。

缅甸人相信“金榕树”会庇佑他们旅途平安，所以经过“金榕树”时总是很虔诚的参拜。从小，我就被灌输了一种思想：见到榕树就要停下来参拜，因此对它许过的愿望数不胜数。

每年的4月，也是缅甸最炎热的季节、缅甸的浴佛节、泼水节都在这几个月里，干旱的季节给榕树淋水，有希望佛教弘扬光大之意，在最炎热的时候给它淋水，这是缅甸人民对它给予庇佑的回赠。我在缅甸的这段时间，与榕树结下了不解之缘。

由于要学习中文的原因，我来到了云南瑞丽

市生活。

瑞丽市坐落于中国的西南边陲，这里也是傣族的故乡，有很多傣族寨子。傣族信仰佛教，榕树在傣族人民心中扮演着与缅甸人相同的角色，傣族人民参拜榕树，当作守护神。老一辈的人总是告诫年轻的后辈，不要侵犯榕树，对待榕树要毕恭毕敬，丝毫的猥亵都是犯罪。

对榕树十分敬重、虔诚，几乎每个村寨和寺庙的附近都栽种了许多榕树。如果谁家人口不安宁，猪瘟鸡死，五谷欠收，也要在村寨和寺庙附近栽种一些榕树，乞求佛祖的保佑。

每到佛节，信男信女们就在大榕树干上拴线，献贡品，顶礼膜拜。傣家人可以砍伐其它树木，榕树却是千万不能砍伐的，即使是榕树的枯枝落叶也不能当柴烧，砍伐榕树就是对佛的不敬，就是罪过。

解放以前，傣族封建领主制定的法律里就有这么一条：“砍伐榕树，子女罚作寺奴”。在傣家人的文学艺术里，榕树则是神圣、吉祥和高尚的象征。在举行婚礼时，歌手总会唱道：“今天是菩提升天的日子”。在情歌里，少女们则会对心爱的男友唱道：“你是高大的菩提树”或“你像枝叶繁茂的菩提树”等。此外，在傣家人的谚语里，还有“不要抛弃父母，不要砍菩提树”这样的词句。

瑞丽江边也有一棵很特别的大榕树，当你绕到它的背面时，会发现榕树原来长在一座小庙上，庙里还供着一尊菩萨，寺庙和榕树融为一体。寺庙有一副对联：“阳光映照万物生根发芽春色遍大地，佛光普渡众生消灾除难幸福满人间”，横批是“阿弥陀佛”。顺着庙旁的小路，你会发现沿途有一排榕树屹立着，风景很是好看。



常言道，独木不成林，可是自然界唯有榕树能“独木成林”。而瑞丽的独树成林，则是来到瑞丽旅游的必经景点。这棵树位于芒令村旁，远看路边左侧是一片绿油油的树林，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发现这片树林实际上只是一棵榕树，它长在刚入瑞丽市的320国道边，好像是专门站在那里等候远方的来客，瑞丽人因此称它为迎客榕。

听说在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有一个著名景点——小鸟天堂，是江心沙洲长有一株小榕树，百年后成了一片森林，数以千计的鸟类栖息于此，每天早晨百鸟齐飞，黄昏宿鸟归巢，那天空中群鸟飞舞的壮观美景，使人惊叹不已。那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的最佳典范。

还听说广西阳朔也有一株上百年老榕树，是当年刘三姐与阿牛哥对山歌的地方……

巨大的榕树，不但美化了环境，还融入到我们的文化生活中。

如你漫步于瑞丽市的道路边，会发现一些榕树与象脚树依附在一起，它们互相包容、接纳，同在一个树根上生长。我惊讶于榕树那顽强的生命力，那种绝处逢生，永不退缩的精神，只要给予一点空间，便能活出自己个性的勇气，更青睐于它的不骄不躁，不卑不亢……比起榕树顽强，有的人类就逊色太多。

人生一世，草木一春，人活着总要坚持点什么吧，在我步入大学，走向社会前夕，生机勃勃、青春焕发的榕树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

（许琳，女，缅甸名字 Ma ning nu wei，1992年出生于缅甸曼德勒市，祖籍广东台山，2011年于云南瑞丽一中高中毕业，现就读于广东金融学院。）





人间净土缅甸

◆ 朱徐佳

我的家，在缅甸的伊洛瓦底江旁
古老的土地上佛塔遍布
漫山的树木，肥美的鱼虾
还有遍地的宝石矿藏

金光闪闪的大金塔，俯视着众生的红尘万象
万佛圣地蒲甘王朝，是善男信女祈福的殿堂
水上佛塔在水一方，祥和的梵音日夜吟唱
护城河中古代皇城，见证了历史的一切既往
无言大佛卧躺千年，默默护佑着万物苍生

巨石顶永不动摇的宝塔，诉说着万年的宇宙洪荒
原始森林，散发着阵阵的树木幽香
清澈江河，畅游着肥美的鱼虾蟹蚌
肥沃土壤，种植着片片的软糯白米
大地之下，蕴藏着丰富的宝石矿藏

善良子民是蝴蝶的化身，孔雀带来了平安吉祥
族裔间相互融洽，友好睦邻人人谦让
美丽洁净的心灵，从未被时代所污染
人间净土，保留在这片土地之上

2002年 缅甸日记

◆ 林德基

2002年十月及十二月，我两度回缅甸探视母亲手术病情，居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随手拉杂记下缅甸见闻，收藏了我在仰光2002年生活中的琐碎与细节。一转眼，十年过去了，2002年已走入历史，回首已消逝的点点滴滴，有一种压仰不住的思家愁绪袭来。

2002年我自台湾回到缅甸，住在仰光弟弟家中，没有跟团旅行的束缚，每天自由逛街。仰光棋盘式的街道我几乎都走一遍，更有几天的时间和到缅甸经商的台湾友人叙旧，实际接触了解了仰光城的变化。

我真实客观记述下来：

十月廿一日，凌晨二时，下大雨，就睡不着了。早上六时卅分，要到中正机场搭机，担忧睡过头，也就睁眼想着童年往事到天亮。

自1991年缅甸开放观光后，今天是我第三度回缅甸。那年离开仰光，持“无国籍护照”单程出境，曾有廿六年的时间无法入境缅甸。1991年缅甸开放观光，年底我就回家了，但父亲已在那年二月病逝。十八岁来台湾时与父亲在仰光机场一别，就再也见不着父亲一面。现在，我要回家多陪陪母亲。

上午十时许，所搭乘的华信航空班机起飞，缅甸时间下午一时左右抵达仰光。已经十月下旬，



仰光的雨季尚未结束。下过雨的仰光天空，太阳很快再补位，阳光下有老旧建筑熟透的味道，当年留在街道角落的年少足迹依稀可寻，雨后，热气消散，舒适多了。

我住宿在仰光市广东大街（曼哈班都拉街）一栋大厦二楼，楼下摊贩林立，买卖喧嚣和汽车喇叭声交织，没有一秒安静的空档。广东大街因两旁的摊贩占据和行人与车争道，拥挤不堪，显得没有秩序，还好，多处街道规划为单行道，交通勉强流畅。

今天是缅甸“得邻卒”点灯节的第二天，民众仍保持在往家窗台点蜡烛过节的习俗，也有青少年在市区的街道上玩冲天炮与放天灯。市区人潮汹涌，老旧房屋仍多，还真担忧蜡烛和冲天炮、天灯可能酿祸。

今晚与明贤取得连系。他是台湾人，从台湾来缅甸小本创业，原来是做棒冰，现改做“无花果”，约好明天见面。

十月廿二日，明贤下午来电话，半小时后他从九英里住处来到仰光市区，我们外出叙旧。

明贤在仰光生活很小心谨慎。有一次，他太太在燕子湖伐船，不清楚方向，伐近禁区（翁山苏姬住所），立即遭军警逮捕，还好最后以“不知情、误闯”告诫了事。所以，他在缅甸生活一直小心不犯“禁忌”。

他从台湾来缅甸已经三年了，从投资制售爆米花、面包、棒冰到现在的无花果，他说，没有赚钱，赚的是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在缅甸的生活让他夫妇俩大开眼界。

下午我们在燕子湖畔的旅馆餐厅喝两杯放咖啡，花费缅币六千元。当年离开缅甸时已有这家旅馆，是老建筑。明贤对旅馆餐厅挑高空间的高雅和燕子湖畔的宁静气氛相当欣赏。我却嗅到风华退尽的悲凉……

今晚他带我去泰国人投资的泰式餐厅，在庭院用晚餐，有舞台供年轻歌者表演，两人享用四菜和二瓶啤酒，花九千元。从下午的两杯咖啡到晚上的泰式料理，一共花缅币一万五千余元，是他请客的。

明贤说，日子只有一天，过去了不会再来。在缅甸三年，他已能开口说英语和几句缅语，由于缅甸汇率的不稳和通货膨胀，他已准备结束缅甸的投资业务，太太近日就回台湾。

明贤不后悔来缅甸小本创业。他遇到不少只身来缅甸旅游创业的异国人士，大多数是年轻人，曾在赴瓦城旅游途中遇见一位廿五岁的美国少女单身自助旅游，也认识跨国企业的年轻新加坡籍女主管，还有终年漂泊在外的外语学校老校长。

听完他说的一些故事，不禁对自己长年安定单调的生活自卑起来。

今晚，年幼时在缅甸向往流浪的往事竟飘来眼前，我的生活，是不是太平淡无奇了？

十月廿五日，今天到“昌达”海滩游憩区。

早晨五时许，我们一家十六人坐上可乘坐廿二人的游览车出发，直到下午一时许才抵达。八小时的车程，路况欠佳，一路颠簸，中途还得渡江，渡船只有一艘，须轮流等渡船，渡江后的路高低不平，多半是下坡路，会晕车，沿途真的不堪折磨。

“昌达”是位在三角洲之口的海滩，海岸线不是很长，是继“雅勃丽”海滩之后，可见到外国游客来度假的景点。在“达”可以欣赏日落美景，附近已有十三家旅馆兴建完成，住宿费平常是缅币三、四千元到八千、一万元。

据说“昌达”的游客旺季是每年的三、四月，特别是十年级考试完，如果没有事先预订旅馆，就没地方住宿了。我们虽在十月底来，却也是找了许多家才有房间住宿。

和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的海滨度假胜地相比，“昌达”的基础设施差太远，虽有小木屋，却是白天不供电，晚上六时才来电，沐浴设备简陋，海滩还允许牛车和马只载客踏过，海水卫生可想而知……

在“昌达”海滩坐牛车，要缅币一千元，往返二公里，也可租脚踏车在海滩闲逛，一小时三百元，此地的椰子一粒二百元。

今晚我们在树下晚餐，花费缅币一万五千元，三菜（各三盘）一汤，加二瓶啤酒和数罐饮料。

十月廿六日，早晨在海滩散步，发现还有不少新旅舍正施工中，显见“昌达”是一处新兴的游憩地区。

天气热，午餐与晚餐都在小木屋外享用。晚餐是所谓烧烤品尝，鱼、虾等烧烤食物都是当地业者在他处预烤半熟后，带来现场再烤一遍，夜黑风大，沙尘飞扬，并不适合生火烧烤，我这个“台湾来的”对眼前的食品卫生当然注意，也善



意提醒家人，今晚我烧烤制品甚少食用，啤酒则喝不少。

十月廿七日，早上七时离开“昌达”海滨游憩区，两位弟媳半夜上吐下泻，从台湾带来的日本征露丸只好救急了。回到仰光是下午四时，我到家后竟然也泻肚四次。

十月廿九日，早晨到“美尼公”（menigone）的“珍珍A”饮食店吃鱼汤面“莫兴加”，五弟说，此店的鱼汤面相当好吃，远近闻名，我吃了没有特别感觉。

中午仰光下大雨，照理，此地雨季应该结束了，今年却反常。

下午在仰光市区闲逛，看到有人摆摊贩售英缅文旧书报杂志，竟然找到两本1930年上海出版的中文书，花缅币二百元购得，满心欢喜。

缅文报刊今天刊载有台湾来的法师捐给军政府缅币五千万，由当局亲自接受。

十月卅日，今天下午去YUZANA百货商场，有八层楼高，与台湾百货公司相似，也有各式商品，有电扶梯上下。与翁山市场相比，此商场现代货品较多，各种家具和健康器材等不少，尤其影视产品几乎中港台三地同步，多为盗版品，我花缅币五百五十元买两片装的“倚天屠龙记”VCD，折算台币约二十元。

这栋商场大楼，逛的人多，买的人少。

十月卅一日，下午又去廿三条街口的“缅甸华侨图书馆”看中文报刊，这几天几乎是天天来。图书馆陈列的多是大陆出版的，不少1950年代至1970年代出版的书籍，让我看得心痒痒的，冲动的想请求能留在图书馆义务工作。

图书馆的期刊都是大陆的，报纸有《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加坡《南华早报》、泰国《世界日报》、香港《大公报》海外版。在仰光，现在也有一份在1998年十一月四日创刊的中文报《缅甸华报》，有十六个版面。

图书馆阅览室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说，要翻阅锁在书柜里的书需有借书证，外侨办借书证需影印护照，缴保证金缅币一千元，一张借书证有卅格，可借阅卅次。如果有熟识的人，我或许可以摸摸书柜里的书……

十一月二日，今天一整天下雨，早晨四弟带我去品尝港式点心饮茶，食客川流不息，店东据说是缅甸政要的儿子。此店的港式点心每小笼

一百五十元，每盘只有两个，如烧卖两粒、虾卷两个、包子两个，口味无法和香港、台北的港式点心相比。

明天就要离开缅甸，今晚在北平烤鸭店与家人和友人聚餐。烤鸭店名称“北京全聚德烤鸭店仰光分店”，吾家订三桌，除烤鸭菜肴外，另享用了三只烤乳猪，大家吃得尽兴。

十一月廿五日，自十一月三日从缅甸回台湾后不到三星期，今天我又来到仰光。母亲开刀后身体虚弱，相当憔悴，看了令人难过，她对我再回缅甸要浪费不少钱感到心疼。

这趟回来，也是要继续把我中学时代所购买的旧书带回台湾。

十一月廿六日，早晨仰光下大雨，报导说是受孟加拉国湾热带风暴影响。这个季节应该没有雨的，全世界的气候都走了样。

上午听说有高官要路过仰光市区，市区突然安静不少。街道两旁的摊贩都不见了。没有摊贩，没有骑楼堆积物，就看到了人行道，原来仰光的人行道是很宽的，市容看起来也很整洁。

下午回老家找到几本旧书，有徐吁、巴金的，也有高尔基的，好乐。1965年离开缅甸时，因为曾在仰光寰宇书店工作一年，每月的薪水约有一半购书，家中留下的数百本中文书，如今只剩下三、四十本，遗憾。

十一月廿七日，早晨独自一人步行到白塔礼佛，途中遇雨。受孟加拉国湾的热带风暴影响，最近三天仰光都是阵雨的天气。

约明贤下午在“南勃陶”路一家西点店碰面，喝两杯咖啡和饼干蛋糕，三千元缅币有找。晚餐两人转往十二街街尾的海滨路一家新加坡人投资的餐饮店享用，品尝南洋风味餐，两人喝四瓶啤酒，花费缅币一万一千余元。

十一月廿九日，终于联络到刘，约她下午来四弟住处见面，她按时到来，接着又召来林，我们再找到戴、卢和高太太等旧友，到附近的小茶馆，一群人坐小板凳喝茶闲聊，约好十二月二日我作东餐叙。

四弟今晚请我与他的朋友在7-UP海鲜火锅店吃火锅，我也约来明贤。虽说缅甸民生艰苦，这家标榜“缅甸第一家海鲜火锅店”仍是座无虚席，一桌火锅料理花掉四弟缅币三万余元，么弟带来他在华信飞机上以七十元美金购买的一瓶洋



酒，摆在桌上吸引不少目光。

十二月二日，今晚六时卅分在仰光十二条街陈君经营的小吃店与昔日中小学同学餐叙，几杯啤酒，一晚旧事，尽付笑谈中。

今晚席间听到一句缅甸“顺口溜”：“要像中国人那样会找，像印度人那样节省，不要像缅甸人那样花费”，这是形容中国人善经营，印度人擅守财，缅甸人就不管明天了。

今晚餐饮花费三万一千余元，结束时有人悄悄告诉我，在我们的隔壁座有两个情治单位的网民也在用餐。

还好今晚大家没谈到政治话题。

今天下午与明贤到百尺路一家影碟店选购中国歌唱片，与店中一位云南籍的女店员交谈，知道她的月薪是缅币二万元，老板供应两餐，老板是台湾来的单身女郎。

十二月四日，今天下午在缅甸华侨图书馆看到十二月一日出版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周刊783期，有一篇缅甸街童的专题报导，标题是“贫穷太近，明天太远，缅甸街童很小步走茫茫人生路”。阅读全文后，不禁为缅甸孩童的前程流泪。

这篇报导提到，目前有卅个非政治国际组织在缅甸进行各种援助计划，世界童明会1997年在仰光设置“街童中心”安置辅导街头流浪儿童。

我抄录这篇报导里的一些数据：

△目前（2002年）缅甸人口4900万人，政府发现下葬的年轻人与孩童较老年人多的事实后，开始注意到AIDS的防治工作，目前缅甸罹患AIDS人数约在四十万到二百万人之间…？。

△今年（2002年）上半年缅甸只得一百五十万美元的海外投资，较去年的四千四百四十九万美元相比，每况愈下，原因之一是“不确实的汇率政策”。目前一美元兑换一千一百元缅币，常年通货膨胀率40%，目前缅甸兴1997年相比，贬值525%…。

△据了解，缅甸没有身分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80%，原因之一是申请身分证需缴付二千到三千元缅币的手续费，且各个部门的行情不一样，有人甚至以二万缅币才能获得身分证…。

十二月五日，没有想到，仰光十九条街上段于傍晚开始成为“喝酒街”，小吃店林立，食客皆是人手一杯。今天傍晚，我与明贤到十九条街一家饺子店小酌，店老板姓林，福州人，太太则

是沈阳人，两人从大陆来缅甸谋生，他介绍他私酿的白酒给我们品尝。饺子店对面，是一家云南烧烤店，美丽的廿八岁女老板是从腊戍来的。我们点了她几样下酒菜，她竟放下生意过来与我们闲聊。

她很想来台湾，只要能助她成行，不惜任何代价。阿贤告诉她，台湾产业外移，就业困难，他才跑来缅甸创业…。她说，再怎么差，不会比缅甸差吧，她要成就自己梦想的决心让人佩服，我只能劝她不要受骗。

下午隐约听到尼温死了的传言，晚上看BBC网站新闻报导，证实1962年带头政变的军人尼温今天病逝。但缅甸电视台今晚只字未提，街头平静。

一位曾经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位影响不少华侨命运的军事强人，可以说，是死得很凄凉，没有告别式、没有人理会……

酒后的夜晚，百感交集，没有尼温政变执行专制政策，剥夺生计，缅甸华人会纷纷移民吗？如果我不离开缅甸，我会是十九条“喝酒街”的常客，还是小吃摊业者？

后记：2006年春天，我再回到缅甸，仰光市区车辆禁鸣喇叭，安静多了，缅甸华侨图书馆已可自由自书架取书阅览，当地中文报“缅甸华报”已停刊。

2011年二月初，缅甸总统选举正式揭晓，换下军装的新政府成立后，不少人感受到缅甸明显正在发生的快速变化，民间政治气氛开始活跃，各个角落经济也活泼起来…。

人们开始期待，也相信：缅甸打开窗口、原来停滞前行的脚步迈出后，改修政策的进程会越来越快，贫穷落后的刻板印象将消除，逐渐走入历史或被淡忘的人事景物会日渐增多……

（2007年初稿，2011年修改）

（林德基于仰光出生1965年，离开缅甸回台湾升学，现定居台湾宜兰，喜阅读、写作、听民歌。）



中秋小诗两首

◆ 林郁文

一、月光

剪一片月光
挂在窗前
月光如水
沁入我心田

二、秋意

披一肩冷月
漫步花丛中
花香醉人
不觉秋意渐浓

2011年9月作于文瑞书屋

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飞行

◆ 林雨萱

夜里的威尼斯幽静低吟
体贴的模糊了逝去的你
轻轻擦拭 哭得锈了的机翼
准备返航 我最初的心

北京的天气忧郁的晴
曾经我们冷眼看着人们的拥挤
如今我渴望被拥挤
可这里容不下一颗坠落的心

赤道的雨林孤傲的美丽
我们曾如此享受热带的飞行
如今我迷失在亚马逊
失速在热带的雨季

这里的每一场雨都下得又快又急
我想我们连错过都来不及

然后我不用说服自己 思念的包袱有多轻
不用再迫降于雨天的巴黎
不再期待能够在二月的北极遇见你

这失控的引擎
生锈的机翼
和 每一次有你的旅行
都是我 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飞行

春天航厦

我在春天的航厦
寻找遗失的行李
如梦似幻的大厅
我却不知道该从何领取

人生是一段
无法计划的旅行
纪念与启程
都来不及练习

满箱珍藏的纪念品
却无法托运
穿越了时空
只剩下签证的日期

春去又春来
谁在这如梦似幻的大厅
取走了我的行李
和 满载的纪念品

在春天才出现的航厦
我有一段曾经
下落不明



纪念父亲

◆ 叶国治

斗

熨斗里盛着红红的木炭
木炭燃烧着父亲的渴望

从早晨菜市的喧嚣中醒来
父亲就打开铺子点燃熨斗
从早入晚 四季不断
弓肩为他人作新衣裳

熨整豪门老板的昂贵西装
熨平显赫政客的体面中山装
熨齐将校军官的呢绒大衣
熨靓酒楼舞女的无袖裙子

熨热了刺骨冬日的寒冷
熨湿了酷暑夏天的渍汗
熨亮了帅男美女的俊容
却熨瘦了自己苍白的脸颊

父亲的冀求很平凡简单
每日多滚进几枚叮当卢比
似水长流 在氤氲蒸汽里
餵饱九个张口待哺的生命
有朝一日 返回梦中的故乡

像燃尽的木炭熄灭成炭
父亲终于在沉累中停止了呼吸

画粉和剪刀

皮尺在顾客身上比比量量
画粉游走开花在裁缝桌上
身高 腰围 肩宽 袖长
花布 卡叽 丝绸 锦缎
父亲手中的小小三角画粉
幻出了春天的百花芬芳

红 黄 蓝 白的颜色
标出来达官贵人的丰满身材
标出了摩登小姐的婀娜曲线
标出了社会众生的千姿百态
美丽图形凝结着父亲的技艺
也渗透着裁缝匠一生的期望

然后 他用那把大裁剪刀
剪去多余 剪走瑕疵
剪出潮流 剪出时尚
剪出顾客的最爱和流行款
剪呀 沉重的大铁剪磨出一手茧
总剪不开黑幕重重的贫穷线
剪呀 单薄的身子剪了一辈子
却剪不断艰难困苦的辛酸岁月



小诗三首

◆ 叶星

或者

站在十字路口
交警是你的兄弟
可能

你美丽的红颜知己
总是喜欢与你缠绵
她的名字也徘徊
叫也许

可能任何一个方向
也许下一个驿站
都是你
一朵盛开的奇葩
一个永恒的记忆

山

尽管
年年剃度
年年落发
但我们还是无法承认你
出过家

你的性灵
永远坚定不移的
站在绿营的立场
腥风淫雨
引诱你装扮蓑笠翁
也不能减损
你的强大

篮球

你和地球有个约定
世代都做它的子孙
你的祖师爷在太空中旋
转起舞
你也学者解风情
蹦蹦跳跳擦擦地
弹跳不停

不用拍
不用抢
只需轻轻地一放
你就可以做俯卧村
尤其是一次又一次钻进
文明人设计的
天井
看着你进套了
人们没有惋惜
反而给你
热烈的掌声

陪伴我最后的，只会是你

◆ 蔡子琛

昌，由妻陪着来某大城市治病。尽管医生们已经耗尽最后智慧和心力、用尽所有能用的医术，然已回天乏术，遂决定次日返家。妻，去办理明天的出院手续，病房里只留下昌一人。

昌，对最后的日子预感了然，升起一丝无奈背后的惆怅，回忆人生幕幕往事……初恋情人嫣的身影跃然脑海，便发了短信：明日返回，想要什么，买了带回给你。潜意识里，想藉此为由见上最后一面。

手机响了，嫣的回复迅速：东西不用买。我正装修缺钱，资助我点儿。

其实，嫣是知道昌出来治病的。昌，握手机的手缓缓放下，心中五味杂陈。手机铃又响起：只要你愿意肯定能帮忙！还是嫣的短信。

昌，胸腔涌上一掬苦涩。和嫣分手多年后重逢在某次同学聚会上，她虽年近50一点儿也不

显老，还是那样俏媚楚楚动人，身材窈窕依旧，不由地让昌怦然心动重燃旧情。于是炽热的冲动让他们有了私下的交往，一次，一次，又一次……渐渐地，昌发现每一次嫣都要提出经济上的要求，仿佛是一桩交易，尽管这对打理资产过千万的公司老总昌来说，并非难事。但这，很让昌不舒服：难道所有的感情全都异化为物质了吗？昌一条条，慢慢地删去与嫣往来的所有短信……

妻走进病房，脸上留着哭过的痕迹，缓缓地走近昌，“办好了，明天就回家。”

昌抬起枯瘦的手，慢慢握着妻的手，爱怜地：你去商店买点你喜欢的东西吧！

妻抚摸着昌的手：不用！现在你最重要。我多陪陪你。

昌止不住泪盈满眶，低吟地对妻说：陪伴我最后的，只会是你……



吴四爷

轶事

◆ 叶 星

腊戌甘猛寨有一老翁，名吴四爷者，年七十许。家贫甚爱财，然性情开朗，凡事不多计较，人如其名：吴四爷，无事也。村中老少多喜与交游，或逗笑之，或戏弄之，其不愠不怒，似乎不太在意，反而当真，故笑料频传。

吴四爷从未进过学堂，目不识丁。偶与他人闲谈，常作满腹经纶状。某日，村中数学童聚而温习功课，谈及“韩战”与“越战”之何时爆发，似有争执。吴四爷不经意间闻之，立马训之曰：“韩战乎，发于冬天；越战乎，爆于夏日。寒热寒热，乃冬夏之特征也，如此显而易见尚不明白，足见尔等不爱动脑！”众学童愕然。

又某日，邻谊杨某悄然语之曰：“前几年中国发射神舟五号飞船，杨利伟于太空撒下1000枚纪念币，每枚价值若何若何，一直未有人寻获。最近专家推断多落于缅甸境内，昨日村中人阿喜于田间劳作时拾得一枚，据言有人出价缅币百万购之，阿喜尚不售焉。”吴四爷初不信，未几阿喜路过，趋之一隅问曰：“闻君拾得一纪念币……”阿喜先是一惊，继而神秘兮兮曰：“此事君亦知也？此真乃天下掉下之馅饼，吾做梦亦想不到耶！”言罢，从内衣中取出一银币于吴四爷眼前一晃，旋又收入，

曰：“此无价宝也，吾祖宗积德，庇佑吾也。”

翌日，适逢阿喜家扫墓祭祖，邀邻舍一并往墓地参与祭祀。阿喜与家人先行，杨某、吴四爷等随后。途中，杨某行于前，吴四爷次之，数十村民跟后施施而行。行至一玉米地角，杨某猝然曰：“噫！此为何物？”言罢跪于地拾起一物，惊呼道：“此乃纪念币也，吾亦得一也，吾亦得一也！”众皆围之，争相传阅。吴四爷引颈如鹿，爱不释手，旋即爬伏于地扒寻焉，冀望有所得，许久不愿离去。众皆捧腹之、窃笑之。

是晚，村中人咸见吴家或府前屋后，或田间地边，时有光亮，盖吴四爷持手电筒寻纪念币也。其孙儿屡呼不归，但见其嘴中诺诺：“吾孙莫喊，爷爷正寻宝也。老天不公，有钱人家如阿喜者如杨某者均得焉，穷如吾者反难寻矣，何也？其也怪也哉！其也怪也哉！”

列位知太空中撒银币玄乎？盖杨某、阿喜先谋而后戏之，预备中国之一元硬币，谎称杨利伟太空所撒，吴四爷孤陋而寡闻从未见之，笃信也。

吴四爷乃村中一宝。村子人笑口常开，茶余饭后话题不断，盖有其故耳。



没有花前月下的 浪漫晚年



◆ 蔡子琛

南方的十月，太阳好温热。阿婆推着坐在轮椅上的阿公走出家门，在住区的院子里溜达。暖和的阳光普照大地，阿公眯缝着眼抬头望蓝天，很惬意地。微风轻轻拂过，缭乱了阿婆花白的发丝。

阿婆俯身柔柔地对阿公耳语：“还是出来晒太阳好吧！多舒服。”阿公感受着暖烘烘，微笑着点了点头。

阿公年过八旬，比阿婆大八岁，俩人岁数相加一百六，当年经团组织介绍相识时，阿公 26 是银行会计，阿婆 18 是小学教师，于是相知、相爱、相守，一起走过 58 年的风雨路，到了夕阳西下风烛残年。阿公是在一个月前犯病的，医生诊断是轻度“老年痴呆”。阿公身高一米八多，重心高易摔跤，阿婆怕这，坚持买了个轮椅让他坐。阿公拧不过阿婆的犟脾气，只得乖乖地顺从。阿婆可是个急脾气，说话、干事风风火火的，尤其在阿公渐入老年，更是家里家外阿婆我做主，不容阿公半点异议。也亏阿公有副好脾气，乖顺得像只绵羊，年轻的时候是这样，处处让着阿婆，到老了更是这样。儿女们有时替爸爸“伸冤”、“抗议”，阿公总是笑笑说：“和谐，和谐！”弄得儿女们看着阿婆得意的样子无可奈何，只能由着他们。

阿婆推着阿公转了一圈，太阳渐高紫外线渐强，便避到树荫底下……

邻居阿婆拎着菜篮路过，见阿婆连忙操着粤

语打招呼：“睇睇多日，好想啲。”瞅见坐在轮椅上的阿公，已肚明八分。怕阿公听见，把阿婆叫到一旁问：病了？

“老年痴呆！”

“不糊涂吧？”

“嗨，说痴呆，但又不完全痴呆。”阿婆又怪又嗔地：“老爱帮我做家务，可他乱做，把抹布和抹地布搵在一起，讲他还不听，气死我了。”

邻居阿婆善解人意地：“那是心疼你，怕你累了！”

“一天到晚不说一句话，脾气也变得怪怪的，把我憋得要死，真想离开这个家。”阿婆说着似乎有点气恼。

邻居阿婆瞥着老公坏坏一笑：“好啊，走！到我家去打麻将，管你一日三餐”，说完拉着阿婆就要走。阿婆赶紧用力推开邻居阿婆的手，口里直嚷嚷：“不成！不成！！老公谁看哪？”

“嘿嘿！知道舍不得你老公！心疼呗！！”邻居阿婆知道阿婆阿公难舍难离的关系，故意地，说完一笑摆摆手扬长而走了。

阿婆冲她的背影蹦出一句：“臭阿婆！”回过身来走到树荫底下，推着轮椅上的老公走回家去。

院子里，不知是那里响起了歌曲：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 陈先施

清朝腐败，福建，广东一带民不聊生，掀起移民潮。多数只身离乡背井，欲望着改善生活，冒险乘船南下到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暹罗（现在的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现在的马来西亚）及缅甸求生。

最初到达南洋的闽、粤侨民辛苦地自打天地，帮助后来的人谋生。中国人有着宗亲及乡亲的深厚感情，同姓的、同乡的一见如故，同舟共济，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在异境生疏的条件下奋斗图强，总打出一片天下。

早期华侨在缅甸，都从零起步，宗亲乡亲互相照顾，学了基本谋生的知识，从打工做起，按部就班，勤劳刻苦，累集金钱再上层楼。因宗亲及乡亲关系，各小镇以及城市的华侨同姓的占多数。例如：毛淡棉姓苏，丹老姓陈，卑谬姓李，沙耶勃利姓尤，宗切姓王……较多。事业方面跟地区特点有关，三角洲及沿海一带做海产、渔业，中部和南部做土产、大米生意，北部山区做宝石买卖……

缅甸的福建人多数做土产、经纪等生意，广东人做木工、开当铺、酒廊，客家人开中药铺、酒廊，福州人开茶店。

缅甸华侨热爱祖国，重视教育及宗教信仰。身在国外，心怀祖国。爱国华侨胡文虎先生1900年初在仰光著名西药房“迪苏萨”工作，学会西药配方，自制虎标万金油，创立永安堂中药铺。万金油，永安堂驰名东南亚。香港、新加坡等地均有永安堂，万金油成为东南亚家家户户必备良药。胡先生做很多公益，也捐巨款支持抗日活动。

曾广庇先生也是那时期在缅甸事业有成的华侨，在仰光华人区拥有多座长达一百英尺四楼洋

房。曾先生热心公益，捐资建华侨学校。仰光九文台区的华侨中学建筑巍峨壮观，其中办公大楼命名“广庇楼”是为纪念曾先生大力支持建校的贡献。

一般华侨努力打拼，发愤向上，勤劳节俭。有能力就寄钱给家乡的亲人，在家乡建楼房，捐款救国。缅甸有华侨的地方就有中文学校，那怕是只有5个10个学童的小镇，也有一所中文学校，由一人当教师兼校长、杂工……一切包办。大城市有中文中、小学。经济条件好的华侨送儿女回国读书，或送到缅甸各大学、英国、美国、新加坡、澳洲等地深造。

旅缅华侨一般对参政不积极，在英国殖民统治时代（至1948年缅甸独立），华侨只有少数公务员。缅甸独立后，情况也没显著改变。多数华侨认为“工字不出头”，唯有创造自己的事业才有前途，不看别人的脸色谋生。子弟们获得大学教育只是为祖宗添点光而已。有位华侨寡妇养育了三个孩子，生活仍富裕，她对一位在职的儿子（高级工程师）说：你大学毕业，工作虽好，只能勉强养活你们五口，我一个寡妇能送你们三兄弟上大学，成为工程师、医生和会计师，你还是辞去现有的工作来继承我的事业吧。

缅甸是佛教国家，也通融别的宗教，缅甸到处有佛塔寺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等教堂寺庙。有华侨的大小城市均有观音或妈祖庙以及同乡会馆、姓氏宗祠，宣扬中华文化、灌输儒家思想。

缅甸民族多数信仰佛教，心地善良，与华人的生活习惯很接近，华人与缅甸人交往融合，有着亲如兄弟的感情，和谐共存，是缅甸华侨的福气。

一片丹心翠万重

——怀念杨章熹师

◆ 陈 樽

缅甸华侨教育界和国内的归侨人士，都知道有一位勤谨学习、认真办学的知名老师，他的名字叫杨章熹，又名杨纪庄。

杨老师一九〇九年八月二十日出生于厦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病逝于泉州华侨大学，享年七十三岁。他在三十年代毕业于同文学院，后到上海劳动大学就学，勤奋学习，开始接受马列主义。一九三二年在厦门、海澄参加“反帝大同盟”，一九三四年在漳州开办世界语讲习班，同时参加芗潮剧社的宣传活动。当时，学世界语的都被疑为左派人物，而芗潮剧社也确实为左派组织。抗战初期，芗潮剧社曾演过《伤病医院》、《放下你的鞭子》、《八一三炮声》，当年国民党在厦门四处搜捕“共党嫌疑份子”，杨老师虽然回霞阳任小教，暂避锋芒，但处境困难，与他接触的同事柯联魁，被国民党以“共党”罪名逮捕，因柯不屈被杀害了。到一九三五年，风声更紧，杨虽任霞阳小学校长，身份渐渐暴露，中共地下党员蔡林晖劝他渡洋。于是他于一九三六年到达仰光。在仰光与“反帝大同盟”原鼓浪屿区支部书记王琴鹤联系，建立“学习小组”，创办“流通书报社”、《南国生活》、《南国导报》杂志，这些进步读物，对群众产生了革命启蒙作用。他团结了周围进步人士和国民党左派份子。

当芦沟桥的炮声传到仰光时，为了扩大进步思想，贯彻中共的抗日救国方针，他曾先后发动组织并领导了“缅甸教育工作者协会”、“缅甸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组”（简称“救宣团”），把“流通书报社”扩大为“缅甸公立书报社”（社址在南勃陀街上段一百零五号二楼）。一九四〇年五月，在仰光广东大街富南二楼创办“仰华公学”，杨任校长，郑祥鹏任教导主任，教师有画家张子明、黄君珊、陈春法、张春材、赖天俊、曾爱珍、陈云凤。生数日增，后迁至只椅坦上段一〇七号（二层木楼，楼下为水泥地板）。这所学校成为仰光突出的抗日进步侨校之一，特别照顾侨胞贫苦子弟入学。

《黄河大合唱》中的一些齐唱曲，经常从课堂里传扬出来，它是最早教唱《黄河大合唱》的侨校。当时仰光还有“叱咤合唱团”（林亭玉主持），林女士创作的《八一三》和夏之秋的《歌八百壮士》，刘雪庵的《新长城谣》等歌曲，激发了广大侨胞的抗日救国热情。仰华公学的全体教师都是义务性质的，每月只有十五盾的生活费（当时小教月薪标准一般是五十盾至七十盾），由于管教良好，成绩显著，密切联系家长，班级一再扩大，校务日益发展。为了筹集经费和增添设备，杨校长应勃生华侨中学以月薪九十多盾之重聘，离仰华公学到勃生华中任教。他不是为优越待遇，而是除留下



自己的伙食费和极微薄的零用钱外，其余的全部支持仰华公学。因此他受到师生的敬重。他从国内来仰光，两袖清风，不钻研经商，更不屑于依附一些老板，而是“满腔热情，一股傻劲”（赠别自题），勤勤恳恳，扎扎实实干革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无私襟怀。他不留恋大城市，凡是工作需要，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地方他就去，何况当时的勃中校长是国民党派的，工作不好开展，搞不好，会得不偿失。

抗战初期，为了培养爱国青年学生，使他们更懂得求进步、求光明，他和几位同志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缅甸总部”。这个组织，不但传播进步思想，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开展，而且也锻炼一批不可多得的群众工作干部。此外，他还编着《缅甸抗日救亡教育实施纲领》，获得仰光各抗日侨团的支持。根据这个《纲领》，宣传抗日，争取民主，抵制日货，启发侨胞关心国事，开展救亡工作。号召侨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他与几位同志发动捐款支持陕北公学，虽然遭到国民党机关的刁难阻挠，但因缅甸侨胞拥护中共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纲领，终于完成了“募捐万盾支持陕公（陕北公学）”的计划。这在当时英国统治下的缅甸，是个既风险又艰巨的任务。

日本侵占缅甸后，他与缅甸战工队的许多爱国进步的华侨青年，于一九四二年五月撤退到云南昆明，先后在建水县建民中学、个旧县（一九四四年）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了一批骨干，为云南解放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缅甸华侨进一步认清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对中共的政策不但提高认识，而且倍加信任与拥护。许多爱国的进步侨团、宗教团体、专业组织，如雨后春笋，先后成立或恢复，这和当年仰光进步知识分子、侨务工作者的积极传播新思想，培养华侨青年是分不开的。杨老师就是坚持耕耘进步花园的园丁之一。

祖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形势发展很快，杨老师积极参加创建的南洋中学（校址在仰光巴罕区坎伯路），校务日益发展，并增设师范部，成为培养缅甸侨校师资和干部的摇篮，许多学

生告别温暖的家庭，回祖国学习和工作。当地的缅甸朋友称南洋中学为“毛泽东学校”，生数从初期的一两百人发展到一千多人，高中部份设于高解。教师和教学质量相当高，学习方法和管理水平都较新式，赢得侨胞的好评。杨曾任该校校长。还创建了“缅甸公共图书馆”、“仰华业余公学”、和“缅甸教师联合会”，并成为这些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一九五三年，他奉调回国，曾任中侨委委员、全国侨联委员、中侨委编委会华侨教科书编纂组组长。一九六二年，调泉州华侨大学图书馆工作，一九八〇年任华侨史研究室顾问。

杨老师早在三十年代就参加进步活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受单位各别当权者的迫害，妄加虚构的罪名。由于“左”的思想长期流行，他和许多老同志一样，海外工龄迟迟得不到落实，革命历史未能得到实事求是的肯定。逝世后，党组织才确定他于一九四〇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国务院侨办和华侨大学已于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〇年分别给予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把所有的“帽子”都脱掉。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身心受到摧残并下放劳动时，仍坚持革命志向，积极工作。特别是在那不分是非曲直、阿谀奉承、拉扯之风盛行时，他不趋炎附势，不钻研“关系学”，只知孜孜治学。不知老之将至，日夜辛劳，积极推广世界语，钻研针灸经络学说，写侨史、论文、旧诗、学习马列主义及社会科学心得体会等。他博览群书的毅力是众所周知的。他四十年如一日，生活朴素，作风正派，平易近人，关心同志和自己的学生，能联系群众和团结国内外侨胞，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个好党员、好归侨干部。他的一片丹心，将使后人倍加纪念。而他所培育的学生，今天各已成长，遍布在海内外。那累累果实，又一代代交柯结枝，飞红迭翠。这是可以告慰杨老师在天之灵的。安息吧，杨老师！



刺青的故事

◆ 许均铨

20世纪80年代，M国首都郊外的一间单层木板住宅。

留着长发，刚在山芭办完离婚手续回到首都的丹丹埃，穿一件碎花无领套衫，外加一件薄薄的深紫色的毛线衣，击一条腰果花形的沙笼（筒裙），年刚过三十的她，正在收拾零乱的家。

“丹丹埃在家吗？”一个男子在住宅外面问。

丹丹埃回复：“在家。”后，顺着大门望去，见到一位三十岁出头的男子，身穿一件白衬衣，系一条细白线条间隔紫、蓝双色格子的男式沙笼，手提一盒蛋糕，丹丹埃一时想不起是谁。

“是我，莱瑞。”此时此刻见到莱瑞到门口，丹丹埃感到非常意外。

“什么风把你吹来？快进来坐。我才回到首都，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找到我了。”丹丹埃热情地问。

“什么风？爱情的狂风吧！”莱瑞压低声调油腔滑调地回答。接着脱了脚上的拖鞋，大大方方地走进到简单的客厅，将手上的蛋糕送给丹丹埃。

“还是十年前那个样子，一点都不正经。”丹丹埃以一种女性责怪的口吻说，心里却很开心。她一边说一边接过莱瑞送的蛋糕盒顺手放到桌上“我们是老同学，到我家来玩，就不要带礼物。”

“我要吃。”一个年约三岁的小男孩从房间里出来，用手指桌上的蛋糕盒说。

丹丹埃只好打开蛋糕盒，取了一件蛋糕给男孩，丹丹埃对小男孩说：“谢谢叔叔！快说。”小男孩没望莱瑞，也不说话，拿着蛋糕跑回房间。

丹丹埃泡了两杯奶茶，端给莱瑞一杯。

“是儿子吗？”莱瑞随口问。丹丹埃听后点了点头。

他俩在慢慢喝奶茶，没有说话，毕竟是分别

十多年的同学。

“你有几个孩子了？为什么不带妻子来？”丹丹埃突然拉开话题。

“有一个女儿，四岁了。太太吗，前年因车祸去世了。”莱瑞说到妻子时，不太自然。

“命不好。同情。”丹丹埃没想到这话题太扫兴，中年丧偶是人生不幸。首都的车祸太多了，几乎每天都发生。

“再找一个伴，照顾需要孩子。”丹丹埃随口回答。

“当年我在学校，心中有一个最理想的女同学，她占据了我的心。十几年前首都动乱，如一阵狂风，把她卷走了，她走得无影无踪，这么多年来，我没忘记她，可我不知她是否还在世上，当时动乱，死了很多人。她的名字不但留在我心里，还刺在我身上。”莱瑞边回忆边说。

丹丹埃听莱瑞这么一说，突然想起什么，十多年前，曾听女同学说，莱瑞在身上刺青，是一个女同学的名字。莱瑞刺青后的第二天发烧，还送进医院。几天后，首都宵禁，学校停课，他们没有再回学校。用刺青的方式把心爱的女同学名字留在身上，是有点疯狂，可也是一件极罗曼的事，是真是假没人知道？也没弄清楚是那一个女同学这么幸运，社会的大动荡取代了刺青一事。

“想要答案。”丹丹埃以一个顽皮少女的口吻说了一句。

“什么答案？”莱瑞一头雾水，望着丹丹埃，忘了合嘴。

“听就是你曾在身上刺了一个女同学的名字，到底是谁？”丹丹埃已过而立之年，想知他人之隐私，兴趣不减当年。

莱瑞苦笑，摇摇头。他根本不想谈此事，可刚才才是顺着丹丹埃的话说漏了嘴。



莱瑞刺青后，来不及对这位心上人说一句：“我爱你”，就与心上人就失去联络，那一年他十七岁。

多年后他结婚了，妻子是土著，妻子见到他身上莫名其妙的刺青，问他是怎么没一回事，他说是华文，平安符。

有一次妻子在莱瑞睡熟后，细看莱瑞左右手臂上的刺青，一时兴起，拿了一支笔和一张纸，一笔一划地细描，好不容易描出一串字。

妻子以最想知道答案的心态，到了首都中心的广东大街，进到一间观音庙，用M国语向庙祝询问，庙祝颠倒看了几次她拿出的纸，才弄明白。庙祝告诉她：这是六个汉字，不是符，前面三个字是：我爱你，后面三个字是一个女性的名字。

妻子原本也想学丈夫刺一道华文平安符，保佑自己。听庙祝一席话，怒不可遏。她强忍住心中的怒火，取出一张十元钞票给庙祝，离开观音庙。

丈夫在爱自己之前，已爱上别的女孩，单这一点她不生气。丈夫怕那女孩不知，还刺青，这也罢了。可骗自己说：是平安符。她难以接受。

打破醋坛子的妻子，因此没完没了的吵，在

家没给过莱瑞好脸色给看，手上常常拿一串佛珠，口中念念有词，大有看破红尘，要出家之态。

原本和谐的家庭开始出现吵闹，越吵越凶，莱瑞开始不知妻子为何无理取闹，吵架次数多了，才知是刺青惹的祸。原来女人吃醋是无国界的，莱瑞以为土著妻子一辈子看不懂汉字，没想到妻子有此一招，怪谁呢？

“莱瑞，你在发什么呆？”丹丹埃催莱瑞。

“昨天有一位同学知道打电话告诉我，说你回到首都，并说了你的住址。多年不见，我来看看你这位老同学，你却在乎我十多年前的刺青往事。没几个人看过我的刺青，如你想看，我可以给你看。”莱瑞转身解开衬衣上的一排纽扣，把左袖脱下，将左臂转向丹丹埃，是：“我爱你”三个字。

丹丹埃已为人母，见男子的裸臂上的“我爱你”，还是面红耳赤。莱瑞左臂套上衣服，接着将右袖脱下，右臂上的是：程晓兰。

丹丹埃目瞪口呆，张开嘴，久久说不出一句话。

那正是她的华文名字。





雨的告白

◆ 楫 浦

我永远是你妈妈的乖宝宝
如果不是春姐姐一早就来敲门
如果不是雁儿妹妹嚷着要回家
如果不是蓝天爸爸点了头
我还会倚在窗前
听太阳公公讲他昨天的故事

我来了
漫步于山川田野
轻吻着每一朵花 每一棵草
和林中奔出的小兔子撞了个满怀

我来了
和翠竹 绿叶 嫩芽手牵手
追得蜂儿 蝶儿到处跑
把笑声揉碎一路飞

你看——
热恋中的情侣
一柄小伞 一个世界
呢喃的情话 搅乱我的长发
羞红了谁的脸颊

你看——
江南的柳条笑弯了腰
赵州桥上的狮子笑出了泪
昆仑山的小溪唱起了《欢迎歌》
洞庭湖的鱼儿跳出水 我们捉迷藏

有人说——
我是织女姑姑眼中的相思泪
千年的传说 说了又说
痴心的伤痛 点点滴滴

也有人说——
我是吴刚叔叔额头的伐桂汗
砍不倒的树呀 砍了又砍
飘不尽的花呀 香不尽的酒

而我——
原本是观音婆婆手中的净瓶水
一心只想把天洗蓝
把地洗绿
一心只想把天洗蓝
把地洗绿

· 缅甸之页 ·

山

水

◆ 楫 浦

山
傲不骄
雄浑在霄汉
云低峰高吻月悄
头顶星空有灯火家万
彩虹系腰大仙下界霞帔飘
揽日月吞精华则藏珍奇起厚重
电风雷雨撼不动名利淡看磬钟闲敲

水
柔不弱
滚滚在坤坤
川川情深意脉脉
点点润物有碎珠绵绵
涛涛载悠悠龙海传奇朵朵
千里浪逢绝壁则纵身跃乱花飞
母仪天下终无悔灵魂澈新纵横收获



散文诗两篇

◆ 段春青

一、猜的记忆

如果说童年里的记忆只剩下一个房间，你猜你会看见什么？对，并不该说记忆，而是一种想象的记忆。想象整个童年里只有一间房间，记忆里的其他事物可以暂时忘记。

我的感觉很简单，简单到当你问完问题的时候我已把那间房间画绘在脑里，心里，然后被一种朦胧的时光雕刻，绝对不会倒塌下来似的。

你或许还记得，那漆着红油的木门，是一个黄昏，夕阳早就沉了，他佝偻的身影坐在门槛，我并没看见他的正面，而是那袅袅的烟，蓝色的烟从他的发间飘到门檐上，烟雾并不马上散去，如此的弥漫轻盈，仿佛片刻就要把自己编织成云。

如此孤单的背影，虽然，那只是猜测，但却如此清明的出现在我的脑海，他看着门外那片小地，长着的豆荚一动不动，我不知他在想什么，或者就如此刻，坐在门外等，等无数的时间，等无数的答案。

他的身影何时看都是憔悴的，我知道，不久前那时他还在打点滴，我却说要走。

“哦，去吧去吧，你认为这样比较喜欢就去吧。”

嗯，喜欢是朦胧而沉重的比喻，如果说真要平衡心中此刻的情绪，怕是真要把门槛内的身影，也印在他的岁月里。

爸爸，请保重。

二、已是秋天

——你说，已经秋天了吧，是收获果实的时刻。我已闻到了果香，土地的芬芳，那份浓浓的乡情……

红丝带里包着一份感染，衣袖揉碎白色的心，月已在高处闪动，珠光似的落地散开。对着一对笑颜，我分明不知所措。仓惶的时代，茫茫的眼睛，何年哪天重来的感动，如此陌生和酸楚。

这一夜打开电脑，我确实弄清了一份真，看见黑色秀美的字，想起了南方也是秋天时，和一则不能摆脱的从此。

一路学习，蓦然人在了虚拟里，不再知道柔婉的感动，所以我抬头仰望，发现了！呵，是秋天，秋天的脸，早会笑了。

狗

◆ 符慧平

平日若遇着对我狂吠的狗儿，我是不怎么惧怕它的。因为一只只会对着你吠个不停的狗就像一个光说不做的人一样——往往只是“作作势”而已。

但是，如果你是刚从菜市场回来，而手里又提着“腥味十足”的鱼和肉的话，那你就不能太轻敌了。你手上的鱼肉对狗儿来说可是有着极大的诱惑力的。人在“利”的诱导下尚且会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来，更何况是一条狗呢？

我们知道，一只只会咬人的狗是绝不会发出丝毫吠声惊动你，让你来提防它的。它只会紧紧地，一声不响地盯着你，待到时机成熟时便毫不留情也毫不迟疑地对你下毒“口”。因此，当你发现一双紧盯着你不放的“狗眼”时，可千万别自作多情的以为色盲的它是在对你发出“爱的讯息”呀！此时的它其实正在研究你脚上哪一个部分的肉最细嫩，以及它应该从哪个角度出击方能万无一失。

它觊觎的不是你的“色”，而是你的“肉”！

欺骗

◆ 符慧平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人都经过婴儿、孩童、和成人时期，而后才慢慢步入老年的阶段。

而欺骗则是经过了隐瞒、藉口、说谎这些步骤，然后才到达欺骗这个阶段。

对于不想说，不愿说或不能说的事情，人们习惯采用隐瞒这个策略。

当隐瞒不下去时，只好找借口来解释或推卸责任。

当借口说得太多以致再也无法说下去时，谎言就出来了。

当美丽的谎言说多了，欺骗的罪名就自然而然成立。

据说，欺骗有存心跟不是存心的差别，谎言有善意跟恶意之分，借口有是或不是的灰色防护膜，至于隐瞒则都是有苦衷的，绝对是为你好。

婴儿是人，孩童是人，成人是人，老人也是人。

隐瞒是骗，借口是骗，说谎是骗，欺骗更是骗。

罗马不是一夜就建成的；欺骗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雨夜

◆ 妍瑾

雨天

总是让我想起往事
想起远方的朋友
窗外雨丝在飘扬
手捧书本
耳在聆听
重重细雨中
哪一滴是你的叮咛？

撩人的风

蓝色的窗口
偶尔会吹过一阵撩人的风
如果你是那阵风
那么在同样昏黄的灯光下
你我不是就可以
将杯淡淡的咖啡
一直喝到洪荒年代了吗？

葬心以泪

◆ 郑 平

爱意消，
情转薄，
软语温存，
俱作云烟散。
情深梦醒了无痕，
叹只叹
伤了的心
点点行行泪斑斑

爱已渺
情亦淡
炙热的吻
回首不堪看
情诗像那寒霜剑
叹只叹
冰冷的心
缠缠绕绕肝肠断

坠入错位的爱情
想抽身已是太晚
悲欢离合
天涯人远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用相思来纠缠？
秋冷了月光
回首转身已枉然

爱上你
失去了往日的自己
失去你
此心无处可寻觅
明知是错
可是付出已经太多
打不开的心锁
叫我怎生解脱？

爱已远，
情难锁
软语温存，
俱作云烟散。
爱无痕
情难昨
炙热的吻
回首不堪看

葬心以泪
泪虽尽
情深依然
葬心以泪
情虽断
相思如冢
葬心以泪
葬心以泪
葬心以泪……

回忆的诗笺

◆ 郑 平

翻开回忆的诗笺
载满深情的片断
那是生命的旅程中
永难忘怀的思恋
落日夕照的黄昏
彩霞满天明丽红艳
在岁月的缝隙里
多少美好的回忆不断
记忆的主旋律
轻轻流泻着无尽相思
感情隽久真纯温暖
柔柔笑靥依然牵动着心田
纵然有一日
诗笺的纸张碎成片片
记忆仍旧清晰明艳
永恒的心不变的情深绵绵

读《纳兰词》有感

◆ 郑 平

手执纳兰词，
百读如初见。
多情不长久，
愁心恨满卷。
空负凌云志，
刻骨为红颜。
一代佳公子，
才情百世传。



爱妻

◆ 小白鸽

车夫乌丁来电请假。他说太太胃病发作，晚上疼得在地上翻滚，被折腾地整夜未眠，现在要陪她去医院检查。谁知道他一请假，三天了都没见到他的影子，也没有来电再告知。菲菲作为公司人事管理决定下班后和一位同事去他家探望。

菲菲不曾来过，且看他家有4X7大，上边加建了木板房间，租给他人住宿。想不到他的太太很有经济头脑，据说早上还领几家的衣服来烫洗。怪不得他们能让两个前夫的大男儿与女儿读完专业课程，两个较小的也是男女孩，男孩刚上初中，女孩就读五年级。这两个才是乌丁的亲生子女，但他们一家都很和睦，乌丁也很照顾做大哥大姐的，都把他们当亲生孩子，孩子们也很尊敬他。

当时乌丁的太太就坐在客厅里，她显得很瘦小，而且比乌丁苍老，可能生病的缘故吧！她说：“谢谢你们的来访。早上我也叫乌丁上班了，我还说若有事我可以叫邻居帮忙，也能打电话告知，但是他说

不放心。”她显得很明理。

“难得有这么好的丈夫。”菲菲道。

“嗯，他的确很好，他还替我煮粥，服侍我呢！”她笑道。“明天，他一定去上班。”她又说。

十天后，乌丁又向菲菲请假。他说要陪太太化疗，医生说她得了胃癌。菲菲也答应了。接着，乌丁每个月都得请几天假。

有一天，他又向菲菲请求取两个星期的假。“乌丁，你没搞错吧，公司对你已特别宽待，你怎么可以请那么长的假，你还要保住你的饭碗吗？这会影响公司的规矩。老板也会责问我的！”

“我也明白，但是……”他犹豫了一下，坚决地说：“我还是要回去，因为这关系到遗产问题，……太太回乡是要卖她乡下的地，我是她的丈夫，无论如何也是她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如果不回去，那一定什么也得不到了。”

啊？菲菲愕然……

人情午餐

◆ 海 浪

老货轮吃力地破浪前进。七、八天来在东南群岛 1) 一系列小岛的港口进进出出，卸下的是当地或岛上远离港口的市镇那些商家从洒水 2) 购来的一箱箱商品，装载的是当地土产，如椰干、石栗、罗望子、白蒜、绿豆、干牛皮等。那次是回航，一路上风和日丽，放眼远眺，蓝天白云万里晴，海面上时有成群的飞鱼飞窜，远处海豚表演列队跳跃前进的阵式，偶而还会看到不知名的灰黑色鲸鱼在不远海面上悠哉悠哉地浮沉、喷水。只要人不晕船，这些大海上特有的景观，真让人心旷神怡，不但能感受到大海给予人在视觉上的海阔天空，让你感叹人在自然界中的渺小，同时还能陶冶出洒落的胸怀，为人处世也会像大海般宽容、大量。船在港口停泊时，还可以在船边垂钓，钓到的鱼可以拿给厨子烧烤并与船上服务员或他人一起共享新鲜鱼的美味。虽然搭货轮出门有诸多不便与辛苦之处，如能随遇而安却也另有一番情趣。

货轮是没有客房的，搭客都得自己找地方歇息。一般人会选择在甲板货舱口板盖上面打铺，舱口板盖宽敞、平坦、两边略向左右舷倾斜，上方以起重吊车的主杆为脊，拉上大篷帐，可以挡风雨及浪花；板盖上则铺上厚油布，搭客摊上自备的草席就可安身了，让人有在海上露营的感觉。搭客多的时候就要眼明手快去争地盘，否则只得在甲板过道上打铺，不但妨碍别人行走，自己也很不便。搭货轮最麻烦的是，每次船到达目的港口，必需打开货舱装卸货物时，搭客必需搬开行李、收拾铺盖，移到不碍工作的地方，人就一整天躲在晒不到太阳的角落，边观看船员操起重吊车装卸货物，边“欣赏”船工们此起彼落的呼喝声，而主要的任务是看守行李，免得被人顺手牵

走。傍晚停工后重新盖舱搭篷了，搭客又得赶快重新安顿行李，还得机灵点以保住自己的原先铺位，免得被别人侵占，其不便与麻烦之处，没有经历过的是无法想象的。如果船方要赶工，晚间仍在装卸货物，搭客就得乖乖等待，没有抗议的权利。但如果你顶得住行船时的船头强风与溅起的浪花，以及船首大幅度的起落摇摆，也可以在船头铁锚起落机周边占一个铺位，除了你得承受铁锚起落时锚链的格叮格当声响外，一路上不需干把行李搬来移去的苦差事，而且愿睡船头的人很少，铺位会宽敞些。那次航程较长，为了想舒适一点，同行朋友们凑着租下了船上机械师的睡房，四五个人挤在一起，虽然租费颇高，也别无选择了。

一天，船上存粮出了问题，无法供应当晚的伙食，我们也没有自备食物，大夥儿只得空着肚子。恰好我带有一罐炼乳，大家冲热水喝，勉强镇压肚子闹革命。虽然第二天一早就能到达目的港，但货轮摇摇摆摆，肠胃翻腾，饥饿感越是难奈，纵然未到饥火中烧的程度，个中难受滋味各人自知，因此人人都对房中唯一的、半生未熟的刺果番荔枝 3) 打主意，不时捏一把，看看熟了没有，结果果子被捏软了，却仍然不能下肚。好不容易挨过了一晚，第二天早餐依旧没下落。好在到港了，所以大家都提起精神打点、整装，准备上岸找个饭馆一饱饥腹。

那是亚多纳拉岛 4) 北岸一个滨海小镇，海港没有码头，所以货轮泊在离岸较远较深的海面上。那些用麻袋装好的土产先装上驳船，再由机动艇拖至货轮边，用机动吊车吊上去。卸货亦然，程序相反而已。搭客上下船就得靠当地小舢舨了，自己付费。当货轮泊好了，那些舢舨会靠拢过来，



招揽生意。一行人下了船，在镇上仅有的一条大街上信步走动。街上人来人往的，倒也热闹。我们从街头找到街尾，却不见有饭馆，也没有卖小吃或水果什么的。大街旁有几家华裔人士开的店铺，店里店外都挤满了来购买必需品的附近山村居民，店家们都忙得不亦乐乎，处处一片繁忙景象，可我们这几个人却是饥肠辘辘，一心只想找食物。

来回转了个把钟头，仍然没得吃，大家打算回船上等，午餐应该有着落了。可那时刻那些舢舨不见踪影，可能都歇息去了。不知哪一个提出了个似乎“行得通”的建议，要求当地华裔店东弄一点吃的，先糊糊口，料想他们会帮忙的。于是我挤到其中一个店铺窗口等待时机与店东打招呼。毕竟是小镇，一眼就知道不是本地人，也许女店东以为我想买东西，走过来用目光询问，我厚着脸皮述说了来意，并声明如果她愿意叫人帮忙弄饭，我们是乐意付费的，朋友们则站在我身后满怀信心地期待女店东点头。她带着歉意说：“我们很忙，又没有人可帮忙，真对不起。”她说的是实话，总不能强人之难吧，大家知难而退。碰了个“冷钉子”后，也就没有心思到别家去试试了。

稍后又有人提议，不妨顺着大路朝郊外走，也许能买到附近村民的香蕉、椰子或水果之类的食物，这倒是个好主意。于是一行人兴致勃勃上路了。几天来一直在船上摇摇晃晃的，能在陆地上悠闲地走动走动，精神也为之一振，大家有说有笑，怀着郊游的心情往郊外走去。下船时，我顺手带着那罐剩下少许的罐头炼乳，打算找到开水冲来喝，虽然拿着它看起来有点怪怪的，但弃之又可惜，所以一直拿在手里。路两旁都是椰园，凉风习习，大家信心满满，相信总会遇到一家园主，买几颗椰子或什么的，可以解渴又可充饥。不多时，看到离路边不远处有几间茅草屋，屋前空地树荫下有一群当地友族妇女正忙着在大锅里煮东西，大黑砂锅里冒出的蒸汽与柴火烟混成一片，袅袅上升，孩子们在四周嬉戏，一片与世无争的安逸欢乐景象。因看不到有男人在场，所以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继续往前走。行行复行行，太阳当头了，路上除了不时遇到背着长柄大刀赶路的人，再也看不到任何人家，可能民家都在椰林深处吧。这岛上族人的勇悍及其长柄大刀是远

近驰名的，据说一般人是不会得罪他们的，因此大家也略感不安。再看看时间，估量走远了，前头能否买得到食物，毫无把握，只得作罢，打道回“船”。

再次经过刚才那些妇女们忙碌的地方，这次我看仔细了，大锅里烟气直冒，也许村人在忙着准备喜事或聚会。我忽然灵机一动，打算向她们讨开水来冲炼乳。心念一起，脚步就慢了下来，迟疑片刻后就径直往大树下走去，也来不及向朋友们打个招呼，同行的也不管我，继续走他们的路。妇女们看见一个陌生华人走过来，立刻放下手头的活，一直注视着我。这也难怪，在这种偏僻地方忽然出现陌生华人，定会引来注意与好奇的。到了跟前，跟她们打个招呼，试着说明来意，孩子们马上把我围了起来，好奇地观望着。她们操的是当地方言，不易听懂，费了一番口舌，总算让她们明白了，我们本想买可以下肚的东西，而我是想讨杯开水来冲炼乳的。她们咕咕哝哝了一会，然后示意我把同伴们叫回来，心想可能有什么可以卖给我们吧，我跑回路旁大声呼喊，并招手叫同伴们回来，他们回头看了看，犹豫了一下，继续往前走。既然如此只好作罢。我回到原处，手持炼乳罐等待她们的开水。她们没有给我开水，却示意我跟着几位妇女走向附近一间较大的茅草屋子。

当地的茅草屋，是将结成一束束的干茅草，铺在屋顶上，层层由下往上叠，再用绳一排一排系牢，下雨不会漏水，只怕旱季火烧，但屋里很凉快。墙壁呢，不是一般的水泥或木板墙，而是用一种地道的、在东南群岛很普遍的“棕榈叶梗排板”围成。那种板块制作简单，先采集足够的棕榈树长叶梗，用二、三个长一公尺左右、厚度适中尖头竹串为骨干，将叶梗横放，凹面朝下，就着竹串用木棍敲打，将叶梗一条一条串列成排，成了“册”字形结构、表面凹凸不平的长方形板块。只要把板块竖立、围起来再钉牢就成了墙板，不但经济、耐用，又因叶梗粗细不一，不能紧密排列，会有间隙，倒起了通风作用。

女主人开了前门，把我请进去，在泥面地板小客厅的小木桌边坐下，又接过我手中的炼乳罐，进屋后去了。我向四周打量了一番，那是典型的山地民家的布置，俭朴得很，客厅开了个小窗，通里间的门上挂着用贝壳串成的条带状门帘，厅



里有一台古朴嵌玻璃的柜子，整齐摆着瓷碗碟、茶杯等。看看那些碗碟的花纹，一般都是蓝色的图案，就知道那是属于年代久远的玩意儿，最少是荷兰统治时期的瓷器，也可能是家传古董，或是这家人心目中有特别意义的祖传摆设品。当时艳阳高照，窗外椰叶摇曳，阵阵椰风从窗口吹进来，贝壳门帘叮当作响，把一身的热气都蒸发掉了，心身好舒畅，差点儿打起盹来。不久女主人把用炼乳冲成的牛奶咖啡送来了，当年的罐头炼乳却是穷乡僻壤难得的奢侈品耶！我慢慢喝着热咖啡牛奶，一边补充能量一边安慰肚子，心中很是感激这些素昧平生的村民，竟然这么盛情招待一位陌生异族过客。

正在享用牛奶咖啡的当儿，有人出来打开柜门，取出瓷碗、瓷盘、茶杯等，再带到后边。稍后，出乎意料的，有人端上了热腾腾的一碗煮羊肉汤、一大盘饭，一杯糖茶，热情地请我享用，而用的盘碗、汤匙、叉子，居然是刚才取出的家藏“古董”。这突如其来的待遇，我一时傻了，不知如何应付，也不知说什么好。许是主人见我一副尴尬的模样，就带着微笑一再催促，叫我不要客气。盛情难却之下，我就不再客气了。她们见我开始用饭就退到屋后去了，免得我难为情吧！当时两餐没得吃，饿得发慌，意外吃到了这散发着温馨味的午餐，其滋味之甘美就不再赘述了。

饱餐后，向主人与她的亲友们道谢、告辞。而当时我看得见并感受到的是，一位山村女主人因有幸能招待城市陌生人吃顿丰盛的午餐而客人也很赏脸的那种喜悦的笑容与满足的心情，我想她们也能感受到我心底的感激吧。她们以笑脸送我出门，我“腹满意足”地循原路慢慢走向海滨。朋友们都上船了，只得自己一个人雇舢舨上船。他们在船上吃过了午餐，正在休息，看见我到了，都用奇异的眼光打量。我把吃午餐的经过简略说了一遍，他们用诧异的眼光望着我，可能怔住了，没人出声。稍后，其中一位带着开玩笑的口吻说：“哇！你饿昏了吧？居然胡乱吃村民露天煮的食物，你吃得下？你不怕卫生有问题？”言外之意是，堂堂一个华人竟然敢吃山村土著的食物，真不可思议。我当时无法作任何解释，只好一笑置之。

小村朴素的居民，用自己珍藏的古董——或许不是什么有价值的古董，以及为宴会准备的美味

食物——以当地村民的标准来说那是佳肴无疑，来招待一位陌生人，也许那仅是一种友善的表现，不用大惊小怪，但她们招待客人的诚挚与方式却表现了对人的最高尊重。这点，恐怕连自称文化水准高的城市居民都未必比得上。那次村妇们所传递的盛情善意，好比那茅草屋窗外徐徐椰风，轻轻拂过我心头，却让身心都舒畅，叫人难以忘怀，也让我体会到，人性本善，人天生就有一颗帮助别人的善心。

时日匆匆，世事几许变化，虽然事隔四十多年，每想起当时的情景及回味当时的感受，仍然还能扣动心弦，激荡不已。假设当时我以某种很勉强的理由婉拒了，不知会把主人伤害到什么程度？起码主人会认为我瞧不起她们，不给面子，徒然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甚至族群间的不必要误会。那天的经历，等同我上了一堂待人接物的课，教我不可轻易以主观的眼光去评判任何人或事物，更应该学会从不同的角度来探索事物真相。那顿午餐也让我对人性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并开始抛弃那些毫无根据的偏见。在这族群刻意被间隔、分化并充满猜疑的大环境里，想起那些村妇的诚挚，真是难能可贵。现时社会经常动荡，人与人之间，族群之间很难和睦相处，让我有理由相信，这些不必要的误会、排斥、仇视都缘于互相不了解，或互相不尊重，或基于政治理由被炒作、曲解、误导的后果；更可悲的是，因一方的优越感作祟，而为自己筑起了高墙，紧闭门窗，不但拒人于门外也将自己孤立起来。

注：1)Nusa Tenggara 2)Surabaya 3)印尼语 Sirsak 4)Adonara 岛，东南群岛中一个岛





小城故事

◆ 雯飞

那年我和大弟才八、九岁吧，有一天家里没米下锅，妙想天开要去捕鱼，带了小竹篮、绳子，乘搭电车来到码头。

生长在大城市，从来没看过海。站在岸边不知该如何下手。烈日下，把绑着绳子的竹篮抛下海。等了好久，什么也没捞到。晒了大半天，又热又饿，傍晚空手回家。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海，没什么印象。可能年纪太小吧，还是肚子的事要紧。

第二次看海是为同学送行，那时已经初中二，也许是“少年情怀总是诗”吧，望着那浩瀚大海，心中有说不出的向往。

岂料日后也果真与来自海边的男孩结下了不解之缘。

头一次上船，真有说不出的兴奋，终于如愿以偿坐船在海上航行啦！海，让我感到心胸是那么地舒畅。乘搭 MANGKALIAT 小货轮铁船，四天三夜的海上行程，虽然有风浪，我却一点也不晕。

B 城是东加里曼丹岛的一个海滨小镇，我们大家庭就在濒海的 KL 大街旁一间木建店屋。说是大街旁，其实是离马路还有五、六公尺供人们步行的泥土路。

清晨，就在这条泥土路上，不少小贩在华人的店屋前卖早点，如黄姜饭、马辰梭多等。下午，有人卖炸香蕉、木薯、绿豆糕等。一到水果季节，红毛丹、朗沙、露菇、榴莲、赖、香菠萝蜜（cempedak）等堆积如山。尤其是到了斋戒月，

一到下午，整条街都是摆卖各式各样的马辰特色糕点，琳琅满目，色香味俱全，令人见了垂涎三尺。

那个年代，每户人家屋里都没有私人厕所，要入厕都得到海边的公厕。记得那时，肚子痛了，提个小水桶，从咱店屋侧门向海的方向直直走，经过渔民村路通向海边，就看到沙滩上直立着一排有六、七个门的简陋公厕。走上宽宽的木板架桥，有时还要排队轮候。涨潮时，海浪一来，很快就把这些污秽扫净。

住在海边，最享受的是经常吃到海鲜。各种鱼类、虾、螃蟹、蚌、蚝等。我是都市老，对海产品种完全是外行，想当初不识鱼种，有次买错了鱼，误把大伯公鱼当成马鲛鱼（tenggiri）买回家，幸而家里人理解，不至于被当成笑料。也曾经买到死蚌、死螃蟹，煮起来臭味熏天。如何选择新鲜的海产，如何宰杀，也是一门学问，这些我都在小城里学会的。

住在小城，有幸结识了几位勤劳能干又热情的志同道合朋友，令我终身难忘。小城姑娘从小就喜欢干家务。记得每当我有事想邀约朋友出门时，总要等到她们把所有的家事做完才能走。小英家是卖糕的，干完厨房事还要磨米。我常坐在一旁看她一手转动石磨，一手把浸了水的米一匙匙的放入磨口，动作伶俐，力气大。最后是刷地板，看她一手握住刷子，一手舀水，在一条条的铁木板上来回冲刷，把整个地板刷得黑亮。小贤也是干家务的能手，她要洗一家十几口人的衣服。我看着她双手在擦板上揉搓衣服，发（下转 162 页）

绑太紧的鞋带

◆ 茜茜丽亚

是错误的抉择
还是路太坎坷
你发誓：我会照顾你！
我叮咛：把鞋带绑紧！
只因为不让你我再
——摔伤
只因为想走一辈子
——和你

而绑太紧的鞋带
却让你迷了路：
你找不到我
我见不到你……

写于 2011 年 11 月中旬

[忘了何时何处看过一句：“鞋带
不绑紧，怎么能走一辈子？”令我
感触颇深……

雅泽遍园桃李章

◆ 燕飞翔

朝向新世纪投稿，重温取益兴致高。
挚笔深思何堪起，内心总隐潜好奇。
幸会导师掀开教，勤勉授人文浇灌。
福音诠释共分享，牵引群聚亮凡响。
讯息交流通四海，题材齐全触目嗨。
展页篇章尽露艺，诗歌撰写妙语溢。
翻阅书香精英作，方悉己需多磨琢。
期待冬至圆满志，更年换历增添智。
乐趣修涵桃李鉴，温馨安逸翰墨尖。
雅泽遍园透光盈，泉涌画面姿采颖。
星洲富裕咏吟诵，照耀狮城珍宝颂。
挥毫手法显异彩，造惠谱际汉摘材！

于椰城

2011 年 12 月 14 日

(上接 161 页)出咔嚓咔嚓的节奏，干得很愉快。她还会做面包，用鱼肉丝作馅，味道特香。小琇对女红很专长，七十年代就已替人缝制衣服。而小碧不单很会干家务，还会帮父亲到爪哇岛泗水市去采购货品。说来真巧，她们都是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众多的弟妹。而认识小云已是后期，她从泗水学会了快速针灸疗法，回乡后就免费传授给我们，如何练指力，如何扎针，如何拿穴位等，最初在自己身上做试验，然后互相在对方身上扎针。

73 年我们迁至海边渔民村，那是木板造的高脚屋，从屋后的窗口能望见无际的大海，白天渔帆点点，下午渔船归来，只见渔网上闪闪跳跃的鱼儿，我和孩子们常会带着小锅下到海滩购买鲜活的鱼，涂上熟阿森和盐，炸起来又香又好吃。

高高的屋基是用坚固的铁木所建，大而实的木桩深扎在沙滩上。涨潮时我们就像住在船上，从地板隙缝间可瞥见底下的海水。躺在床上，一

浪紧接一浪的潮声让我们犹如置身摇篮中，似被催眠般酣睡。

夜里，我们有时会被汹涌的海浪夹着大树干拍打屋基声惊醒，那“嘭！嘭！”的冲击声令小屋有丝摇晃，让人惊心动魄，深怕小屋承受不起而倒下。隔日，当我们查看屋下，发现一条直径半米以上的粗树干横在那儿。

加里曼丹岛上森林多，是盛产木材的地方，据说人们将木条由上游随波逐流运下，其中就有被冲散而“迷路”的，就像那条停泊在我们屋下的“不速之客”。

曾经以为，自己会一辈子住在这美丽的、有“小香港”之称的 B 城。岂料，一场生意风暴将我们一家刮到这大都市来，八年的小镇生涯只留下点点滴滴美好的回忆。从此，海又远离了我……

写于 2011 年 12 月



香港零距离

◇ 松 华

如果不是之前凌晨的那一场梦，或许那天午夜1时她乘国泰航机，飞香港一“游”的行程就要泡汤。

不过幸运之神依然偏袒她，梦中她女儿屡屡提醒她注意机票上所写“1时”是今晚，千万不要误为隔天。她从床上跳了起来，自提袋取出机票，对着还在酣睡的老伴喊道：我今晚8时就要到机场！不是明晚！

“看你慌张成这样子，疯了！”那老伴的唠叨她丝毫没去听，当即取下惯用的小皮箱忙乱了一番，总算是把简单的行李整理妥当。

当然，她先前已准备好的红色袖珍小册子，原子笔和眼镜，这次旅途的一套三件“武器”，是绝对不可以忘记带上的。

“喂，花姐我确定今晚午夜1点动身，凌晨5点抵达，你不要忘了来接我哟！”

雅加达苏哈机场直飞香港国际机场3268公里之遥。而当她乘坐的国泰航空707班机的前轮一接触地面那刻，那座椅靠背上的迷你荧屏马上呈现0距离的标志。

她深深地呼了一口气，这口气表示抵达目的地的轻松，也表示她第一次踏上这名闻于世的繁华大都会一种紧张心情的开始。还有更重要的，是在几天内她怀疑自身是否能完成自己订下的任

务，也借呼气疏松一下心情。

时间还早，她也不便打电话给花姐，同时先前花姐都已讲过香港的巴士7点才运作。她不着急下机，而是特意排在最后才进入象鼻通道。

她慢步地边走边看，不一会走廊墙上的一幅标语“从这里开始不一样的精彩”——Start HERE MAKE a DIFFERENCE吸引了她的眼球，她当即抽出前袋的小册子将那句话记下。这标语似乎也鼓舞着她，使她迈出更坚实的脚步。

“是，香港这里必然会给我精彩！”她这样自言自语地念着。

过了关口领了行李，看看手表已经是6点半。一走出大门花姐就迎面跑了过来，寒暄一阵花姐就马上向她讨取了护照，拿到柜台替她处理巴士车票。

她暗地敬佩花姐的敏捷，如此近七旬老人办事还那么干净利落。这或许是香港的高度繁忙紧张生活所“压塑”而成的吧。

“来，这巴士卡拿着，不要丢失。有了这卡你就可以花小钱而游整个香港了！”

“她都还来不及看看手上的珍袖车卡，花姐已经在前头呼唤：喂，巴士来了！”

抬头一看一辆红色双层巴士缓缓驶入车站，

感觉上很英国。但这也难怪，因为香港百年来都是该帝国的殖民地。

“你的行李就放在车子一侧就行，来！我们到上面看风景！”花姐叫她在司机旁的箱子打了车卡后就拉着她的手上了楼。

“吓！难道不会……”

“唉！放心！”

刚从椰城的“恐怖”中走出来的她，那种警惕显然比任何人都高都强。舒适和安全反而觉得很不适应。

少刻，前头豁然一亮，放眼一看大吊桥纵横交错，港湾环抱，一派令人惊叹的壮观景色呈现。

“这就是青衣和荃湾！”

“我好似来到了悉尼的海港大铁桥！但大铁桥太老旧，这里充满现代气势。”

边讲她一边赶忙抽出小册子，在上面涂写什么，似乎是在记下刚才几乎被车内气流卷走的花姐之讲话。

“迪尼斯公园就在附近，你非去不可。”花姐指着一条分支路说。

“此处我肯定是不去的！”

“哦……”

“那么杜莎夫人蜡像馆必去不可！”

“这也不在我的流程中。”

“海洋公园？”

“司空见惯！”

“香港地标——维多利亚港，不去遗憾终生……”

“有空才去！”

“怪，怪，怪人！”花姐恼怒地两眼直盯着她。

“你说我怪也罢，不通情理也罢，如果你还是我的好朋友，我要你在我旅港的3天内，全程陪我尽量少花钱地完成我在港的任务。”

“任务？！，你的意思是游览吧！在这花花世界出门哪有不花大钱的，你简直是在妙想天开！”

“你听我说，首先我要你带我到九龙荃湾青山道不远的一位勿里洞归侨的组屋去看看，亲身体验一下港人蜗居的立体生活。”她拿出那小册子开始念者。

“好，那就在我家附近。”

“第二，带我到九龙土瓜湾的一家三马林达归侨经营的出版社，了解他是如何数十年如一日在这酒绿灯红的大千世界中，打出健康文学的小天地。”

“有巴士车直达，简单！”

“第三，到香港仔体验一下那处水上人家的作息生活。”

“保你有去有回！”

“第四，到铜锣湾 CAUSE WAY 拜访印度尼西亚来的劳工。”

“对，在那处你会有回乡的感受，说不定还遇上熟人呢。”

“第五，到尖沙咀等闹区看港人乘坐巴士的文明素养。随之搭地铁畅游香港九龙，了解一下港人奉公守法的实况。”

“就这么简单！？”

“是，就是如此这般，绝对不会要你掏腰包，一卡就行吧！”

“当然，我会尽地主之情全天候奉陪！”

巴士经过屯门路后，就进入新楼宇耸立的荃湾路。

“哗！前头是什么高楼，多壮观！”

“那就是有名的荃湾如心海景大酒店，我就安排你在这里下榻，好让你鸟瞰香港全景！今天你就先好好休息休息吧，明早我来接你。”

“哦，就是那个轰动一时的小甜甜龚如心！”她边说边答后照例就是拿出那小册子涂写，是习惯成自然或自然成了习惯，就不得而知了。

三天过后。

“今晚你又是午夜返回雅加达，现在时间还早，倒不如我带你去旺角逛逛，顺便买点纪念品带回送亲友，不然你两手空空……”提早到旅店候客厅的花姐这样对她唠叨着。

“这次我是满载而归，你看我的宝贝小册子记录得密密麻麻的，真是辛苦了你了！”

“哦……小册子？？？”

“怎么，好笑。就凭这里头丰富的资料，我可以写出一篇又一篇的报告文学！感谢香港给了我精彩。”



咏“菊花台”

◆ 何淑慧

你的目光，柔弱中带伤，
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
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
是谁在间接上？冰冷的绝望！

雨轻轻弹，朱红色的窗，
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
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
随风飘散你的模样。

花已向晚，飘落了灿烂，
凋谢的世道上，命运不堪！
愁，莫渡江，秋心折两半，
怕你上不了岸，一辈子摇晃。

谁的江山？马蹄声狂乱！
我一身的戎装；呼啸沧桑！
天微微亮，你轻声的叹！
一夜惆怅，如此委婉。

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
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悄悄，
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
徒留我孤单在湖边……成双。

如果，四季代表人生，菊花盛开的秋天，该是人生的哪段旅程？

打从呱呱落地来到世上，眼泪仿佛就跟女孩子纠缠不清。襁褓中，那声声清亮的啼哭，那么单纯无邪，声嘶力竭也可爱。

走过春天，度过夏天，同样的泪水，同样闪着光，怎会变得柔弱又带着点点忧伤？是怎样的伤？让弯弯的月，也透着凄惨苍白的光！

数不完的前尘往事，有笑、有泪；童年的无忧无虑……成长的梦想和理想……点点滴滴，勾在那弯弯的月亮上，难忘啊，难忘！那柔柔的月光，总会令人陷入回忆的思潮中起伏荡漾。

曾几何时，生命里，失去了阳光！天天天黑，黑……那么漫长，那么漫长……没有阳光的夜晚，没有了温暖。冷！冷得结成了霜。

“太阳”，你不出现？身处在隔绝的阁楼里，高处不胜寒，是说不出的孤独和绝望！

他，像雨、也像风，丝丝微雨轻轻敲弹心灵的窗。就这样，我轻飘飘薄如纸的人生，再度被一阵一阵的风吹乱，飘东飘西，没方向。

纵有梦，却离我好远好远，更有层层障碍阻断。而他依然乘着清风，化成缕缕馨香，飘往我梦的方向，从此，梦中留下了他的影像！

——花已向晚，飘落了灿烂，凋谢的世道上命运不堪——

人生的道路，有那么多坎坷；曾在陌生的码头边彷徨……徘徊在异国凄冷的街道旁……奔波在一站又一站的熙攘机场……乘一叶扁舟，冲破那惊涛骇浪……

纵然如此，也曾经发亮，曾经灿烂！

而今，开在秋天的那朵菊花，无奈即将凋谢在冰冷的夜晚，多少灿烂与辉煌，回首已不堪。

秋天的情怀，是怎样的心思？偏又躲不过命运的作弄和安排！当时间的警钟震撼了心灵；

莫！莫！莫！错！错！错！奈何，此心已陷入情海欲河孽江！

感叹中更感叹，只为，似真似幻中，瞥见你朦胧的身影，浮沉在迷雾幽波间。而我那被拆开的心，就算并在一起，还不是无止休的，——愁肠百转！而你呢？？？

对你，是自责、是怜悯、是惋惜，更有万般感慨！为你，心理交杂着无限担忧。怕只怕：那将牵绊着你，一生摇晃在这片汪洋之中，同样无法自拔，沉溺其中，上不了彼岸。

忘了身处何方？只看到，跟这时代不协调的金戈铁马，犹如千军万马，侵袭身心。不得已，全副武装，奈何无力抵抗！试问究竟身犯何罪？罪有多重？能否不用承受这谴责和惩罚？到头来只落得无声呐喊，呼啸着人事无常！

无奈的心、无奈的缘、无奈的你，无奈的轻叹！叹息着黑夜将尽，惟恐隐藏在黑暗的秘密将渐渐曝光。如此的无可奈何，如此的惆怅，还须强作从容镇静，委屈莫辩，唏嘘夜的短暂。

我的爱已残，生命伤痕累累及斑斑。而你仍为我强露笑颜，无奈笑容已褪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纵有千言万语，无限心事，惟有沉默无语枉断肠。

弃不能弃，续无从续，剪不断、理还乱的是你那永远挥不去的影子，魂牵梦萦在心坎！

寄托依湖畔，让倒影成双，无奈，孤单的我依然孤单！纵有重重叠叠之身影相伴，终究是徒然！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

(11/12/2011)

(注)：这是一首由台湾著名词曲家方文山所写的歌词，由著名艺人周杰伦作曲兼主唱。歌词写得凄美委婉，涵意深远，能触动人心灵深处，令人回味无穷。





火车系列二篇

◆ 晓 星

【火车系列】之四

火车上的缘分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这句千古名句再次应验了，应验在这列长途火车上，“造就”了我生平最富戏剧性的一次旅途……

为了想尝尝被“困”在火车上30多个小时的滋味，因此，特地舍去空路，改换陆路。

在印尼，所乘搭过最长途的火车就是从棉兰到兰都，全程5个小时。可是与这次的30个小时又35分的2000多公里的路程一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为了解闷，父子俩早就各有准备，我是一本厚厚的《千年一叹》在手……儿子则是一套三本的《三十六计的智慧》，说是学全了，打《三国》游戏时可派上用场。

北京西站真大，热闹得就像个大超市。两个武警并肩从车站候客大厦大门口，以行军步伐笔直地走到最末端，再转身又笔直地走向大门口。与此同时，又有两个并肩的武警从相反方向步操过来……左右两旁分别是一间间能容纳数百人的大厅，要往某一目的地的旅客，就对照着大厅电子指示牌，寻找相应的候客大厅。

请前往厦门的旅客排队的播音响了。父子俩拉着大件，提着小包通过了检票站，进入

了车站，虽然刚才有服务员来问，是不是要帮扛行李，每件行李付几元，就有人负责把行李送到座位上，但我们拒绝了，不是想省下那几块钱，而是在印尼住久了，上的当多了，自我保护的警惕性特高。

进入车站，朝车票上一看：第16节车厢。我的妈呀。这里是火车头，要走到第16节车厢。看着身旁的旅客个个迈开大步，“闪电”般地擦过我身旁走过去了，心中有点害怕赶不及，因此，就又拉又提的带着大件小包急步兼小跑，才赶到第8节车厢，心脏就开始有反应了，赶到第12节车厢，后悔开始窜上心头，心想，我刚才对服务员大概犯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过敏症，结果“自讨苦吃”。当要把大件小包分批次提上第16节车厢时，一只敏捷的手一下子提起了我的大件扛上了车厢。

我一惊，急忙喊道：“喂，喂，那是我的行李！”

“我知道是你的行李，你卧铺几号？我把行李带过去。”

我腼腆地笑了笑，心想我怎么老是犯上“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过敏症。于是我暗中告诫自己，记住，这里是北京，别老是把家乡的“过敏症”带过来。

上了铺位，才看清了那个帮我扛行李的不过是十七八岁的“毛孩子”。恰恰就在我对面卧铺最上层，只见他三两下就爬上了第三层，将他的行李安置好后，又下了铺位，因为第三层卧铺，坐着直不起腰，除非要躺着，否则就只好下来。我也才明白为什么第三层卧铺票价最便宜的原因。

儿子睡在第二层卧铺，勉强还可以弓着身子坐着。儿子看着表，以闽南语自语道：“11:57分开车，真准时。”

一听儿子的闽南语，那“毛孩子”突然也用闽南语问道：“你们是闽南人？”

“是呀！”刚刚得到了他的帮助，现在又加上了“异地遇同乡”这一层关系，于是，我的心扉才打开了一条缝，初步接纳了这位“毛孩子”。

“来，到这里坐。”他手一招，把儿子唤下来，“解脱”了儿子“弓身”的束缚。然后打开了走廊上折叠的椅子，要不是他指点，我们还真没有发现这几个“隐蔽”的椅子。

火车外，或是高耸入云的大厦，或是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再不就是立交桥立体交叉，火柴盒般的汽车像玩具似地，整齐地行驶，在印尼棉兰根本见不到这样的景致，因此倍感

新鲜，煞是好看。

火车徐徐停下，毛孩子介绍道：“霸州站到了。”

“任丘到了，下一站是衡水。”又是“毛孩子”在介绍。

“你独自一个人去厦门？”我渐渐对这个“毛孩子”产生了兴趣。

“是呀，我在北京读书，现在要回家乡办理户口。”

“哇，办理户口证还要回原乡？你家乡在厦门？”

“在漳州，离厦门还有一段路。”

“多远？”

“由海路大约6公里，陆路经海沧大桥是50公里，如果经厦门大桥就远一点，60公里。”

看他说得有门有道，看来不是随口谎报籍贯。对他的戒心又降低了一级。

突然，看到了他卧铺上放着的吉他，忍不住问道：“你也喜欢弹吉他？”

“想听听吗？反正我无所事事，弹弹吉他，解解闷也好。”

一首闽南歌曲“天黑黑”：天黑黑要落雨 阿公仔举锄要掘芋 掘呀掘掘仔掘……娃哈哈 阿公要煮咸 阿妈要煮淡 阿公要煮咸 阿妈要煮淡……娃哈哈……唱得我儿子也跟着打拍子；唱得别的车厢的乘客都围过来鼓掌，娃哈哈，唱得我的心扉再也合不上门。

我想起了德国音乐家梅耶贝尔一次和妻子争吵之后，没法平息妻子的怒气。在沉寂中，他习惯地打开琴盖，弹起了肖邦的《小夜曲》。随着轻柔悦耳的音符的流动，他妻子的怨忿也随之渐渐消散。原来，清

丽的音乐倾诉着音乐家的感情，同时也唤起了妻子对昔日美好感情的回忆。音符拨动、沟通了心灵，心灵唤起了情感，夫妻终于和好如初。

音乐能陶冶人的情操、调节人的精神生活，还能拉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在这异地旅途，我惊讶地发觉了音乐的妙用。

就这样，一首闽南歌曲揭开了我生平最富戏剧性的一次旅途……

别看这“毛孩子”年纪不大，但他那雄浑的男低音听起来就像是中年男子的歌喉。“天黑黑”之后，又一曲《姑娘追》：

你的黑眼睛迷住了我的心
你的白牙齿勾走了我的魂
你的美貌点燃了爱情的火
而你冷得就像冬天的冰

我看着他黑眼睛，瞧着他不时露出的白牙齿，确实，我的心给他迷住了，我的魂也被他勾走了。都说中国的独生子女没有与兄弟姐妹共同生活、交往的经历，孩子得到了超量的爱，超量的呵护，结果导致娇生惯养、自私专横、好吃懒做、不善交际。但我眼前的这位……该问一问他的家庭教育，也好有个借鉴。

歌声停了，话匣子打开了。

原来这毛孩子的童年是在大草原上度过的，怪不得他如此豪迈热情，他是继承了草原民族豪放不羁的个性呀！与这毛孩子的一段话，令我想起了中国西北草原民族所信奉的民族文化图腾——《狼图腾》。草原民族对狼的崇拜从匈奴、古羌族就已经开始。狼在一般人的眼中是野蛮血腥与恐怖的，但在游牧民族眼中，狼

却是精神旺盛、勇往直前的生命力象征，曾经所向披靡，震撼全世界的三个游牧民族：匈奴、突厥和蒙古，信奉的都是《狼图腾》。野性的狼以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就会得出完全相反的解读，中国的独生子女何尝不是这样？

毛孩子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什么稀奇古怪，闻所未闻的事物都跑出来了，听得我目瞪口呆。

“你看过天地相连的壮观么？你到过茫茫大草原么？你见到过满原野翻白的绵羊群么？”

我只是摇头……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首又一首的诗歌在我脑际盘旋。

“我爷爷最爱对我们说：我们是草原的孩子，我们的心就是草原的泥土做的，所以，草原上的一切都是随着我们的心跳动的，当有一匹马从草原上跑过，也就是从我们的心上跑过，我们的心永远随着那一群群在草原上的马儿奔驰……”

“我爷爷奶奶虽然老了，但他们很少停止在草原上奔驰，也很少下过马背。我每次看着他们一蹬一跃翻上马背时，心中总是有点担心，担心他们掉下马，怕他们承受不了那种奔驰。但，我知道，要他们停止奔驰，要他们下马背，那就是要他们的命……”

恍惚中，我乘搭的火车仿佛也化成了一匹烈马在草原上奔驰，奔驰，不绝地奔驰……突然我感受到了神州大地的奔驰，是什么力量主导了这震撼

世界的奔驰，是《狼图腾》的信念么？

窗外突地一暗，玻璃窗上映上了我们的身影。火车驶进了隧道，但我的心却亮堂堂的。我仿佛听到了杂沓的马蹄声，像黎明前骤然而至的暴雨，猛然间掠过，那暴风雨般的马蹄声像千万支鼓槌敲打着我的心鼓。

车内陡然一亮，火车钻出了隧道，天地间充满了金色的阳光，绿色的山峦，绿色的河水，还有我心中那翻动着的绿色草原，一浪接一浪地涌向前方！

火车熄了大灯，开了夜灯，生平第一次在隆隆车声的陪伴下，进入了梦乡……

一只手轻轻拍打着我的肩膀，我惊醒了。迷糊中见到一个公安用一个小手电筒在照着。我心中很是纳闷，这是什么地方？但很快地，我想起了我是在火车上。

“这是你的手机吗？”公安把手机伸到我面前。

“是呀，是我儿子的。”

“把它收好了，不要放在桌子上。”

这手机是儿子刚买的，价钱还蛮贵的。可是，儿子却信手把它放在桌子上，要不是公安查房，说不定……公安走出了房，又亮着手电筒在黑暗中慢慢地巡查。看着公安的背影，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过敏症，在这里大概要痊愈了。

早上七时，一辆早点车推来了，我买了三个饭盒，包括毛孩子的一盒。

毛孩子坦然地接受了饭盒，没有一般人虚与委蛇的客套，我知道那是因为他的身体

里“奔驰”着的是游牧民族的血液。

吃罢，毛孩子三两下子又爬上了卧铺，我正纳闷他怎么才醒来又要上去睡，我心念未已，他又爬下来了，带着背包爬下来。只见他打开背包，翻找了一会，拿出了一套四盒的扑克，交给了我儿子，说：“诺，送你。”

我与儿子同时往手中的扑克瞧去，前面印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后面印着“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特许商品”。第一个扑克印着：世博知识系列，“历届集锦”。第二个扑克印着：世博知识系列，“展馆集锦”，第三个扑克印着“今日上海”，第四个印着的是“昔日上海”。哇！这可是难得的纪念品。没去过上海世博会，有了这套扑克就能够足不出户，欣赏到今日上海与上海世博会展馆美景，还可以通过时光隧道，回顾昔日上海与历届世博会胜景。

这可不是礼轻情意重，这是情重礼更重呀！萍水相逢，便以这份厚礼相赠。不敢当呀。

想不到我儿子与我“心有灵犀一点通”，我心念才一动，就见到他忙不迭地把扑克递回给毛孩子。边说：“不，不，我不能要！”

毛孩子忽然愣住了，他的脸上的笑容在逐渐消失。草原上的天气变幻无常，草原上长大的孩子体内也有这种遗传因子。我总算见识到了。

我一看不对，忙解释道：“我们不是不要你的礼物，这礼物太贵重了！你就换另外一份礼物，好吧。”

一句话就把毛孩子逗笑了。“不必换了，就是送这个

才有意思。我住在中国，什么时候要去上海世博会买都可以。你们不同，你们在印尼。好远的。”

恭敬不如从命，但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是，我和儿子开始翻找着各自的行李，可是，找来找去，我们实在找不出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礼尚往来”，正无计可施之际，毛孩子瞧出了我们的心思，便“献计”道：“就送给我一张印尼币好了。就是刚才我看到你们拿出来的，3个零的那一张吧。蛮有趣的，我们这里最大的钞票只是两个零。”

游牧民族的直率也让我笑了。“我的弟弟，那张3个零的，还不值人民币一块钱呀。我给你这张。”我掏出了一张十万盾的红色大钞。

“哇，哇，哇！一二三四……那么多个零，不行不行，我不是卖扑克给你们。我只是要一张印尼币作纪念罢了，3个零的够了。”

我知道游牧民族的豪爽，最不喜欢婆婆妈妈的，所以，要三个零的就三个零吧。

火车上播出了《马儿呀，你慢些走》的歌曲：马儿啊，你慢些走，喂，慢些走哎，我要把这壮丽的景色看个够……没见过一队队汽车云中走；没见过千里平川跑铁牛；没见过渠水滚滚山上绕；没见过天旱水涝保丰收……

我也跟着轻快地哼了起来，只是我哼的歌词有点不大一样：火车呀，你慢些跑，喂，慢些跑哎，让我和这毛孩子多相处一刻……本来，上火车之前，为了打发这30多个小时，特地准备了一本厚厚的《千年一叹》，可是，想不到这《千

年一叹》却派不上用场，我怎么舍得浪费这宝贵的时间，不去读我身边的《千年一遇》呢？

“邵武站快到了，要下车的旅客请准备。”

“各位旅客请注意，火车将在11点零四分抵达来舟站，要下车的旅客请准备。”

火车上的播音每播出一个站名，我和毛孩子相处的时间就“短”了一站，心中的不舍就增添了一分。

“你去过武夷山吗？”毛孩子突然问道，边指着窗外说：“山的那一头就是武夷山。”

我极目了望，翠绿的山野不时出现一洼洼水乡，鹅鸭在水上静静地漂游，远方，几间农舍藏在翠山绿水间，缓缓向后隐去，一群野鸟在碧空翱翔，悠然自得。我“努力”地想象着山那边的武夷山的“模样”，一边静静地听着毛孩子对武夷山的“描绘”……

“我最喜欢的是乘舟漂流，大约8公里，要两个小时。那才棒呀！小舟随着河流。一上一下，就像坐摇篮。河边的风景，那才叫劲，我们要先经过生命之门，那个‘三姑石’长得真像啊，还有‘狮子峰’，最刺激的是‘打拖梢’、‘磨盘滩’、‘跳舞滩’，水很急，一波三折，小舟顺着激流而下，好吓人的，但很好玩。”

“我还登上‘天游峰’，名字取得很好，就像到天府一游。我在大草原，一马平川，很少见到过高山峻岭。一登上‘天游峰’，感觉很特别。嘿！我还上了‘一览亭’，好名字，站在那儿真的一览无遗。就在悬崖边上，望云海，云海就在脚下呢。像一团团的棉絮，很

近的，我很想跳下去，学那个孙悟空腾云驾雾啊！嗖嗖嗖……”毛孩子边说边比划，连我也沉浸在那“嗖嗖嗖”中。

我忆起了小时候读过的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对‘天游峰’的评点：其不临溪而能尽九溪之胜，此峰固应第一也。故有“武夷第一峰”之称。当时读了感觉平平，如今，让毛孩子一比划，嘿，我的心也“嗖嗖嗖”地飞到了“天游峰”上……

“来，我们去吃中饭吧，最后一餐，到火车上餐厅吃。”

穿过一节节的车厢，好长好长，每经过一个车厢，就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方言，这些方言在棉兰几乎没听到过，毛孩子粗犷但不失心细，很快就看出我对这些方言颇感兴趣，便放慢了脚步，边走边听边介绍：

“这是四川话，我在电视台播放汶川大地震的记者现场访问的节目中听过，印象很深刻。啊！这是呼和浩特方言，正是我们内蒙古家乡的。在我们家乡，小孩子玩捉迷藏就说：‘藏老煤’；看不惯就说‘不净眼’，是干净的净，不是不睁眼，不要听错了。要小孩子老老实实地呆着，不乱跑乱闹，就说‘听听儿的’；说东西的质量不过一般般，就是：‘寡臊’。一个人做事没有分寸，我们就说他：‘砍货’；指责一个人耍种，我们就说：‘松货’，松货与砍货都是货，但是意思相差十万八千里，就好像孙悟空打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

“嘿，看你开口闭口孙悟空的，《西游记》迷呀？”

“当然啦，我们这里谁不懂孙悟空、猪八戒？……哦？这个人说的，我就听不懂了，有点像是陕西话，但又不太像……”毛孩子搔搔脑子，就

好像学生答不上老师的提问似的窘态毕露。

“你懂得够多了，真的，我除了闽南语，其他的一句都听不懂。”

毛孩子立即破“窘”为笑了。我就是欣赏毛孩子的喜怒从不隐藏，游牧民族的胸无城府真让人备感亲切。回想起在棉兰，明明心中极讨厌某某人，还得装扮出一副笑脸相迎，“好言好句”地逢迎，这样活着未免太累啦。为什么就不能虚伪减少一些，真诚增加一些呢？

餐厅里人不多，价钱自然比较高。我们两个人，他只有一个人，因此，我抱定这回非请客的决心，“先下手为强”到柜台抢先付账，毛孩子慢了一步，搔搔头，笑了，没有一句感谢的客套话，坐下来就吃，边说：“可惜没有蒙古烤肉，那才棒！”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只觉得才吃下的中餐都还没有完全消化，播音里就报告列车将在19:32分到达终点站。大家都忙着收拾行李，然后鱼贯走下列车，毛孩子急着要找上漳州的公交车，向我们挥挥手，分道扬镳了。我恍然若失地走出车站，突然我才想起忘了问毛孩子的名字和手机，人海茫茫，经此一别，不就成了“永别”吗？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或许这是上苍的特意安排，好聚好散……

【火车系列】之五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来匆匆。去匆匆。短梦无凭春又空。难随郎马踪。山重重。水重重。飞絮流云西复东。音书何处通。

每回乘搭火车，谷玉华都有这么一种感触，人生就像一列车，车上总有形形色色的人穿梭往来。可能遇到很多有缘分的人，但却像昙花一现，随着列车的停停走走，半路的上车下车，来不及一握，缘分就像手掌中的细沙从指缝间悄悄掉落了……

正感慨间，一缕香味，飘忽，淡淡的，空灵而柔雅，像一丝清风自谷玉华鼻端掠过，正想捕捉却飞向无尽的苍穹消失了……

乘搭这棉兰——兰都的火车来来往往，少说也有十来年，但闻到香味还是第一遭：有一阵没一阵的，辨不出是菊花、茉莉花、还是郁金香的花香，或者都有，都混杂一处了……

环顾四顾，找到了。前两排一个浓黑的长头发，正斜抱着一束鲜花：鲜红、粉红、淡黄、洁白的都有。

鲜花像一根针挑动了谷玉华的神经，反正闲来无事，就搬到前两排左隔位坐下，打开了话匣子。

“好漂亮的花——”

“哦——”那黑头发转过脸来一笑。好凄美的笑容，但见眼角微皱，隐隐透出一丝忧

郁。

自古红颜多薄命，不知怎的，谷玉华心底竟无端端地泛起一丝感慨，是自嘲，也是人老珠黄的敏感。怀抱鲜花，令谷玉华想起了新娘子，何年何月，自己也能尝尝怀抱鲜花的滋味？

“娟，路途还远，我替你拿着花儿，你可以休息一下。”坐在黑头发身旁的他接过了花束，声音有点沙哑。

谷玉华转头看去，这男子国字脸，厚嘴唇，戴着一副眼镜，额头刻着几道皱纹，她突然发现他的喉咙正中有个黑痣。谷玉华的心跳了一下。她学过相术，喉痣最为凶险，喉结正中的痣，如果为红痣，情况还好一些，黑痣就最凶：枪伤、横死、刀砍、上吊等，当然，谷玉华不敢说，交浅言深，怕引起误会，而且相术也不一定“百相百中”。

“您贵姓？”黑头发转头问谷玉华。

“我姓谷。”谷玉华心不在焉地答着，心中在想，什么时候自己身旁也会有一个能体贴地接过自己手中花儿的伴侣。

“谷小姐，你住在兰都？”黑头发又问。

“是的，我就出生在兰都。”

“那么，你对兰都一定很

熟悉了。”

“当然啦，住了几十年。”

“我想问你一下，在兰都有一处农园，你知道吗？”

“兰都郊外农园很多，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农园。”

黑头发从手提袋里拿出了一张小字条，交给了谷玉华。

谷玉华低头一看，点点头：“这地址我知道。”

“哎，谷小姐，不知道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到哪儿？”

谷玉华心念电转，突然萌生了一个古怪的念头，反正是假期回老家休息，时间多着呢。于是便答道：“去那儿道路左弯右拐的，难说得清楚，还是我给你们带路吧。”

“好呀，多谢谷小姐。我们真遇上贵人了！”黑头发一脸兴奋，刹那间把眼角那一丝忧郁给掩盖住了。

国字脸也转过头来说道：“谢谢你，谷小姐。”声音有点沙哑，像中了感冒。

谷玉华像触了电一样浑身一震，怎么啦？怎么自己会无端端地对一个漠不相关的有妇之夫起了关怀之心，是因为他喉咙正中的那颗黑痣？是想提醒他趋吉避凶？还是渴望得到一个能体贴地接过自己手中花儿的伴侣。都有吧，都混杂一处了，正如他怀抱中的那束鲜花，什么香味都混杂一处了。

突然，谷玉华听见了“咯咯”的鸡叫声。一瞧，在国字脸脚下水泥袋里装着一只乌鸡。全身羽毛乌黑油亮，要找到这样的乌鸡可不容易。谷玉华知道乌鸡很有药用价值，党参炖乌鸡，可预防近视、强化心脏功能、保肝明目，但是谷玉华却有一种预感，这只乌鸡不是作药用的。怎么会有这种预感，连谷玉华自己也莫名其妙。

黑头发显然瞧出了谷玉华的疑惑，遂解释道：“我们得到高人指点，到那个地点还债。这花，这乌鸡，还有这儿块布都是还债的‘信物’。”说着黑头发再次打开了手提袋取出好几条卷着的长布条，有红的、绿的、黄的、紫的，都有。

谷玉华更奇了。还债不就是把钱交过去就得了，怎么还得有“信物”？从来没听说过呀？这些信物使谷玉华想起了“巫师”。嘿，连谷玉华自己也觉得好笑，怎么无端端地把还债与“巫师”联系了起来。谷玉华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好像是上了贼船，就是想下也下不来了。但心中又有一股莫名的欲望，就像看到了一只被密密实实地捆绑在麻袋里的猫儿，很想亲自解开麻袋，一看究竟的欲望。

下了火车，黑头发从国字脸手中接过鲜花，国字脸提起了盛乌鸡的水泥袋。谷玉华叫了两辆三轮车。自己上了一辆，叫另一辆三轮车紧跟着自己乘坐的这一辆。

从柏油路转去泥路，再从泥路转到碎石路。三轮车蹦蹦跳跳地，震得谷玉华的骨头都

快散了。谷玉华很多年没走过这条路了，想不到路会那么难走。早知道路那么难走，她才不会来趟这趟浑水。

到了。黑头发像发现了奇迹似地，“呀”了一声说：“阿杰，你看，真的在那个牛棚里有一头牛。”

国字脸边对照着手中的字条，边看着贴着门边的对联念道：“人人雄姿英发，个个砥志研思。哇，一个字都没差。真神啦！”

屋子里走出来一个老头子，眯细着眼睛问道：“你们要找谁呀？”

黑头发跨前一步，指着国字脸说道：“要找我先生的父亲。”

“啊！”谷玉华与那个老头子同时发出了一声“啊！”

谷玉华“啊”是因为惊讶这个国字脸到这儿来找他的父亲，可是怎么连自己父亲的家都不知道？

老头子的“啊”却另有“乾坤”，只听他说道：“我的梦真准。昨晚我才梦见我家的那头牛突然掉眼泪，还口说人言，说它儿子就要来替它赎罪啦。想不到今天你们就来到了。”

黑头发跨前一步，把鲜花交给了老头子说：“是呀，老头……老爷爷，你先收下这束鲜花，还有这只乌鸡，还有这布条。”说着黑头发打开了手提袋取出好几条卷着的长布条，有红的、绿的、黄的、紫的，都有。

老头子瞪着一双眼睛，搔搔头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呀？这花，这乌鸡，这布条，我晕。”

国字脸看了那头牛一眼后，走上前牵住了老头子的手，沙哑着声音说：“老爷爷，我们进屋去，慢慢谈，好么？”

“哦，好好好。我老糊涂啦，忘了让你们进来坐。”

客厅不大，几张藤椅，一张藤桌。一个小壁橱，一个老掉牙的十八世纪壁钟。

“阿宝，还不给客人沏茶。”

“就来啦。”声到茶到。一个白发披肩的老妇人拿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好几杯茶。好快。

旅途奔波，谷玉华本来就有点渴。茶一上桌，谷玉华就不客气地喝了一口。茶水微温，显然不是刚沏的。谷玉华有点迷惑，声到茶到，这家人好像是早有准备，沏了茶等着客人来似的。

老头子连声请喝，老妇人也拉了一张藤椅就近坐下。

国字脸喝了一口茶后说：“老爷爷，我们这里的目的是替我爸爸还债务。”

老妇人的脸上闪过一丝惊喜的笑容。谷玉华见到老头子伸脚在藤桌底下踢了老妇人一下。老妇人的笑容马上僵住了，并将右手掌圈成一个喇叭筒状放在嘴边，谷玉华用眼角偷看过去，只觉得老妇人似乎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非笑不可，但又碍于藤桌底下的那一“踢”，所以只好以圈成喇叭筒状的手掌来掩饰。

国字脸与黑头发也同样有抑制不住的喜悦，笑容满面。

所不同的只是，他俩并没有想把喜悦硬往“肚里吞”的那种尴尬。

老头子清了清喉咙问道：“还你爸爸的债务？你刚才不是说，来这里找你爸爸吗？你爸爸不在这里呀。”

老头子话刚说完，谷玉华就见到老妇人“以牙还牙”，伸脚在藤椅底下狠狠地踢了老头子一脚，同时还向老头子直使眼色，老妇人焦虑的眼神仿佛在暗示老头子“你说错话啦！”这一来一往的藤椅底下“交锋”，加上老妇人那焦虑的眼神，谷玉华看在眼里，奇在心里，这对老夫老妇到底在搞什么“玄机”？

“老爷爷，你先说说你昨晚的梦吧。我想证实一下。”黑头发说。

谷玉华见到黑头发话音甫落，老妇人就紧张了起来，欠了欠身子，似乎要抢先说话，但老头子使了一个眼色，老妇人才勉强忍住了。

老头子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后，慢条斯理地说：“我梦见我家那头牛掉眼泪，还口说人言，说它儿子就要来替它赎罪啦。”

“那头牛有说赎什么罪吗？”黑头发看着老头子的眼睛问道。

“我……我记得不太清楚，好像是什么前世冤孽。”

“哦，”国字脸与黑头发同时“哦”了一声，显然这答案符合他俩的“预期”，也就是确认无误了。

谷玉华看到老妇人悄悄地呼出了一口气，显然老头子的

答复获得了预期的反应，使老妇人放下了心。谷玉华越来越感到有趣了，仿佛是翻开了著名的英国小说家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看了第一页就有一种非看完不可的冲动。

“老爷爷，我们得到高人指点，要我们到兰都的一个农园找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门前有一副对联，写着‘人人雄姿英发，个个砥志研思。’你看，一个字都不差。”说着，国字脸把手中的字条伸过去。老头子接过了字条，眯细着眼睛看，老妇人也把头凑过来小声读着。然后，两人不约而同地惊呼：“呀，真的一个字都不差。你那高人真神啦。竟然会知道我家门口的对联。”

“可不是，他远在几百里之外，闭着眼睛，掐着手指头一算，就会算出在这么一个偏僻的村子里，会有这么一副对联。”

黑头发在国字脸的肩头上轻拍了一下说：“阿杰，你的病有救啦。”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哦？病有救了？”这句话像一根针挑动了谷玉华的神经，谷玉华立时想起了国字脸喉咙正中的那个黑痣。无独有偶，难道相术说的喉痣最为凶险，喉结正中的痣，如果为红痣，情况还好一些，黑痣就最凶：枪伤、横死、刀砍、上吊等应验了？当然，谷玉华百分百地希望这一回相术不灵，因为不知怎的，自从谷玉华听到国字脸沙哑的嗓子说了那句：“谢谢你，谷小姐。”之后，就有点神不守舍，但又说不出那是什么原因。

谷玉华立时转过头，朝那颗黑痣瞧去，看着看着，那颗黑痣也同样地看着谷玉华，瞪着谷玉华，仿佛在责怪谷玉华多管闲事。谷玉华轻咳了一下，不敢再瞧下去。

“谁生病了？”老头子马上关切地问。

“我先生。他从小就患上羊癫风，每次发作，就神识昏迷，两眼上翻，四肢抽搐，手指抽动，牙关紧闭，颈项强直，把我给吓死了。找了多少个医生都医不好，但是现在不要紧了。我们遇上了贵人。这束鲜花，这只乌鸡，还有这布条，就是高人指点，用来偿还我先生他爸前世的冤孽，那么，我先生的羊癫风病就会马上好了……”

“我不是说过了吗？你爸爸不在这里呀。而且，我也不认识你爸。你，你可能搞错了吧。”老头子说到最后一句话，顿了一顿，仿佛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说得出来，看得出老头子内心在挣扎着该不该这样说。

谷玉华瞧得一清二楚，老头子话还未说完，老妇人就像有人在她的嘴巴里塞了一把盐似的，脸上能打皱的地方全打起了皱。谷玉华隐隐觉得事有蹊跷，这事不简单，甚至是有阴谋，但就是猜不出个所以然。只有静静地观看着这出“戏剧”继续上演。

老头子的话刚说完，老妇人就绝望地低下了头，像饿了三天，突然出现在眼前的一餐美食突然消失了。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一切谷玉华看在眼里，闷在肚里，但国字脸夫妇却全然未觉。

“错不了，”国字脸摆摆手说。“你当然不认识我爸，而且，你永远也见不到他了。”说到这里，国字脸仿佛故意卖个关子，停了下来。

永远也见不到，莫非死了？如果死了，怎么还到这儿来找爸爸？谷玉华的“胃口”也被吊起来了，忍不住插口问道：“阿，阿杰，你越说越奇了。”谷玉华费了好大劲，才叫出了“阿杰”这个名字，这可是一个陌生男子的名字呀。矜持的她何曾在一个陌生男子的前面直呼那男子的名字？但她毕竟叫了出来，连她自己也觉得很有意思。

“呵呵，老爷爷，我爸爸就在那边。”国字脸指着屋外说。

一连串沙哑的“呵呵”撼动着谷玉华的心弦，但更震撼她的是国字脸一会儿说永远也见不到他爸，一会儿又说他爸就在屋外。莫非这国字脸的羊癫风又发作了，语无伦次？但是，那对老夫妇的表情却没有像谷玉华那样地惊讶，好像这答复早在他俩夫妇的预料之中，只见老头子欠了欠身子，“啊”了一声后问道：“你爸在哪儿？我怎么没见到？”语气平平。谷玉华从老头子脸上的表情中看出这老头子其实早就知道了，有此一问似乎为的是在掩饰着什么。

国字脸立起身，走向屋外，黑头发也亦步亦趋。谷玉华看在眼里，“疼”在心头，什么时候自己也可以扮演这么个“亦步亦趋”的角色？别做白日梦了吧？都快踏进“不惑”的殿堂了。

老夫妇也跟出来了。谷玉华看到老妇人用手指头悄悄地点了点老头子的手背。老头子微微地点点头，谷玉华走在最后，看得一清二楚，虽然看不见那对老夫妇的表情，但仅仅那手势使谷玉华敏感地有一种猎物掉进陷阱的预感。她很想出言提醒国字脸夫妇，但是，她又该怎么开口？她和国字脸夫妇萍水相逢，她甚至还不了解他俩来这里“找父亲”的前因后果，又怎能从中“插一脚”？

国字脸走到牛棚外停下来，看着那头牛默然不语。谷玉华愣住了，莫非国字脸的父亲就是这头牛？谷玉华的“不可信”很快得到了证实。

“这就是我爸爸。”国字脸脸色严肃，一点也不像开玩笑。

那对老夫妇听后并没有什么惊讶的表情，只是等着国字脸有什么“后续”动作。

“怎么会呀？”谷玉华话才出口，就想给自己一个巴掌，才告诫自己不要从中插一脚，怎么又发问了。

但是国字脸并没有责怪的意思。他瞧着谷玉华的眼睛说：“这是高人指点的。你听过来世投胎吧？”

谷玉华点点头，避开了国字脸的目光，腼腆地低下了头，让一个陌生男子如此直勾勾地正面瞧着自己，她还真的有点不习惯。

“我爸爸成仙之后，再世投胎，就是这只牛。”

“呀！”谷玉华满肚子疑问，那个高人怎么会知道国字脸他爸再世投胎成了一只牛？

世上的牛儿多着呢？又怎么能够断定在兰都的这一户人家里养着的牛就是国字脸他爸再世投胎的？

老头子马上点点头说：“这就对了，我梦见的就是这只牛掉眼泪，还口说人言，说它儿子就要来替它赎罪啦。原来你们就是它的孩子。”

老头子的梦加上高人的预见，使国字脸夫妇深信不疑。

“阿杰，还不把那些钱拿出来！”黑头发提醒国字脸。

一言惊醒梦中人，阿杰才拍着自己的脑袋，直喊糊涂，然后从左边口袋中摸出了一个包包。

老妇人的眼睛仿佛着了火似地瞪着那包包，那情景就像是一头饿虎看到了眼前的一块肥肉似地。老头子也同样把目光射向了那个包包，但眼色中却隐隐透露出失望的神色。仿佛是饿了一整天才看到了一小汤匙的粥似地——杯水车薪呀。接着国字脸又从右边口袋里摸出了一包，最后一包是从后裤袋里摸出来的。老头子直勾勾地瞧着国字脸手中的三个包包，静静地等待着，看着国字脸不会再从口袋里摸出包包，才把众人请回屋里坐。

“老爷爷，我得到高人指点，我爸前世欠了一笔债，死后没有还清，罪孽深重，来世被罚投胎成一头牛，受苦受难，连我也受了牵连，得了个莫名其妙的羊癫风，反反复复地发作总医不好。幸亏有朋友提议，要我们去找这位高人指点迷津。我们起初还半信半疑，现在一对照，真神呀！”

“真神呀！”这三个字

就像三枚重磅炸弹在谷玉华的脑袋里炸开了。刹那间她明白了国字脸夫妇是来这里还债的——还那位高人所欠的。国字脸父亲生前所欠下的债。谷玉华不由得佩服这位她素未谋面的高人“真神”，能够安排了一个这么巧妙的陷阱让国字脸与黑头发心甘情愿地往下跳。

谷玉华思前想后，陷阱的轮廓清晰可见：远在百里之外，掐着指头一算，就能够算出在兰都的某一个农园的某一户人家的门口会贴着“人人雄姿英发，个个砥志研思。”的对联？就算那位高人配备了人造卫星等高科技侦查设备也还不一定看得见呢。国字脸的父亲生前欠了一笔债？死无对证呀！而且，他父亲逝世后，债主怎么不上门讨？

谷玉华又想起老头子催他太太沏茶时，声到茶到，而且茶水微温，显然不是刚沏的，好像是早有准备，沏了茶等着客人来似的。还有，当那位老妇人一听到国字脸说“老爷爷，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替我爸爸还债务”时，就惊喜的忍不住发笑，后来老头子为了怕引起怀疑，在藤桌底下踢了老妇人一脚，老妇人才将右手圈成一个喇叭状放在嘴边掩饰。谷玉华又想起，当老头子说：“你爸爸不在这呀。”的时候，老妇人伸脚在藤桌底下狠狠地踢了老头子一脚，同时还向老头子直使眼色，当时，谷玉华看到这一来一往的藤桌底下“交锋”，就已经在怀疑这对老夫妇到底在搞什么“玄机”？现在终于知道谜底了。老妇人踢老头子是怕那句“你爸爸不

在这里呀”把财神爷推出了门外呀。

摆在谷玉华的面前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马上揭穿那位所谓高人的西洋镜，阻止国字脸夫妇跳进陷阱里；第二个选择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闭着眼睛装楞作傻。谷玉华在两个选择上左摇右摆。揭穿高人的西洋镜，于情于理是正确的选择，但是谈何容易？国字脸夫妇会信服吗？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呀。看国字脸夫妇脸上那深信不疑的神色，似乎“中邪”已深，挽救不易。谷玉华也顾忌到自己与国字脸夫妇萍水相逢，就如此“贸然”地插手人家的家务事，恐怕不妥吧？如果对方“不识好人心”，怪自己多管闲事，那不是挺尴尬吗？

正当谷玉华还在犹豫不决的当儿，国字脸已经打开了三个包包，请老头子点数。看着那一叠叠整整齐齐的十万盾与五万盾大钞，谷玉华心疼得不得了。她几次想开口，可是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

就在这个时候，谷玉华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她掏出手机，屋内讯号不太好，她起身走到屋外接听。是家里打来的，问她火车应该已经到站，怎么到现在她还没有回家。就在她与家人“三两句话”的当儿，那一叠叠的大钞已经换了主人。

木已成舟，多说无益。谷玉华懊丧地随手把手机搁在藤桌上，只觉得坐也不是，立也不是。黑头发发觉了她的失态，问她道：“谷小姐，你怎么啦？”

“家里来电话催我回去

了。”

“哦，真对不起，耽误了你的时间，谷小姐，你可以先回，我们能够自己去兰都找酒店住。”说话的是国字脸。

谷玉华一听到国字脸沙哑的声音，就触动了她的心弦。她不敢抬头看国字脸，害怕看到国字脸喉咙正中的那颗黑痣，只低声说：“好吧，我先走了。”

“谢谢你，谷小姐。”国字脸与黑头发同时说道。

又是一句“谢谢你，谷小姐。”谷玉华的心颤动了。她不敢再多逗留，匆匆离开了。

回到家里，谷玉华全身的骨头就像给拆散了似地浑身乏力。她没有吃晚饭，也没有和家人多说一句话，就径自跑到房中的床上躺下来。她需要静静地独处，静静地思索……大家都没有留下电话与地址，这一段“萍水相逢”的缘分就此结束。她有点惘然若失，有点不甘心这段“飞来缘分”结束得如此迅速，也开始后悔刚才为什么不鼓起勇气揭发这一宗骗案。那不是一笔小数目，有些人工作几十年都不一定能够存下这么多的钱。但，谷玉华转念一想，揭发了骗局，国字脸自然免花一笔冤枉钱，可是，揭发了骗局，等于是断绝了国字脸的一线希望，这不是有点残忍么？或许这心灵上的一线希望会使国字脸摆脱长期以来的心理负担，羊癫风从此不再发作也说不定。

谷玉华双手抱着头，仿佛又看到国字脸喉咙正中的那颗黑痣……

吻上你的唇

◆ 莲 心

我的沉默
一如你的无语
对座的身影已经离席
你的哨声我的心情
被冷落悬空
哀伤成彼此的对视
可你本该是欢乐的
色泽为你漫舞
百味与你轻歌
为何此刻
却靠上我的孤独
我本多情
如佛心落入凡尘
煎熬在缔约里的今生
用我的痴我的泪
吻上你的唇
企图
把这世间的冷暖
饮
尽

(与杯子对视，
无声中宣泄出一种心情)

莲谢了

◆ 小 林

十一月最后一朵莲与诗并谢
洒一地情感壮烈的血
把花蕊当皈依
去雕空清苦的心结
漏掉颗颗相思籽
一季未开尽的因果
红的 绿的
都在你辜负了的昨天
落下黑色的句点

2011-11-3

天涯

◆ 小 林

天涯千里
因为出现一个你
丢失了相伴的他
从此醉心
写你的诗
你的天涯
涉过诗中小雅
细水漫流
畅达每一句对视的话
执意扁舟采撷浪花
天涯却是阡陌上
一堆坎坷诗句
有你沉沉甸甸的追寻
和脚力走不尽
——的萋萋

2011-11-1

笛子

◆ 小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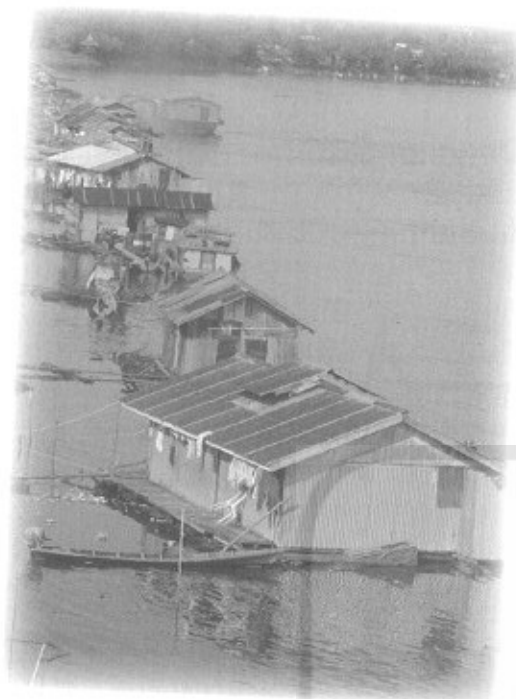
瘦不尽千古丰腴
高山流水捞弦音
抽自三月翠竹的思愁
一路穿梭空心

2011-9-7

● 镜头故事

栏登浮屋

◆ 陈冬龙



众所周知，加里曼丹盛产各种木材，对当地人来说，用木材建房子，可谓就地取材。在西加里曼丹一些内河流域，有一种独特的浮屋，系在江边一带，叫栏登浮屋。那是用一种耐水浸的Lanting木排作为底的，再用木板在上面建房屋。据说，这种浮在水上的房屋，住在里头不会觉得闷热，所以一些华人也住这种房子。他们

每间家都有一两条小船作为交通工具，有点像我们的脚踏车一样。不过，近年来已慢慢式微了。这是在西加省上侯市（Sanggau）之卡江

文、图：陈冬龙

（Sungai Kapuas）边拍摄的。对于居住在首都雅加达的人来说，住在这种浮屋里好像有点不可思议吧。

花城挽歌

◆ 于而凡

三十五年前那冷雾
不知遗失在哪里？
阴险的人为瘴气
暗暗吞噬你
不要提起
往日的凉意
游人寻梦的热浪
把你推进红尘漩涡里

那里有记忆的街心草地？
高效率飞桥柱
残踏你最后的露珠
哪里是传统的市心广场？
神圣的膜拜堂
参与空间的争夺战
把城市地标
慢慢从地图上抹掉
抢劫了我你
呼吸的权利

那里有花？
玫瑰茉莉花凋零在
世纪末的繁华
何处是山？
贪婪的白墙红棕瓦
咀嚼最后天然
山和花只生存在
空调与香皂的
广告词牌

三十五年前那冷雾
早离弃了你
微笑中创造你的上帝
放弃了这里
让塔口大道的翠绿
在叫卖声中堕落
让琶拉卡街的历史
在赶潮流中迷失
余下孤零的亚非会堂

尽力挽留
曾有的光亮

哈罗哈罗万隆
往日战歌在心中响起
哈罗哈罗万隆
我们好久不见你
昔日火海已幻成欲海
我们再也无法夺回来

三十五年前那冷雾
已离我们而去
也带走了
赤道花都的童话
和爪哇巴黎的传奇
永别了，朋友
别往深山苦苦寻觅
就让它隐藏在心底



微笑

◆ 萧 竹

因为工作的关系，进入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打开计算机，然后面对着一大堆的数字。长时间对着计算机，于是我自己的面部表情也好像变成了“计算机”一般，没有什么的变化。

那天是小外甥女的生日，下班后就赶快去买了一个生日蛋糕，然后到小妹家里。我到达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的亲戚朋友都到了，大家都在一起聊天。累了一天的我并没有加入她们的话题，而是自己到沙发上坐下来看电视，那天播的是一个喜剧片，我忘记了片名是什么，看着看着，我一个人就在沙发上“呵呵呵呵”笑了起来，结果我这一笑不要紧，全家顿时安静下来，所有的人都看着我，我以为是我的笑声太恐怖了，以至于吓到了她们，结果让我出乎意料的是因为我会笑才吓到了她们，而不是因为我的笑声，因为妹夫居然对我说：“大姐，我没有想到你会笑，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妹夫的一句话，对我有如当头一棒，让我警觉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笑了，繁忙的工作让我的脚步变得忙上加忙，不只是我的脚步，而且我的心灵也跟着“茫”起来，不只是我的心灵，而且我的眼睛也跟着“盲”了起来。反思自己的生活，突然发现自己很久的一段时间内，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根本就没有享受生活中的乐趣，每天忙着和计算机和数据打交道，以至于让我连最基本的面部表情都没有了，难怪他们见到我的笑脸听到我的笑声而会受到了“惊吓”。

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那天从小妹家里回来后，我就告诉自己说，无论有多么忙，我每天都要对自己微笑一分钟。说真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过，我虽然没有坚持做到每天对自己微笑一分钟，但是我至少自己的同事和家人见面的时候给她们一个微笑，告诉你们：当我对同事微笑的时候，一开始，她们的反应和我的家人一样，也是受到了“惊吓”呢！

蓦然回首

◆ 小 刚

现代人都说时间过得飞快，转眼一年就要过去。想想年少时，那时的“时间老人”似乎走得特别慢，小孩盼过年，大人盼发钱，感觉日子总是慢悠悠……

年少的时候真的很有趣，明明衣食无忧，却仍然满腔愁肠，郁郁终日，正应验了那句：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那个时候，春雨、秋叶、夏风、冬雪都让人有很多感慨，能写出很多流露淡淡忧伤的散文，即便坐在行将高考的教室里，看到学校操场正上推土铺草皮，也让我无限怅惘，也许是毕业前的迷茫吧？如今想起，不过是一些少年维持的烦恼。

直到参加工作，走入社会，才知道曾经的忧伤是多么可笑，取而代之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烦恼，是生活中一个又一个不可预知的沟壑等着你去逾越……

或许这就是成人的代价吧！

成人的代价就是对四季交替不再在意，麻木地在尘世游走，蓦然回首，才发现在不知不觉的光阴中，一个“十八岁的哥哥坐小河边”的意境已经离自己好远、好远……

菲岛的雨季，淅淅沥沥的雨一下就连续几天，台风来了更是“摧枯拉朽”，到处满目疮痍，优美的马尼拉也被大浪冲击得面目全非。每次“风魔”来袭，都要带走多条人命，怎一个“惨”字了得！

那天早晨突然放晴了，我竟发现在那一段湿淋淋的日子里，从未被泥泞的道路、乍暖还寒的天气、撑伞的烦恼所困扰，但突然放晴的天还是让自己有点欣喜。也许，人长大的代价不仅仅只有麻木，还有一份对世事的从容淡定吧？

果真如此，我倒蛮喜欢这种状态！



人生之幸与不幸

◆ 靖 竹

许多年前曾学过瑜伽静坐，教我们的是来自荷兰的克洛甫教授，他教我们从心灵的沉淀净化身心，从自性中去感受生命的一切美好和愉悦。有一回他在午休时刻说了个故事，非常有意义，三十年的流光飞逝，但是故事的内容却从未曾在在我心中淡去！

他说起在贫富悬殊极大的印度，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富翁，他拥有的财富让他生活富足，凡是可以花钱买到的东西，他都买来享受；可奇怪的是他从不觉得自己是幸福、快乐的，这一点令他感到十分苦恼！

有一天，困惑的富翁突发奇想，他把家中所有贵重的金银珠宝装进一个大袋子，然后背着出门旅行，并决定在旅途中，如果遇到任何一个能教他找到幸福的人，就把整袋金银财宝送给他。

他走了许多地方，始终没有找到答案。终于在一个小山村里，人们指点他去找一位在山上岩洞里静修的隐者，他一定能解开富翁心中的疑问。富翁问明了路向就往山上走，终于见到了正在洞里闭眼打坐的隐者，富翁非常激动地说：

“大师，我这一生的财产都在这袋子里，只要你能教我找到幸福的方法，这袋子里的东西就全是你的了。”

听完富翁的话，大师睁开了双眼，顿时抓起富翁手上的袋子就往洞外跑了。这时天色已黑，

夜幕降临，富翁又喊又叫，一脚高一脚低地在后头急追，没一会儿就把人给追丢了。富翁颓丧地回到山脚下的村子里，想到一生的心血就这么给人骗了，越想越不甘，就坐在路边嚎啕大哭！正在他捶胸顿足的时候，隐者大师突然出现，并把那袋金银财宝还给他，富翁立刻把袋子紧紧抱在怀里，口里直说太好了！隐者再问富翁：

“你现在觉得如何？幸福吗？”

我猜读者朋友们也一定猜得出富翁的答案。那名富翁对财宝的失而复得感到极端的幸运，觉得自己真是幸福的可以。从这个小故事中让人了解，人总是对自己所拥有的视为理所当然，所以不觉得幸福；可是一旦失去的话，马上就会知道自己所拥有的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富翁怀里所抱的袋子与之前想送出去的事实上是同一个。

在我生活中有许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往往未受到珍爱，因为人们最在意的是那得不到或失去的，想想人生在世最大的不幸，应该是不知道自己幸福的。也之所以，那位睿智的隐者藉由“失去”，赐予人一双“慧眼”，让人学习“看见”的能力，让人清清楚楚地看见自己所拥有的幸福。



中了娘胎乐透

洪宇樊

中乐透，是许多人的梦想，但是中了娘胎的乐透，却是个永远也无法达成的梦想，但是却有人在不知不觉之下，莫名其妙地中奖了，不用怀疑，你我都是这样的幸运儿。其实“就像中了娘胎乐透”这句话是出自于股神巴菲特，形容那些出生于幸福家庭的小孩，也就是所谓的“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意思。在菲律宾，我的感触特别深刻，学校的墙分隔了两个世界，犹如双城记一般，一边是琴棋书画诗酒花，一边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服务于菲律宾的侨校，早上急促的喇叭声好像急着跟全世界宣告，我家的孩子来上学了，此起彼伏，前呼后应；课间时间，大门旁架子上逐渐地被便当盒塞满，摆放整齐的便当盒，前面还醒目地挂着各式各样名牌，以便到了午餐时间，他的主人可以一眼就认出它来；午餐时间，每个便当盒都诉说着一个故事，一个家庭的一份用心与一份期许；放学时间就更大鸣大放了，要知道学生有多少，不妨数一下车子有几辆，一年四季无论风强雨骤还是风和日丽始终如一，如同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

当有人高唱我的未来不是梦，却总有人“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当有人“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却总有人“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路口”。黝黑的皮肤与精壮的身躯，是用时间交易的结果，每一口呼吸都是为了糊口；前些日子有机会造访百胜滩，刺激的泛舟与壮丽的溪谷总不及心中的

挣扎与不舍，每当船只无法顺利通过陡升的河床，突出水面的石头是船夫最好的伙伴，一蹬脚一推进，一扳手一抬升，一转眼一辈子。全身的肌肉与豆大的汗珠，是逆水行舟说好的交易，是坐船与划船天地的差别，是乐活与生活无言的讽刺，身为人的我们并无不同，只是生在什么家庭，注定要吃什么饭，不甘心又如何？

幸福是比较出来的，来到菲律宾，让我对这句话有更深刻的体会。有没有中奖，生活差很多，我们都是中了娘胎乐透的人，这并不是代表我们比其它人有钱，而应该是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可能，更多受到更好教育的机会，更多追寻理想的可能，不用一辈子为了生计而烦恼着，我们应该感到幸运，尤其这不是一个人人有奖的地方，我们应该常常告诉自己也影响别人。

无论是金汤匙、银汤匙，还是铜汤匙还是铁汤匙，要知道含着汤匙出生总比没有的好，但是赢在起跑点却不一定保证赢在终点，娘胎的乐透虽然可遇不可求，但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娘胎以外的乐透却是操之在我。“不论你的父母是谁，你的人生还是得自己去面对，人一生最大的财富，就是能做自己。”《做你自己：股神巴菲特送给儿子的人生礼物》。他在序里这样写着。



愤怒鸟

◆ 黄思华

前几天到某广场闲逛。突然，有一个大约三、四岁的小男孩一直跟着我走，起初我还不知道原因，但是，当我听到那个小男孩的家长在我背后大声喊着：“X X，快回来，你要到哪里去？”我回头一看，原来小男孩刚才就一直指着我的T恤，嘴里念着：“ANGRY BIRDS、ANGRY BIRDS！”这时，我才记得我穿着ANGRY BIRDS的T恤。于是我蹲下来，摸摸那小男孩的头，对他说：“你喜欢ANGRY BIRDS吗？”他猛点着头说：“是！是！我喜欢那红色的ANGRY BIRDS。”

不可否认，近来最夯、最受老少欢迎的电动游戏就是愤怒鸟。记得每次两个小外甥到我家来的时候，都会要我买给他们愤怒鸟的玩具、愤怒鸟的T恤、愤怒鸟的贴纸等。原本调皮好动的外甥，只要我一打开计算机让他玩愤怒鸟电动游戏，他竟可以坐上一、两个小时，专注地玩着计算机里头的游戏。当时我心里想着，好比孙悟空喜欢动来动去的他，不管什么人或什么东西都不能让他安静下来，原来只要出动“愤怒鸟”就可以让他安静地坐着，由此可见愤怒鸟在小孩子们的心目中是何等的受欢迎。

我曾试把愤怒鸟这套游戏安装到课室里的计算机，把它作为课堂中的一种游戏，得到的教学效果和回馈是出乎意料的好。那天教完课文中的生词后，为了了解学生们到底学会了多少，我便举行了一场趣味竞赛。当我打开愤怒鸟时，全班哗然大叫，这时我告诉学生：“今天我们就是要玩ANGRY BIRDS。但在玩这游戏之前，我有些规矩要先说明一下。我会把全班同学分为两组，而每一组的同学都会有机会玩到这个游戏，可是你们要先答对我的问题，问题范围是在老师今天教你们的课文生词里。谁答对了，就可以上前来玩愤怒鸟，而每闯过一关，那组就得一分，看最后哪一组的积分最高，我就会在下次的小考加五分送给你们。”我也借机给他们上一课公民教育，接着说：“这时我们要玩游戏，但是别班不见得

也在玩游戏，所以我们还是要尽量保持安静，不可大声喊叫、尖叫，不可拍桌子等，以免吵到别班。若你们犯了三次规，我立刻停止游戏。明白了吗？”结果，那次的课堂游戏是我教学以来学生最守秩序、最不吵闹的一次。

其实，我是从观赏台湾的综艺节目中，慢慢地对愤怒鸟产生兴趣，某一位艺人说：“愤怒鸟好比在反映我们的生活，每次任务失败时，总有一些小猪会讥笑我们。”所以那天，我便从网上下载了这套游戏来玩玩看。这是一套简单又好玩的游戏，你只要用弹弓瞄准对方的的小猪，射中牠们就可以完成任务。游戏中的愤怒鸟有许多种颜色，除了红色、还有白色、绿色、黑色、黄色、蓝色。每一种不同颜色的愤怒鸟，具有不同的功能。红鸟撞击力大、白鸟能生出炸“蛋”、绿鸟有回转功能、黑鸟爆炸力猛、黄鸟对木头的冲击力强、蓝鸟可一化为三击破玻璃物。不同的关卡，需要用不同的战略取胜。我曾为了破关，不知不觉玩到凌晨两点才睡，还好第二天不用上班，否则哪有精神工作？

玩愤怒鸟时令我想起一句话：“天生我材必有用。”就如不同颜色的愤怒鸟一样，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UNIQUE INDIVIDUAL），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能力、不同的个性，甚至不同的成长背景等，所以至圣先师——孔夫子才会提倡“有教无类”、“因材施教”，针对每一个人不同的特点去教育他。

在游戏的进程中，我领悟到“等待”、“忍耐”的重要性。有一次，当我用一只红鸟射中小猪的木头防卫墙，那只小猪没有立刻掉下来，那时我是觉得又恨又气，这一关我玩了这么久，差一点就要破关了，看来不知又要损耗多少脑力和时间才能过关。那时我因为“人有三急”的关系，没有立刻按下“重玩”键，就赶紧跑去洗手间。等我回来计算机桌前，一看屏幕，我竟然过关了。原来，当你射击到那些小猪的防卫墙，小猪虽然没有立即掉下来，但时间一久，牠们有可能慢慢地滚下来。许多玩者因为没有耐心等待，不知白白地多玩了几局游戏。所以说，欲速者不达，我们要学习等待，耐心观察，静观其变，避免心急误事。

游戏归游戏，只要能用心去玩，也能领悟到每一套游戏中的奥妙，从中学习到一些人生的大道理。

竹 笋

◆ 白 浪

想到菜市场那湿漉漉、脏乱污臭的情景，实在不想去。但冰箱的食物已告罄，再不愿意也得去。

刚走近大门口那两家卖大陆食品的杂货店，远远便飘过来一股熟悉却久违了的味道。我追寻着那股味道，靠近杂货店，终于发现了一盘黄橙橙的新鲜笋尖，抓一颗起来细看，真够鲜嫩！

店主人走近招呼道：

“刚从大陆运来的，又新鲜，又细嫩，买些回去尝尝，包你满意！”

看他的衣着，必是刚从大陆来的，见他如此会招徕顾客，我点点头，挑选两三颗。

回来后，见到那三颗细嫩的笋尖，满心欢喜。好久没尝过这东西，每日餐桌上，翻来覆去，老是那几样使人厌腻的菜肴，今天终可尝新！

我不让佣人插手，自己调制。先把它洗净，将粗硬的部份切掉，剩下细嫩的，切片再切丝。在滚水中烫过，去其腥味，然后浸泡在冷水中待用。

爆香葱蒜姜丝，加进肉丝虾仁，稍微炒熟，再倒进笋丝，加点盐巴味精，最后加点香油便起锅，凑近鼻子闻闻，真够香醇，未尝先垂涎！

晚上女儿回来，见到餐桌上，突然添上新菜，眉开眼笑，先尝一口忍不住赞道：

“哇！真够香嫩！”

一下子工夫，母女俩把一大盘炒笋尖，一扫而空！

本地也有竹笋，只是在菜场上很少碰到，即使有，也够老硬，难以入口，使人不敢问津！

以前住在乡下，偶尔有乡下人从椰园归来，

也会带来好几颗到店中来兜售，那是刚从地里挖出来的，也很细嫩，只是味道没大陆笋那么鲜美好吃！

记得婚后刚迁至乡下，公公见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知道我难于立即适应新环境，有时他会叫佣人送过来一些他特别烹煮的食物（他住另一幢房子）。

公公精于烹调，尤其是他的猪蹄膀炖竹笋，最使我念念不忘，猪蹄膀又软又香，竹笋又嫩又脆，一尝之后，真是唇齿留香，至今想起，犹是余味在唇！

据我所知，公公十三岁的时候，就由他的远房亲戚拉拔他“过番”。他没受过什么教育，又无一技之长，为了讨生，就冒险来菲打拼，年纪小小就学烹调，做人家的厨子以求温饱，因此他精于烹饪。

公公比外子还关心我，我们的生意是与人合股的，股东一家与我们住在一起，厨房被他们占用。我只能在楼梯旁的小角落高柜上放个小煤灶，以解决三餐。煮东西时，整个胸口正对着煤炉，其热无比，汗如豆大！

公公看不过去，当他重修隔壁房子，便特意盖个厨房给我。

有时外子赌到三更半夜，公公气不过便叫我丢下店务别管，带孩子到他那边去住。他知道我温顺柔弱，有委屈尽往肚里吞，老是责骂儿子，偏袒着我。

公公往生，也已三、四十年，虽已事过境迁，但偶尔还会想起他的庇护体贴，更眷念他过去常煮的猪蹄笋尖！



他到底穷不穷

◆ 晨梦子

对于穷的定义，那必然是：家徒四壁，有一餐没一餐，面目可憎，形象邋遢。一个外表看来光鲜亮丽的人，即使口袋只有几张虚幌的卡，连一分钱现金也没有，我们也不会把它当作是穷的表征。当他正要付清欠款时，他的一声尖叫：“天啊！我的钱包怎么不见了？”旁边听着的人无不信以为真。

我孩子当年小之时，最喜欢逛唐人街。看中国电影，总会在附近东逛西瞧地买些好玩好吃的东西回家。有一次说好要带一盒蛋糕回去，店内顾客颇多，选购任何东西都得排队，我排前头，孩子靠着我身旁，有时拉有时扯，大概是嫌队伍排得太长，时间也挨得太久，等得有些烦了。

这是一个高级糕点店，以西式生日蛋糕著称，糕品价格都不便宜，排队的顾客仍是络绎不绝，个个打扮时尚，绝无寒酸之相。尤其是附近一带上班族甚多，平日男人西装，女人端容秀美，衣着华丽，我想大家口袋里多少有点钱，否则还是带不走一盒甜美生日糕之类。不过话又说回来，今日年轻上班族与昔日老一辈的人家对使用金钱的观念完全不一样，只要我花得起，只要东西好吃，物有所值，那多花点钱又算什么？不若上辈人的省吃俭用，有餐白饭吃饱便是，还谈什么点心之类……

为了孩子想吃那么一块可口的蛋糕……我们母子俩一前一后挨着队伍排上了十来分钟……终于把欠账付清，两人如同中彩般高兴地提着蛋糕，才刚走出糕点店，才走不到一分钟，扬手呼马车过来时，一瞧提包的拉炼开着，提包内的钱包已不翼而飞，我对着孩子叫了一声：“天啊！我的钱包被扒了！”

几分钟前才在排队付钱，一个回头钱却被扒

了！好神……完全看不出！也没有感觉谁可能是队中的扒手。

从此之后，看到人潮多的地方，就心生恐惧，如果买东西还要排长龙，那我情愿大叫放弃，掉头就走。有人说，那个做贼的人，当然不会让人看起来他就是偷东西的贼，所以从外表看来，他与一般人的穿著无异，甚至比一般人更为亮眼，才不令人有所防备，易于下手。也常听说某人的大提包在五星级餐厅被扒得浑然不觉。经理把侍者一个个叫来臭骂一顿之后，其中有人回忆起：当时人很多，大家只顾忙自己的事，记得当时有个时尚穿着的女人一晃而过，我们以为他们是一伙的，谁知道那么一个走步，就走了别人的名牌大包……

所以，越是高级的地方，越是俊男秀女的陌生人，越是要提防来的就是空心菜，疏忽不得。

穷吗？他们可能并不穷，但是生活奢侈糜烂，坐食山空。结果以扒以骗度日。如果被扒的只是那么一点钱，倒也自认霉运一次算了。但大包里若还有车证，老人证，大小卡证，那就得大头症了。另外还有家里办公室的串串钥匙，那简直要闹自杀。

最近有个心绪不宁的朋友常对我说：他最近心情很不好，原因是每天都有被扒的感觉！

听多了，有点感觉怪异，被扒的感觉？此话何意，说来听听。原来他是感叹世道日下，小人多，防不胜防。越是空心菜的人，越是要找机会抢大钱，占大位，害得属下也跟着团团转，好事由他担当，坏事你来承受。原来如此。

其实人生的遭受，有好事也有坏事，最后一切都会成为过去式。假如我不曾有被扒的经历，也不会有今日这篇故事。



曾经熟悉的街道

◆ 秋 笛

下了几天的雨，今天太阳公公总算从云层中露出一丝丝的笑脸。

和朋友吃了一顿午饭后，我拐了一个弯，把老么的手表拿到钟表店去修，钟表店的人说没办法修了。老么喜欢那只手表，那是几年前和老伴去星加坡时买的，是年轻人喜欢的款式。既然没办法修，只好带回家还给他去处理。

走出钟表店，我还继续往前走，然后再向左转进另一条街。昨天是朋友的女儿生日，我买了益智玩具，想送给她，顺便也看看我那位朋友；没想到朋友不在，我把东西留下，继续往前走走向轻轨车站。

今天午后的阳光并不灼热，我慢慢地走着，这是我童年的摇篮，这几十年来，我都没好好地欣赏过它，今天是假日，车辆不多，天气也不错，我想好好重温一下我的童年。

小时候，晚饭过后，妈妈常带着我过马路到苏阿姨家。妈和苏阿姨和苏姨母聊天时，我就在旁边看连环书。今天我已经看不到苏阿姨住的那栋房子，是我不认得那栋房子，还是房子被拆掉了？

想起了苏阿姨，也想起了另外一位叶阿姨。叶阿姨和苏阿姨的家相隔一条街，是在一家首饰店的二楼。每次去找叶阿姨，我们总会在首饰店逗留一会儿，偶而会买条手链什么的。叶阿姨家没有连环书，但她有一个大我五、六岁，又长得很高的儿子，他会陪我玩。

我一直往前走，店铺都关着。我看到了那被夹在两座高楼中的两层楼的房子，那是我小时候

经常去玩的地方。那里有一个与我同龄的女孩，我们经常在一起玩。我们搬了家之后，失去了联络，后来在同一间学校相见时，应有的惊喜却被一分生疏取代了。

我童年的记忆应该就在那两层楼的旁边。有时候，我父亲向两位地主租了他们的地板，盖了一座五个门户的房子，前面是店面，后面及二楼一部份是工厂，一部份就是我们的住宅，那就是我童年的摇篮。母亲的缝衣机就在窗前，我有时坐在母亲旁边的地板上玩，有时坐在窗前看楼下的工人工作，或者跑到楼下去找伯叔辈们，他们偶而会带我到对面的餐馆买东西吃。我的早餐，经常有伯叔们为我买来的油条或米糕。黄昏，行人道是我们小孩子的天下。我们玩纸球、捉迷藏或是官兵捉小贼。

现在这五个店面的房子只剩下三个，原因是另外一个地主把地卖掉，爸爸为了自己买不到而懊恼了一段日子。

我停下来看看那似曾相识的房子，它已不似当年那么宽大，店名已易，但它在我生命中仍然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我转过头看看对面，原来的两家餐馆只剩下一家；店名没变。

这就是我曾经熟悉的街道，这条街好像没有多大的改变。新建的高楼大厦也不多。仍然是几家家具店，有的店名依旧，有的已经不是我所熟悉的了，几年后我再走过这条街时，但愿它不会给我一个陌生的感觉……



从琐碎中寻求完整的美

——晨露《花树如此多情》读后

◆ 云 鹤

半个世纪以来，我在文艺的各种形式中，独对“诗”情有别钟，这并不表示我对其他文艺型式如散文、小说、杂文不欣赏，相反地，这些我也大量阅读，尤其当我担任菲律宾华文《世界日报》“文艺副刊”主编之后，除了传统诗我因格于认知不足而不敢发表外，在我的版面上必须兼顾各种文艺型式作品；其中，占最多版位的，应该是散文了。

当诗友晨露在第五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举办地青岛市，把厚厚的一本散文集《花树如此多情》初校稿交给我，嘱我为她这本新作写一篇感想时，我真的不知如何是好；因为理论已是我的弱项，散文更是。但晨露诗友异常诚挚的态度令我欲退无据，只好抱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心态，不自量力地硬闯试试，恐怕文成后仅是篇隔靴搔痒，不痛不痒淡如冷开水的四不像。

首先我要说的是：我对晨露创作的心态非常欣赏，她是个我手写我心的典型作家，我相信她创作时的心情大部份是轻松的，不会被那种“文章千古事”的教条所困，而装模作样、夸大其词。集中每一篇文章都是写作时心境的真实流露，信手拈来，自成妙文；如《搬家》、《混乱》、《老酒》、《新旧》等篇，篇幅虽短小，但文中情意颇长，令人读后舍不得搁卷。

再来，我对晨露以散文的语法能写出诗的意境的这种“无技巧的技巧”，衷心佩服。且读这一段文字：

“我的心是被插了一个洞的蜂窝。好端端我自己站在这一边，偏偏我竟然看见了父母亲与我。父亲，我将如何欢喜地张臂拥抱他，揉摸他一头柔软的灰白短发。父亲，每次挑中新衣为售价而摇头的父亲……我盯着一箭之隔的三个人，盯着魔镜中映现的幻象。”（《新衣》）。

作者与丈夫陪着女儿“第一次自己赚钱过新年”时，忽然看到一对年老夫妇与一位少妇也在挑选新衣，而“脚步被钉住了。微醺恍惚的心情，加倍发酵膨胀。”心中生出了上段所描述的幻觉，这是诗的境界呀！

幽默感也是晨露散文成功的秘诀之一。例如《琐碎》一文，题虽是“琐碎”，内容亦属“琐碎”之事，而文成后毫不“琐碎”，且充满幽默感，让身历其境者读后发出会心的一笑。《琐碎》这一篇应是本结集中很成功的多篇之一，如《今年中秋》、《绊倒》、《朋友》、《猜谜》诸篇，均为寓幽默于严肃中的妙文。

还想谈谈晨露文中一些读了让人感到非常亲切的词汇，这些东南亚特有的词汇如“五脚基”、“枕头仔”、“瘪嘴”等等，都让我这个生长在东南亚国度中的读者，有一种他乡遇故知之感。

游记传统的写法是把地点、时间、景色特点交待清楚，这种写法其优点当然是读者能通过文章清澈地如身历其境凸出景色。但我认为，一位作家如能通过游记把他面对景色时的心境描绘出，并能感染读者的心绪，更是上乘之作。晨露



在本结集中属于游记类的散文不多，我颇欣赏她《做了一场梦一样》、《蓝色小屋》、《花树如此多情》这几篇，写景写情，都恰到好处。

最后我要谈谈晨露散文中对主题处理较为严谨的几篇。虽然，作为一个东南亚的华文作者，我对自己的作品从来就不抱定篇篇都必须具有“使命感”，当我把这个观点以文字表达在第五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的评论集《美丽的中文把我们连在一起》后，大会研讨时曾引起了一些议论。

我认为居于东南亚的我们，华文并非第一语文，能有兴趣舞文弄墨的华人华裔已逐渐减少，如果把“使命感”作为写文章的首要目标，那该是多么累的一回事呀！主题严谨当然是好事，但必须在落笔间无形地表露出作者悲天悯人的心意，如先画地为牢，把文章囿于既定的圈圈中，绝大部份会成为“假大空”之作。

《创伤》一文处理反战的题材写得极好，文简意赅，“任凭世上最好的医生，也医不好这小女孩的创伤。”是的，战争就是如此残酷。

只要读者细心咀嚼，集子中像《创伤》这样内容严肃而落笔轻松的佳作不少，如《九月》、《神圣一票》、《纹身图案》等篇。

最后，我要引温卓敏先生送给晨露《遥远的南洋晨露》一诗诗中的两段，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那是南洋的晨露，
热带的朝阳下，
绽放晨间的七彩，
坚持瞬间的甘甜。

诗情荡漾拉让江，
卢岩披童话滋生，
在马来亚的山地，
游走华语的意境。





快餐爱情

◆ 巧 璇

古时候，在人们还不懂得耕种以前，总是要花很长的时间捕捉猎物，采集野果和草叶以求温饱。早早出门的猎人，或主动出击，或守株待兔一整天，常常需要幸运之神的眷顾，才有机会抓到几只野兔或野鼠。如果遇到大型的猛兽，则可能连自己的生命安全都将受到威胁。当耕种技术越来越发达，人们从游牧的生活转变成定居于靠近水源的地方。然而，稻、麦、蔬果的耕种也是需要长时间的栽培，才有丰美的收获。靠天吃饭的农人如果遇到突如其来的山洪暴雨，辛苦耕耘的农田、果园则可能一夕之间，付之一炬。

现在便捷的都市生活，让原来“粒粒皆辛苦”、“当思来处不易”的食物得来容易。可是，越容易取得的东西，人们就越加不懂得珍惜。紧凑的现代生活，凡事讲求效率，因为时间就是金钱。当食物变成讲求“效率”的“快餐”，随手可得筒餐饭盒，利用科技轻易地解决了古时候可能要花一整天的问题。快餐餐厅推出美味可口的食物，虽然没有什么营养成分，但是却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供你最多的能量，快餐店成为“最有效率”的餐厅。在迅速填饱肚子之后，我们又有多出来的时间去做“该做的”工作。

当现代生活越来越便捷，步调越来越快速，人们似乎不知道何时该放慢脚步，欣赏品味身旁的美景。这样的快节奏，进而也影响了人们的爱情观。

从前呕心沥血的手写情书被手机简讯和电子邮件取代；情话绵绵的约会会被震耳欲聋的电影音响盖过；见不到面的孤独夜晚、思念的苦与乐被网络视讯抹杀了想象的美感。许多过去的美好、需要长时间累积的幸福回忆，都被高科技压缩，压缩沟通的时间和距离，压缩幸福的长长久久，压缩人们对于情感的付出与接受。

从第一次见面到鼓起勇气牵起对方的手需要多长的时间？在过去，需要半年到一年的认识与结伴出游，才有机会让两个灵魂透过手用彼此的体温沟通，那弥足珍贵的短暂时刻如今想起仍会令人凭空发笑。初次的拥抱与接吻更是两人刻骨

铭心的回忆，紧密结合的两颗心，全然地信任对方，将放心地把自己交出去，让心跳和吐息黏贴于另一个身体，没有空隙地结合成一体。这些漫长等待、发酵的爱情历程所酿出来的幸福令所有人陶醉其中，也使得“珍惜”化为忠贞的誓言。

相对于过去，现代的快餐爱情不需要了解，也不需要沟通；只需要第一次看对眼，接着就交给爱情的“形式与步骤”。十指交扣的两双手，在认识的第二天就已经紧紧握着，可是，少了灵魂的交流，就只是形式肤浅地牵着。只要在幽暗少人的空间，双方“感觉对了”，轻易地献出自己埋藏心跳的胸口，投入对方的拥抱，时间只不过第三天而已。接吻和性的交媾就像唇齿分不开一样，依照每个人的习惯不同，先后顺序可以随自己的意思调换。在快餐爱情里面，人们不需要多做咀嚼，有“吃到”比较重要；也不需要思考未来和维持幸福的长久，“及时行乐”被奉为爱情的宪法。

大家都急于献出自己青春的身体，因为现代人是用身体去记忆爱情的快乐与高潮，两个灵魂的约定和承诺已经无法刺激层层武装的心。超过一个礼拜的爱情“达阵”，变成是一种在朋友之间说不出口的“羞耻”，更加可惜的是，快餐爱情的赏味期也被不断地压缩。交往三年以上的感情是“拖戏”，还有连神圣婚姻誓词也抵挡不住的“七年之痒”；现在的人们担心百份之五的失业率比担心超过百份之五十的离婚率还多。爱情变成即食即丢的快餐，也出现所谓的“爱情套餐”，自由搭配、任君挑选。

当你的心不再因为爱情而受伤，不再因为爱情留下的悔恨而难过，那时候的爱情已经不再是爱情了。

从两个人的第一次相遇到最后的相知相惜。这样漫长的过程，让两人的未来能有更多的回忆，也就是这些回忆所打下的深厚基础让两个人有更多的勇气面对未来的挑战。爱情不该是“快餐”，想吃就吃，不吃就不吃；爱情该是细细品尝，反复咀嚼幸福的滋味，越慢，滋味越浓。

人性的光辉

——泰国人民抗灾掠影

◆ 梦凌



10月5日凌晨四点多，猛烈的巨洪突然袭击着泰国中部大城府，睡梦中的人民手足无措的望着洪水的到来，人们站在洪水中欲哭无泪，看着大水从一楼迅速的上升至二楼。受热带季风影响，从今年7月底开始，泰国中部、北部和东北部持续出现大范围降水，引发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多处水坝出现满溢情况，随时都会发生水坝决崩的可能。素攀府等上游不得已放出了水坝闸口的门，于是，洪水和大坝的汹涌泰国中部等偏低地区，受灾人口接近870万。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8日通报说，持续两个多月的洪灾，受灾地方为64个府（泰国有77个府）至今已造成589人死亡，损失经济最少200多个亿，这是泰国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洪灾。

连续多天的降雨，整个中部受灾严重，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中部成了一片汪洋大海，众多的名胜古迹，大佛、古寺、民房、监狱、铁路被洪水冲毁，八百多万亩稻田被淹没，整个泰国到处苍凉，受灾地区继续蔓延，受灾人民缺少饮水和食物，当局政府派出了空降军空降饮水和食物，一批批的陆军军队扛沙包、划小舟为受灾地区人民送水送粮食，国家卫生局和赖在全国的卫生站迅速的投入救死扶伤的行列中。电视、电台、慈善机构、报德善堂等许许多多的曼谷民众自成立支持团队、志愿者、华人华侨纷纷捐款，出钱出力。幸运的是，10月为泰国的寒假，学生放假，学校、校舍等虽受到严重破坏，但没有危及学生的安全，全国的

大学生和民众一起奋力抗洪，处处可见人性的光辉。

泰国水灾虽比不上今年年初日本地震的严重性，可是受灾地区远比日本地震还广阔。从10号开始，曼谷郊区也开始出现了洪流，多出水坝闸口大水涌出，淹没了一些低矮的民房和建筑群，佛寺、市场、学校、百货公司，曼谷人民心动摇，开始了抗洪准备。曼谷市市长宣布紧急防洪措施，到处可见市民门前均用沙包堆垒，居住湄南河畔的居民街道，早上和下午涨潮时间，潮水涨深至膝盖。据国家气象台预报，未来两天还将继续下降暴雨，曼谷市将被淹的情况无法预测。

这个素有微笑之称的国家，面对洪水到来，人们在惊恐中接受大自然的灾难，伸出热情的双手微笑地面对种种困难，互相帮助和援助，随处可见义勇为，军民团结的种种动人事迹。

愿上苍保佑泰国国民远离灾难，曼谷市能逢凶化灾躲过一劫，这次水灾，也像一口警示钟，敲醒了人们的头脑：灾害都是人为的，垦林伐木，霸占国土，兴土造房，破坏了大自然的规律。再者，全球地球暖化，自然资源遭受破坏，各种不同的灾难接踵而至，人类应该高度重视，保护自然资源，为现代社会人民的安定生活而努力。

向爱心广被的泰国人民致敬

◆ 林 牧

绝情的灾难
像倾倒的高山
一个个往下压
是台风的吹刮
是凶猛的石流
是摧毁一切的大海啸

而今天
今天呵
却是像天崩地裂
这五十年来
泰国最大的洪灾
把美丽的佛国泛滥

田园变成汪洋
民宅惨遭灭顶
人民苦失依栖的家
流泪寻觅失踪的亲人

多少人挣扎在洪灾中
是不是老天在发怒
是不是妖魔在肆虐
这微笑的国度
这仁爱的人民
为何遭受灾难

您
敬爱的泰国人民
您们
在大灾难面前
并不惊慌失措
而是镇定团结
以同胞爱的行动
不论贫富贵贱
本着吾佛的慈悲胸怀
本着人溺己溺的人道精神
向同胞展开紧急救援

爱心广被的泰国人民
您们
不只一次地
当同胞遭遇灾难时
一呼百出
全民贡献爱心

终于
一个个灾难
在爱的暖流中溶解
一颗颗悲戚的心
在同胞的关怀下
重激起求生的希望
建立起生活的信心

2011年10月下旬于风雨楼

那眼泪脆弱的气息

◆ 泰国：乌努拉作 林牧译

汹涌的洪流卷走了我的亲人
我，存下那眼泪脆弱的气息
那像海洋一样浩深的亲人之爱
从此离我而去
冷冷凄凄的
是那流不尽的眼泪

我的泪水
像流不尽的涧流
经过那山丘和岩石的缝隙
经过那光秃秃的穹山野岭
汇成澎湃的巨流

冲垮了山下的农舍
多少生命在绝望中被冲走

我那脆弱的气息啊
无力地呼吸着
在渺渺的洪水中呼唤我的亲人
在泛滥的洪水中寻觅栖身之处
仰首望着迷蒙的天空
望着那崩溃自天河的暴雨
问苍天为何这般惩罚人类？

2011年11月译自《民资周刊》



洪 患

◆ 郑若瑟

人类尚未能达到战胜自然，因而一直被人们确认：“风力、水力、火力、朝廷势力。”是难以抗拒的，至高无上的巨大力量。

泰国得天独厚，比起别的国家自然灾害稍减，根本没有地震和强台风两种毁灭性的天灾，但是水灾旱灾仍然对泰国存在威胁。

今年雨水过多，泰国耕地大半遭洪患，房屋倒塌，农作物都浸在水中，人民饱受水淹之苦，在饥饿中挣扎，泰国政府虽然尽力做好救灾工作，运送救灾物资供灾民渡难关。可是，杯水车薪，只能缓解暂时饥渴，难以彻底解决灾民长久之需，葫芦大肚在后，灾后农作物失收，财物损失，人民何以生活，这正是大问题。

我曾住在农村，深知每次水灾之后给人们带来的苦难深重，除了农作物被浸失收外，家里的财物也损失惨重，重建家园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想想看，泰国这次的水灾，无数家庭加起来的损失是多么的巨大。

新中国成立后，领导能真正投身为人民着想，为人民服务，他们明确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水灾、旱灾是影响农业丰收的克星，要减轻两灾就必须兴修水利，做最切实有效的措施。英明的政府提出苦战三年幸福万代，领导农民在设有机械的帮助下，以人力肩挑苦战，在全国各地筑起千万水库，及灌溉渠道，减轻两灾威胁，保障农业丰收。

筑水库有几大好处，第一：雨季时把水关蓄起来，减轻下洋水灾的强度；第二，旱灾时可放水养活农作物；第三，水库蓄水在高山，水位高，通过渠道，可以很容易地灌入农田，减少农民挑水、踏水车、抽水上田的劳力和金钱；第四，水库放水时，利用落差的动力可以利用蓄水来发电；第五，水库里还可以用来养鱼；第六，水库上可以行船，有利于交通。

泰国皇上是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着想的英明国王，他明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兴修水利是发展农业，保证丰收。改善广大贫穷落后的农民生

活的唯一办法。皇上不辞劳苦，走遍泰国各地，跟专家研究合作，筑了不少水库，解决部分水利，为人民造福甚巨。

按泰国的地理状况，尚有多数地方可以筑水库，可惜的是历届政府忙于政争，无暇顾及；有些地方却因当地人民为自身队伍利益而反对，造成阻力，政府未能依计划进行。当然，反对的村民也有他们实际的苦处，他们辛辛苦苦开发的谋生地，祖祖辈辈已经住惯了骤然变成水库，使他们失去原来生活习惯了的家园，自然心有不甘，迁到新的地方又得有一段不短的时间才能适应。特别是，如果政府新安排的地方不符理想，更令人担忧。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政府必须先宣传教育，让有关村民在思想上明了了，为了大局，为了广大人民摆脱洪患的苦难，而自愿牺牲；再者，在安排新地方时要考虑协助他们解决一切难题，千万不能丢下不管，使他们能得以安居乐业，树为榜样，将来，若再进行规划筑水库时，被迁移的农民才能信任政府，欢欢喜喜地合作，不生阻力，则什么事儿都能顺利进行。

泰国政府是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既是人民信任付托的政府，就应该为人民着想，造福人民，让人民代代歌颂，留香千古。夏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数千年来，人民传为佳话，是模范榜样。

解决目前人民于水深之苦，是政府当前首要之务，不容置疑，其他各项都应让路。相较之下，哪项应优先，哪项可以缓慢，别说高人一等的政府官员，就是普通升斗小民也容易明白。

治病要治本，溯其源，要治好水患，根本办法就是多筑水库，疏通河道。有人说：泰国人易忘，现在事情热热，时间一过，就冷下来了，甚至干脆忘掉不提，懒得再惹麻烦。愿泰国政府不会被言中，勇敢起来领导人民苦战三年。泰国人做事都是慢吞吞的，恐怕要五年或十年，多筑水库，疏通水道，筑固河岸堤防，让洪水畅通流入海，根治洪患，造福后代。



水灾的感受

◆ 吴文君

“紧急通告！乡亲父老！请注意听，大水将至，请速迁移！”村里扩音器一遍又一遍的报告。我被这紧急的扩音器惊醒过来，立刻跳下床，马马虎虎刷洗完，也来不及弄早餐，拿了两三套衣服，一些日用品和柜子里的一些现金，便仓促的拉着衣包走出新村。还好村前刚好开来一辆计程车，我马上跳上去，要司机带我离开这个危险区。

一路上，只见还没淹水的马路两边停满轿车、越野车、面包车、三轮车、使到我坐的出租车不能顺利的通过。平时，半小时便能到挽艾市中心，今天竟发了将近两小时的时间才到达目的。

在计程车上，女儿与二妹不停的来电催我速到万磅县避灾，为了不想让她们太操心，我马不停蹄的乘车到南线大巴士站，刚上车，电话铃又响了，一看，是邻居的帅哥打来，他说按了我家的门铃，不见我出来，问我离开新村了吗？现在大水已淹没新村的马路了。我打从心里感激他，在危急时他还是不忘记我——这个妈妈辈的邻居。

大巴在公路上跑了将近两小时，终于抵达了叻武里的万磅县，到了二妹的家。二妹与女儿——依思看见我都松了一口气，对我这个始终推三阻四的不肯离开这个住还不满三年的新家。她们真的是费了不少唇舌。

二妹，星期一至星期五到内地上班，星期六早上才回家，所以我住在她的家就像住在自己的家一样，自由自在，每天一早起来运动，饿了就骑着自行车到市场买水果、鱼、虾、蔬菜等回来弄吃，起初几天觉得不亦乐乎。一个星期过去了，来万磅县避灾的人越来越多，公寓、饭店、租房、不论上等的还是中等的，还是最便宜的，都没落下一间。

电视台天天在报道，某地某区水位越来越高，灾区迅速扩大。遭殃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时，我

住在二妹家，天天听，天天看，人也有点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了，最令人纳闷的是电视台很少有关于挽艾县水灾情况的新闻报道，我每天在二妹的家看着太阳从东方升起来又从西方落下去，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又过去了，水就是不退。

在离开家之前，满以为这次的水灾也像以前住在南部一样，三几天便退了，最长也不超过十天一周，但是现在水灾时间已超过一个月了，我想回去看看，但孩子们都不让我去，怎么办呢？最后我想出一个方法，等他们上班了，偷偷乘车到曼谷，经过涉水、乘船、坐军车、好不容易来到家前，看见院子里的花草，树木都死光了，打开大门，看到自己几年来收集的一些难得的资料书都生青苔了，冰箱、桌椅、沙发各种用具等在家里浮沉着，墙纸、储藏室里的一切东西都在发霉，我欲哭无泪，在家逗留，默哀了一个多小时后，看见太阳已西斜才无可奈何的带着沉重的心情，涉水走出村前，乘军车出来。回到万磅县二妹的家，当晚我失眠了。

在这里我要感谢那些，因为受不了水淹苦楚的受难居民的集会。要不是他们出来坚持要求京都市政府开水门，排水、拯救挽艾县遭殃的灾民，可真的不知何日才能回家园。

水门开了，水位渐渐降低。我也回到暖武里家里住，虽然屋里乱七八糟，霉味刺鼻，院子里、门前、停车场、还满满是水，但我也宁愿守在自己的家，受着涉水出门的苦，孩子都拿我没办法。

唉！水灾真像一个恶魔，它给人们带来各种损失，痛苦与不便。在年过半百时，赶上这场有生以来从未碰见过的大水灾，可真的把我整老了！



风雨中的飘摇

◆ 阡陌

泰国是一个风调雨顺，土壤肥沃少有天然灾害的国度，每年春耕，雨水充沛，稻获量丰足，所以产米量和外销占世界第一，乡村以农耕为主，民风纯朴，谦卑勤劳，极少依赖政府的福利和措施，然而今年的雨季连绵，雨量格外丰沛，远远超过了乡城沟渠的负荷，使得汇集过多雨水无法排放。

曼谷确是一个逢雨必淹的城市，低洼和巷弄的地区，尤为严重，但倾雨过后，雨水便很快由区内的一条河沟，排出大海，所以很多新建的房子，把自己的地业垫高，形成一段斜坡，避免门前淹水，然而如此，更增加小街道或巷弄在倾雨之后，雨水便浩浩荡荡，汇流成川。

全球气候变迁，骤雨急降，造成世界多处苦不堪言的水患，由于郊区雨量没有停歇，水患灾情不断扩大，灾民被迫疏散，迁徙，然而受到国外媒体夸大的讯息，把整个泰国都列为泽国，同时把曼谷画上了橘色警惕线，使得旅客却步，其实政府正对抵御洪峰，保护经济命脉的首都不受水患侵扰，不遗余力的。

虽然各方水淹曼谷的讯息，不断传来，海水倒灌，水闸排水，整个曼谷弥漫着山雨欲来风满城的紧张氛围。超市出现了人龙把水，干粮，泡面之类的食物都搬之一空，若有其事的为灾难来临，存粮，多数的民生用品，一上架便抢购一空，家家户户储存了大量的食物用品，等待洪水淹没的抗战，但身在曼谷的我，倒不担忧洪峰将至，即便各方传言如何惊悚，也没有比平日多添购什么，一样的好整以暇聚餐。

然而比较不堪的是，当游客连一瓶饮用水都无法供应时，才是大曼谷呈现的最大恐慌和不安。曼谷人享受着农村辛劳的果实，却不能和受灾害的农民共承担水患，于是掀起曼谷和喂养全国众

生的农民的矛盾，外国的民怨对曼谷人不满的情绪加深，政府终于决定开放曼谷的运河让大水宣泄。

曼谷，对于洪灾的预警和缓冲期的准备，做了最有秩序的安排，学校让学子放假，开放高速公路让低洼地区的车子停泊，一些人干脆往城郊度假，曼谷的居民，基本上不需为安全而挂虑。

环顾日本的海啸地震，顷刻海浪席卷家园良田，天摇地动，一切化为乌有，而当台湾的八八风灾，天崩地裂时，整个村庄大部分的居民遭淹埋，人世永隔的悲惨惊悚画面，令人触目惊心，突如其来，毫无预警的天灾，生命财产的损失，心灵的创伤，是永远也无法疗愈的。

此刻的曼谷，除非天候不佳，大量的雨水和海水倒灌的时间延长，当然社会资源，经济的折损，不在话下，归根结底，还是城市规划，轻忽大气候的变化，这次的水患，也好提醒政府，应该为偏远乡镇作些该有的防范规划，沟渠淤塞的彻底改造和管理。

而身为小市民的我们，充其量是几天的不方便，玩乐没有这么的随心所欲而已，我确信政府的处理能力，无限的囤积，不是必然的方法，维持着正常的供应维持秩序，同心协力，共渡难关比较重要，我们在恐惧灾难来临的极端焦虑和存粮，同时应该反思平日的滥用，浪费水资源，物资源，要教育自己真正体会“珍惜资源，物尽其用”的反璞归真。莫让卑微的百姓，蒙受天灾之苦。

有了这次的教训，令政府有了反省，天灾固然无可避免，但也印证了对大众该有的体恤，污水的排放，沟渠的疏通，尤为重要。



今年泰国数月连绵豪雨成大洪水，冲击了广大地区，伤亡在所难免。两个月来从电视画面看淹情，它的严重性是前所未有的。

无巧不成书，泰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总理英拉·秦那越的执政诞生，偏遇泰国有记录以来最大洪流的肆虐，使政府顿挫锐气，是否天意，还是兆和？政府虽有先见之明和未雨绸缪，但也无济于事。

北方至中部洪流铺天盖地向低处进攻，京都防线多处失守被淹没，上流积水量太多，下流出海量又慢，时间拉久了，局部受淹是难免的。

总理、市长、专家、相关人员指挥救援行动中，调用了军队，志愿者等和市民团结一致，反映出泰国民族在患难中互相帮助的精神。

我移居曼谷已四十多年，佛历 2526 年曼谷曾经水淹低洼区，长达两个多月，受灾范围和目前大同小异，但深度不一，佛历 2538 年重蹈覆辙，两次洪水泛滥造成经济损失惨重，无可估计。

沿湄南河散大支流有鉴于此，于公元 2000 年从湄南河入海处两岸间堤防洪，两米多高，长 70 多公里，逐年增建加高，起到有效作用。今年雨量超常，北方到中部洪流累积了几个月的流程，最终要下海，势必经过湄南河流入泰海湾。

距离我家三公里三升路，于 10 月 30 日湄南河河堤缺口十多米长，水迅速淹入市内，一时混乱，军队和志愿者及时蜂涌而至，以身挡水。再

用沙袋砌城墙，经过四五小时的抢修，终于成功堵水。军队在这次水患中起到重大作用，运粮食、日常用品、饮水、转移灾民，只有军用汽车才能活动，也惟有军人能帮助市民。

在洪水中我曾经和一位军人交谈，我问他属于哪一个军队的，他告诉我他是一名陆军，陆军总部已经出动了十几万陆军，保卫国家，保证市民安全，帮助灾民，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还说中国四川汶川地震，中国解放军救人的故事是那么的感动了他们。我听了很感动，天灾人祸很难预料，一个人的力量小，众的人力量联合起来就大了，也就是这些可爱的军人民，和市民一起和洪流抗战到底。

天灾无情人间有爱，中国、荷兰、日本三国的水利专家赶到了曼谷，他们认为泰国被淹灾情严重，但还不至于要迁都避难，同时还建议许多有益防堤的方案，确保曼谷市未来的安全，但是要确实履行措施，工程还是长期的。

荷兰国家面积只有 41548 平方公里，是世界土地低过海平线二至三米不等的国家，但荷兰国家的造陆防海却是成功的，六十多年来，虽有狂风暴雨袭击，但不成灾，是奇迹，荷兰国家被誉为海底之国。

政府领导最重要。不可唯亲用，应任有才贤者，各部公正，方方面面，确确实实地做到底，曼谷市依然是美丽的不夜城。



泱泱之水漫四披耶

◆ 梦凌

今天中午午餐时间，社长秘书给正在湄南大酒店吃饭的我捎来一个，说我们报馆前面洪水已至，就不要进报馆了。

听着我吓了一跳，这洪水来得真快啊，再说了我们报馆就在湄南河河畔，现在又是涨潮时候，我是该进报馆还是马上回家。

在一旁的母亲听到我和秘书的聊天，老人家非要看看这洪水是咋样的，才可以号召邻居好友出钱救灾，还有小侄女也嚷着说不妨去看看，还要准备写假期作文呢。

街道的汽车开始不能动了，听说我们报馆附近的洪水汹涌，我连忙给助手电话，知道报馆里同事们均平安，真是松了一口气，还说报馆附近都是警察，我们报馆一带是繁华区，还接近唐人街呢。

用了半个小时才赶到报馆，还好，我把汽车丢在酒店，坐出租车来到中华日报。

我们报馆前面一片汪洋大海似地，水已经到了膝盖，警察嘴边吹着警笛，带着头盔，指挥着来往的汽车和人群。道路两边的商店、住宅前面的沙包已经被洪水淹了一大半，比较低矮的老房子，已经涌进去了大水，那些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不停地用抽水机抽水，用脸盆一勺一勺地倒水，时而传来惊叫声和抱怨声，泰语的、潮州话的，有本地居民，有外国游客，上班族的，喜欢看热闹的，报馆前面成了热闹场地。

大水是因为曼谷郊区的洪水涌进了湄南河，而此时是湄南河涨潮时候，大水就像洪流涌进了这一带的各条街道和小巷，听说潮水的到来像脱离缰绳的野马奔腾而来，因为是午餐休息时间，很多人被忽然而来的大水吓坏了，来不及躲闪，大水已经漫过大腿，冲进民房和餐馆，摆摊的水果、鲜花、蔬菜都来不及收拾就被大水卷走了。

洪水来得快，也退得快，不到一个时辰，洪

水慢慢在退，街道和小巷的水清澈可见底，偶尔漂流者一些塑料袋、拖鞋、蔬菜等杂物，所见之处令人难过，只有摩托车穿梭于大街小巷，擦身之处卷起一阵阵白色浪花，一些居民还在一勺一勺继续倒水。我采访了几位居民，他们说：我们曼谷人还是很幸运的，那些在外府被水灾围困的人才最可怜，有人无家可归，有人缺粮缺水。”是啊，虽然有做防洪准备，但面对汹涌的洪水人们还是无可奈何。

涉过洪水，我来至报馆附近的四披耶码头，经过好几家五星级大酒店，前面都堆放了沙包，酒店附近到处可见积水地，平时来往的道路早已铺上了木板桥，很多外国游客在拍照、议论、指指点点。

昔日热闹非常的四披耶码头。河水涨满岸，多名水警在维护着过往人们的安全和秩序，码头上负责管理关卡的管理员，穿着长筒水靴，椅子下面都是河水，我踏着木板，付钱、上船、过渡，船在急流中有些摇晃，这时我才发现，湄南河水位差不多要和曼谷桥比高低了。

上了岸才知道这边的康油码头更糟，平时热闹得像集市的码头小商店，前面都堆满了沙包。更妙的是沙包代替了道路，来往的人群只能踩在沙包上走，沙包已经浸泡在水中，那些摆卖时髦的服装店，把衣服高高地挂了起来，五颜六色的，就像联合国的国旗。

往回走，上船、过渡、下船、穿过小巷，我重新回到中华日报报馆。报馆前面的大水明显的比刚才退了许多，但从小巷里流出来的水还是淹着膝盖，稍微矮的人水位在大腿上。

问了水警才知道，19号到20号是湄南河涨潮最高峰时期，也是气象台预测洪水有可能淹曼谷的危险期。

哎！愿洪水远离曼谷市和受灾地区，还人们平安、宁静的生活。



亦编亦写，无怨无悔

——序《钱佳文集》

◆ 司马攻

钱佳先生原名徐谦宁，1929年出生于广东省梅县，1949年定居泰国。20世纪50年代从事文化工作，先后在《世界日报》、《京华日报》、《星暹日报》、《泰商日报》、《新中原日报》担任翻译、编辑等职。

编务之余投情于文学创作，另有笔名恨凡、飘红、于思、凌烟、平沙等。

未和钱佳先生见面之前，便读到他在《京华日报》写的《烟碟边缘》专栏，以及用平沙笔名在《星暹日报》写的《灯下闲话》。我很欣赏钱佳先生的专栏文章。

作品甚丰的钱佳先生，为泰国华文作家协会会员，现赋闲在家，特将他的部分作品结集，名为《钱佳文集》。

《钱佳文集》分为五辑：

第一辑：《我的生活点滴》

从这个专辑读到作者的遭遇、经历以及生活习惯、处世为人。

在《我的父亲》中写到：“父亲忠厚老实却无胆创业兴家，抛我母亲在家乡，靠胼手胝足辛劳耕作，带大我兄弟。”“我与老爸无缘，结婚生子未得他丝毫帮助，不过我又想，他何曾是这样对待下一代呢！大而言之，此乃时代过错啊！”

钱佳先生对他父亲的抛妻弃儿，不负父职，另娶新欢，虽有感慨，但点到为止，而以“此乃时代多错”一言带过。钱佳先生无怨无悔，气度不凡。

《寄往天堂的信》写着：“在上世纪骚乱的时代、战争、人祸、天灾，浩劫重重，我们都经历过了，从大处看，我们家庭或个人所遭受的苦难和伤情，实在渺小，不算得什么。”

钱佳先生洞悉大体，以广大民众为前提，寥寥数语，叙出他爱国、爱同胞的心情。

第二辑：《心情随笔》

这个专辑收的大多是读书札记、随笔、读后感，涉及的有古代的诗文，传统的劝世文和现代文学、文论等。作者以感情的笔触，将读过文章的内容、主旨记录下来，并加以分析。

第三辑：《怀旧》

思友、悼亡、记人、叙事，这些文章显示出作者的人生观，和丰富的感情流程。

第四辑：《游记》

钱佳先生的游记有一特色，作品中，人文方面的叙述、感情，多于对自然景物的描绘。因此，这些游记有生意、富感情。作者通过山光水色，茂林异草，来折射出时代的光影。

第五辑：《余生漫笔》

这一辑的作品，有叙情、叙事、议论，但都是有感而作，寓深刻道理于事实的叙述之中。这些作品，是作者继当年专栏文章风格的更上一层楼。

钱佳先生毕生精力从事于文化工作，尤其是文学方面，他亦编亦写，为泰华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

《钱佳文集》的出版，对泰华文学以及钱佳先生个人，都深具意义。是为序。

2011年11月于曼谷





话说钱佳兄长

◆ 黎 毅

上世纪七十年代，泰华报界异军突起，增添了一份《泰商晚报》。这份创刊的晚报，无形充实了市民的精神粮食，补填了市民晚间阅报的空白，因为几份日报的报道讯息早在日间已给市民所消化。

当《泰商晚报》创刊三几天后的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因有点私事外出，回家妻子告诉我，早间有两位陌生人来找我，送我一包绿茶，等我未回，留下二页名片。细看名片，原来是《泰商晚报》的社长陈亦明先生及该报副刊主编徐谦宁先生——笔名徐恨凡、钱佳。

怎这么巧，我刚外出，便有贵宾临门，而这两位宾客又不知怎么探知我的地址。

事隔十几天，也是星期日，我往参加一位朋友儿子的订婚礼，回来妻子又告诉我，两位报社的主事人又来找我。

两次抱着炽热的心情来晤我，两次扑空而归。但他们求才若渴的心情已注入我的心田。虽未面晤，但他们莅访草舍的动机我已猜之八九，他们可知我喜涂鸦，希望我能在他们的副刊写点东西填补版位。

自此，凭这份炽热情感的推动，接着我写信向《泰副》的主编徐谦宁先生来访未晤深致歉意，同时坐言立行开始为《泰副》供稿，每星期少说总有一至二篇随感录之类的作品供给《泰副》补版。

以文会友，因不断有作品在《泰副》发表，而结识了志趣相投的陈博文、王若呆、锋泉、苏若兰、倪伯秋、有老鼠、韦行、漫画家伟和、弱萍、子帆、潘守仁、子凌、周子飞等诸君。

《泰副》作者在编者悉心推动之下报份销量不下四位数，大家都热心为《泰副》义务供稿，为联络友谊，不时到孔堤大发酒家设饭局；又有一次百余文友租了大游艇夜游湄南河，游河期间又有多样精彩的助兴节目。

另一次几十位文友租了大巴到尖竹汶旅游，并在该府留宿一宵，本想到该府参观夜市，可惜天不作美，连宵下雨，只好早早就寝，夜听笃笃更鼓，勾起深深地乡愁。尖竹汶一宿游令人永生难忘。以上频密而丰富的文友活动，都是出于主编过人的魄力和凝聚力。

《泰商晚报》解体之后，事隔三数十年之后，我与恨凡兄长虽未联络，但炽热的友情彼此仍深藏于内心。

上世纪末因机遇际遇而晋身报社为文艺版编辑，过后恨凡兄长闻知而来信与我联系，令我喜出望外。风水轮流转，昔年的老编如今竟成为我的供稿人。

不几天，恨凡兄长依约寄来三数篇生活素材丰富的随感录，作品平实，对生活深入的描写易读而耐人寻味，另取笔名“钱佳”。他要我为他的作品起个栏名，看情形将作“长期抗战”。我写了几个栏名给他选择，结果他选了“余生漫笔”，挂牌真的“长期抗战”一直到我体力不支败北而收场。

钱佳兄长来信时称我为“先生”，我对先生这个称呼感到过于离谱，要他以兄弟称呼比较恰当。他不同意，说他的作品发表，便收到我寄给他的一大版的报纸，到了月终结算稿费，便收到一页稿题分明的稿费单，他说我做（下转197页）

我为什么要写作

——代自序



◆ 钱 佳



写作与我，是性之所近。自觉桌前一座，方寸间另有天地王国。可并无宏图大志，或以浪得虚名为满足。只是用来调剂身心，集中定力，只梳理混乱思维，把

一些自以为是的感受和观念纪录下来，尽管有人看来那观念未臻成熟周延也罢。

写作是我的舞台。虽然我功架未逮，功夫有限，不能十八般武艺全包，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但我宁愿在自己狭窄的道路上“溺水三千，只取一瓢之饮”就力之所及，信笔涂鸦，心里拿定：算是演好戏台上跑龙套当兵勇的起码演员，我也乐意为之。

我不否定及排除耳熟能详“只要肯提起笔来，你就是作家！”那句深具激励鼓舞作用的嘉言。但我执笔为文时，却力图“言之有物”，忌戒“无病呻吟”。

人，多少总是有自尊心荣誉感的。当文章见

诸报端时，就像看到一个苦心抚育的儿女，至丑也希望能长得五官端正，大大方方出现于稠人广座之中，这种喜悦，不言而喻。所恨智障深浅，日短路长。有时偏偏碰上人间俗物，齷齪其心，认写作作为不长进落伍的象征，动辄以金钱物质来衡量。把这辛苦吃力，伤眼伤神且伤心的事业扭曲了，轻视写作人为傻瓜笨汉，自寻死路，甚至谤随名至，攻击唯恐不及。对这种俗物，我可相应不管，由他去吧！

长期在文艺副刊上阅读过不少“我为什么要写作”专栏，或为征文，或在介绍作家与作品之同时，来个锦上添花。而我这一篇却是例外。

古诗有云：“得句锦囊藏不住，四山风雨送人看”。作品发表公诸文苑，当作平时“阅而不作”的亏欠，顺此回馈，聊胜于无。我常想：写得来终归要写的“天生我才必有用”，写终归比不写好。

惜乎年事已高，纵欲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毕竟已是夕阳西下了。晚矣乎，晚乎哉，未为晚也。说来说去，对写作依然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以矛盾始，以矛盾终。

（上接 196 页）事认真称职，应称我为永远的编辑；虽然我已卸职，此说令我汗颜！

去月博文兄来电，告诉我钱佳兄长忽然中风，靠左边身体已不听指挥，卧床不起，不能自理。这真是晴天霹雳，很想去看他，但路途遥远，且不识居址所在，内心一直牵挂。

永源兄与静敏夫妇对待文友非常热心，夫妇俩对有点才气的文友不但心仪，且一直坦诚相向而器重，且以行动看待作为实践。

诚如这次钱佳兄长突然病倒，永源兄以病愈正在康复之身，自告奋勇于前星期雇车去找钱佳兄长所住的新村。

新村的构筑鳞次栉比，偌大的建筑群都是一个式样，百几十个转弯的街道形同诸葛亮的八卦阵。

永源兄善于寻路也善于认路。静敏姐戏言她这位可敬的老伴是“探险家”，此说并不夸口，钱佳兄长的住家终于给永源兄找到，他特别寄言永源兄希望与我见面。

两个星期前静敏姐夫妇约同博文兄与我一同去看钱佳兄长，博文兄临时有要事，不克分神，于是我与静敏姐夫妇一同前往。

时已晌午，只好依依辞别钱佳兄长，可能受他感染，心情一样开朗，但开朗中仍然戚戚于心。

读钱佳先生的文章有感

◆ 吴静敏

我喜爱读徐恨凡（笔名钱佳）先生的文章。体裁诙谐幽默。内容充实，富于人情味与建设性；文句精炼简洁，易懂易记。一件普普通通的琐事，在生花妙笔之下，写出人生哲学，写活社会百态。

阅读钱佳先生的文章是从《给亡妇》一文开始。他对妻子那份真挚不渝的真情，写得既严肃又轻松，诙谐中透着甘苦的快乐，悲伤中透着亲情的安慰，追忆中透着对妻子无限的感恩情怀。钱佳先生对妻子感恩之情，让读者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德。

略举文章里的两段话：“清莲：你如此忍心抛下我和一群儿孙亲眷前向阴曹报到，真是家拆栋梁，地震海啸般地破坏，何可形容！悲痛、哀伤、失落、忧郁、无告……不知要经过多少时间才能冲淡，这创伤要平复，比登天更难！我想。

世上没完人，你我均各有优缺点。我一直感谢你，以后还要永远感谢你，感谢你那颗善良的心，甘贫认命，从来不曾嫌怨我的薪水低微的报人职业，要我改行，无论在什么情形下，你对我读书写作，从未埋怨或干涉。意志比我更坚强，做事从容不迫，按部就班，你的字典里简直没有“难”字和“苦”字。我承认，这点儿你比我强。”

钱佳先生这篇《给亡妇》的文章深深牵动了读者的心弦。由此报上有钱佳先生的佳作，我必先睹为快，读后剪贴结本，传递给朋友分享。

读钱佳先生的作品多了，心里多少能概括他的为人。常言道文如其人，的确是这样。他为人心地善良，谦虚朴实，幽默达观淡定的人生观，在他的文章里展现、闪耀着。

外洋钱，唐山福

◆ 徐位常

“暹罗钱，唐山福”这句古老既又实际的俗谚，在我很小的时候便念得烂熟，它究竟出自何年代已无法考证。

在我们祖籍潮（州）梅（州）地区，在旧社会里，祖祖辈辈由于人多地少，生活艰苦，便卖田当地，离乡背井，泪别父母妻儿、兄弟，飘洋过海来暹罗——这个黄金半岛谋生、开拓，他们的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创业，把换来的血汗钱寄回家乡，接济奄奄一息的亲人，情况较佳的稍有积蓄，便逐步把家乡的父老妻儿接来暹罗，共同奋斗。

随着岁月的流逝，传宗接代的很自然而然地把这种传统一代代新传下去，不断接济家乡的亲人，情况稍好的家乡人就置买田地、建房屋、做生意，生活逐渐富裕，久而久之也感到安慰、骄傲、自豪、满足。田地置得多就不免要雇工人来操劳，左邻右舍见了自然表示钦敬，称之为“暹罗钱，唐山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土地改革，这些在农村富裕了的侨眷都成了地主阶级，自然成为专

政或改造的对象。五十年代中期为了保护华侨的权益，来一个改变身份的政策：凡是有华侨汇款回乡的原有地主富农改为华侨地主、华侨富农、华侨工商业家……并得到尊重和优待。

八十年代邓小平主政，大刀阔斧实行改革开放，提倡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划汕头、深圳、珠海为三大特区，由于成绩显赫，以后逐步扩大改革地区；江泽民主政更大胆提出西部大开发，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高速度增长，今天的中国人，也扬眉吐气了。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已成为中国新一代的潮流，连人才也流了出去，成为新移民。他们与老华侨一样不但为国家创造外汇，还支持家乡建设，修桥筑路、建医院办学校、建老人活动中心等慈善事。今天的新移民不只局限暹罗，已布满七大洲五大洋，可以说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所以说“暹罗钱，唐山福”这句俗谚如今则应该改为“外洋钱，唐山福”，一点也不错。



往事如梦说“挽蒲”

◆ 陈博文

数十年前，正是意气风发的青壮年代，那时候有好多朋友，每逢周日总是三五成群，不是穿梭电影院，就是走向郊区，好多次就在“挽蒲”大聚会，现在我拿在手中相片，就是当年在“挽蒲”拍摄的。像中人物竟有二十多人，睹物思人，全是嘻嘻哈哈，纵情欢乐，不知人间愁滋味。细看像中人物，有一半已安返天国，其中四五人已忘记他们的姓名，失去联系已久，看两位小姑娘，如还健在，大概也应升格为祖母了。人生就是如此，聚散无常，数十年光阴，倏忽走过。

如果说“华欣”是泰国最先开发海滨避暑胜地，那么“挽蒲”位居第二当不为过。数十年前还未有旅游业这行当，此两处海滨胜地，都是民众休闲度假的好去处。不过“华欣”距离曼谷二百余公里，那个年代汽车还不太普遍，能到那边度假则为一般拥有资财者。至于“挽蒲”周遭环境比不上“华欣”，虽处海滨，却没有海浴场，也没有突出景点，然距离曼谷很近，只有四十多公里，所以在数十年前，每逢假期节日，曼谷人很多溜到“挽蒲”，度其短暂假期。

虽说“挽蒲”缺乏优美景点，然亦有引人入胜的特色，那就是那条伸出海滩的长长广阔栈桥，桥面非常广阔，在栈桥一端建有一座庞大厅馆，里边设有餐饮厅和音乐舞厅，游客抵此可以享受佳餐美食，陆军主办的管弦大乐队，长期在这里演奏。平滑的柚木皮舞池，亮可照人，一对对男女翩翩起舞，令人注目艳羡。不进舞池跳舞的游客，同样可以欣赏那柔和美妙乐曲，舞影婆娑的情调。坐在餐厅临窗座位，一面欣赏远处荡漾海波，一面聆听柔和音乐，一面享受佳酿美食，应算是难得的福份。

“挽蒲”这处海边胜地的优点是“淡”与“静”的汇合，所以一般喜欢宁静者多喜到此流连。这里所见的是茫茫碧海，而最受人瞩目的则为数不尽的海鸥群，唧唧呀呀，布满天际，飞鸣上下。曾游过多处海滩，海鸥固常见到，然不曾见到像

这里这么多。询诸当地人，才明白其所以然，原来“挽蒲”海滩是泥泞地带，每当海潮退尽，这里即成为一片辽无际涯泥泞滩地，随着潮退，很多泥鳅、小蟹、足鱼都出现于泥泞中，数量之多，难以形容，这些快速爬行小动物，正是海鸥的美食，于是群鸥飞集，其数量之多，简直是铺天盖地，而泥泞中的小动物蠕蠕而动，似乎永远不减，群鸥飞翔天际，此起彼落，吃完一只又再一只，这是一幕弱肉强食的天然残酷画面，每一天都演出，一直到海潮再涨，泥滩不见了，蟹儿鱼儿也没有了，海鸥有的飘在水面，随潮起落，有的飞回灌木林栖息，静等海潮退尽，再来享受它们的大餐。

说到昔年的“挽蒲”，环境是宁静而单调，那年代到“挽蒲”的人，都是为消永昼，到此休闲作息。在那广阔厅堂附设的酒吧，要了一瓶啤酒，数碟小菜，静静坐倚栏杆，让阵阵海风，吹散满腔沉闷，当乐声扬起，钢琴小提琴合奏出华尔兹圆舞曲，“蓝色多瑙河”刚奏完，又响起了“维也纳森林之歌”，这些迷人轻柔乐曲，常令人沉入美幻意境。如此令人难忘的优美情调，我也曾经亲历，故而记得很清楚。

“挽蒲”的主体建筑物，除了伸出海面栈桥和庞大舞厅食堂之外，还有二十多座“挽卡罗”（度假屋）。都是单层木屋，专供各地人士租用，有一次就曾和两位朋友租下一幢，度过一个周末，这些木屋格局虽小，然设备却很不错，有卧房有浴室，有小小会客厅，厨房虽小但应用器物齐全，我们是周末进住，到周一才回曼谷。

好多年后，距离“挽蒲”不远的“挽盛”兴起，博他耶也进入开发阶段，“挽蒲”的环境建设，实难与新兴两地比拟，于是在二十多年前宣布暂时关闭重建。从那时起数十年没重到“挽蒲”了，新建后是何样子？很少有人谈及，也许人们已忘记这一处避暑休闲胜地了。

在冷气中的希望

◆ 苏 醒

当我走近办公室，恰巧一个年青帅哥从办公室出来，见我便问：“亚伯，要找谁？”

“亚兄，我想来租车，请你关照帮忙。”

“亚伯，你是不是开玩笑？”

“真的，我需要租车求生活。”我苦着脸说。

年青人听后立即眼睛睁得大如栗子，对着我上下的打量，然后惊讶的感叹着：“哎哟，鬼话，说鬼话，你大概有七八十岁的年纪，这么老还想驾驶出租车。不能，不能给你租”。“唉！亚兄，环境所迫，人要求生存嘛，请你帮忙，帮忙……”我低声下气的说。我见那年青人沉默了一会，然后态度严肃，眼光炯炯瞪着我说：“亚伯，我想你还是回家吧，老板不会收留老年人来当司机的，老板有话在先：老年人脑神经退化、迟钝、健忘，视力差，且大多有毛病，更甚的是常在车座上驾驶时瞌睡，当发生交通事故，车主损失惨重，那时叫谁来负责呢？亚伯，你还是回家抱孙子，颐养天年，享清福吧！”

不听则可，一听他的话我好似吃了一记耳光，使我老羞成怒，不甘示弱，气势激昂的反驳着说：“哼！你有目不识泰山，瞧不起我，我会驾驶车时你还未投胎人世。我驾驶了四十余年车不曾发生事故，现在视觉正常，大脑神经灵活，记忆力强，精神活动力充沛又无病无痛，不是夸口，我还能爬山落岭，过五关斩六将，倘若你有空闲，我们来作赌，竞赛汽车可好？”

“够啦，够啦！你这般年纪还不服老，大言不惭，哈哈，哈哈，好脸，好逞强，哈哈……”他哈腰大笑一阵后说：“你既然要当司机就稍等一会，等老板回来再说，你就在那边的石凳坐等。”他说后要跨进办公室，却又止步回头对我说“亚伯，你的户口证件与驾车证件有带来吗？”

“有。”

“哦，还有按底金，你准备来吗？”

“多少钱？”

“伍仟铢。”

“哎哟！这么多，我只有一仟铢而已。”

“那，事不可办，按照这里的规例要伍仟铢作按底金。其实这笔钱不是‘白食’，是预防司机不还租金或发生交通事故时给车主一点保障，但当你不想在这里驾车，这笔钱便取回。”他不厌其烦的解释着。

“亚兄，可否例外，特别照顾一次。”我苦着脸低声下气说。

他不断摇头，蹙紧眉头的说：“亚伯，照你这般年纪本就没有资格在这里当‘的士’司机，再加上压底金不足，休想老板会大发慈悲心接收你当‘的士’司机。老实对你说，这里不是慈善机构，亚伯，回家吧，回家吧，别花费我的时间。”

我正在发愁，不知所措，忽见在不远处驶来一辆豪华的平治私家车，将近办公室时车便煞住，车门开处出现一个上年纪的国字形脸庞老汉。他满脸红光焕发，光秃的头额，配着肥矮个子，倒像《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当他走近我时，不断地打量、端详着我。我本想问他：何故这么品头品面，但没想到他突然哈腰大笑，笑得眼睛眯成一条丝线一般，同时发出宏亮的叫喊声：“老苏，老苏，你是不是老苏呢？”

“不错，我便是老苏，而你……你是那位？我一时记不起。”

“颂猜，挽坤天的颂猜！”

“呵，原来是颂猜老兄，真对不起，我真的认不出是你，记得昔年你个子矮小，但现在聚财



发福，五形相貌不是一般人的俗相了，听老辈人说：“十肥九富，十瘦九贫”你的发福相再加上你的精灵头脑注定会发大财，真令人羡慕……”我打马屁的话捧得他得意洋洋，笑嘻嘻搂住我的肩膀说：“老苏，你亦不得了，听说发财买地建工厂，可喜可贺！哦，我们三几十年未谋面，失去联系，今天是什么风送你来我家，有什么事要我为你效劳吗？自己人尽管说。”

“哦，我，我是想来……”我吞吞吐吐，犹豫着，是否要表明我的来意，因为我很了解他的素性、势利、自私、刻薄、狡诈、口是心非、唯利是图、不择手段，昔年有绰号“狐狸精”，而今次为了要租“的士”车讨生活，不意竟与他相遇，这倒叫我难以启口，真的进退为难……。

也许那年青帅哥见我吞吞吐吐，看不过眼，抢着说：“亚爸，这位亚伯是要租‘的士’，我觉得年纪太老，而且租车的按底金又不足数额，犯规例，因此我不敢应承给他租车，恰巧亚爸你回来……”

“亚兴来切莫乱讲，亚苏伯是有钱人，昔年亦是‘的士’老板，与我们同业的老朋友，后来改行办厂发大财。他是与你开玩笑，说说而已，嘻嘻……”颂猜说后笑嘻嘻的好得意。

颂猜所说的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昔年我的确是从事‘的士’业，然后改行成衣业，无奈我的命运多舛，遭遇泰国经济危机风暴袭击，使我站不住脚，“马失前蹄”，如今已是落魄老人，幸好没有债务缠身，人生真如黄粱一梦。我硬着头皮跟颂猜说：“我确实要租一辆‘的士’车来讨生活，环境所迫，人要求生存嘛……”

“你说的是真话吗？”

“是，不错，同时钱不足！”我说。

“哦，钱不足无关要紧，小事，小事，你放心包在我身上。”他收敛笑脸，松开搂住我肩膀的手：“老苏来来，跟我到空调室聊天，喝茶，吹冷气，钱无关要紧包在我身上……”

他拉着我走进凉爽的空调室，是否看在老相识的份上，给予我一丝希望，或是故意玩弄玄虚将我寄托的希望包裹在冷气中，亦是未知之数……

哭泣的骆驼

◆ 黎 毅

牧童认为骆驼并不苛求，于是站起身将帐幕的入门处掀开，让骆驼倒步完成意愿。

过了一会，骆驼又对牧童说：“我的后腿虽然稍为暖和，可是身子差点冻僵，让点儿空位，给我将身子退后一点。”

牧童看看尚有空位，因此并不吝啬，大大方方让骆驼的身子退出帐幕。

又过了一会，料不到骆驼竟然厚颜无耻对牧童说：“难得小哥有这份慈悲心。请你好人好到底，给我把头也进来吧。”

话音落定，已不等牧童是否首肯，将整个身子完全将小帐幕侵占。

一个小帐幕挤进了骆驼这么一只庞然大物，牧童已无容身之地，只好蹲在骆驼肚腹下边，不时受到骆驼践踏。

经过一段短暂时间，牧童已耐不住，自动走出帐外。过了一会，牧童忍着有如刀刺的寒风，蹲在帐幕前，解下腰间的皮囊，一边吃干粮，一边仰首大口大口地喝水。这时骆驼饿得肚子里有如圆珠子在滚动，流着口水恳求牧童说：“小哥，请你好人好到底。这时我的肚子也饿得难耐，求你也分一些给我吃。”

“可以。”牧童不暇思索地答应。

骆驼喜出望外，将头伸出帐幕，等待牧童给牠食水和干粮。

这时牧童将食物收起，再将皮囊藏在身后，慢吞吞对骆驼说：“你要像刚才进帐幕一样将身子缓缓倒退出来，然后才能吃我的东西。”

骆驼因饥饿难耐，只好依照牧童指示。

当骆驼将整个身子退出帐外，刹那间牧童便闪身溜进帐幕，再也不肯让骆驼进去。

寒风如刺，骆驼在哭泣。



长足的进步

——老挝首都万象

◆ 花金苓

老挝首都万象，我们多次游览过。去年11月，因为老挝要召开“第五届世界越、柬、老联谊会”，先生要协助编写特刊，我们也乘机再去老挝万象一游。说起万象，其实我们在《神秘寮国》一书中早已介绍。（中国大地上第一本介绍老挝的书）但是，这次来万象，深感万象有了长足的进步！

老挝万象位于湄公河中游北岸的河谷平原上，隔河与泰国相望。有人说由于该城市沿湄公河岸延伸发展，呈新月形，因此万象又有“月亮城”之称。其实，这是人们的想象，当地人没有这种说法。万象面积约为3920平方公里，是老挝第一大城市，全市人口70多万，（全国人口大约600万）。由于老挝属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万象因此终年高温多雨，树木长青。在老挝语中，万象意为“檀木之城”，据传此处从前多产檀木。

万象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14世纪以来曾经几朝为都。自塞塔提腊国王16世纪中叶从琅勃拉邦迁都于此，万象一直是老挝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万象还是座佛教气氛浓厚的城市（其实，整个国家都是这样，是个佛教的国家），市内各种寺庙、古塔处处可见，主要佛寺有塔銮寺、玉佛寺……等。塔銮是老挝最著名的佛塔，始建于1560年塞塔提腊国王统治时期，塔身高大雄伟，金碧辉煌。相传塔銮里面有释迦牟尼的胸骨……。塔銮后来历遭毁坏，也历经修葺，最终保存至今，成为万象市的标志和东南亚重要名胜古迹之一。塔銮广场是万象最大的广场，每年11月，这里都会举行盛大的塔銮节。（另有文章专门叙述）

万象的另一个标志性建筑是凯旋门。它位于

万象中心大道中央，为纪念老挝反殖民战争胜利而建，远看很像巴黎的凯旋门。它由法国工程师设计，1969年完工。与法国巴黎的凯旋门不同的是，这座凯旋门的顶层加了一层佛塔顶，里面有很多佛教故事的壁画，展现出老挝传统民族文化艺术的魅力。

目前，万象已经不是那么神秘，而逐渐成为国际闻名的旅游城市，旅游业也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并带动了整个万象省的旅游业和经济发展。万象的宾馆、酒店遍及全市的大街小巷。老挝的编织及金银首饰工艺也颇有名气。老挝的大学也在万象。这次来老挝万象，感觉万象有了长足的进步：以前，你在市内是找不到厕所的。我问过学生，要上厕所怎么办？学生讲，随便找哪一家都可以去；现在，上厕所已经不是问题了。以前，老挝人开车，各行其道，想怎么开都可以；现在有了红绿灯，开车有秩序了，不可以乱闯红灯。特别是湄公河一带变化就更大了：岸边陆地扩大了，搞出几公里的跑道及广场，供市民锻炼，还有健身器材，不少市民在锻炼身体。（这在我们看来很平凡，只有生活条件好了的人们，才会考虑健康生活。）岸边的五星酒店毫不逊色，屹立在湄公河旁。晚上，河边还有夜市，热闹非凡。据说，明年，50国首脑会要在老挝召开，现在河边加盖50栋别墅，……开完会后向社会出售。在老挝金碧辉煌的是庙宇，富丽堂皇的是酒店，洒落在绿色原野上的别墅是老挝人的住宅（过去是高脚屋，现在农村还有保留）。超市、三江（家用电器、手机、相机、日用百货批发、零售……）会展中心的市场如博览会……。市场繁荣、车水马龙，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现在，老挝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开放，越来越



越现代，越来越为更多旅游爱好者所喜爱！

早就听老挝朋友说过，塔銮节是老挝规模最大、场面最隆重的传统宗教节日，每年佛历12月（公历11月）举行，不可不看。近日记者在老挝首都万象终于目睹盛况。

据说塔銮节也叫“光明节”，因在塔銮举行而得名。老挝语中，“銮”意为“大”或“皇家”，“塔銮”意即“皇塔”或“大塔”。塔銮位于万象东部，是16世纪中叶起在一座古塔的基础上历经多年扩建而成的一组群塔建筑，据传古塔里藏有释迦牟尼佛祖的头发和骨舍利。塔銮屡经毁坏和修葺，是老挝佛教徒和民众礼拜的中心，也是老挝的象征。

塔銮呈方形，灰砖结构，建筑风格非常独特，除主塔外，还有30座配塔，主塔顶端贴以金箔，金光闪烁。主塔高45米。四周是几十米宽的草地，然后就是塔銮最外缘的方形围廊。塔外的塔銮广场是万象最大的广场。

今年的塔銮节从11月15日持续到21日。老挝朋友介绍说，今年的塔銮节活动比往年更为隆重，因为适逢万象庆祝建都450周年。节日期间，塔銮广场上还举办博览会，除了展览老挝的各种土特产，还有来自周边国家的日用品、工艺品，琳琅满目。现场还有多种文艺表演，气氛热烈。

20日晚上，去塔銮广场看夜市。广场上购物人群川流不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感觉人不是在行走，而是随着人流在“漂”。我们本能地捂住口袋护财，引得随行的老挝朋友大笑。他说，尽管这种场合下人多到已经走路困难，但在老挝这个民风淳朴的国度，偷窃是极其罕见的。

塔銮节的最后一天是老挝最集中、最大规模的布施，也最为隆重。根据老挝的风俗，男性要穿戴整齐，女性要穿筒裙。21日早早起身驱车到了塔銮广场。当时太阳还未露出地平线，但广场上已经人山人海，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了。许多人披着披肩，铺席坐在广场上静等。已经有群众进入塔銮拜佛，估计凌晨三四点钟就来了。

当第一缕阳光照射在塔銮上时，布施正式开始了。信徒们整齐有序地排成队，缓缓移动步子。没人维持秩序，但没有拥挤争抢，也没有喧哗嘈杂。每个人都是抱着放有布施物品的银钵，恭恭敬敬走到僧侣跟前，每拿出一样物品先点一下自己的额头，再放到僧侣的钵中。

晚上再次来到塔銮广场，入乡随俗买了鲜花、香和蜡烛，参加了秉烛绕塔銮三圈的祈福仪式。在彩灯和焰火的映衬下，夜晚的塔銮更显得灿烂夺目。



编后话

最近我们接触了一些读者，才知道有些人认为：文学活动还是应该着重于本地的，亚细安其他国家的文学，我们可以适当的关心，但无需过度地投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后，有喜也有忧：喜的是在目前这个处处讲究功利的社会，还有人关怀文学的发展；忧的是有人不太了解本刊物的创办宗旨。

即使在此“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的困境下，新加坡还有好几本文学杂志如《新华文学》、《新加坡文艺》、《赤道风》、《热带》、《艺术天地》、《锡山文艺》及本刊等等在支撑着场面，在延续着新华文学的生命。作为后起的纯文学半年刊的《新世纪文艺》，我们不想再重复这几份杂志所已肩负的任务：推动本地文学的发展。《文艺》想扩大它的任务范围：以亚细安 10 国为服务对象。我们这样做有两重目的：其一，我们想借此了解在经济发展上较我们落后的邻国的文学现状，文学的兴衰和经济不一定成正比，经济落后的国家有时其文学反而比先进经济体的文学更为蓬勃。其二，在经济发达而人心不古的新加坡，我们想由邻国的作品中寻找美丽的人性。

世界已随着科技的日益发达而变得越来越小，国界逐渐模糊，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的地方特征也不例外。我们认为，同样属于东南亚区域的亚细安十国的华文文学，必然有其某种程度的共同色彩，这个总体色彩就像是百衲被的主色，而各国的深具本身格调的颜色则是组成百衲被的一个部分。由于科技的恩赐，我们呈现一条色彩斑斓的百衲被不是比单单给读者看一张色彩单一的被单好吗？

人类社会已来到“残雪压枝犹有桔，冻雷惊笋欲抽芽”阶段，“茉莉花革命”展现了人民力量的壮大，而中国在非洲与各国的多赢合作计划间接凸显了殖民地主义的残酷无情，人类目前似乎已走到王道文化和霸道文化较力的关口，作为同为王道文化的亚细安华文文学，我们不正应该组合起来展现我们的优秀特点吗？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是我们的情怀，当春风荡漾，一切都会转好，“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潮流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

不过，本地的文坛上却还残留着文革时期的一些遗害，那就是有人自诩为真理的化身，手拿着一本过时的“法典”，到处巡视，一看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时，就口诛笔伐。这种恶劣风气，我们一定得清除掉。这是百花齐放的时代，在中华文化日益凋零的新加坡尤其需要自由的氛围。我们的文学面临种种发展的阻力，读者稀少，物欲横流，前景黯淡，如果再加上有人拿着指挥棒乱指方向，那新华文学就注定要走向没落、死亡！

新智读书会 获监狱部门颁10年服务奖

1998年，新智读书会主办到台湾的“书香之旅”，一行18人观摩了社区读书会、图书馆读书会、妈妈读书会、企业读书会之外，更进入了台中女子看守所，目睹了高墙内的读书会。当时我负责摄影工作，自动尽量避开镜头拍到受刑人的脸庞。可是，让我至今难忘的，却是她们并不羞怯！甚至搬来一张椅子，让我站上去以便取得更好的角度。

看守所的礼堂里，受刑人积极的分享书中阅读心得，仿佛随着作者的故事，穿越高墙，飞向无边无际的天空……

从书中得到的启发领悟，促使受刑人学习思考，自我肯定，更通过分享，建立信心。亲眼目睹受刑人因为读书会而改变，再加上台中看守所负责人提供的资料显示，同行的伙伴心中都起了将读书会带进新加坡监狱的念头。

回国后，一直尝试申请，却迟迟未能得到答复。也许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以华文书为主导的读书会，要批准并不容易。

2001年，在我会的法律顾问李玉云律师和前会长陈君宝的努力下，终于在3月分别成立了男子监狱学校的“新绿读书会”和女子监狱的“新芽读书会”。由新智读书会负责运作，而李玉云律师也同时成立并负责监狱的英文读书会。

2011年11月19日，监狱部门颁给了新智读书会10年服务奖状，以感谢义工们所做出的贡献。我谨借此篇幅，深深感谢曾经在监狱服务过的，以及目前还坚持着的义工老师们。

10年里，我们选读过台湾作家刘墉、李家同的励志作品；国家图书馆出版的《读吧！新加坡》散文；也介绍了本地作家尤今老师和艾禹的作品，并邀请作者到来和受刑人分享写作心得。受刑人往往因为读过了作品，再亲眼见到作者愿意越过重重门禁，进入高墙来为他们加油打气而深深感动，这种心情我们感受到了！希望因受重视、被肯定所产生的信念，能让他们在将来走出高墙时，仍记得这些鼓励和激荡，以真切的教诲做为人生的警惕。

例月 两次的导读会之外，新智读书会也曾邀请弹唱人在男子监狱学校里的图书馆和大礼堂弹唱精彩的新谣和台湾校园民歌，还播放过电影“千里走单骑”。

由于读书会是属于选择性的活动，不是每个受刑人都可以参与。也只有行为良好并自愿报名者的加入，才能让读书会在监狱里办了一年又一年。也即是说，如果没有受刑者愿意报名，读书会也就没法继续了。

每一年 监狱部门都会评估所有活动项目，取消了书法班和华文讲演会，男子监狱学校就只剩下读书会是以中文进行。高兴监狱接受读书会的同时，也面对缺少义工的苦恼！大家都知道这是项有意义和值得去做的事，可是，能腾出自己宝贵时间的人毕竟不多。

其实，真正获益良多的是义工本身。从受刑人身上，我们学会了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深度地了解社会种种的现象。而监狱部门也在这几年和一些培训中心合作主办一些短期课程，帮助义工们更好的和受刑人沟通和引导他们顺利进行活动。

监狱 读书会里的受刑人学习朗读文章，义工老师会将较难念的生字写在白板上，解释用词和纠正读音，并鼓励学员分享阅读后的感想。让他们尝试站到台前，

面对其他学生以华语表达内心感受，面对其他学生以华语表达内心感受，其实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除了认真的学习华文，俊玉老师也将生动有趣的猜字谜游戏带进高墙，成为学生开心学习的甜品。我们也将他们喜欢的歌词影印一份给大家，作为鼓励。大伙儿一起清唱，虽五音不全却也陶醉其中。

接近 年终考试，一学期的读书会就必须结束。最后一堂课，学生们都会站在门口和老师一一告别。从他们诚恳真挚的眼神，你会知道：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相信所有义工老师们都有同感：一次又一次越过重重门禁与学员们相见，已渐渐建立了一种信任、一种彼此的在乎，这些，是无价的。

李国民



我会法律顾问李玉云律师也获颁十年服务奖状，因为李顾问，我们才能将读书会带进监狱。

部长上台致词



每张桌子都有一棵由受刑人制作的纸树。树上贴满受刑人感恩的告白。一个即创意又有深意的制作。



李国民代表新智读书会上台领取感谢状。

监狱读书会义工老师：
李国民，李昭君，李俊玉，白植才。
(可惜缺了李雅英)



新加坡画家陈梅珊

陈梅珊生于金马仑高原——地处西马来西亚中部一个风景幽美，气候宜人之地。及长负笈狮城，并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嗣后于南洋艺术学院进修中国水墨画。擅水墨、油彩及混合媒介等。创作有风景、人物、花鸟、虫草等，随心所欲，不拘一格。

曾任职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素以致力参予海内外各类艺术交流及展览。工余喜携伴同游，间或进行采风创作，风景写生等等，为了提高自我艺术素养。开拓视野，足迹几遍亚、美、澳各洲文化及美术馆。

2008 年於新加坡新闻通讯及艺术部大厦举办个人油画展及出版（陈梅珊油画集）。作品广为海内外公私机构收藏。

现为中华美术研究会，新城书画会及心海学会会员。



中秋佳色（70cm x 48cm 水墨纸本）



暮秋古渡（61cm x 76cm 布面油画）



荷花（68cm x 68cm 水墨纸本）



江西农村（61cm x 76cm 布面油画）